武俠世界



第34年

12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大茶飯」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都市故事。鐵漢與龍一合夥劫奪庫房二億多舊鈔票，尚未分贓，已被誣陷身入囹圄，此人是誰？他之昔時「好手下」文先生及小舅子牛四均蓄意坐牢，因此……文先生極力幫助他與龍一爭鬥，原來冤獄、妻子飲恨自盡……藏於佛像下靜室中的夾萬終於被打開了，結果……南宮宇先生將一個由「偏門」起家再改行做「正當」生意的大富豪嘴臉描寫得淋漓盡緻，自古邪不勝正，人算不如天算，就如「大茶飯」，情節錯綜複雜，看後包你拍案叫絕。

*　　*　　*

麥高峯先生撰著之俠情英雄兒女故事「金刀飛龍」，本期續完。伴霞樓主先生撰著之湖海俠情故事「花鼓歌」在本期刊出了，請留意。

*　　*　　*

另下期刊登高峯先生撰著之湖海爭雄錄「七殺虎頭牌」，故事短小精幹，文筆流暢，值得一讀。

下期將刊登雲飛雁先生撰著之巨型小說「九天神龍」，請留意。

81.7.24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2期
（總號17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複方片仔癀肝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國貨公司、機場免稅店、藥行均售

現代都市恩仇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大茶飯

蓄意坐牢　拯救鐵漢

獄卒把鐵門關上了。

牛四把被褥放在床上，摸摸口袋，那包香煙也給那獄卒搜去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半挨半躺地倚在床上。

他實在沒有把握完成這一個任務，不過，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這是江湖不易的定理。

牛四犯的是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他搶了一個女士的手袋，本來，這種普通事件，很多時候，連入獄也不用，不過，他是故意傷了女事主。

因此他被判入獄一年。

十二個月，並不難過，因爲扣了一段假期，再加上行爲良好，八個月便差不多。

八個月，他有把握完成這個任務嗎？

他不知道。

＊　＊　＊

翌日，牛四已被分配入住大倉。

大倉內什麼人也有，牛四年輕，有一種慓悍氣勢，沒有人上來兜搭他。

他却有點不耐煩。

他的任務是要在獄中找一個人，這人姓鐵，名漢，顧名思義他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據說他入獄是誤殺，殺死了一個女人，被判八年，他入獄那年是五十出頭，而今已坐了兩年，假若他服刑期滿，出獄那年，應該是五十八歲。

五十八歲，對於一個男人來說，並不太老。

可是，對一個坐了八年監的人來說，與社會完全脫節，那麼，那實在太老，而且可能一生因此完蛋。

爲一個女人，糟蹋了自己下半生，是否值得，那是見仁見智的事。也有人說，是誤殺律師……

不過，被人陷害而連他自己也不知，那實在是無辜。

牛四在大倉中，很容易便和衆囚混熟。

有人告訴他，如果要在這地方平安渡過幾個月，有一個人是非拜會不可。

牛四當然知道這種江湖規矩。

牛四問：「這倉什麼人話事？」（握有實權）

「很容易見到！」

「容易見到？」牛四問。

「今晚沖凉（洗澡）時，你便見到。」

「有什麼特徵？」

「你不用問，你一見便知道！」

牛四也不追問。

有些人天生一副大哥相，的確是不用問，一見便知道，而牛四非常渴望見到這個龍頭大哥。

終於等到了沐浴的時刻。

他進入浴室，雖然有差不多三十人同時沐浴，不過，室內却是相當靜。

祇聽見花洒的水聲。

牛四環視一週，立時呆住。

他看見一個背脊——滿是紋身，那人正在沖凉，旁邊有兩個人，分別用手臂掛着毛巾。

這人一定是龍頭大哥。

不但那背部的紋身，令人矚目，兩個站在後面侍候的人，那種氣派，實在叫人側目。

因爲稍有想像力的人都曉得，在這裏還有如此氣派，假若他是在外面的話，那種氣派叫人如何描繪？

牛四走近。

那兩個人非常醒覺，已回過頭來。

兩個年輕人，面孔一樣英俊。

牛四幾乎以爲自己看錯了，兩人面孔不單是同樣英俊，而事實上是同一個樣子，是對孖生兄弟。

「我……」牛四祇說了一個字。

左邊一人道：「滾開！」

右邊那人道：「等一下！」

他們並非粗暴，聲音也不高吭，不過，聲音會自自然然令你貼服，不再多言。

「誰？」紋身人依然沒有轉過來。

「不知道。」

「我叫牛四！」牛四道。

「什麼事？」

「我是新來的，是想拜會一下……」

「文先生……」孖生兄弟異口同聲的說。

「文先生，我是新來的，想拜會一下文先生。」

「好極！」那紋身人回過身來，他的胸前，一點紋身也沒有，臉孔是出乎意外的好，國字口面，前額高聳，頭頂已略爲光禿。

「你想見我，是因爲有人麻煩你？」

「暫時沒有。」牛四道。

「有其他目的？」

牛四故意欲言又止。

「快說！」右邊那男子道。

牛四故意口吃道：「我……我是……」

「快說！」左邊那男子道。

「鋼臂、鐵腿，讓他說！」

原來這兩個保鏢似的孖生兄弟，一個叫鋼臂，一個叫鐵腿，倒是新鮮的名字。

牛四道：「我是想與文先生你談談！」

鋼臂與鐵腿想出言攔阻。

文先生道：「好極！你先去洗澡，然後我們談談！」

牛四道：「多謝文先生，那麼，什麼時候……」

「我到時會通知你！」

牛四仍然想問。

鐵腿道：「還不走？」

牛四祇好走開，文先生沐浴的地方，是沒有人敢走近，看來這文先生實在不簡單。

沐浴完畢，等吃完晚飯，再看完電視，直到要回倉內睡覺，也沒有人來通知牛四。

牛四心中納罕，不過，隨即釋然，因爲這麼一個重要的人物，怎會無端接見一個無名小卒。

一直等了三天，牛四依然沒有接到什麼通知。

那日下午，他們獲准在籃球場上散步曬太陽。

牛四百無聊賴，他看見文先生所在，不過，他身邊有十多人，正是與他討論一件事似的，他知道，這樣走近，定然惹麻煩。

牛四不想惹麻煩，不過，很多時候，麻煩是會自動上門的，避無可避。

那個籃球，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正擲向牛四。

牛四雖然並沒有看到什麼人擲向他，但是他十分機警，坐在地上，也能側身閃過。

與此同時，一個人向他撲過來。

牛四閃無可閃，祇好雙手接着那個撲來的人。

那是一個後生小子。

小子道：「對不起，我……我……」

牛四站了起來。

另一班人也迅速向他們兩人所站的地方而來。

其中一人氣衝衝道：「喂，你爲什麼搶我們的籃球，又推跌我們的人？」

牛四望着他們，摸不着頭腦。

另一人道：「我們向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是你先來搗亂，我們便……」

牛四有點惱怒，但依然保持冷靜，道：「兄弟，我並沒有推他，也沒有……」

他們已不再聽下去，有人叫道：「打他……」

這聲音一響，已有人撲上。

牛四依然退後。

小子道：「是我不小心，我……」

有人上前，牛四再退，仍然吃了兩個老拳。

那些獄卒見到這情況，已開始吹起哨子。

爲首那人見情形對他們並不太有利，於是雙手一揚，衆人迅速分開。

獄卒上前道：「什麼事？」

那人道：「沒有什麼，是一場誤會。」

牛四也道：「是誤會！」

「散開！」

衆人迅速的散開。

牛四也走向另一面，他却發覺文先生那邊的人全都不見了，不知躲到那一處。

他們似是不想惹事上身。

那個被人推來的小子，還沒有離開。

牛四連多看他一眼也沒有。

小子上前，吶吶道：「對不起，我不是……」

「我明白，你立刻在我面前消失！」牛四依然用平靜的語氣道。

小子道：「請原諒我，我是被逼……不過，我告訴你，你要小心一點。」

牛四道：「我會的，你自己小心好了。」

「今晚冲涼時，他們……」

牛四道：「走，我不想有麻煩！」

小子被牛四冷淡的態度所趕走，快快離去。

牛四心裏祇是在疑惑，文先生那班人爲什麼會在這時候不見了？

轉眼是晚飯時候，然後是沐浴時間。

因爲監倉人多，地方有限，所以沐浴的時間分兩批，第一批是在晚飯之前，另一批是在晚飯之後。

牛四是屬於第二批。

他拿了毛巾與肥皂，走往那個大浴室。

雖然他並不把那小子的話放在心上，不過，他來到浴室，覺得似乎是有點不對勁，他開始提高了警惕。

他脫下了衣服，往花洒之下，熱水自上面强力的淋下，這算是坐監一日，最佳的時刻。

熱燙燙的水洒下，有說不出的舒暢，忽然，他覺得水越來越熱，他不能忍受。

他退後，那知道，已有兩個人，分別在左右用手擁着他的腰背，强迫他站在熱水之下。

這是忍無可忍。

牛四奮力一推，翻了一個觔斗，避過那兩人，不過，他却入了一個人圈之中。

依然是今日在籃球場上那一羣人。

牛四道：「你們想怎樣？」

其中一人道：「找麻煩！」

牛四道：「爽快！」

「你不怕麻煩？」另一人問。

「我知道有三個規矩！」牛四淡然道。

「不錯，你揀！」

「隻揪（獨鬥）！」

「哈……」一陣笑聲，一個身體

魁梧的人，排衆而出，仍帶響亮的笑聲。

那人比牛四高一個頭。

那人笑着，慢慢走近牛四。

衆人散開。

牛四提高了警覺，因爲這種單打獨鬥，他極有經驗，那人仍然在笑。

笑可以擾人耳目，也可以掩飾很多東西，但牛四早已知道笑聲的用意。

那人一動，牛四比他更快。

左右兩拳，然後是一個飛身撐腿。

那人先中兩拳，無還手之力，肚子再中一脚，整個人飛了出人圈之外。

好一個先聲奪人。

牛四立刻成爲衆人的偶像似的！

這個魁梧的人，是他們當中的殺手，尤其是單打獨鬥，他是著名的勇士。

可是，「勇士」在牛四的快速攻勢之下，居然是沒有還擊之力，便倒在地上。

牛四便是勇士之中的勇士。

爲首那人立刻一聲呼哨，這顯然是一個暗號，衆人一湧而上。

他們手中都多了一些東西。

是一些刀子模樣的東西，却並不是眞正的刀子，那是一些用廢鐵，或者是牙刷柄之類做成的武器。

牛四呼嘯一聲。

衆人懾於他的威勢，不敢妄動，不過，仍然有四人衝上，他們動作快速。

牛四以快速的身形，盡量閃開。

可是，閃不開第四招，他感到胸前一涼，但他仍然未知發生了什麼事，所有人已一湧而上。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

何況是雙拳要鬥二、三十雙拳頭！

牛四心想：想不到一生英名，要栽在這班亡命之徒的手中。

他惟有盡量護着自己。

背後、前額甚至屁股，他都覺得一陣涼一陣痛，那當然是中了刀。

再下去，命撿回來也是無用。

可惜，人實在太多，他無法擺脫如蟻附羶的人羣，他把心一橫，找多幾個人陪死。

他發起神威，三個人倒下。

忽然，有人叫道：「來了，來了！」

衆人已散開，並且扶起了一些倒下的傷者。

牛四也站了起來，一身是血。

一個小子撲上前來，牛四還以爲他再來襲擊，那知道他竟是以身護着牛四，道：「各位大佬（大哥），高抬貴手！」

「爲什麼，你這小子！」

「我願意把這三個月所得的香煙，代他交費！」

「小子，你這麼大方？」

「沒有什麼，他是我的朋友！」

牛四的標悍，是有目共睹，如果少一、兩個人，這羣人未必是他的手脚。

這首領似乎是知機的人，見好便收，道：「那就一言爲定，小馬！」

「多謝各位，多謝各位！」

小馬回過頭來，扶着牛四。

牛四稍稍推開了他，並再入沐浴間，開了花洒，把身上血水冲去。

小馬在外間等着，一見牛四出來，便上前扶他。

牛四推開他，可是，他忍不住身上的痛楚，有些暈眩，小馬扶着他，離開了浴室。

他一直扶他回到大倉。

小馬道：「你睡一會，我去替你弄些膠布繃帶！」

牛四道：「小子，你走！」

「爲什麼？」

「我不想欠你人情！」

小子笑道：「你早已欠了我！」

這話令牛四無話可說。

小馬續道：「我幫你祇是一時好心，我不會要你還我什麼人情！」

牛四無言。

小馬離開了大倉，不一會便拿了一些膠布繃帶回來，道：「四哥……」

牛四微睜開眼睛，問道：「你怎知我的名字？」

「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因此我一直注意着你，我聽你自己說，你叫牛四！」

小馬用棉花替他抹一些傷口，牛四有點痛楚。

牛四道：「小馬，你叫什麼名字？」

「馬奮！」

「馬糞？」牛四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不，不是馬糞，是馬奮……」不過，他自己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牛四笑着，不時發出呻吟的聲音。

小馬把一些較大的傷口貼上膠布，其他的地方，並沒有貼上，看來他是不想令獄卒發覺。

不一會，所有人都回大倉。

這一晚相當平靜。

也許那些人知道牛四厲害，而且小馬已承擔交上三個月所得的香煙作爲保護費，那就罷了。

翌日起來，牛四更覺痛得厲害。

小馬仍在他身旁，道：「我叫獄警送你去醫院！」

「不用……」

「不，如果你仍留在這裏，你要去洗衫。」他頓了一頓，道：「你不用擔心，我會陪你去！」

牛四不知道小馬有什麼辦法，不過，他知道這小子是個機靈的人。

小馬離開了不久，便見他帶了一個獄警來，那獄警沒有問什麼，便叫其他獄卒叫救傷車來。

忽然，小馬捧着肚子，叫道：「我胃痛，痛得很厲害！」

他倒在地上。

獄警道：「不要扮嘢(裝蒜)！」

「不是……」小馬在地上滾動。

「好了，好了，你也一道入院！」

小馬這時才不動，但仍躺在地上。

不一會，救傷車來了，抬了兩人上車，直送往監獄不遠處的醫院。

經過敷藥，牛四感覺好一些。

小馬一直在旁。

當他們吃過飯後，兩人坐在病房內的沙發談話，這是個囚牢，他們不能出外，而且窗戶都有鐵枝封着。

牛四心下雖非常感激小馬，不過，他外表仍是十分冷，問道：

「小馬，你為什麼要跟着我？」

「我害怕你傷勢變壞。」

「那祇是些外傷。」

「我……」

「我一向不喜歡吞吞吐吐的人。」

「我十三歲出來行走江湖，十五歲入兒童院，一直到了而今二十歲，進進出出監獄無數次。」

「犯什麼？」

「一向都是小事，今次是誤殺了一個人。」

「多少籠？(年)」

「三年，但我已坐了一半。」

「有什麼想法？」

「我自量並不是一個什麼機靈的人，但我希望幹一番事業。」

「有志氣！」

「有志氣沒有用，我一定要找一個我佩服的人。」

「做什麼？」

「跟他邊學邊做。」

「做什麼？」

「做什麼也可以，不過，以我的學識，除了犯罪之外，我想是做不了什麼。」

「你倒自量。」

「因此我揀了你。」

「揀我？」牛四實在不明的，半晌，道：「為什麼？你知我底細？」

「不……我出來行走江湖五年，我自問有眼光，五年以來，我未打算跟一個人，不過，我見了你之後，我決定要跟你。」

「跟我？」

小馬點點頭。

「憑什麼？」牛四頓了一頓，道：「你知道我的底細有多少？」

「不知道。」

「那你想跟我，究竟憑什麼？」

「直覺。」

牛四大笑起來，笑得小馬有點莫名其妙。

「你可知道，直覺是騙人的，你的直覺準確的話，你也不會坐牢。」

小馬也陪着笑起來，道：「其實有另一個原因。」

「說出來。」

「我憑空想出來，我不想笑死你。」

「好極，我很久也沒有開懷大笑過。」

小馬吶吶，似乎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才道：「你的名字是牛四……」他頓了一頓，道：「是牛屎。」

牛四有點愕然。

「我的名字是馬奮，馬糞，牛屎跟馬糞，一個天衣無縫的組合。」

牛四聽了，實在忍不住笑。

小馬也笑，兩人的笑聲，似乎連天花板上的塵埃也震了下來。

忽然，有人推門，是個在外值班的警察，問道：「你們發瘋了？」

兩人止住了笑聲。

警察關上了門。

兩人回到床上。

牛四笑道：「這實在是個荒謬的理由。」

「我早已說過，會笑死你的。」

牛四止住了笑意，似陷入沉思。

小馬忍了很久，終於忍耐不住，道：「怎麼了？」

牛四道：「你既然以一個荒謬的理由來求我，我也應該用一個荒謬的理由來接受你。」

小馬興奮地道：「多謝你，四哥。」

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回到了監倉。

＊　＊　＊

監倉是出奇的平靜。

牛四發現少了文先生那幾個人，小馬奉命去探查，不久便有回報。

小馬道：「文先生入了水飯房。」

「他犯了什麼？」

「不知道……大概是得罪了那些長官。」

「他是個非常冷靜的人。」

「是的，我看他是故意的。」

「為什麼？」

「連鐵腿與鋼臂也一齊去了。」

牛四陷入沉思。

小馬道：「四哥，我知道你一進來，便希望接近文先生，是為了……」

「你怎知？」

「我一直留意你的一舉一動。」

牛四笑道：「想不到你那麼注意我。」

「文先生並不是普通囚犯，你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想……」

「你想什麼？」

小馬忽嘆了一口氣。

牛四道：「是的，假如我要告訴你的話，我一定會告訴你。」他頓了一頓，道：「我進來坐監，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說服文先生，第二是要見另一個人。」

「說服他作什麼？」

「這點暫時不能告訴你，第二件事，我要見一個人，名叫鐵漢。」

「是個鐵漢？」

「不是鐵漢，他的名字便是姓鐵名漢。」

「這個人我也聽過。」

「他在那裏？」

「他是個危險人物，現在聽說是單獨囚禁，而且已囚禁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

「為什麼會被單獨囚禁？」

「因為他非常危險，曾經傷過幾個高級監頭。」

「能否見到他？」

「我想很難，因為我根本不知是否囚在這裏。」

「我可以肯定，一定在這監獄之內。」

小馬道：「我會為你打聽。」

三日之後，小馬對牛四道：「明天是文先生與他兩個手下放回來的日子。」

「好極。」

果然，翌日下午，獄卒領着他們三人回來。

經過了一個星期的囚禁，他們都十分憔悴。

這並不是一個接近他們的好時機，可是，却是另一帮人的好時機。

小馬道：「四哥，有人想趁機會向文先生三人下手，你認為怎樣？」

牛四道：「什麼人？」

「上次整你那班人，叫四和帮。」

「你注意他們，一有動靜，立即通知我。」

小馬立刻去探聽消息。

牛四本來的打算，是盡量不要打草驚蛇，不過，而今情形看來，不由得他在暗中進行。

小馬直到傍晚才再出現，面有憂色。

牛四問道：「有什麼消息？」

「他們似乎想在今晚動手。」

「他們並不同倉的。」

「是的，晚飯之後，我們有一個小時是看報、看電視或者玩一下康樂棋或打乒乓球的。」

「那個時候？」

「是的，而今他三人無還架之力，我想祇要爭辯一下，立即可分勝負。」

牛四並沒有什麼表示。

江湖中常有一句話：「趁病攞命」，的確是一句至理明言，天下間人何曾不是落井下石，專打落水狗？

晚飯的時候，依然沒有什麼動靜。

文先生以及他兩個保鏢，胃口並不太好，而牛四冷眼旁觀，四和帮那些人，顯得有點興奮。

晚飯之後，囚犯們紛紛離開飯堂，進入康樂室。

牛四、小馬佔了一個並不顯眼的地方，近大浴室，大浴室應該是他們動武或講數的最好地方。

文先生三個人，坐在電視機不遠之處。

囚犯雖然是被監禁在這裏，但對外面之事也十分關心，當播映新聞之時，他們都聚攏着。

四和帮已有人往文先生所坐之處靠攏。

三言兩語之後，兩個保鏢護着文先生入了大浴室，四和帮為首那人是個肌肉結實的漢子，人們都叫他「和哥」，不知那是他的名字，還是帮派的名字。

牛四輕聲對小馬道：「你去看看。」

小馬點了點頭。

可是，不久他便轉回來，也輕聲道：「他們已不准閒雜人等入內。」

牛四道：「你再去看看，如果動武，那才再報。」

不一會，小馬回來，神色有點緊張，道：「他們講數已變成動武！」

牛四道：「好，等一會。」他打開了報紙，隨意瀏覽着。

小馬焦急道：「看來他們已在打，如果……」

「你不用心急，我自有主張。」

五分鐘之後，牛四道：「隨我來。」

牛四並不是往大浴室走，反而是走出外面，小馬實在不知他在弄什麼玄虛。

不過，他知道牛四是個有頭腦的人，他祇是跟隨着。

牛四轉過浴室那邊，那邊有一道門，是道緊急消防

門。

他到了那門，一拉即開，原來牛四早已觀察過環境，而且早有準備。

他們衝入內。

三個人正對着廿多名亡命的漢子。

那三個人是文先生以及他兩個保鏢——鐵腿與鋼臂，文先生正對付和哥。

不要小看文先生，他外表雖溫文爾雅，但打起來，却是虎虎有生氣，和哥對着他，似乎打成平手，假若不是文先生身體虛弱一點，他早已落敗。

其餘的漢子，是對付鐵腿與鋼臂。

他們是名副其實的鐵腿與鋼臂。

幾個漢子攻擊他們，每每觸及鋼臂的臂，或是鐵腿的腿，他們都似是接觸到眞鋼眞鐵一般。

突然，「嘶」的一聲，鋼臂的衣袖被扯下，露出他的臂——一條眞的鋼臂。

與此同時，鐵腿的褲管也被撕開，也同樣露出他一條腿，果眞是一隻鐵的假脚。

衆人駭然。

鐵腿笑道：「來啊，看到眞的鐵腿便怕了？」

他一腿掃出，衆人閃身避開，兩個人閃避不及，被踢得東歪西倒。

鋼臂也道：「誰來試試？」

有人衝上，鋼臂一揮，那人應聲被擊倒。

和哥與文先生暫時也停了下來。

本來和哥這帮人絕對是佔上風，而今被兩人一嚇，似乎有點膽怯。

和哥厲聲道：「殺！」

衆人又再一湧而上。

這時，牛四與小馬已閃身在一旁。

牛四道：「沒有我命令，不許動。」

小馬正中下懷，因爲這種斷殺場面，他根本是不想加入。

不過，外面又再有漢子加入。

有道是：蟻多摟死象（人海戰）。

三人六條臂、六條腿總不敵這麼多人。

文先生先中了一掌，倒在地上。

鋼臂與鐵腿退後護他，可是他們退路已被切斷，十多個漢子像黃蜂般纏住他們。

和哥狂笑。

牛四一推小馬，他自己已躍向文先生處。

和哥一掌下，牛四正好接着，借勢讓他劈空，然後再用四兩撥千斤之法，一兜一撥，和哥被拋起，撞向牆壁，發出「隆」的一聲。

這一撞實在厲害。

不祇是聲音厲害，而是力度厲害，和哥頭部撞牆上，一時之間，竟無法起來。

衆人極爲愕然。

小馬也趁此良機，向兩個正纏着鋼臂與鐵腿兩人，各施了一招陰毒的「撩陰腿」，兩人也痛極倒下。

兩人迅速後退，護住了文先生。

牛四與小馬的出現，兩人都施展出殺手鐧，登時整個場面也靜下來。

牛四已迅速走近躺在地上的和哥，他一脚踏在和哥的頭部。

牛四道：「各位，我看文先生剛從水飯房回來，並不是談判的好時機，假若要談，再揀日子。」

和哥在地上扭動。

牛四却一把把他扶起，道：「和哥，你是個明理之人，請吩咐你的手足。」

牛四一手握着他的後頸，因爲位置問題，前面的人不能看見。

和哥仍有點昏眩，不過，他却非常清楚牛四所握的位置，祇要他用力，頭骨一碎，日後麻煩更多。

和哥道：「好了，既然這位大哥……」他看清楚是牛四，便道：「是牛大哥作保，我們也……」

忽然，有人通報道：「監頭來了。」

衆人散開。

和哥道：「你們先走。」

這話一出，大浴室之內，祇剩下六人。

文先生與鐵腿、鋼臂，牛四與小馬，他倆站在和哥兩邊，既可說是保護他，也可說是控制了他。

牛四扶起和哥，道：「還可以行走嗎？」

和哥點了點頭。

這時，外面傳來皮靴的聲音，自然是獄卒。

「發生了什麼事？」

牛四道：「這位大哥在浴室滑了一跤，我們來扶他，沒有什麼事。」

獄卒道：「滑跤？是打架吧！」

「不，我們是聊天，然後……」

那獄卒並不聽他們胡扯，上前看和哥，問道：「怎麼了？要去看醫生嗎？」

和哥道：「不用。」

「你們呢？」獄卒看着他們，忽然，他看見鋼臂與鐵腿的衣袖與褲管破了，便道：「你們還抵賴！」

文先生道：「我會教訓他們。」

兩個獄卒，當然早已知道這幾個人在監中地位，其實來這大浴室，也是勉爲其難，而今見無人受重

傷，早已想離開，既然這些大哥說沒事，他們便大聲說了幾句，便迅速離開。

和哥擺脫了牛四與小馬，厲聲道：「牛四、小馬，這事你們既然攬上身，後果自負。」

牛四淡然一笑，道：「早預着了。」

和哥離開了浴室。

牛四望着文先生，道：「文先生你……」

文先生祇看了牛四一眼，便向鋼臂與鐵腿道：「我們回倉。」

三人離開了大浴室。

牛四仍站在那裏，有點楞住。

小馬道：「他們那麼忘恩負義。」

牛四道：「不要這樣說，他們自有他們的理由。」

「我們冒生命危險淌這渾水，而他們竟然一句話也不與你說。」

牛四道：「大恩不言謝，不過，我也不稀罕什麼。」

小馬仍然在發牢騷。

牛四道：「很多事情，並不是你看的那麼簡單。」

這件事並沒有引起什麼軒然大波，監中人並沒有人說起，一切都十分平靜。

和哥在兩天之後，被調離這個監倉，而他手下的馬仔（跟班），沒有了首領，不敢有任何舉動。

三天之後，小馬被鋼臂與鐵腿拉着，說了幾句話，他聽了之後，立即往找牛四。

小馬一見了牛四，便道：「我眞的佩服你。」

牛四道：「佩服什麼？」

「佩服你料事如神，也有這樣的忍耐力。」

「他們終於找我了？」

小馬道：「是的，在病房。」

「病房？那麼我也要裝病。」

「好極！你作肚子痛，我去叫監頭。」

不一會，小馬果然帶了一個獄卒前來，牛四在床上翻來轉去，好像很辛苦似的。

獄卒道：「什麼事？」

牛四道：「我胃痛。」

「痛得那麼厲害？」

「我胃抽筋……」

那獄卒道：「我叫車。」

很快，他們便來到了監獄病房，一抬入病房，牛四便見到了文先生。

他躺在床上，似在尋思。

牛四被安放在他旁邊，這是他的好運氣，他並沒有出聲，他知道，文先生這種人，一定要與他比耐力。

終於，文先生打開了話匣，道：「牛兄，我知道你是一位漢子，我今天請你來，先是多謝你救了我們。」

牛四道：「文先生不用客氣。」

「然後我有兩件事問你。」

「請問。」

「第一，你爲了什麼要淌這渾水，」他頓了一頓，道：「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還你這一個情？」

牛四道：「第一，我當然是看不過眼那四和帮的橫行霸道，最看不順眼的是，他們趁你元氣大傷之際下手。」

「果然是個熱血江湖好漢。」

「承蒙誇獎！」他頓了一頓，道：「第二，我的確需要你還我這一個情。」

「請說。」

「鐵漢！」

牛四祇說了這兩個字，文先生臉色有變，不過，他還是很快便平緩過來。

文先生道：「什麼鐵漢？」

牛四笑道：「眞人面前不講假話，我要見鐵漢一面。」

文先生道：「是江湖恩怨？他已經進來，再沒有出去的日子，什麼恩怨，也應該一了百了。」

「我不是與他談江湖恩怨。」

「談什麼？」

牛四並沒有作聲。

文先生是個聰明人，道：「這個情我一定要還給你，我可以告訴你鐵先生的所在，但我相信對你並沒有多大幫助。」

「假如你要還我這個情，那一定要送佛送到西。」

文先生嘆了口氣，道：「你的確是個人材。」

牛四道：「如果與文先生相比，我還是個小學生。」

文先生笑道：「鐵先生在黑房。」

「黑房？」

「是的，死囚本來已經是一個人獨囚，而他在獨囚之中，還傷害了人，不知是神經有問題，還是故意的，因此，他被獨囚黑房。」

「他發神經？」

「也許是吧！」

「一個處事冷靜，機智敏捷、智慧超卓的人，也會發神經？」

「你可以用更多讚美的字眼用在他的身上，但事實是，他拒見任何人。」

「他拒見？那證明他神智並沒有問題。」

文先生道：「爲什麼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你也是想見他？」牛四問道，語調充滿疑惑。

「是的，我最近入水飯房，目的也是想見他。」

「不成功？」牛四道。

「你已看到我出來的神情。」

牛四道：「既然你也是想見他

，那麼你也是我的同路人。」

文先生默不作聲。

牛四道：「我是鐵漢的小舅子。」

「是嗎？」文先生本來是半躺的，但聽了這話之後，整個人坐直了。

「我一直在南美，祇回來過一兩次。」

「怪不得我也不知道他有你這一個小舅子。」

「是的，我姐姐一直沒有與我聯絡。」

「那麼，情形不同了，我可以告訴你，我進來是保護鐵先生的。」

「啊，其實，我也看出，以你這麼身手一個漢子，根本不用坐這勞什子的牢。」

「你何嘗不是。」文先生道。

「你眞的一面也沒有見過他？」

「有……我見到他，但他根本不想見我，當我在他跟前，他倒臥着，臉向下，根本不欲與我一見，更不欲與我多說一言。」

「爲什麼？」

「也許我的地位還不夠，而今有你，你是他的小舅子，我相信他會見你。」他頓了一頓，又再道：

「我想，他也許連你也不見。」

文先生竟說得非常疑惑，以他這麼一個冷靜的人也會如此，可知事情實在難以應付。

牛四道：「爲什麼？」

「你見過死人？」

「當然見過。」

「死人是一動也不動，一點反應也沒有，你可見過一個死心的人？」

「死心的人？」

「是的，你可以看見他的肚皮仍動，但他整個人却像一個死人一般，他死的是心。」文先生說起這話來，竟充滿了傷感的味道。

「他眞是如此？」

「是的，他是一個多情漢子，自你姐姐死後……」文先生望着牛四的臉色。

牛四道：「事情已過去這麼一段日子。」

「可是，他似是無法忘懷。」

「我去看看他，也許可以……」

「希望如此。」

文先生看看四週，才道：「我這次下去，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至低限度，我也買通了幾個獄卒，你找到他們，日子會好過一點。」

他從睡褲脚的地方，拿出了一個東西交給牛四，牛四一看，原來是半個玉墜。

那種非常簡單的男性玉墜，祇是一個圓環，中間有一個洞，但玉墜祇得半個。

文先生道：「你想辦法到水飯房，遇到一個很兇猛，粗眉大眼的獄卒，便給他看。」

牛四道：「這人難應付？」

「有了這半邊玉墜，會好得多，之後，你可以接近鐵先生，不過，也不是與他同囚，而是在他隔隣一個囚房，然後，看看你的本領。」

牛四道：「謝謝你。」

文先生道：「不用謝，我看假若你成功說服他的話，我也不用這麼面目無光的出去。」

牛四詫異道：「原來你也是……」

「是的，本來我也是要游說他，希望他可以恢復自信，然後……」

「然後什麼？」

「其實我們這樣想也不切實際，因爲他已是一個死囚，一個連保釋也不許的囚犯。」

牛四道：「不過，他是寃枉的！」

「你有證據嗎？」

「現在沒有，將來一定會有。」

文先生望着牛四，道：「想不到你有這麼大的自信。」

「如果沒有，我也不會進來。」

「好極，希望你成功。」

「一定。」

文先生道：「也許將來我們還有合作的機會。」

「是的。」

這一番話令牛四又再重燃希望的火焰。

翌日，牛四被送離病房，回到大倉，小馬見了牛四，非常焦急地問道：「與文先生會面了？」

牛四道：「你問文先生？」

「當然。」

「你還說把我當作兄長，連我也沒有問候半句。」

小馬道：「對不起，牛大哥，你身體好嗎？」

牛四被他的語調引得也笑了起來，他把與文先生談過的話簡單的叙說了一遍。

小馬道：「原來你有這樣重大的任務。」

「這祇是一部份。」

「其他呢？」

「適當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他頓了一頓，道：「而今又有另一個難題。」

「什麼？對，入水飯房！易事。」

「你說……」

小馬低聲說了幾句，牛四也微笑着，看來小馬果眞是個頭腦靈活的傢伙。

他匆匆的離開了大倉，大半日之後才回來，祇是向牛四道：「今晚你準備好。」

牛四點了點頭。

那夜，大倉如平常一樣，十時便關了燈。

雖然，坐監的生涯非常刻板，但囚犯每日仍有一定的工作，這些工作並不是太容易，大部份是需要體力，因此很多時候，他們是十分疲倦。

十一時，已有人打鼻鼾。

十一時半，似有人起床，不知是到洗手間還是做什麼，忽然，一聲尖叫，吵醒了大部份的人。

「强姦……」

衆囚犯聽了，大爲嘩然，本來不願醒來的人，也都坐了起來。

這是個男監倉，怎會有强姦？

黑暗之中，有人奔向大浴室，接着大伙也入了浴室，牛四與小馬當然沒有例外。

浴室當中，一個身體肥胖的男人蹲在地上，並埋首於掌中，似在哭泣。

有人叫道：「强姦男人！」

「誰做這無恥之事？」

「我們行走江湖，淫亂女人已是一戒，而今淫亂男人，更是罪不可赦。」

這話一出，囚犯更是議論紛紛。

小馬走了出去，向那蹲着的肥胖男人，道：「誰强姦你！」

「是和哥。」

小馬道：「你開玩笑？」

「不，是他……」

衆人都望向一個睡眼惺忪的男人，那人正是日前與牛四、小馬週旋過的「四和帮」的首領。

和哥道：「什麼？」

小馬已不讓他多說一句話，道：「你這人連男人也强姦，算是個人嗎？」

和哥想分辯。

小馬已道：「這人不是人，是人渣！」

有些人在後面虛張聲勢，小馬看看形勢實在有利，這時機實在不可失，大叫道：「有血性的人，都來打他，打！」

他身先士卒。

接着便有人跟上，於是，你一拳，我一脚，如雨點般打在和哥的身上。

其實這些人那有廉恥之心，祇不過這個「四和帮」的首領，在這大倉之內，早已橫行無忌，欺負過很多人，人們都怕他的勢力，沒有機會報仇，而今人多勢衆，那還會放過這難得的機會！

和哥的手下，加入了戰圈，一時之間，一場大混戰在這浴室展開。

牛四並沒有參加戰圈。

不過，他却看得眞切，這麼多人向和哥襲去，始終是會出事，他實在不知小馬弄的是什麼玄虛。

小馬也加入戰圈。

不一會，他從人堆而出，滿臉滿衣都是血。

牛四道：「你受傷了？」

「不，是和哥和他手下的血！」

他看看牛四，道：「你爲什麼不去報一下上次的仇？」

牛四道：「我不會如此。」

小馬道：「你好自爲之。」

牛四想問小馬，究竟在弄什麼蠱惑招數，但小馬已走向囚室大門。

不一會，已有人聲、靴聲。

牛四不想弄出人命，上前拉開了一些人，叫道：「算了，算了，教訓他一次算了。」

他一邊拉開人，却被和哥手下打了一拳，他一時怒上心頭，也與那些人對打起來。

這時，已有哨子之聲，是監頭叫停。

衆人散開，幾個獄卒已進來。

和哥已成了一個血人，半躺在地上。

牛四彎腰，正想把他扶起。

幾個獄卒衝了上前，小馬突然從後面衝了出來，阻住獄卒們衝前。

他扮作非常荏弱，被獄卒踢了開去。

監頭喝道：「誰打架傷人？」

衆囚犯都已退開，而今祇有牛四扶着和哥，與被踢在一旁的小馬。

和哥有氣無力地道：「是他們誣告我强……」

他說到這字，也不敢再說下去，這種事，實難以啓齒，何況是被人寃枉！

小馬爬了起來，衝上前道：「是我兩人打他。」

牛四聽了，非常愕然。

「爲什麼？」監頭厲聲問。

「我們……」小馬環視浴室一周，續道：「是我和牛四作的，不關他們的事。」

「私人恩怨……」

獄卒喝道：「什麼事？」

「你老老實實說出來，否則我會罰所有人。」

「不用，你要罰便罰我們，一切由我們兩人認罪。」他頓了一頓，叫道：「難道你們也想沒飯吃？入水飯房？」

有人散去。

小馬多加一句，道：「你們還不走？」

當然，沒有人願意再添痲煩，紛紛散開。

其實這一切都是由小馬控制着，當人羣散開，小馬又再衝向和哥，外面的人，尤其是從獄卒所站的位置看來，好像小馬又要再打和哥。

其實他是在和哥耳邊道：「我去叫監頭來，目的是救你。」

和哥已是半死，點了點頭。

小馬道：「你指控我們吧！」

牛四道：「你究竟搞什麼鬼？」

小馬道：「你跟着我認罪便可。」

獄卒已衝前，拉開小馬。

和哥道：「是他們兩人……」

獄卒看清楚了鬧事的又是牛四與小馬兩人，因爲兩人與四和帮已有過前科，加上在這深夜時分，他們作官的，那個想再多審，何不早點回去睡！

獄卒道：「送他入院。」

有其他獄卒應聲而去。

獄卒轉向兩人，道：「你倆不許再睡大倉，跟我來，明天再帶你們見頭頭。」

小馬向牛四望了一眼，似乎是表示計劃成功。

兩人被帶去另外一個小囚室。

「小馬，你究竟搞些什麼名堂？」

「四哥，你難道還不明白？」

「你說來聽聽。」

「我故意安排這一次打和哥風波，一石多鳥……第一，讓倉中兄弟洩洩心裏之恨，你也知道倉中兄弟向來受着四和帮的氣。

「第二，我們與四和帮有牙齒印(嫌隙)，也許我們日後會與他們相遇，有道是山水有相逢，這次我害他，他不知道，我們救他，他却看到，因此，日後他們就算不會幫我們，但也不會跟我們爲難。

「第三，你既要入水飯房，一定要犯大事，犯大事少不免要流血，那我安排別人流血，那不是更妙？」

牛四恍然而悟。

小馬的確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既擺平了四和帮與他們之間恩怨，但也報了仇。

小馬道：「明天我們見了大監頭，一定會被判入水飯房，我們見到鐵漢之時，這劇由你編下去。」

牛四道：「你也去？」

「當然，多一個人，多一張口，可能有幫助。」

形勢發展至此，多言已無益。

翌日，一切如小馬所料，他們被召去見大監頭，一切都招認，也不需費什麼唇舌，就被判入水飯房一個星期。

小馬與牛四被拉出去之時，小馬低聲問：「一個星期，夠不夠時間？」

「我不知道。」

「如果不夠呢？」

「你再編另一齣强姦活劇便可。」

兩人都笑了起來。

那兩個負責押解兩人的獄卒實在不明白，這兩個囚犯，被押入水飯房，仍有心情笑。

事情並非想像中那麼順利。

牛四與小馬二人是分別囚禁，雖然是在隔壁，但一牆之隔，却使他們無法對話。

那個負責看守的獄卒是個年輕人，一言不發，把門關上，牛四想多講一句話也沒有機會。

囚室祇有十尺丁方，非常黑暗，牛四祇好先休息。兩個鐘頭後，不知是什麼緣故，便醒了過來。

四週一片寂靜。

牛四起初還不覺得怎樣，後來，却有點陰森恐怖之感，原來太靜會使人產生恐懼(他相信神鬼之說)。

直到黃昏，有人開門，一些光線透入，使他睜不開眼。

他看見有人，似是送飯來，他急忙衝上前去，一手抓着那人的手。

那人叫了一聲，放下了一碗東西，便掙扎着拉開手。

牛四拚命把他抓着。

那人當然不肯就範，用力一拉，並叫道：「你想找死嗎？」

牛四急道：「不，大哥……」

「你不要亂叫，沒有人是你的大哥。」

「對不起，亞SIR！」

那獄卒已不理會，轉身便走。

牛四再叫，那獄卒依然沒有理會，他無奈的坐下，看看那送來的東西。

是一盤白飯，滲了一些水。

水飯房，果然是吃開水白飯。

牛四吃了一口，實在是無法下咽，他吐了出來，然後又想睡。

他醒醒睡睡的過了一段時間，覺得渾身不舒服，後來才發覺肚子咕咕作響，他才知道太餓，他自然而然想起那盤飯，他起來一看，祇見水份已蒸發了一些，非常冰冷，他吃了一口。

這一口却是出乎意料的好吃。

他迅速吃了大部份，水飯本是難入口，但在飢餓之下，似乎立時變成了美味佳餚。

翌日，他變得聰明了，當有人送飯來的時候，他並沒有抓那人的手，祇叫道：「亞SIR，我有一些東西給你看看。」

獄卒道：「什麼東西？」

「你把手伸出來。」

獄卒道：「不……」

「好，我把東西放在地上，你自己拿去看。」

獄卒沒有說話。

牛四把那半邊玉墜放在地上，一會，那獄卒伸手進來，把半邊玉墜拿了，但並沒有說話。

牛四也沒有說話，他知道這些事，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既然那獄卒拿了半邊玉墜，當然會找到鐵漢與他會面，鐵漢雖然是牛四的姐夫，不過，他們並沒有見過面，他自小便離開了本市，在外國生活。

他姐姐結婚之時，本來他是想回來的，不過，剛巧遇到了考試，他無法抽身回來。

不過，他對這位姐夫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因有二：第一是他的名字，姓鐵已是少有，加上一個漢字，鐵漢鐵漢，實在令人難忘。

第二，他看過鐵漢的照片，果然是英偉不凡，鐵一般的漢子，不過，那祇是相片中的印象，眞正的樣子，實在無從得知。

如果無風無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一對。

唉！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多事情根本不在預料之中。

人生便是那樣，可以想像得到的，並不是人生。

牛四並不是十分清楚事情的始末。

他祇知道，他們倆婚後三年，發生了問題，夫妻之間的問題，外人很難理會。

過了不久，牛四接到一個可怕的消息，他的姐姐死了，而殺人兇手竟是他的姐夫鐵漢。

牛四怒極，本來他想立刻回來，不過，他回心一想，事情已發生，自己回去，也無補於事，而且可能會因自己太衝動而誤事或闖禍，他決定由法律去裁判他。

他決定忍耐。

幸好他這一忍，事情發生後約一個月，他收到了他姐姐的來信。

這封信是他姐姐生前寫的，本來應該是十天左右收到，可是，那時是十二月，再加上郵政罷工，這封信一直拖延了兩個多月才收到。

一切都遲了。

不過，他却從信上知道，他姐姐的死，可能是一個大陰謀，可能並不是鐵漢所爲。

可是，一切證據對鐵漢都是不利，因此他被判誤殺而入獄。

牛四這時已回到本市，他在明查暗訪之下，發現事情並不是鐵漢誤殺他姐姐那麼簡單。

他曾經約見一個律師，把他姐姐的信，作爲呈堂證供，希望可以救鐵漢出來。

但經那律師看過之後，認爲這封信作爲證據，力量不大，不能爲鐵漢翻案，除非把信中所提及的人物，一起抓起來，那才可以。

牛四也曾去探監，但鐵漢不肯見他。

他又想利用另外途徑，但最重要一點，鐵漢還是不想見人，最後還故意在獄中傷人，使他單獨囚禁。

鐵漢爲什麼會這樣？難道他心中果有難言之隱？

牛四實在難以忍耐，他決定用一個釜底抽薪的方法，自己入獄，直接見鐵漢。

本來，犯罪入獄並不難，但到了現在，入了水飯房，他仍然未有把握能見到鐵漢。

那一日眞像渡日如年。

終於等到黃昏時分，其實牛四並不知道是什麼時刻，祇不過有人送飯來。

牛四一眼便認出那獄卒。

他想追問，但那獄卒用目光警告他，並用手作了一個不要說話的手勢。

然後，他放下了白飯，又再指一下那籃子。

牛四點了點頭。

那獄卒一句話也沒有說便離開了。

牛四迅速在籃子中搜索，却看不見什麼，難道那獄卒在弄什麼把戲？

結果在他吃完了飯之後，才在碗底找到了一張小小的紙條，上面寫着：半夜。

半夜？是什麼意思？是半夜帶他去見鐵漢？

牛四心中忐忑，在小小的牢房中，左踱右踱，半夜還沒有來臨。

他幾次想叫獄卒來，但終於忍耐着，既然用盡了這麼多辦法，剛有了結果，何不多忍耐一下！

漸漸，幾個牢房都傳出了鼻鼾聲，看來應該是接近半夜，牛四望着外面的通道。

不久，有靴聲傳來，果然是一個獄卒，那人一言不發，開了鐵門，示意他隨着走。

牛四隨着那獄卒走，一直往牢房大門，外面是一個大操場，過了這個操場，應該是辦公室。

但是他並沒有帶牛四進入辦公室，經過了辦公室，來到另一座建築物。

裏面有幽暗的燈光透出來。

獄卒回頭道：「二十分鐘！」

牛四想說話，那人已推門，示意他進去，並且在關上了門之後，轉身便走。

牛四無法，祇好往有燈光處走。

這地方像個醫療室，幾個房間內都有病床，但床上並沒有人。

唯一射出燈光的是最後一間。

牛四上前，輕輕把門推開，祇見床上躺着一個人——那人長髮披肩，非常瘦削。

那人雖是躺着，但雙眼是睜開的。

牛四看着這人，開始時無法認得，但漸漸却有一個依稀的印象——是鐵漢！

不，沒有可能是鐵漢！

因爲這人骨瘦如柴，雙目深陷，眼光散亂而又無神，如果說這人仍然是人，倒不如說他是一條活屍。

鐵漢？好一個鐵漢，竟然會變成如此模樣？

牛四實在無法相信。

不過，他走上前，輕聲道：「鐵大哥！」

那人並沒有反應。

牛四伸手摸摸那人的額頭，溫度正常，他再叫：「是我，鐵大哥。」

那人沒有反應，依然是動也不動。

牛四道：「我是牛四，是你的小舅子。」

「小舅子」這三字，似乎對那人有些刺激作用，他右手似是抖了一下，之後又再不動。

牛四道：「姐夫，我很辛苦才能來到這裏，而且只有半小時……無論你現在聽得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我也要簡單的說一遍，你從來沒有見過我，我一直在外國讀書生活，我在報上曾約略知道你們的故事，但我在你被判入獄之前，收到姐姐一封信……」

這話似乎再度刺激起鐵漢的感覺。

牛四續道：「姐姐親筆寫的信，告訴我：她並非與人謀害你，反而是因爲有人想謀害你，她想辦法救你，原來她沒有想到自己會有殺身之禍，想不到……」

鐵漢又再震動了一下。

牛四道：「我姐姐是死不瞑目，她並不是想你爲她報仇，不過，無論如何，我姐姐這麼爲了你，你却在這裏等死，糟蹋自己，你太對不起她！」

鐵漢的雙目突然眨了幾下。

牛四道：「我現在把詳細情形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你而今只像一個屍體，希望你快把身體調養好，然後和我一起去報仇雪恨。」

牛四想再說下去，不過，鐵漢眼中已有淚水，然後，當他再眨幾下之後，淚水已沿他臉頰而下。

牛四道：「我現在時間無多，也再沒有機會來這裏見你，我現在暫時囚在水飯房，不過，三兩天之後，會再回大倉，我只希望你身體盡快復原，可以在大倉見我，那時，我會將一切眞相告訴你。」

說到這裏，外面傳來脚步聲。

牛四欲再說話，鐵門已被推開，那獄卒道：「走！」並且上前，拉他手臂。

牛四知道，這次的會面是天大的面子，再多言對自己對鐵漢都是無益，他毅然站了起來，跟着獄卒走了。

獄卒一直帶他回到水飯房，在途中無論牛四如何引他說話，他也一言不發。

牛四回到水飯房。

小馬見獄卒離去後，輕聲道：「四哥，見到了？」

牛四道：「你還沒有睡？」

「沒有，我見你半夜被獄卒帶走，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想想，大有可能是去見……」

「是的，見到了。」

「他怎麼了？」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怎麼？」

牛四簡單的敘述了一遍。

小馬道：「既然有反應，我看他會振作起來。」

「希望他會。」

小馬道：「如果他振作起來，要完全康復，也要一段日子，而且他是謀殺犯，不容易出來的。」

牛四道：「如果他可以回大倉，我會有另外的辦法……其實我也不是叫他去報仇，只是希望姐姐沉冤得雪，而他也可以翻案。」

「你認爲他是被冤枉的？」

「是的，本來我也以爲他一定是殺了人，不過，當我看見他像活屍之後，我覺得他並不是殺了人，而是……」

「而是什麼？」

「而是實在受到極大的冤屈，又覺得對不起我的姐姐，他才會這樣虐待自己。」

「他可以自殺！」

「我相信他試過多次，才會被這樣隔離囚禁。」

「他既然心死了……」

「因此，這次我見了他之後，仍然沒有把握他會不會振作起來。」

小馬道：「你已盡了力，一切是成事在天。」

牛四與小馬終於離開了水飯房。

恢復信心　脫身監獄

回到大倉，兩人都沒有什麼表示，「四和幫」的和哥被調離了，大倉內一片祥和。

文先生當然是最關心他們有沒有見到鐵漢。

牛四道：「見到了。」

文先生十分緊張地道：「他怎麼了？」

「像殭屍。」

「他……」文先生十分激動。

「沒有，還沒有死，不過，我向他說了一番話，不知道能否刺激起他的求生意志。」

「你說了什麼？」

牛四猶豫。

文先生道：「我是鐵漢的拜把

兄弟，鐵大哥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想，我們進來坐監，目的是同樣的。」

這事其實牛四早想問他，環境關係，他一直不十分清楚這文先生的底細。

文先生道：「我可以使你見到鐵大哥，你還懷疑我什麼？」

牛四道：「是的，我知道我們是同道中人，不過，還是你自己把你的情形告訴我……」

文先生顯得有點躊躇，他看着小馬。

牛四道：「沒有關係，自己人。」

文先生道：「我們都是鐵大哥的拍檔。」

「什麼拍檔？」

文先生看看四週，附近沒有人，才輕聲道：「我們曾一同打劫。」

「打劫什麼？」

文先生道：「不要這麼大聲。」

牛四道：「事情經過怎樣？」

文先生道：「我們打劫的地方，我相信你想也沒有想過。」

「什麼地方？」

「庫房！」

「庫房？政府庫房？」

文先生得意地點頭。

小馬忍不住問：「庫房有多少錢？」

文先生微笑道：「你以爲是收稅收差餉的庫房？」

「還有什麼庫房？」

「是收舊鈔票的庫房。」

小馬道：「我不明白。」

牛四道：「你聽文先生說。」

文先生道：「鐵大哥一向是一個吃慣大茶飯的人，因此他不會向那些小銀行打主意。」他頓了一頓，道：「每三個月，庫房會收回一些舊鈔票，加以毀滅，相信你們也聽過？」

牛四與小馬都點頭。

文先生道：「你以爲會有多少錢？」

小馬道：「幾千萬？」

牛四道：「一億？」

文先生道：「你猜的也算接近，通常來說，收回的舊紙幣，三個月大概有九千萬至一億，但十二月的情形，有點不同。」

兩人並沒有接嘴。

文先生續道：「十二月是個購物的日子，因此紙幣流通量極大，而且又快到農曆新年，出的新紙幣也多，再加上十二月最後幾日，是公衆假期，因此，本來在年底毀滅的銀紙，會遲至一月中旬才會做，這一拖延半個月，舊銀紙的數目會倍增。」

「二億？」小馬嘆了口氣。

「接近二億。」

牛四道：「你們成功了？」

「成功，當然成功，有鐵大哥的頭腦，加上我與鐵臂鋼腿，再加上……」

「什麼人？」

「而今成了我們的仇人。」

「誰？」

「我相信你姐姐會提過。」

牛四並沒有出聲。

文先生道：「四弟，我相信我們之間還有一些隔膜，應該說是互不信任，而今有了這個好機會，你把那人名字寫下，我也把那人名字寫下，如果大家寫的同是那人，那麼，我們以後應該再無隔膜，因爲我們都有共同目標。」

文先生先在手掌寫了幾個字。

牛四也寫了幾個字。

兩人攤開了手掌。

他們的手掌都寫了：龍一。

文先生道：「是他！」

他們立刻揩了去。

牛四道：「他現在怎樣？」

「他害我們入獄，獨吞所有的錢。」

「爲什麼會這樣？」

「因爲……說來話長，我首先簡單的告訴你，我們的計劃是天衣無縫。」

「不過，你與鐵漢都進來坐牢。」

「可是，錢仍在那人手上，在公衆面前，一字也沒有提過打劫庫房。」

「怎會如此？」

「因爲我們進來坐牢，是他用另外一個方法陷你姐夫於冤獄。」

「因此，你才會進來。」

「我有幸未被那件事牽連，不過，我一定要找鐵大哥一起出去，只去找那人。」文先生說得咬牙切齒，牛四從未見過文先生那樣，他一向是十分斯文的。

牛四道：「文先生，我明白你的心意，不過，我這次入水飯房，總算有些收穫。」

「那半個玉扣有效？」

「我想是的，沒有那半個玉扣，我根本無法去見到鐵大哥的。」

「他囚在那裏？」

「在職員那邊的醫療室。」

「我幸好買通了一些獄卒。」

「是的，如果他不是受到特別照顧，我想他早已死了……因爲他雖然在特別照顧下，仍是作慢性自殺。」

「如果眞是這樣，那麼鐵大哥就死得冤枉。」

牛四道：「我看他會康復的。」

「要多少時日？」

「這點實在難以估計，因爲那要看他需要多少時間來恢復信心。」

他們的談話到此已告一段落，而今他們唯一可做的，便只有等

待。

轉眼已是三個月。

牛四還有一個月便出獄，而小馬已在這個月月底可出去，他答應為牛四在外面部署。

一直沒有鐵漢的消息，因為根本無從查問，問那些獄卒更是多餘。

牛四的收穫是與文先生熟稔得多。

那日，他們又閒聊起來。

文先生看見牛四臉色不大好，便問：「不舒服？」

「不……」牛四搖了搖頭。

「有什麼問題？」

「第一，是鐵大哥仍未有消息。」

「那我們都無辦法。」

「第二，就算是鐵大哥從新振作起來，恢復健康，他也是不能出去。」

「我已經搭通了天地線。」

「逃跑……」

文先生用手按着牛四的嘴，道：「不要亂說，在這裏說這些話，給人聽到，會自找麻煩。」

「那麼……」

「我自然有辦法，這一事你放心。」

「好了，出去之後又如何？」

「我們合力找那人，找到那人，既可為你姐夫報仇，也有足夠的金錢讓我們離開這地方。」

牛四沒作聲。

文先生道：「所有行動計劃，我都預了你和小馬，你沒有反悔？」

牛四道：「當然沒有，我老遠從外國回來，便是要做這件事。」

「好極，無論如何，你出去之後，再明查暗訪那個人，到了我出去時，我相信這裏會有好消息。」

「你還有幾個月？」

「三個月。」

「那麼我比你先走一個月。」

「你出去之後，可以找我的。」

「不用，我自己有落脚地方。」

「那也好，我們若有太多的接觸，會令人起疑的，五月二十，我在大酒店的咖啡座等你。」

「那一言為定，不見不散。」

「當然！」

* * *

日子飛快的過去，牛四出獄之日，猶未聽到有關鐵漢的任何消息。

牛四一出獄，便見到小馬。

小馬住在一間下等公寓內，牛四知道他沒有錢，便和他一起合租了一層私家樓宇，裏面已有了一切傢具。

牛四有足夠的錢應付一年半載的開銷。

小馬一見牛四便問：「鐵大哥怎樣？」

「依然沒有消息。」

「那麼我們呢？」

「先休息幾天再說。」

不過，事實上牛四並沒有閒下來，翌日，他一早便和小馬來到圖書館。

小馬並不明白，問道：「來看書？」

「當然不是，是來找鐵漢入獄的資料。」

「鐵大哥是被人冤枉的，這事你早已知道。」

牛四把文先生告訴過他有關鐵大哥的事再說了一遍，小馬聽得趣味盎然。

牛四道：「你覺得怎樣？」

「果然是吃大茶飯的人。」

「我不是說劫案，我是說這事情的可靠性如何？」

小馬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在江湖日子太少，不過，我早已知道，江湖風波險惡，片面之詞不可盡信。」

「也不是片面之詞，我有我姐姐的信為依據，不過，姐姐只提及陷害鐵漢之人，但並沒有提及原因。」

「原因是那大茶飯劫案？」

「這事她沒有理由不知。」

「她可能不想這信落在別人手上，如果提及，那可能是一件重要的證據，你記得文先生說過嗎？」

「什麼？」

小馬道：「這劫案並沒有向外披露，政府及有關方面都在啞巴吃黃蓮。」

牛四道：「是的，還有一點，文先生還沒有向我提及，那一億多的舊紙幣是已劫去了，但究竟怎樣處理，他還是隻字沒有提過。」

「龍一完全拿走？」

「大有可能，不過，以文先生及鐵漢二人的腦筋，又怎會讓他一人獨吞，他就算想，也吞不下去。」

「其中還有一些地方，你我還不怎麼清楚。」

「因此我們要從鐵大哥被陷入獄的事着手，那件事應有一些提示。」

「報紙？」

「是的，圖書館是最齊全的地方。」

「你有學問，果然與我們老粗不同。」

牛四道：「有時學問並沒有用，像你有靈活的腦筋，還不是一樣有用。」

小馬提供了鐵漢那案件發生的日期。

牛四很快便找到那些報紙。

關於這件事，並不是十分震撼，因此報導的篇幅並不太大。

主要的內容是鐵漢有一天晚上，從酒吧半醉出來，與一個人撞個滿懷，那人也是半醉，於是，互相糾纏之下，打起上來。

對於鐵漢來說，那是莫名其妙的一場打架，可是，事後他才知道，這是一個故意佈下的陷阱。

打架的結果，終於弄到了上警署，兩人都被記錄了姓名地址等身份資料，警方考慮是否落案檢控。

在一個大城市來說，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一天不知發生多少宗。

可是，過了幾天，鐵漢又莫名其妙的被人圍毆，他身受重傷，倒在一條黑暗的後巷。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在一間凌亂不堪的屋子之內，當他正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之時，門鈴響了。

鐵漢是一個非常機警的人，他不直接去開門，可是，門却被撞開了。

他呆呆的立在那亂作一團的客廳。

警察衝入，鐵漢仍清楚的看見，一個看更模樣的男人帶警察來的。

他正在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一個便裝的警探上前，先用手扣扣起鐵漢，然後才道：「我懷疑你殺了人。」

鐵漢聽了，當然是拚命分辯，可是，其他警員拉着他往睡房之內看一個男屍。

那男屍的死狀非常恐怖，因為他已被一支強火力的手槍近距離射中，部份的頭顱被轟去，鐵漢並不是第一次看到死屍，不過，他只看了一眼，便立即轉過頭去。

那屍體實在嚇人。

當他想分辯，他已被人按下。

那警察說道：「這是一支發射過三響的手槍，也是兇器，這現場只有你和死者，只要一驗手槍手指模，你便無所遁形。」

鐵漢並沒做過任何殺人之事，他當然不怕。

不過，當他被拘留入警局，第二次上法庭之時，他才知道，因為手槍上的指模全是他的，死者的指模是模模糊糊。

證據確鑿。

鐵漢請了一個律師為他辯護。

他說出了整件事件，連他的律師似乎也不大相信，他向鐵漢表示，他只希望替他申辯，洗脫他的謀殺嫌疑，改為誤殺。

當檢察官再度檢控鐵漢罪名之時，鐵漢知道自己已跌下一個陷阱之內，因為那死者已被證實是他前幾天在酒吧前打過架的人。

在其他人的眼光看來，事情是最簡單不過。

鐵漢與死者看來已有深仇，先在酒吧門前相搏、扭打了一次，然後鐵漢心下不忿，再去找死者，死者本用槍來威嚇他，結果是鐵漢搶了手槍，一槍轟去了那人大半個的頭顱，因為事發時，全無他人在場，因此陪審團全靠環境證據作判。

手槍上兩種指紋，一種是死者的，一種是鐵漢的，這證明他們互相奪槍。

鐵漢的律師幾經辛苦，才說服了陪審團相信，鐵漢並不是一個兇殘成性的人，結果他才被判誤殺。

這案件並不太複雜，只審了半年，便告結束。

但其間，鐵漢却遇到很多私人的問題，他身陷囹圄，自己無法出外打探或解決。

他聽到他的兒子在外國因車禍喪生。

接着，他不見自己的妻子來探監，後來才知道她死了，死因並不清楚。

本來充滿活力的他，因為自己無端的惹上官非，加上連續不幸的消息，鐵漢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不再為自己的罪行而申辯。

他被判入獄八年，他也無動於衷，進到監獄之內，他突然大發狂性，因此被單獨的囚禁。

牛四與小馬在圖書館內所得到的資料，大概如此，其中有一些是新聞報導，有些却只是一些花邊新聞，無從證實。

小馬看了整件事後，只有唏噓嘆息。

牛四道：「這件事非常明顯是一個大陷阱，設計陷阱的人，不但心狠手辣，而且不惜工本。」

小馬道：「目的當然也很明顯，他想把所有劫來的錢，一人吞下。」

牛四並沒有表示意見，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自己是可以在旁幫一把，但却一定要當事人挺身出來，才有希望翻案。

一切都要看鐵漢本人。

轉眼又過了一個月，他們終於得到了文先生的訊息，鐵漢已開始復原，並且返回大倉，不過，他仍是非常沉默寡言。

牛四知道這消息，立刻去探監。

因為鐵漢是個謀殺犯，探監需要經過特別手續，因而又再延誤了一些時日。

終於，牛四可以見到鐵漢。

鐵漢再沒有長髮披肩，不過，他身體仍是十分衰弱，滿臉憂傷。

牛四坐在探監的窗子前，一時之間，不知說些什麼，也不知從何說起。

還是鐵漢先開了口。

「謝謝你！」鐵漢道。

「多謝我什麼？」

「多謝你喚醒我，小舅子……我這是第一次見你，可惜，你姐姐已經……」

牛四道：「我回來便是爲了姐姐之事。」

「我知道。」

「你相信我的話？」

「當然，我已徹底的想過，我不能再忍耐下去，我不爲自己，也要爲你姐姐。」鐵漢說這話時，目中充滿了光采。

牛四知道，鐵漢果眞回復了以前的他。

牛四低聲問：「你身體已恢復？」

鐵漢點了點頭，道：「我也與文先生談過，當他出去，他會想辦法……」

牛四道：「文先生可靠嗎？」

鐵漢點了點頭，道：「他是我們三個拍檔之一。」

牛四想多問一些。

鐵漢道：「他是個非常有辦法的人，你應該相信他，假如他沒有進來，你也沒有辦法見到我。」

「是的。」

鐵漢道：「文先生會在下月出獄。」

「我們已相約好了。」

「那麼，你照他吩咐去做，很快我也能出來。」

牛四道：「我怎樣找龍……」

鐵漢一聽，厲聲道：「小舅子，你千萬別輕舉妄動，你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找他，而事實上你也找不到他，不過，我只怕你打草驚蛇，一切等我出來，自有辦法。」

牛四也不敢再多問。

鐵漢道：「你也不用再來探我，我不想讓陷害我的人，多抓到一些把柄。」

牛四離開了監獄後，一直再沒有探過鐵漢。

轉眼是文先生出獄的日子。

五月二十日下午，牛四與小馬穿了畢挺的西裝往大酒店的咖啡座。

這地方非常高尚，當然是要盛裝赴會。

牛四與小馬剛坐下不久，文先生便在大門口出現，他的兩個保鏢——鋼臂與鐵腿仍在他左右。

在獄中的時候，牛四已見過文先生的氣派，而今在這大酒店的咖啡座，文先生的氣派更是驚人。

他似乎認識很多人。

自他從大門口進來，一直來到牛四與小馬的座位，他是不斷向人點頭。

這裏出入的人，都是有頭有臉，換句話說，文先生在這上流社會，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

文先生坐下，鋼臂與鐵腿也坐在一旁。

文先生先寒暄了幾句，然後嚴肅的道：「我已安排了鐵漢出來，後日你們往郊外那個垃圾堆塡區接他。」

「什麼時候？」

「凌晨三時，預備一輛小型的政府車，那種客貨車，比較容易出市區。」

「好極！」

文先生道：「這是我手提電話號碼，不過，如非必要，不要找我。」

他說完之後，便離開了咖啡座。

牛四與小馬都覺得興奮，盼望了多個月的事情，終於有了結果。其實，那是另一階段的開始。

牛四知道前面還有艱辛的道路。

＊　＊　＊

三天的時間過得很快。

小馬的辦事能力也高，他居然弄到了一輛政府車，還貼有政府泊車的特許證。

五月二十日，凌晨三時，那是最黑暗的時分。

小馬把客貨車泊在垃圾堆塡區的一邊，那地方並沒有人會注意。

工人還沒有開工，大概會在四時左右才有人來。

週圍傳來的氣味並不好受，他們把窗門都關上了，因爲害怕惹人注目，他們也不敢開冷氣。

牛四在忍耐不了的時候，才開了一些窗。

一直等到三時三十分，遠遠之處，一輛垃圾車正駛來這堆塡區。

牛四輕輕一推小馬，小馬點了點頭。

垃圾車慢慢駛進了堆塡區，停了下來，後面載垃圾的車斗升高了，然後是開了蓋，垃圾從車斗滑了下來。

不一會，所有垃圾都瀉了下來，可是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動靜。

那垃圾車把車斗收回，便開走了。

他們看看那垃圾車，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依照他們的想像，鐵漢應該是伏在垃圾車邊緣，或者甚至是車底車頂，可是，而今鐵漢的影子也沒有。

文先生說有安排，一定有安排。

牛四道：「難道有變？」

小馬道：「不會吧！」

忽然，他們發現垃圾堆中有些異動。

牛四道：「在垃圾中。」

兩人下來，衝上前去，果然，垃圾堆有一個大黑袋在輕輕地移

動。

「鐵大哥？」牛四輕聲叫。

那黑袋動得更厲害。

小馬衝上前，他正要拉開那大黑袋時，忽然，有一支强力的探射燈射來。

牛四人急智生，一手推了小馬往垃圾堆上。

那種味道實在不好受，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他們躲在垃圾堆中，動也不敢動。

探射燈之後，是一陣人聲。

牛四與小馬撥了一些垃圾，蓋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探射燈又再照了一次，只見一些人從海上奔來，他們走向垃圾堆塡區的旁邊，原來他們正全力搬走一些較大件的傢具，或者一些木板，鐵窗架之類東西。

原來本市物質太豐盈，很多人們認爲是垃圾的東西，對其他地方的人來說，不等於是垃圾，而且是可以賺錢的東西，那些人非常合作，三步拼作兩步，十多個人，搬了不少東西上船。

他們像一陣風吹來，又像一陣風吹去。

可憐三人在垃圾之中，幾乎窒息。

牛四輕聲道：「鐵大哥？」

那黑色大袋傳來鐵漢的聲音：「牛四？」

「是的。」

三人跳了起來，迅速的離開了這垃圾堆，上了他們的客貨車。

鐵漢精神很好，見了二人，只說了多謝兩字。

小馬負責駕駛。

這段時間，路上有很多警方的路障，他們是抽查屈蛇或者是醉酒駕駛。

文先生眞是想得週到，叫他們借這一輛政府車，果眞是完全沒有麻煩。

牛四已在自己的寓所內預備了一個房間，一切日常用品，都爲鐵漢準備妥當。

小馬早已準備了豐富的食物，當三個人沐浴完畢，便一起吃東西。

鐵漢嘆道：「想不到我第一次見你這小舅子，竟然是在垃圾堆中。」

牛四道：「不，我是第二次見你。」

「不，上次我是個活死人。」他又嘆了口氣，道：「如果不是你冒險進去，我現在仍是個活死人。」

牛四介紹了小馬給鐵漢認識。

小馬道：「其實上次入水飯房找你，我也有去的，只不過沒有機會見到你。」

鐵漢道：「小馬，謝謝你，以後若有好日子，我不會忘了你。」

牛四道：「一定有好日子。」

三人乾了整罐啤酒。

直到天亮，三人在半醉的情況下睡了。

酒精加上疲倦，使他們三人熟睡如豬。

忽然，牛四一轉身的時候，聽到一聲「裂」……

再細聽，那聲音又再响起，這一次他可以肯定，那的確是門匙轉動的聲音。

他整個人清醒了一半。

他先推小馬，小馬完全沒有反應，打鼻鼾的聲音反而更响。

他再推鐵漢。

鐵漢立時驚醒，牛四指指了門口，鐵漢點了點頭。

門果然慢慢被推開了。

牛四十分詫異，不過，他忍耐着。

兩個黑衣人進內，手中都拿着槍，牛四不敢動，他再推一下小馬。

小馬道：「不要玩！」一個轉身又睡了。

那兩人聽見人聲，閃在一邊，發覺是有人在說夢話，才安心下來。

本來，牛四想一撲而出，不過，他想再看清楚，幸好這一遲疑，因爲後面還有一人。

那人腋下夾着一柄小型機關槍，如果發射，室內沒有一人會倖免，因爲這種最新式的機關槍，一秒十二發，根本沒有機會讓你閃開。

這時，他們慢慢的進來。

鐵漢的外衣，是放在梳化靠背上，其中一個人，立刻加以搜索，他把一個錢包拿了出來，看了一會，向拿着機關槍的男子，搖了搖頭。

那男子用手示意他們四處去搜索。

這屋子地方不大，而牛四與小馬都沒有什麼傢具雜物，幾乎不用搜索，也一眼看清所有的東西。

忽然，牛四覺得有人推他。

他微微睜眼，只見鐵漢的脚似是有意無意之間踢着他，不過，鐵漢也是瞇着眼。

牛四會意。

那三個人什麼也沒有發現，似意興闌珊。

忽然，牛四見鐵漢稍稍一動，整個人由平躺的位置彈起。

這一彈起，人在半空，左脚向着那持機關槍的人踢去，這一踢勁力十足。

那人「呀」的一聲。

機關槍已被踢上半空。

牛四十分機靈，他不平躺也可以彈起，他坐起，人隨着雙腿一縮，彈上了半空。

也正是機機關槍下墜的地方。

這一次鐵漢與牛四的初次合作，顯得天衣無縫。

牛四一手拿着機關槍，人未穩身，已喝道：「勿動，把槍放下。」

其他兩人，也知道那機關槍的厲害，他們不敢稍有異議，已把槍拋下。

鐵漢上前，把兩柄手槍踢開。

牛四道：「你們想找什麼？」

那人並沒有回答。

鐵漢道：「誰派你們來？」

依然是沒有答案。

突然，其中一人看見附近仍然熟睡如泥的小馬，立刻撲向小馬，一手叉在他的喉嚨上。

他以為可以利用小馬作為反威脅的人質。

可是，小馬把頭一閃，一個翻身，竟可以從熟睡中翻騰而起。

他當然沒有醉爛，早已醒來，不過，他仍扮死豬，伺機而動。

那人吃了一驚，他驚魂未定，右手已被小馬反扣在背上，整個人背跪向着小馬。

小馬道：「誰叫你們來？」

沒有人答。

小馬用力扭那人的手，那人狂叫，小馬放鬆了一下，道：「說！」

那人想反抗，小馬又再用力，那痛楚並不容易忍受，那人終於叫道：「是龍……」

那首領突然一個矮身，從腰間掏出了一些東西，猛擲向鐵漢。

鐵漢不知他弄什麼玄虛，稍為後退。

立時，一陣煙霧從地面升起。

牛四知道，那一定是一些煙霧彈之類的東西，煙霧迅速擴散，一時之間，煙霧瀰漫，不能見物。

鐵漢只覺勁風撲面，他不敢開槍，只是以槍相迎，那知那人並不是攻擊，而是用「空手奪白刃」的手法，來搶他的機關槍。

其餘那兩個人，早已知道他們老大的這一招，因此，在未放煙霧彈前，已看清楚手槍的位置。

那首領搶回槍，道：「走！」

那兩人手脚也靈活迅速，門一開，兩人已先竄出，接着那首領也離開。

牛四首先衝出。

那時門已大開，煙霧也隨着而出，那些走廊是有一些煙霧感應器，一時之間，警鐘大鳴。

有人從其他單位走出來，叫道：「發生了什麼事？」

也有人叫：「火燭(警)！」

整個走廊十分混亂，在這情形之下，他們當然沒有辦法追下去。

經過一番擾攘，也經過一番唇舌去解釋，他們才能回到自己的單位內。

室內仍是刺眼刺鼻的氣味。

鐵漢道：「我的行踪已被人知道。」

牛四道：「是龍一的人？」

「相信是。」

「這更加證明他害怕你出來。」

＊　＊　＊

文先生沒有作聲，他陷入了思索之中。

小馬問牛四道：「我看我們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明天或者下一次，他們會放火燒屋也說不定。」

牛四道：「你立刻找個安全的地方。」

鐵漢道：「不，找個最不安全的地方。」

兩人異口同聲問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再來，這樣比我們去找他們更好更易，這個地方，一定要在郊外，人跡罕到的地方。」

小馬問：「為什麼？」

「因為我要佈置一個陷阱。」

牛四道：「是的，而今他們在暗處，我們在明處，他們是佔盡上風，倒不如……」

小馬道：「你們在這裏等我，我在新界有一間爛屋，看看有沒有用，你們等我電話。」

牛四稍為收拾一下，問鐵漢道：「你沒有事？」

「沒有，想不到你的身手那麼好。」

「和你相比，我實在是汗顏。」

鐵漢道：「你有沒有辦法弄些手槍？」

「我想小馬會的！」他頓了一頓，道：「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今是兩面受敵。」

「兩面受敵？為什麼？」

「大目標自然是龍一，還有一個……我暫時實在想不出來。」

「文先生？」

「我想過，不過，他是我多年的手下，一直以來，他對我十分好，你看，他也會入獄找我，他為人聰明，而且有些學問，他已從事很多正行生意，其實他可以不理我，不過，他寧願冒險，也仍然助我一臂之力。」

「你意思是指有人在旁搞事，譬如說，透露你出獄。」

「對，我坐垃圾車出來，應該是沒有人知道。」

牛四道：「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你，你怎會逃得出來？」

「是文先生的巧妙安排。」

「他眞有辦法。」

「他安排了另一個人，與我外貌差不多，加上他的錢，那人願意為我頂包，而今是住在囚犯的病房。」

「那你以後也不用回去？」

「當然，不過，為了報仇，為了你姐姐，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命回去。」

文先生與鐵漢、牛四商量如何與龍一面談。

牛四道：「何必這麼悲觀？」

鐵漢道：「是的，再困難的日子我也混過，何懼未來的日子。」

「對，這才是鐵漢本色！」

他們兩人都沒有什麼東西要收拾，午膳之前，他們已接到小馬的電話，他在郊野的那間屋已經預備妥當。

兩人在市區買了一些日常用品，以及一些食物，牛四租了一輛汽車。

他們為了安全起見，用迂迴曲折的方法，才來到小馬所說的地址。

他們也不知地址，問了幾個村人才找到，相信這實在是一個荒僻的地方。

小馬正心急地等待着他們。

他們看過這地方，十分簡陋，但基本上仍可以住人，但有井水而沒有電，比較麻煩一些。

小馬似乎是有點抱歉。

鐵漢道：「小馬，你找這地方最好，也最理想，我們並不是想來這裏長住，我們只需佈置一些陷阱，引龍一來此便可。」

小馬道：「佈置什麼陷阱？」

鐵漢道：「我要看看四週的環境。」

這一帶本是農田，而這屋子正是農民用來看守農田的，而今農田早已沒有人耕種，到處都是荒草，高及人腰，有些更是與人一般高。

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好佈置。

小馬道：「天色漸黑，明天再打算……你們休息一下，我弄一些東西給你們吃。」

鐵漢道：「好極，不過不是單獨你一個人來弄，而是我們三人一起弄。」

牛四道：「讓我們各顯身手。」

忙了一會，他們弄的並不是什麼菜式，但經過三人辛勞，味道似乎是特別好。

鐵漢道：「以前我也吃過燭光晚餐，但後來再沒有吃過這麼好味道，這麼好情調的晚餐。」

沒有電，幾枝蠟燭在風中搖曳，倒是有意想不到的氣氛。

牛四喝了一口啤酒，問道：「姐夫，你心中有沒有什麼特別計劃？」

「暫時仍沒有……你們聽着，小馬，你也要小心聽，我曾經告訴過牛四，關於我與文先生、龍一合作劫去了政府庫房一批舊紙幣的事。」

「我沒有告訴他。」牛四道。

鐵漢道：「那你以後有機會詳細告訴他，不過，還有一樣事情，我還沒有告訴過你。」

「那是收藏紙幣的地方。」鐵漢頓了一頓，道：「這地方是個既古

老又非常現代化的地方。」

小馬忍不住問：「那裏？」

鐵漢道：「一個大佛像之下。」

「沒有什麼特別。」小馬故意這麼說。

鐵漢笑笑，道：「我還沒有說完，大佛像之下……我指是那個蓮座之處，有三間靜室，靜室之內，有兩個骨灰甕，那二億多的舊紙幣便在裏面。」

「二億多舊紙幣，怎可放在一個骨灰甕內？」

「讓我再清楚解釋……一般骨灰甕，並不太大，當然放不下，不過，一個足有樟木櫃那麼大的鋼櫃，本來是用來保護骨灰甕的，那便可以。」

「一座大佛像之下，蓮座處有三間靜室，室內有一個鋼櫃，保護着一個骨灰甕，果然是神奇，不過，那也不是什麼現代化。」

鐵漢道：「那個鋼櫃，其實是一個大夾萬，你也可以想像得到，要開這夾萬，是需要兩組密碼，兩隻磁碟。」

「啊，現代化就在這裏。」牛四道。

「龍一與我合伙做這大案，他有一隻磁碟，一組密碼，我也有一組。」

小馬緊張地道：「一定要你倆的磁碟與密碼互相配合，才可以開啓？」

牛四却問：「爲什麼會有這一個安排？」

「我們這個計劃實在是十二分週詳，劫紙幣那部份並不太困難，最難是怎樣入袋。」

「銀行？」

「當然不可以。」

鐵漢道：「我早已說過，文先生入了正行，他有很多生意，而且，他平日也做很多善事。」

「沽名釣譽！」

鐵漢道：「你們不要理會他的目的，這個世界，有人做善事，已經夠好，他向那個寺院捐了一大筆錢，這筆錢數目相當大，使寺院方面也感到一定要給他一些東西用來作紀念，於是便把下面三間靜室，撥了一間給他。」

「本來那靜室用來作什麼用？」

「其中一間是住持用的。」

「另外一間？」

「是作爲其他寺院來的僧侶所用。」

牛四仍不明白，道：「那靜室又怎會用作放置骨灰甕的？」

「文先生本身十分忙碌，他根本沒有時間去享用那個靜室，他有一次與寺中住持開玩笑說，要等到他死後才可用那靜室，住持嚴肅地道，你可以把這靜室作爲你將來永久的住所。」

「什麼意思？」

「放骨灰！想不到這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後來竟有大用。」

「放骨灰甕又怎會有電腦鋼櫃這回事？」

「文先生仍然年輕，沒有這麼快死，但他買了名貴的骨灰甕，用一個不是那麼容易開啓的夾萬(保險箱)，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

兩人聽到這裏才完全明白。

「你說過，劫來的紙幣是放在鋼櫃夾萬內，爲什麼不存入銀行？」

「突然有這麼大筆錢存入銀行，一定會引起懷疑。」

「可以存入瑞士銀行。」

「可以，不過近來世界各地有很多非法的錢，他們都是想利用銀行洗淨，因此，國際刑警一直在注意，他們也許拿不到我們那筆錢，不過，却會成爲線索去抓我們。」

「那要等多久才可以？」

「分贓之後，仍需要一段時間，不過，現在最重要的，我不能夠吞那筆錢。」鐵漢道。

牛四忽然又有另一個想法，道：「龍一是否一定要靠你才行，爲什麼？」

「當然要靠我，因爲那個電腦夾萬設計太好，連那個設計的電腦工程師，也沒有辦法開啓。」

「爆炸？」

「這個方法他們當然想到，不過，如果不經過正途開啓，爆炸固然會毀去其中一部份，但最重要的是，裏面會射出一種顏料使紙幣不能再通用。」

「爲什麼？」

「因爲警察部門都知道，有了那些顏色的鈔票，一定是打劫回來的。」

「本來你有什麼打算？」

「你姐姐死去之後，我意志十分消沉，一直想死，而今我才知道，我這種意念是龍一故意放出空氣，待我死了，他可獨吞。」

「你死了，他怎能獨吞？」

「我不知道，我相信他會有一個計劃。」

「而今你復原了，你一定要找他？」

「當然。」

「找他並不容易。」

「他現在知道我出來……希望沒有這麼快來找我，因爲他希望得到密碼。」

「還有磁碟。」小馬道。

「磁碟不在我這裏了。」

「爲什麼？」牛四與小馬齊問。

鐵漢道：「這件劫案中，我們要借助文先生，文先生與我算是拍檔，爲了取得他的信任，我把我一隻磁碟給他，作爲保證。」

「文先生有沒有問題？」

鐵漢斬釘截鐵地道：「不會，他像你們一般，寧願入獄救我出來，他是想替我搶回我的錢，他雖然沒有本領救我出來，但他的心意我會明白。」

牛四想說一些話，不過，看看他那麼堅定的神情，他也不想多說。

小馬道：「龍一現有兩個勁敵，一個是你，另一個是文先生。」

「是的，文先生强很多，下手並不容易，反而是我較爲容易，因爲我頹廢了一段日子，與外面完全沒有聯繫，假如沒有你們，我更無助。」

「不要這麼說。」

「我說的是老實話，你們放心，假若我與龍一妥協，可以分回我的錢，我一定忘不了你們。」

牛四道：「大哥，你不用這麼說，你是我姐夫，爲了我姐姐和你，我義不容辭。」

小馬也道：「我與四哥也是拜把兄弟一樣，因此，我也是義不容辭。」

這時已是夜深，外面傳來狗吠的聲音。

在郊外聽到狗吠，應該是普通不過的事情，可是，小馬却皺眉。

鐵漢問：「什麼事？」

小馬道：「這方圓三里，應該是沒有人，也沒有農莊，爲什麼有狗吠聲？」

「是野狗？」

「沒有這個可能。」

他們三人走近窗口，只見外面漆黑一片。

牛四道：「我只覺得不對。」

忽然，遠遠似有一些燈光搖曳，非常微弱的燈光。

鐵漢立即把屋內唯一的燭光也弄熄了，道：「難道我們的行踪已洩？」

「我看可能性並不大。」

可是，雖在漆黑之中，他們仍依稀可見有黑影幢幢，向他們這邊走來。

鐵漢道：「走！」

「往那裡去？」小馬問。

他們摸黑出了屋，往後面那輛租來的汽車走去，鐵漢問牛四道：「可能是這車子洩露了我們的行踪。」

「有這個可能。」

他們迅速找到車子，上了車，爲了安全起見，他們不敢立即發動車子。

這稍一猶豫，突然，眼前一亮……

火光已從四邊升起，他們已被包圍，他們被火光包圍着，在熊熊烈火之間，他們看到幾輛車上有人。

小馬道：「衝出去！」

車子一發動，他們都聽見了槍聲。

這些圍攻的人，都是心狠手辣，希望他們葬身火海。

小馬叫道：「低下頭！」

他說完之後，連自己也低了頭，雙手握着軚盤，車子向火光衝去。

車子一動，槍聲更響，子彈是從四方八面的射過來，幸好他們早有準備，其中幾顆子彈已射中了車的玻璃窗，幾面玻璃已完全破裂。

幸好小馬是相當熟悉附近環境，他憑感覺也可以把車子駛離。

鐵漢與牛四躲在車廂，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附近一帶，包括他們的房子，已完全着火。

這一招火攻，趕盡殺絕，實在厲害。

小馬的駕駛術實在不錯，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他仍然有辦法衝出了火海，車子雖然中了彈，但仍然以高速駛向那條山路。

「後面還有車追來，快！」

小馬已坐回駕駛座上，全力向前面進發。

後面本有五輛車追來，而且邊追邊開槍，有幾次幾乎被他們射中。

小馬故意把車子左搖右擺，這樣可以使他們無法瞄準，就算是被射中，也是一些無關重要的位置。

漸漸，後面追來的五輛車，改爲三輛，再過了半小時的飛車追逐，已剩下了一輛。

牛四發覺汽車已駛了一大段路程，雖在山中，但似乎是漸漸熟悉的地方。

他問道：「是什麼地方？」

「接近華界。」

「什麼？你想回去？」鐵漢問。

「不是，這是唯一的路，他們繼續追來，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向前去。」

「有可能遇上警察或軍隊？」

「啊……」小馬突然叫了一聲。

「什麼事？」二人齊問。

「沒有汽油！」

他們回頭，後面那輛車子仍追來，上面坐有四個大漢，看來他們是不甘心放棄。

小馬道：「怎麼辦？」

牛四道：「雖然沒有油，仍可走一段。」

鐵漢道：「前面可有轉車之處？」

「希望有……」

「假如有，調頭撞向他們。」

「怎麼……」

鐵漢爬過了前面，道：「讓我來。」

兩人在非常困難的情形下，互相對調，不過，汽車左搖右擺，非常驚險。

後面的汽車，看見這情形，再多開了幾槍。

牛四十分緊張。

最後，鐵漢已坐在駕駛座之上，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轉車處，鐵漢把車駛進，然後猛踏刹車掣，車子突然一轉，轉過了反方向。

鐵漢沒有猶豫，猛踏油門，向前衝去，向着那輛追來的車衝去。

這一突然而迅速的改變，使那輛車子有點措手不及，被鐵漢撞了一下。

不過，他們那輛車子十分堅固，撞了一下，並沒有什麼損傷，可是，鐵漢又再把車退後，有足夠的空間，又再向那車撞去。

這舉動實在嚇怕他們。

他們猛地開了幾槍，鐵漢低下頭，但車子仍向他們撞去。

對方那駕車的，也是高手，稍一退後，在非常狹窄的環境之下，竟能掉轉頭。

這時，本是追他們的車子，竟成爲被追，小馬看了，忍不住叫道：「好！」

追了一段路，對方的車子性能實在比他們的車子好得多，多踏兩下油門，已不見車影。

鐵漢想再追，車已無能爲力，停了下來。

牛四道：「果眞沒油了。」

「是的！」車子戛然而停了。

小馬道：「怎辦？」

鐵漢道：「就算還有油，我們也不可以把車子駛回市區，你看這車子模樣。」

他們下了車，只見到處彈痕纍纍。

牛四噓了一口氣，道：「總算平安無事！」

他們沒有受槍傷，實在是奇蹟。

小馬道：「這輛車……」

鐵漢看着前面，道：「這輛車是租回來的，交回去也惹痲煩，推它下山崖，算是失事！」他頓了一頓，續道：「追襲我們的人，會以爲我們有意外，暫時可以鬆了一口氣。」

三人合力，把車推向崖邊。

小馬道：「沒有車子，我們怎樣出市區？」

牛四道：「這倒不用擔心，我們先把車子推下崖去。」

三人用力一推，車子沿一段小小斜坡衝下，然後滾落下面山崖。

車內並沒有汽油，因此沒有爆炸。

這時，天已大亮。

小馬道：「走路回去？」

牛四道：「不，有大車護送你回去。」

小馬還以爲他在開玩笑，不過，走了一段路之後，已聽見有車子駛來的聲音。

「什麼事？」

沒有人回答，因爲他們已清楚的看見一輛警車駛來，車上有幾個穿山甲(山區警員)。

牛四立即向他們揮手。

警車迅速駛至，兩個「穿山甲」下車。

牛四道：「我們爬山迷了路。」

其中一個警員問：「你們的東西呢？」

三人一無所有，實在不像爬山的。

小馬道：「我們在前面跌倒，什麼也跌了下去。」

警員並不十分相信，道：「什麼東西也沒有，身份證一定有吧！」

三人掏出了身份證。

警員驗過無訛，道：「上車吧！」

三人互望了一眼，牛四沒有說錯，他們果有大車護送他們回市區，不過，接受警員調查，倒也費了大半天。

他們從警局出來，已是黃昏。

牛四道：「現在什麼地方也不可以容身了。」

鐵漢道：「先吃飯，然後找文先生。」

本來，鐵漢一直想由自己一人一力承擔這事，但一連串的遭遇，他知道自己實在是勢單力薄。

文先生有正當生意，他不想使他受連累，不過，在這情形之下，鐵漢也無可奈何。

在餐室中，他們飽餐一頓，再用電話與文先生聯絡，文先生十分擔心他們安危，答應派車來接他們。

* * *

文先生的大屋聳立在半山區。

他聽了鐵漢等三人的遭遇，沉默半晌，才道：「我看你們不能再坐下來等，應該直接與龍一見面。」

鐵漢道：「我們勢孤力單……」

「不，你說得對，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因爲不知道下一步，他們又會弄什麼花樣，不過，他找我們易，我找他們……」

文先生道：「我會安排。」

鐵漢道：「你有沒有試過與他會面？」

「有……不過，我拒絕了。」

「爲什麼？」

「因爲我懷疑他知道我擁有那隻磁碟。」

「你有沒有洩露這個秘密？」

「當然沒有，難道我想惹殺身之禍？」

鐵漢道：「以你的身份地位，對付他不難啊！」

「不錯，但一定只有一個結局……」

「什麼結局？」

「兩敗俱傷！」

「是的！」鐵漢沉默着。

文先生道：「你們好好休息一晚，明天，我相信一定可以安排妥當。」

鐵漢道：「謝謝你！」

「不用，這件事我也有份兒，也是我的切身利益。」

「對了，我還有一件事沒有謝你。」

「甚麼事？」

「入獄找我，雖然……」

「不要再說了，我沒有能力勸你振作，還是牛四有本領。」文先生頓了一頓，道：「其實他用什麼法子，去勸服你？」

牛四想說。

不過，鐵漢比他快了一步，道：「其實你早已說服了我一半，他再勸說另一半而已……」他又再想了一想，下了決心道：「老文，我想問你，爲什麼你肯紆尊降貴入獄，對你的生意……」

「鐵兄，你不要這麼說，我入獄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雖然做的是正當生意，但政府早已知道我發達靠走私販毒，早已把我列入黑名單，其實，那也不重要，我只是以爲，只有我出馬，你才會聽，可惜我……」

「那太委屈了你。」

「沒有什麼，我而今只希望，你可以把錢拿回來，完成我們這個完美無瑕的劫案。」

兩人相視而笑。

鐵漢非常有信心地道：「龍一走不出我的五指山。」

他們三人被安排在客房，這屋子十分大，客房只有二間，裏面有一切應用物品。

牛四來到鐵漢的房間，問道：「你認爲文先生在這事件上可靠嗎？」

「我剛才在一連串的問題中，查問過他，看來他仍沒有什麼改變，最重要的一點，他親自入獄勸我，我一直不明白，他何必這樣做？不過，而今總算有一個答案，而我也信服他。」

牛四道：「姐夫，請你勿怪我，他大有可能與龍一早已合作。」

「是的，我早提防這一點，有道是：雖信直中直，但防仁不仁，因此，我與你兩人是郎舅關係，不能讓他知道，否則……」

「怪不得你阻着我說話，可是我早告訴過他了。」

牛四轉向小馬道：「你以後也要小心說話。」

小馬唯唯喏喏。

翌日一早，已有人來喚醒他們。

他們隨着那人先到大廳，那裏準備了一些精美的早點，剛用完時，文先生便出現。

文先生非常從容道：「三位可睡得好？」

三人道：「很好！」

文先生道：「我今天一早，便接到有關龍一的行踪，正想追踪，那知他自己已來電話。」

「說什麼？」

「他想我們三人面對面講一次。」

鐵漢道：「好極，我正有此意。」

牛四道：「什麼地方？」

文先生道：「我還沒有答覆他。」

「爲什麼？」鐵漢問。

文先生道：「其實在這件事情中，我還不配與你們二人共商，因爲我與你合夥，而眞正的合夥人，應該是你與龍一。」

鐵漢道：「你的意思是怎樣？」

文先生道：「我的意思是，你先跟龍一談，如果有了結果，那便好了，假若談不攏，我可以從旁協助……」他頓了一頓，道：「你明白，我害怕三人面對面，假若其中一方面反目，把事情弄僵，那便沒有轉圜的餘地，好像上次，你太灰心而……」

鐵漢道：「我明白。」

「假若你明白我的苦心，我便替你回覆他。」

「他有什麼提議？」

「這次他很公平，他說你可以帶人，他也可以帶人，當然並不是一隊軍隊那麼多。」

「多少個？」

「兩三個！」

鐵漢道：「那就兩個，地點呢？」

「我提議在我離島一間別墅，但他反建議在他的離島別墅。」

「這當然是個陰謀。」

「我沒有答應他，不過，假若再約，我會有一個提議，我想他若誠心誠意來談判的話，他是會答應的。」

「什麼地方？」

「那是一個政府已空置的燈塔。」

「在海中心？」

「是的，你也記得，如果從西面入本市領海，那海中心處有一個小島，島上有個燈塔，不過，而今通訊及照明設備都改善了，那地方便也棄置不用。」

鐵漢道：「那是個好地方，你答應他吧！」

文先生道：「我暫時還算局外人，你與他說。」

「我如何與他聯絡？」

「他一會兒會有電話來。」

他們在大廳之中閒聊了一會，電話响了。

文先生拿起，道：「早安，龍先生！」

三人知是龍一來的電話。

文先生說了幾句，把電話交了給鐵漢。

鐵漢接了過來，道：「一哥！」

龍一粗豪的聲音道：「漢哥，我一聽你的聲音，便知你別來無恙。」

「不要再說廢話！」

「咦，漢哥，聽你口氣，你對我……」

「我只想盡快與你合作，完成我們的大茶飯交易。」

「好極，我知你是爽快的人，文先生提議的燈塔，你有沒有異議？」

「好極，我帶兩個人，你呢？」

「與你一樣，什麼時間？」

「今晚是舊曆十五，那便今天晚上十二時，那時明月當空，正是我們一聚離情的好時光。」

鐵漢聽了他的話，表面沒有什麼，但心裏却是氣炸了肺。

龍一還是龍一，他有他的風範。

鐵漢也是鐵漢，他並沒有露半點端倪，他明白，雖說相約在一個荒島之上，自己仍然在光，一切的控制權，其實仍在龍一的手上。

鐵漢放下了電話。

文先生道：「我今晚會準備直升機，送你們去。」

「好極！」

「你們需要的東西，包括槍械子彈，我會一一爲你們準備，你們有些什麼特別的需要嗎？」

鐵漢道：「我還要一隻快艇，請你把它泊在那個小碼頭處。」

「好極，爲了不使他們起疑心，我會把快艇泊在較爲隱蔽的地方，你到了那個小碼頭，自然見到。」他頓了一頓，道：「還有什麼？」

鐵漢道：「我們會自己準備。」

「好極！」文先生從袋內掏出了鎖匙。「這是我這裏一輛車子的鎖匙，另外這裏有一張公司信用卡，假如你們認爲需要一些什麼，你們可以外出購買。」

「多謝你！」

「不要這麼說，我們是好拍檔。」

幾番中伏　險死還生

文先生離開了大廳。

牛四道：「我們應該準備些什麼？」

鐵漢道：「隨我來！」

三人走到停車場，找到了那輛車子，原來是一輛吉甫車，文先生也想得週到。

小馬熟悉道路，自然是由他作司機，他問：「往那裏去？」

「這裏有一間著名的爬山用具公司。」

「是的，需要爬山用具？」

鐵漢點了點頭。

不一會，他們已來到那間著名的爬山用具公司，鐵漢選購了一些爬山用具，例如是繩索、滑輪等。

小馬道：「要這麼多東西？」

牛四道：「那是一個陡峭的小島，我看這些東西比槍械更爲有用。」

鐵漢道：「你還想到一些什麼？」

牛四道：「一些小型的通訊器。」

「對，也是我們互相聯絡的工具，一旦失散……」

小馬道：「我帶你們去。」

小馬駕了車，直駛往車水馬龍中區，停在一間商業大廈的門前。

他帶着兩人，來到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規模極小，看來好像只有四五個人工作。

小馬直入經理室。

其實所謂經理室，也只是一張寫字枱，旁邊有幾個文件櫃，寫字枱後面坐了一個中年男子。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每本HK$30
武俠小說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江湖上有「小刀王」盛譽的葉桐與華山派弟子何小鳳深深相愛，準備雙宿雙棲。這本是平常事，但却引起衆多白道中人的反對及干預，究竟是何緣故？最後「鳳棲梧桐」的願望能否實現呢？

每本HK$30
武俠小說
英雄夢　西門丁 著
大俠燕北漢和史重生殺死了俠譽滿江湖的周千峯。此事已耐人尋味，不久，史重生又死在燕北漢槍下，故事峯迴路轉，引人入勝。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那人道：「小馬，什麼風把你吹來？」

小馬道：「老陳，當然是有生意上門。」

「這次要什麼？」

「要一部小型的通訊器，我們三人都可以互傳說話那種。」

「範圍是多少？」

小馬想了一想，道：「我想三千平方米的範圍，已經十分足夠。」

鐵漢點了點頭。

那位陳經理打開了其中一個文件櫃，拿出了一個紙盒出來。

他打開紙盒，把幾粒小電池裝入幾個小型通訊器內，交給了他們，道：「非常容易使用，而且靈敏度極高，其中包括了發射與收音兩部份。」

小馬試了一試，兩人立即收到。

這些短距離的通訊器，在市面上也容易買到，不過，好像一個打火機那麼大小，倒不是容易見到。

陳經理道：「要些防暴武器嗎？」

「防暴？」

陳經理拿出一支手電筒似的東西出來。

「什麼東西？」

「是一種高壓電槍，可以使一個人在十米距離內暈倒，非常厲害的東西。」

「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陳經理道：「你想試一試？」

小馬道：「不！」

「我可以作一個實驗，你看我那邊有一缸魚，內有六條黑摩利……你看！」

陳經理把那電筒型的東西轉了幾轉，似乎是在調校到最低的程度，然後向魚缸發射。

那魚缸離他的寫字枱有八米左右。

他一按掣，並無光線射出，可是，魚缸內一條魚，立即反肚。

三人同聲道：「厲害！」

鐵漢道：「我們每人一支。」

陳經理道：「請你們千萬勿把這東西在公衆地方示衆，因爲是不合法的。」

小馬道：「這個當然，什麼價錢？」

陳經理說了一個數目，也相當貴，不過，這東西實在是物有所值，鐵漢付了錢。

小馬道：「我先下去，試試這通訊器的性能。」

「好極！」

不一會，他們已收到了小馬的聲音：「我已把車子停在大厦後面，你們立刻下來吧！」

聲音十分清晰。

鐵漢道：「好！我們立刻來！」

小馬道：「快些，我怕有警察來抄牌。」

鐵漢與牛四別過了陳經理，來到大厦後門，小馬已在等候。

他們上了車。

牛四道：「你怎會識得這麼多路數。」

小馬道：「行走江湖，一定要有些出奇制勝的招數，不要小看這老陳，一個小小寫字樓，每年有幾百萬元生意。」

牛四道：「這些東西，大有可能是我們救命的工具。」

鐵漢也同意。

他們三人好好的吃過一頓中飯，才回到文先生處，休息了一個下午。

文先生陪着他們用晚飯。

晚飯之後，他拿出了一幅地圖，道：「這是那個燈塔的地圖，是軍用的，應該十分準確。」

那是一張十分詳細的地圖。

鐵漢道：「應該是非常有用。」

他們謝過了文先生。

文先生道：「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你們在後面那個大停車場等直升機來。」

「好極！」

他們回到房間，小心研究地圖。

談談說說，轉眼已是十一時多，他們帶齊了所有用具，一齊往停車場。

文先生也在那裏。

他見了三人，道：「這裏有一個緊急通知器，只要你把那繩子拉開，我們便知道你們的位置，我會立刻派人來協助你們。」

「你想得眞週到。」

文先生道：「我有船泊在荒島的十哩外，也要廿五分鐘才趕到，我不想泊得太近，否則會弄壞這次談判。」

鐵漢道：「我明白！」

「祝你們好運！」

直升機已在上空，並徐徐降下。

三人上了直升機，那已經是十一時五十分，如果沒有意外，他們可以準時到達目的地。

文先生向他們揮手。

直升機上升，向着目的地進發。

那夜，萬里無雲，晴空如洗，可惜是赴這樣一個約會，他們都沒有心情欣賞。

不一會，他們已看見那荒島。

燈塔依然在，但再沒有閃光。

直升機機師道：「那燈塔處沒有地方下降的。」

「怎辦？」

「我想你們要用繩梯下去。」

果然，下面是怪石嶙峋，並沒有一處適合下降的地方，機師已放

下了繩梯。

牛四第一個下去，接着是鐵漢，最後是小馬。

牛四一接觸陸地，便小心監視，沒有人，也沒有什麼燈光。

三人都站着，一時之間，都不知往那裏才對。

「這裏並沒有什麼房子。」小馬道。

忽然，燈塔頂上那盞陳年舊燈竟然亮了，接着是另一盞射燈，射着他們。

一時之間，他們無法適應這强光。

耳畔却聽到一陣笑聲：「歡迎！歡迎！」

鐵漢道：「龍一，這是什麼歡迎？」

「紅地毡式歡迎。」

那射燈關了，改亮了一盞普通的燈。

引上燈塔石階之上，果然有一條長長的紅色地毡，並不是十分豪華，但總算是一條紅地毡。

「別來無恙，鐵兄！」

「龍一，你發福得多了。」

「賤肉橫生。請上來！」

鐵漢並沒有動。

龍一道：「依你所言，只有兩個保鏢。」他雙手舉起，似乎是表示自己坦蕩蕩，也表示歡迎。

鐵漢無所懼的直上。

相信這是以前看守燈塔的人的居所，上面便是那盞燈，而這眼前有亮光的地方，看似是個居處。

現在已完全打通了，足有一個五百平方呎的地方，中間有一張長枱，兩旁有椅子。

四壁本來十分殘舊，但已經過一番修葺，不過仍有很多舊跡。

龍一身材並不高大，他穿了一套唐裝衫褲，相當有氣派的樣子。

後面兩個保鏢，並不是彪形大漢，但看他們脚步沉穩，兩眼炯炯有光，應該不是庸手。

龍一道：「剛接到你們提議的地方，我便派人收拾一下，倉猝之間，做不了多少。」

鐵漢道：「不用客氣，龍一，你想怎樣？」

龍一笑了起來，道：「我想怎樣？我一直都是希望你我合作，是天衣無縫，我們經這番波折，仍然是要完成我們的大茶飯交易。」

「怎麼完成？」

「簡單而且爽快，我們同往佛寺，開了那鋼櫃，然後是二一分作五。」

「如此簡單？」

「就是如此簡單，鐵兄，我知道外面有很多風言風語，不過，我仍相信，謠言止於智者。」

鐵漢見他如此，暫時不想提起其他。

龍一道：「日子由你說！」

鐵漢道：「明日。」

「你帶了你的東西來？」

「當然沒有。」

「那麼，你還是要回去把你所有東西帶來，我們才可以一齊去。」龍一道。

他頓了一頓，道：「鐵漢，你眼神對我仍然充滿了仇恨！」

「沒有。」

「你騙不倒我，你知我善於觀人，我之所以找你合作這一宗大茶飯，也是因爲我知你是一個人材。」

鐵漢不答。

「你仍然是不相信我？」龍一問。

鐵漢依然不答。

龍一突然揚手。

他的一個手下，從懷中拿了一片東西出來，是一片黑色的東西。

是一隻電腦用的磁碟。

龍一道：「爲了表示我的誠意，我把這隻磁碟也帶來了。」

鐵漢道：「龍一，你以爲我是小孩子？」

龍一道：「我早知你會如此說。」

他又一揚手。

另外一個保鏢，蹲了下來，原來他身畔有一個手提箱，他把它放在枱面上。

小馬忽然道：「小心！」

他拉了牛四往後退。

龍一笑了起來，道：「這不是炸彈，如果是炸彈，爆炸起來，我也沒有好處。」

那保鏢開了手提電腦箱，他把那小型磁碟插進去，那液晶體螢光屏出現了一些數字。

龍一道：「鐵兄，你來看。」

牛四輕聲道：「小心！」

鐵漢上前，龍一道：「這是我們的密碼……我的整組密碼你不知道，不過，頭幾個字你一定記得，你看……」

鐵漢小心一看。

出乎意料之外，那的確是他們共同的號碼。

牛四忽然衝上前去。

他一動，那個保鏢也動，一手按了電腦，另外一個保鏢，不知是護主心切，還是其他原因，他一手推開牛四，那人一動手，牛四也出手。

本來，在這一刻，只要龍一出聲，事情便完全改觀，不過，他並沒有，反而是退後。

鐵漢本也想出聲，但其中一人，竟然向他出手，這時他已明白，龍一是想製造一個紛爭的事端。

小馬也衝上來。

立時之間，四人在當中動武起來。

龍一道：「鐵漢，你根本沒誠意來談，實在是來挑釁的。」

鐵漢道：「不，你含血噴人。」

龍一道：「快叫你手下停手。」

鐵漢道：「那你爲何又不叫你的手下先停手？」

龍一並沒叫。

牛四與小馬，與那兩個保鏢，看來是勢均力敵，不過，牛四應該還有很多保留，他不知道鐵漢意思怎樣，因而只保持均勢。

龍一忽然作了一個衝勢。

那兩個保鏢眼明手快，竟然不顧自己安危，退回護主。

鐵漢實在不知他想弄什麼玄虛。

兩個保鏢見他沒有行動，反而上前攻他。

他們根本不讓鐵漢有機會說話，他們出手快，而且招招狠辣。

牛四與小馬也加入了戰圈。

龍一看看他們，叫道：「你們目的並不是來談判，而是來搶我的磁碟。」

鐵漢怒道：「這一切根本是你挑起的。」

「我給你們看我的磁碟，表示誠意，你還寃屈我們！兄弟，你們說是不是？」

兩人應道：「是！」

龍一道：「退下！」

兩人虛晃了一下，退在龍一身旁。

龍一道：「好了，你們既沒有誠意，我們走吧！」

他回身便向門口走去，他脚步迅速。

兩個保鏢緊隨其後。

鐵漢當然不讓他又再一次寃枉自己，追了上去。

牛四與小馬稍爲慢了一點。

鐵漢已追出了門口，而牛四與小馬站在門檻之時，一個大網從天而降，套在兩人頭上。

兩人大叫，鐵漢回過頭來。

網內的牛四與小馬同時大叫：「小心！」

鐵漢立即回過頭來，只見兩個保鏢衝了上來，手上刀光閃閃，向鐵漢劈來。

鐵漢及時閃身，他發起神威，稍一退後，却又衝前，施展出他的「赤空入白刃」功夫。

一個對一個的奪刃功夫，並不稀奇，但鐵漢功夫實在了得，平日他斯文異常，這時却是動若脫兔。

他一個虛招。

兩人同時向他劈下。

只見鐵漢側身在二人刀光之下閃身而進，左手奪刀，右手也同時奪刀。

然後，他一個橫身，雙脚如風車般踢向兩人。

那兩個保鏢被人奪了手上的刀，已是愕然，再被攔腰一踢，飛身出外。

這時，龍一已經逃向海灘。

鐵漢並沒有追上去，他先回大門口，因爲牛四與小馬依然在繩網之內。

那兩個保鏢已跟着龍一逃去。

鐵漢費了一番功夫，才把牛四與小馬解了開來。

小馬一出繩網，已大叫道：「這龍一想趕盡殺絕！」

牛四道：「還不至於……因爲他們還需要我們。」

鐵漢道：「走吧，我害怕遲則有變。」

他們走到海灘，龍一的快艇已無踪影。

鐵漢道：「找我們的快艇。」

他們走向另一邊，那是一個非常簡陋的碼頭，鐵漢早已吩咐過文先生，要收藏一隻快艇在碼頭底下。

可是，碼頭底下，並沒有快艇的踪影。

小馬道：「他沒有爲我們預備。」

牛四道：「不，本是有的，你看，這條繩索，剛被斬斷，可能是龍一他們早已知道有此一着，先絕我們的歸路。」

鐵漢咬了咬口唇，道：「那麼，我們困在這荒島之上，可能被他們玩死。」

牛四道：「不會玩死，而是玩至半生不死……然後，你才會吐出密碼。」

這時，風稍爲大，海上湧起一陣濃霧。

鐵漢道：「既然暫時無法離開，我們還是回燈塔。」

三人回到燈塔之內。

鐵漢先拿出那個通訊器，找文先生。

可是，接了多次，仍然無法接通。

牛四道：「文先生也是值得懷疑。」

小馬道：「我也認爲如此……其實我一直不敢說，我早有懷疑。」

鐵漢道：「到了如此地步，還有什麼話說？」

牛四道：「爲什麼你一直相信他？」

鐵漢道：「他曾救過我。」

小馬道：「我相信你早已報答了他。」

「是的，我一直幫他，甚至我與龍一合作，做這大茶飯案，也預他一份。」

「你仍信他？」

「有一點我實在想不通，他現在已是有金錢地位，雖然名譽不太好，但這大都市，人人善忘，他們

只看你有錢，便視作是你的成就。」

「你究竟想說什麼？」小馬道。

鐵漢道：「我一直想不通，他爲什麼要入獄說服我出來？」

「他跟你說過什麼？」

「他希望我明白事件眞相，出來報仇，不過，這點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

小馬道：「你還說他沒有好處？」

牛四道：「姐夫，我明白你的心意，你與文先生有恩有義，但你要明白，世事是會變的，而且變化的程度比你想像超過數倍……」

鐵漢有點黯然。

牛四續道：「文先生有錢是事實，不過，錢沒有人嫌多，這是事情的關鍵。」

鐵漢道：「以前他不是這樣的人，他若要錢，要入獄這麼紆尊降貴，定然不是想要更多錢，而是另有其他需要。」

小馬道：「我想他却是非常需要錢。」

鐵漢道：「爲什麼？」

牛四道：「做生意的人很難說。」

忽然，小馬道：「你們嗅到一些什麼氣味沒有？」

兩人同時吸一口氣。

牛四道：「是的……」

鐵漢站了起來，向着有味道的地方走去。

他們三人一齊來到後面，那地方本來是一個厨房，牆上還有一些炊火的痕跡。

小馬道：「這裏有門。」

他用力推開，門竟然是引向一個地牢，他叫道：「這裏有地牢的。」

一陣濃烈的氣味從下面攻上來。

鐵漢道：「是氣味的來源。」

小馬道：「讓我下去看看，你們不要來。」他迅速下了一小段樓梯。

牆上有一個電掣，他本想按下，但嗅到那種氣味像煤氣一樣，他把手凝住。

他走到下面，下面反而有光線從一個窗透入。

兩大罐石油氣在地牢之內。

小馬迅速上來，叫道：「有石油氣。」

鐵漢道：「我們不能讓它這樣慢慢溢出。」

牛四已經打開所有的窗。

鐵漢走下地牢，只見兩大罐石油氣似有絲絲作响聲，他一手提了一罐，迅速上去。

石油氣罐還拉着一些東西，他不再理會，提了上來，走出了屋。

「這兩塊是什麼東西？」牛四問。

小馬看了一看，道：「是兩個時間掣。」

鐵漢道：「原來如此，我們在這裏大半夜，也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到了現在，才有氣味溢出，原來是有時間掣控制……一切都在預算之內。」

牛四道：「他們打算置我們於死地。」

小馬道：「我看還有其他古怪設備的。」

忽然，鐵漢叫道：「走！」

想不到這時間掣，從地牢拉了出來，依然有效，而且是有其他用處。

依照設陷阱的人所計算，石油氣溢出了這一段時間，足以爆炸，而且一爆炸便不可收拾。

幸好而今在空地之上。

不過這一爆炸極响，而且碎片紛飛，其中一塊飛入了屋內，一時之間，屋內也着了火。

三人逃竄在一旁，不敢稍動。

屋內的地板，多爲古舊木料，一旦遇上火，便自然而然的着火。

三人看着那屋子，在濃煙中變成大火。

三人互望一眼。

鐵漢道：「假如我們不察覺，先中了石油氣毒，昏昏迷迷，然後爆炸，整間屋子成了火海……」

牛四道：「我們也成了燒豬。」

小馬道：「我們快想辦法走，否則……」

「怎樣走？」

三人俱是茫然。

牛四道：「我想他們會有人來。」

鐵漢道：「是的，龍一是個小心的人……不，不，他不會想着要燒死我，他還想知道那組密碼。」

一時之間，他們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威脅。

龍一會怎樣？

他們還沒有時間考慮，已經看到有船向這荒島而來。

小馬道：「我先去看看，你們小心。」

鐵漢道：「我們分佔一個較高的據點。」

牛四依言，各自散開。

小馬走到沙灘處，見有一艘相當大的遊艇，上面載有二十人以上。

小馬一看，形勢不對，便奔上去。

牛四與鐵漢也看到遊艇。

小馬道：「他們二十多人來，眞猜不透是爲什麼？」

鐵漢道：「他們是故技重施。」

「什麼？」牛四也不明白。

鐵漢道：「我還有利用價值……是那組密碼，他們都知道我

的性格，强行而來，要我說出，我一定寧死也不屈，不過，可以用恩義來使我屈服。」

他們兩人，依然不大明白。

鐵漢道：「你們以爲是什麼人會來？」

小馬道：「當然是龍一，他要來收屍，看看我們是否眞的死了。」

牛四也道：「我也同意。」

「不，不是龍一的人，以我估計，是文先生的人。」

「文先生？」兩人都感到異常詫異。

「他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

「你一直信任他呀！」

「是的，我給他所佈的一齣一齣的戲所騙了。」

牛四開始有些明白，道：「他一直要你對他感恩，上一次紆尊降貴入獄說服你，而今是知道你陷進龍一的陷阱之中……」

小馬插口道：「根本上他們這齣戲，是互相合作演出的！」

鐵漢點頭，他並不覺得十分緊張，可是他的表情明顯是非常頹喪。

牛四道：「漢哥，你怎麼了？」

「我感到極端失望。」

小馬道：「還有我們。」

鐵漢點了點頭，深深地吸一口氣，道：「既然他們要對付我，我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時，他們都看見船已泊岸，十多個大漢上岸，他們都提着槍。

看來並沒有文先生在內。

不過，他是這羣人之中的大人物，他當然沒有這麼快的出場。

小馬道：「我們不能以一敵十。」

鐵漢道：「這個當然，隨我來！」

他們一起奔向屋後，遠看這地方是怪石嶙峋，但過了怪石之後，下面是一個淺淺的山谷。

山谷之下，有些石洞。

鐵漢道：「我昨夜曾看過他給我的地圖，這些地洞是四通八達的，是以前一些簡單防空洞的設施，我們進去吧！」

其實他們已再沒有選擇餘地，因爲對方人多，如果暴露了身份，那是自尋死路。

鐵漢道：「進入這些洞之前，看看我們帶來的東西是否依然有效。」

他們拿出了通訊器，那些小型通訊器，在這些防空洞之中，定是非常有用。

另外，他們還有電筒型的電槍。

鐵漢道：「不知道他們發現我們還沒有死，甚至看不見我們的踪影，他們會採取什麼行動，而今唯一可行的，各自隨機應變！」

二人點頭。

他們迅速進去，先埋伏在洞口，看看他們究竟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洞口相當大，他們伏在有利位置。

這時只有幾個人在谷外巡邏、監視着。不久，有一個像首領的人，在外面指指點點。

不久，那些人果眞要攻進來，他們手拿着槍，有些甚至是輕機槍。

鐵漢道：「我們退後！」

過了這一個較爲寬大的入口，後面的通道變得頗窄，不過，却有幾條叉道。

牛四道：「我們不能擠在一起。」

他們各自找了一條叉道，雖然他們各自走，不過，在這時刻，他們的通訊器可大派用場。

鐵漢先退入了左邊的通道，裏面十分黑暗，他開了通訊器，道：「聽到嗎？」

「聽到，我是牛！」

「我是馬，我也聽到。」

這兩人在這情形之下，也懂得幽默。

鐵漢道：「你們一牛一馬，好自爲之。」

「你是鐵漢，小心子彈！」那是牛四的聲音。

就在這時，鐵漢已看到有人影閃過，他以身靠着牆壁，用那電槍指着黑影閃動之處。

這時，通道之內非常黑暗。

突然，有人喝道：「站着！不要動！」

鐵漢只聽見聲音，但看不見人，不過，他凝神的聽，忽然發覺似有一些紅色光線閃動。

他知道對方有紅外線的儀器，可以暗中看物，這樣說來，自己如何躲藏，也是無用。

他決定先下手爲强，他用電槍指向那紅光閃爍的地方。

一按電掣，却並沒有效。

他不再對準，按着電掣，向横掃了一下。

這方法却是有效，有人叫了一聲，倒了下來，這一閃動，雖然黑暗，鐵漢却看得清楚。

他撲上前，見有人倒在地上。

他蹲下，摸索了一下，忽然摸到那人頭上似是帶了一具潛望鏡似的東西。

鐵漢迅速把那東西拉了下來，果然是一副游泳眼鏡，他拿來帶上，發現一片紅色，却可以清楚看到黑暗中所有的東西。

那是一個手提着輕機槍的人，鐵漢先奪了那人的機槍，他被電槍射中，會有一陣休克。

鐵漢把那人皮帶抽出，迅速的綁住了他。

他開了通訊器，問道：「牛、馬你們怎樣？」

牛四道：「沒攻到來。」

小馬道：「來了！」聲音已是中斷，看來是他遇到了敵人。

鐵漢轉向牛四，道：「牛，小心！」

牛四道：「你怎樣了？」

「他們配有紅外線眼鏡，可以黑暗中看物，你要小心對付。」

這時，鐵漢已看到有人進來，他有紅外線眼鏡，一切都瞭如指掌，他先是不動，當那人發現了他，他已先開電槍，把那人掃了下來。

那電槍雖只是電筒那麼大小，不過，效果實在驚人，最大的好處，是沒有聲音。

忽然，傳來一陣轟耳的槍聲。

鐵漢迅速循槍聲而去，他一路非常小心，突然，在一個轉彎的地方，一聲冷槍射來。

鐵漢一閃，以電槍橫掃，一人倒下，他又再重施故技，用皮帶縛了那人。

再上前去，却見小馬也在綁人。

「怎麼了？」

「我捉了三個。」小馬道。

「牛四呢？」

「不知道。」

他倆開了通訊器，叫道：「老牛，老牛！」

一會，傳來了一陣喘氣的聲音，道：「老牛在！」

「你怎麼了？」

「我縛了幾個人，你們呢？」

小馬道：「我捉了三個。」

鐵漢一數，道：「我也有七個，你呢？」

「我也有六個。」

小馬道：「成績實在不錯。」

鐵漢道：「你是三個，牛四有六個，我有七個，共是十六個，我看剩下不多。」

小馬道：「如果是二十人，還有四個。」

於是，他們又往通道走，過了一會，又打倒了二個，他們這次行動，不單阻止了那些人，還奪得了不少槍械，如果外面再有人攻入，他們也不會害怕。

三人本是各自走，一會，又已聚合。

原來小馬與牛四，也有紅外線眼鏡，加上了電槍的威力，三人收拾了差不多二十個大漢。

遠處有一些光透入。

原來他們又走回原來入口之處，看來這山洞之內的通道，是環迴互通，來來去去又轉回入口之處。

鐵漢小心走向洞口。

這時天已是大亮，他一眼看出去，便看見文先生以及他的兩個保鏢——鋼腿與鐵臂。

鋼腿在前，拿着一個擴音器，叫道：「鐵漢，你已被我們包圍，你們逃不了。」

鐵漢看看他們，有點憤怒，不過，他仍按捺着。

牛四道：「小心，他們還有詭計的。」

小馬道：「我們三人，他們三人，衝出去我們並不一定輸給他們。」

牛四道：「不要衝動。」

接着，鐵臂接過了擴音器，又重覆了同樣的話。

三人依然不動。

忽然另外一面有幾個人走出來，看來他們是在山洞內沒有被縛的人。

一共有三人。

他們走近文先生。

文先生看見他們狼狽的情形，非常憤怒，叫道：「你們都沒有用。」

其中一人道：「他們不知用什麼妖術。」

「妖術！」文先生突然踢出一脚，那人被踢起幾尺高，他的腿力也厲害。

另外一人也道：「他們無聲無息倒下，而我們根本無法接近他們三人。」

文先生又想踢他一脚，不過，他有前車可鑑，早已退向後面。

鋼腿道：「文先生，不用動怒，他們三人仍在這島上，他們沒有法子逃出我們五指關。」

文先生怒道：「快些！」

鋼腿再拿擴音器，叫道：「這是你們最後機會。」

在洞內的三人，不知他們會弄什麼玄虛，仍然忍耐着。

牛四道：「他們還有什麼本領？」

小馬道：「看來他們好像很有把握。」

鋼腿見仍然沒有反應，向鐵臂打了一個眼色，兩人轉向後面，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他們各自戴上一個好像面具似的東西。

鐵漢道：「防毒面具！」

牛四道：「是的，他們要放毒瓦斯！」

小馬道：「這山洞顯是迂迴曲折，不過，到底還是來來回回一條通道，空氣並不流通。」

鋼臂與鐵腿一齊來到山洞口。

他們提着一大罐毒瓦斯，前面有一個噴嘴，他們小心弄了一會，便要向山洞口噴去。

鐵漢道：「小心！」

他們稍退。

鐵漢道：「我與牛四搶瓦斯，

小馬，你竄出去，設法控制文先生。」

二人點頭。

他們再沒有時間，立即採取行動。

鐵漢首先衝出，一脚踢開了他們手上的瓦斯罐，不過，他們並沒有把瓦斯罐丟掉。

鋼臂雙手舉起瓦斯罐，向鐵漢砸下去。

而牛四也同時竄出，也是凌空一脚，踢向鐵腿。

他的速度極快，鐵腿閃避不及，被踢了開去。

鐵腿怒極，因為他的外號，甚至連名字也改為鐵腿，他的腿上功夫，實在是可想而知的厲害。

而今却被人用腿踢開，實在可怒。

他一個鯉魚反彈彈起，身未穩，腿已踢出。

這一脚實在厲害，牛四生平未曾見過，不過，他為人機靈，橫身一閃。

這一閃以為可以避過，那知道鐵腿的腿上功夫眞是前所未見，左脚向他一撩。

這一撩力量看似不大，但實際却是非常有力。

牛四右脅被他撩着，非常痛楚，他滾身避開。

兩個翻滾，已離鐵腿足有十尺，可是，鐵腿却如影隨形，當他向上一望，只見一隻脚板正踏下來。

牛四再滾身，然後一躍而起。

鐵腿這一踏下，半隻鞋踏入了泥土之內。

牛四只覺一額是汗，假若讓他這一脚踏中，實在是不敢想像，不過，而今是起了身，論拳頭功夫，他應該沒有這麼厲害。

小馬是最後一個衝出山洞。

他衝出去的速度非常急勁，當他來到文先生身畔，文先生才驚覺。

文先生一向斯文，有點弱不禁風，可是，當小馬一動手，他反應奇快，一連避開了小馬三招。

第四招開始，文先生已是反守為攻。

小馬小心應付，不過，無論他如何小心，却仍然是中了文先生的拳，而且一拳重過一拳。

小馬這時才明白，文先生雖有兩個保鏢，但他自己的功夫仍然很好。

文先生出招出拳之快，令小馬有點看不清楚，因此頻頻吃招。

忽然，文先生一招向他胸部打來。

小馬一縮，想退身再上。

那知道他只感到太陽穴處一痛，整個人立時有些渾渾噩噩的感覺。

當他再度清醒之時，他的右手已被文先生反扣在他腰上，他動彈不得。

「停手！」文先生叫道。

那邊牛四與鐵腿仍然打得難分勝負。

而鋼臂與鐵漢仍然膠着，忽然，他右脚一跪，跪在鋼臂的身上，而手中已搶到了瓦斯罐。

鐵漢也叫道：「勿動！」

牛四與鐵腿分別躍開。

而今的形勢，是雙方不分高低，因為文先生是控制着小馬，而鐵漢是控制着鋼臂。

文先生道：「放了鋼臂。」

鐵漢道：「你先放了小馬。」

文先生不單沒有反應，反而再用力一壓，小馬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鐵漢也不示弱，道：「你想用他來試試這毒瓦斯的厲害嗎？」

文先生並沒有理會。

鐵漢開了瓦斯罐那安全掣，立時間毒氣噴出，絲絲作响。

鋼臂拚命忍着。

鐵漢道：「看你忍得多久。」

鐵腿看着，要衝上前去，牛四在旁，一直貼身跟着他，使他無法可施。

兩人又過了兩招。

鐵腿不再戀戰，向後躍開，叫道：「放了他！」

鋼臂已經忍至滿臉通紅，不能再忍。

鐵腿回首望着文先生，眼中充滿哀憐之色。

文先生本來不想理會，不過，他詭譎的眼光一閃，稍為放鬆了小馬一些，叫道：「鐵漢，你放開他！」

鐵漢見他稍為鬆開了小馬，也沒有再按那安全掣。

文先生道：「我們一起放人。」

鐵漢道：「好極！」

兩人各自推着人質向前，到了接近之處，文先生把小馬推了過去。

鐵漢也沒有食言，他也推了鋼臂一把。

鋼臂與鐵腿兩人迅速退後護主。

文先生道：「你兩人護住我，我先上艇。」

鋼臂與鐵腿點頭。

鐵漢道：「老文，你何必再閃閃縮縮，倒不如好好跟我一談。」

文先生沒有理會，迅速回身，奔向海灘。

鋼臂與鐵腿站在前面，慢慢退後，護着文先生。

牛四與小馬上前，但並沒衝到兩人跟前。

這時，文先生已上了快艇，並開動了引擎。

鋼臂與鐵腿兩人聽到了聲音，知道已預備妥當，轉身也奔向沙灘。

他們以爲可以一起上快艇離去。

那知道，文先生已迅速把快艇駛離，兩人奔至水邊，叫道：「文先生，文先生！」

兩人在水邊頓足。

鐵漢、牛四與小馬也奔到海灘。

牛四道：「想不到文先生是這麼一個沒有義氣的人。」

小馬道：「這兩個爲他出生入死的保鏢，實在不值。」

鐵漢道：「人到生死關頭，自然會露出眞面目。」

鋼臂與鐵腿二人轉過身來。

鐵漢道：「兩位仁兄，我們同是流落這個荒島，何必再敵對？」

兩人臉無表情。

鐵漢道：「我們好好談一下吧！」

忽然，鋼臂大力打了自己兩巴掌。

衆人愕然。

更愕然的是，鋼臂竟然接着嚎啕大哭。

鐵腿看着他，竟然也像忍受不住的也哭了起來。

鐵漢三人感到不知所措。

小馬忍不住的問：「喂，你們兩個大男人，哭什麼？」

鐵腿道：「大哥，不要哭了！」

「我並不是爲自己哭，而是爲他哭。」

「爲文先生哭？」

「我們當他是神，他却當我們是塵！」

鐵漢道：「你沒有看清楚他本來面目，其實他只不過把你們當作工具。」

鐵腿道：「文先生以前是我的恩人。」

鐵漢道：「他以前何嘗不是我們的好拍檔、好手下。」

鋼臂道：「他一向待我們很好。」

牛四道：「那時是風平浪靜，國泰民安，而且你們當時對他有用。」

「而今呢？」

「我想他認爲你們而今再沒有任何利用價值。」

他們沉默着。

小馬問道：「兩位大哥，你說你是爲文先生哭，哭的是什麼？」

鋼臂道：「我哭的是他快沒有了一切。」

「爲什麼？」

「他可以在危險關頭放棄了我們，我們當然不會再爲他賣命，因此……」

鐵腿也明白。

鐵漢道：「你們而今有什麼打算？」

鋼臂道：「你們不對付我們？」

鐵漢道：「我們現在應該成爲同一陣線。」

鐵腿道：「是的，你肯接納我們？」

「在這世界上，多兩個朋友，當然是好過多兩個敵人，況且你們是兩個勁敵呀。」小馬道。

大家都笑了起來。

鐵漢道：「而今一切都很明顯，文先生實際上已是與龍一合作，想吞下我與他們合作的大茶飯。」

鋼臂與鐵腿一直是忠心跟着文先生，但對於這些事情，並不知曉，鐵漢簡單的解釋了一下。

兩人異口同聲道：「他們實在沒有義氣。」

牛四道：「文先生與龍一爲了這些錢，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幾乎使鐵大哥自暴自棄死於獄中，這些仇恨不能不報。」

鋼臂道：「多謝你們看得起我們兄弟，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助你們，也同時報我們被棄之仇。」

這時，後面燒屋之火，已經熄滅。

鐵腿道：「我們一定要回去，找到兩人，把他們碎屍萬段。」

鐵漢知道這兩個傢伙，勇則勇矣，却是有勇無謀，不過，多這兩個助手，當然好些。

小馬道：「現在什麼也沒有，我們怎樣回去？」

鋼臂站了起來，道：「你們看，有漁船。」

小馬道：「那很好，有辦法……」

「怎麼？」

「我們先發出求救的訊號。」

他們走上了燈塔上面，燒了一堆火，又用衣服招揚，希望他們會停下。

可惜，一連幾艘，都沒有停下。

一直等了個多鐘頭，結果眞有船駛近。

牛四道：「小馬，你口才好，一定要說服他們。」

小馬道：「口才好沒有用，只有一樣東西可以立即令他們送我們回去。」

原來駛近的一艘船，遠看像漁船，其實是經過改裝的漁船，現在已是一艘遊艇。

遊艇上是一班工廠工友。

他們把船停了，六人走向那簡陋碼頭。

那些工人都非常熱心助人，加上小馬編了一個流落荒島的故事，再加上一些錢，五人很快便上船，一直回到鬧市港口。

* * *

小馬上岸後，打了一個電話，已經找到了一處落脚地點，五個大漢一起，很容易惹起人們誤會，也會惹人注目，因此，他們必須先安定下來。

那是郊外一間小型別墅，屋主移民，只有一位老人家看屋，小馬與他相熟，因此借住數天之事，一說即合。

五人來到別墅，各自安頓，好好休息。

小馬非常能幹，爲他們預備了豐富的晚餐。

他們吃過晚餐，不期然又想起計劃下一步的行動。

鐵漢道：「文先生回來，一定先與龍一滙合，他們對我們已防備十足，而今採取行動，反而有害，倒不如先休息幾天再說。」

別墅之中，一切無缺。

雖說是休息，小馬也沒有靜下來，他喬裝出外，希望盡量找到一些有關文先生與龍一的消息。

鐵漢曾經打電話給文先生的公司，秘書的回答是他公幹出外，但事實上到了什麼地方，却完全沒有透露。

龍一更是毫無消息。

三日之後，衆人實在忍耐不住。

鐵漢也明白衆人的心理，晚飯之後，他們聚集在大廳之內，舉行了一次會議。

鐵漢道：「你們先發表一下你們心中的意見。」

小馬第一個說話：「我們不能坐在別墅之內等候，這樣等候，會給敵人有更多的時間來部署對付我們，甚至他們會想到辦法開了電腦鎖，而把錢運走。」

衆人聽着。

小馬續道：「我打聽過佛寺附近，近三兩日來，並沒有異樣。」

鐵漢道：「你去過？」

「是的，但我不敢走近，表面上，那裏平靜，實際上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牛四道：「可能是外弛內張的局面。」

「你們兩人有什麼意見？」鐵漢問鋼臂與鐵腿。

鋼臂道：「我們沒有什麼主意。」

鐵腿也道：「你們吩咐我們去打人，去搏命沒有問題，但想辦法，出主意，請勿叫我們兩人去做。」

鐵漢道：「好極，那我們決定。」

兩人同道：「我們兄弟一定追隨漢哥。」

鐵漢道：「小馬，你先說。」

小馬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的意思是……」

「直闖佛寺！」

這無疑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提議，其實也是衆人心目中所想的辦法。

鐵漢是一個相當冷靜的人，他仍有顧慮。

牛四道：「我也贊成，不過，在直搗黃龍之前，我們先來一個投石問路。」

「怎樣？」

「我們先來一次探路，看看寺中情況如何，如果遇到反擊，我們便退。」

「這辦法好！」

「怎樣探寺？」牛四問。

鐵漢道：「那佛寺及收藏紙幣的地方我去過，也看着紙幣放下骨灰甕之內，不過，事隔差不多兩年，有了什麼改變，我實在不知。」

牛四道：「電腦鋼櫃與骨灰甕是不會改變的。」

「是的，我指是佛寺內外防備。」

「這一點一定會有大改變。」

鐵漢道：「硬闖不是辦法，打草驚蛇，那只是對他們有利。」

「探寺是有價值的，既可以讓我們也知道實際的情況，另一個作用是引他們出來。」

「引他們出來？」

「是的，我想我們這一探，總會留下一些線索……或者，先長他們志氣，他們可能早已佈下天羅地網。」

牛四道：「爲了安全，我們再買一些電子工具，上次在山洞之中，如果沒有了那些電槍，我們三人，如何會敵得過二十人。」

小馬道：「這沒有問題。」

鐵漢道：「我們明天去看有什麼工具可買，再作探寺的部署。」

翌日，他們五人化裝往那間小型出入口公司，但一行五人，仍然會令人注目，於是，他們決定分乘兩輛車。

鐵漢、牛四與小馬先行，鋼臂與鐵腿在後面，既可分散人家注意力，也可作爲保護。

他們還有那些小型通訊器，因此聯絡是沒有什麼問題。

小馬與那公司經理十分相熟，立刻便被接見。

小馬道：「有什麼新貨式？」

經理道：「你們上次的電槍有效嗎？」

小馬道：「有效，不過，有沒有一些更厲害的？」

「有，是一些電棍。」

「電棍？」

「是，不過這些電棍是要直接接觸敵人的身體，才會發生效果。我們的電槍可以在遠處發揮作用。」

鐵漢道：「我們的電槍已經很好。」

經理道：「如果再用，這裏有一個充電器，你們可先充電。」

忽然，小馬看見一本書刊內的圖片，便問道：「這件是電子衣服？」

那是一件皮背心似的東西。

經理道：「那是一件多用的避彈衣。」

「避彈衣有什麼多用？」

「避彈是最基本的作用，它可以抵受最猛烈的子彈。」

「多少距離？」

「三十米以內。」

「這麼厲害！」

「還有厲害的地方——可以避電！」

「什麼避電？」

「如果是被電槍這類東西襲擊，可以不受影响，還可作救生衣之用。」

「救生衣？」

「跌下水中，衣中特種纖維吸滿了水，可以浮起一個人。」

「還有什麼奇特功能？」

「在陸上，可以防震，如果在三十尺至五十尺高跌下，可以保護身體。」

「這只保護到上身。」

「當然，從四五樓跌下，手脚方面，是要一些自己保護的技巧。」

鐵漢道：「好極，我們要五件。」

「五件那麼多，明天才有。」

小馬道：「我明天來拿。」

鐵漢道：「有沒有一些紅外線眼鏡？」

「黑暗中看物的？」

「是，不過我們要的是看來跟普通眼鏡一樣。」

上次在山洞之中，他們奪得的紅外線眼鏡，好像一個防毒面具一般，那太顯眼。

經理道：「有！」他從文件櫃內拿出了一副，看來像一副太陽眼鏡。

鐵漢道：「好極，我們也要五副。」

經理道：「好，明天可以一齊交給你們。」

他們三人離開了那小型出入口公司，鋼臂與鐵腿仍在商場內看東西。

爲了安全，他們仍是分作兩批回別墅，他們行動已是異常的小心。

鐵漢先叫了一部的士。當的士開動，鋼臂與鐵腿才上了另一部。

兩部車相隔一百米左右。

他們並不是直接回別墅，鐵漢故意叫司機兜了一些路，免被人跟蹤。

可是，走了十分鐘，牛四的通訊器發出了一些聲音，這聲音應該是鋼臂或鐵腿的。

但並不是人聲，而是一些碰撞的聲音。

牛四道：「漢哥，有些不對！」

「他們？」

小馬道：「他們的車子並沒有跟來。」

「有麻煩了！」

鐵漢道：「我相信他們應付得了。」

牛四道：「我們從山路那邊回去。」

鐵漢吩咐司機，那司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牛四拿出了通訊器，道：「鋼臂，怎樣了？」

沒有回聲。

牛四再叫：「鐵腿！」

也是沒有回應。

鐵漢道：「我看他們兩人可以處理這些事，不用我們擔心。」

小馬道：「漢哥，難道是……」

鐵漢忽然打了一個眼色給小馬，小馬非常機靈，這時他也發現他們所乘的車有問題。

小馬道：「司機，我們並不是叫你上這山路。」

那司機已左手拿出手槍，道：「勿動！」

衆人實在估不到。

牛四非常警覺，他是坐在司機的後面，他想撲起，但一道鐵閘已下，那小小的鐵門，叫牛四無從着手。

鐵漢也無法撲上，他知道已入了一個陷阱。

小馬道：「老兄，誰主使你的？」

司機不答。

小馬道：「他給你多少錢，我們雙倍奉上。」

司機依然不答。

小馬再道：「你自己開價。」

那司機仍然是不理會他，鐵漢知道，錢也不可以引誘到這司機，問題將不會這麼簡單。

汽車高速向前飛去，在這山區道路如此快速，實在是非常危險。

看來他是要趕上前面。

鐵漢知道，前面一定是有接應，假若再讓他跟前面接上，他們再沒反抗餘地。

他用腿輕輕碰了牛四的腿，牛四會意。

小馬也從倒後鏡看見他們的眼色，他一點頭，雙手便推開司機手上的槍。

司機被突襲，心中發急。

「砰」的一聲，子彈向車頂發射，立即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而汽車已左搖右擺。

鐵漢已伸手出車外，一手拉開了司機的車門。

小馬再用力一推，那司機竟然被推出了車外，而汽車向橫衝去，幾乎撞向山石。

小馬手快，一手扭開軚盤。

汽車又被推向另一邊，這一邊卻是一個山崖，跌了下去，實在難以想像其結果。

不過，小馬手脚也快，整個人越過了司機位，控制了汽車，三人才定了下來。

牛四道：「我們回去，看那司機怎樣，如果沒有死，可能有些線索。」

小馬把車調轉頭，駛向那司機墮車的地方。

只見那司機是倒在路旁的草叢，似是昏迷了。

小馬開車門。

鐵漢叫道：「小心！」

那墜地的司機突然起身，一槍射過來。

子彈射在車門之上。

小馬抹了一把汗，關上車門，猛踏油門，向着那人衝去，那人又再開槍。

不知他是否太驚慌，還是沒有時間瞄準，一連發了五槍，但沒有一槍射中。

牛四道：「沒有子彈了。」

小馬放心駛車衝向他，那人拚命跑，可是，他怎會有能力快過汽車？小馬並不想撞死他，一近那人身後，猛踏脚掣，發出刺耳的聲音。

那司機被嚇得脚也軟了。

不過，汽車只在他背後停了，沒有傷他絲毫，他又再發足狂奔。

小馬不知是爲了報復，還是有意戲弄這司機，猛踏油門，當一接近那司機，又戛然停止。

他一直試了三次。

第三次時，司機倒下，已無力再走。

三人下車。

鐵漢上前問道：「誰指使你來？」

他只是喘氣，不能答話。

牛四道：「讓我來！」

他一脚踏在那人的小腹處。

那人早已有氣無力，牛四這一踏，幾乎是取了他的性命，他無法回答。

牛四再用力，那人拚命用手指着汽車，看來他實在想說話，可是無能爲力。

忽然，鐵漢覺得不對勁。

司機雙手不停舞動，不會完全沒有意思，他一把拉開了牛四，那人也拚命滾離汽車。

小馬在旁，他也察覺到勢色不對，也向旁邊走去，當他離汽車不及五十米，已聽到隆然一聲的巨响，那汽車已爆炸，地上留下一片火海。

衆人都抹了一額冷汗。

牛四仍然一手拖着那司機，那司機已是手脚無力，似半昏迷。

鐵漢道：「快走！」

牛四道：「這人呢？」

「我看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爲派他來的人，早已想他沒命回去，因此，他所知應該也不多！」

小馬道：「快，有警車來！」

其實他們在這僻靜的半山，也沒有甚麼地方可逃。

小馬道：「你們還有力上去嗎？」

兩人點了點頭。

小馬先爬上一個山坡，兩人隨着，當一輛警車來到的時候，他們已離開現場，在山坡上草叢中躲着，居高臨下，他們可看到一切。

警車停了下來。

五個警察下車，其中一個似在找尋東西，他看見躺在地上的司機，那警察走上，他用脚踢一下那人。

那人發出了一些呻吟的聲音。

那警察突然抽出了配槍，說時遲，那時快，一槍打下，那人半邊頭也沒有了。

三人在上面看着，非常吃驚。

其餘的警察，在車內拿出一些滅火筒，噴熄了火焰，然後，兩個警察把那死去的司機，放入了車內。

五個警察上車。

在山坡草叢中的三人，看得莫名其妙。

警車開動，並不是立即離開現場，而是利用警車拖着那已經爆炸過的的士載着司機的屍體，一起推下了山。

這時，他們才明白，這五個並非眞正警察，而是文先生或者是龍一派來的人。

當他們離去之後，公路之上只餘一處黑色的地方，那輛汽車殘骸已在山坡之下。

鐵漢道：「他們的手段眞是無所不用其極！」

牛四道：「沒有親眼看過，眞不敢相信！」

小馬怔怔的，沒有說話。

三人從另一邊的山坡下來，不久，找到了公路，沿着公路行走了一個鐘頭，才有人願意載他們回市區。

枉費心機　一無所有

回到別墅，鐵漢一直沒有出聲。

牛四開着那個收音器，也無法接到鋼臂與鐵腿的任何訊息。

小馬道：「我看他們被捉回去

了！」

牛四道：「他們已成為叛徒，我看他們……」

想起今日那假扮警察的殘忍手法，他不願再說下去。

忽然，鐵漢一拍枱子，叫道：「去，今晚便去！」

兩人被「啪」的一聲，嚇了一跳。

鐵漢向來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可是，這時却是非常衝動似的，他本已冷却的心，而今眞正燃燒起來。

牛四道：「漢哥！」

鐵漢道：「我們不能再等，等下去也是沒有用，倒不如採取主動！」

牛四道：「我們總要有一個計劃！」

鐵漢道：「甚麼計劃？」

牛四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作答，一切都操縱在文先生及龍一的手上，實在是沒有甚麼計劃可言。

小馬道：「今晚仍然是不適合去！」

鐵漢與牛四異口同聲問：「為甚麼？」

小馬道：「至低限度，我們拿了那些避彈衣，電槍再度充電，那才可行！」

兩人回心一想，也覺得是道理。

小馬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晚上，才是出發的良辰吉日！」

這天晚上，三人睡得很好，因為他們已下定了決心，明天將可解決一切事情。

翌日一早，小馬便離開，他寫了一張字條，說他去拿避彈衣。

小馬居然還弄了一些簡單的早餐給牛四與鐵漢。

鐵漢道：「牛四，小馬的確是個人材！」

牛四道：「是的，以他這樣身手與機靈，沒有理由半輩子做個鼠竊狗偷！」

接近黃昏的時分，小馬才回到別墅。

他帶回避彈衣，那件看來並不起眼的東西，想不到是有這麼多用途。

小馬道：「今晚是初一，月黑風高，是一個適合行動的日子！」

牛四道：「咦，我們怎樣去？」

鐵漢也道：「最後一班船是甚麼時間？」

小馬道：「你們不用擔心，我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想過，晚間乘船，人數不多，一定會給他們認得出，因此，我們不乘公共船去！」

「乘甚麼？」

「我已找到一艘快艇！」

鐵漢道：「小馬，你辦事眞妥當！」

牛四道：「眞虧你想得到！」

鐵漢道：「這本來是我的事，却連累了你們！」

牛四道：「漢哥為甚麼這麼說！」他頓了一頓，向小馬道：「我恐怕累了你！」

小馬道：「四哥這麼說太見外了！」

鐵漢道：「我們還是不要那麼婆婆媽媽。」

晚飯之後，把一切打準備好，鐵漢又把佛寺的情況簡單的說了一遍，好讓大家心目中有一個概念。

他們駕車到了西區的海傍。

當小馬站在小碼頭不久，便有一艘好像是漁艇的駛過來。

「不是快艇？」牛四下船時問。

小馬道：「這漁艇外表普通，但實際上是一艘快艇，這是為了避人耳目。」

牛四當然明白，小馬實在想得週到。

小馬熟練地駕駛着漁艇，開行速度並不太快，當然，他也不想太過惹人注目。

他似乎對附近水域十分熟悉。

漁艇行了個多鐘頭到達了目的地，但又不是普通人們上落的地點，是一個較為偏僻的小碼頭。

上了岸到佛寺，還有一段距離，小馬居然又準備了一輛的哥爾夫球車，這是島上最流行的交通工具，汽車不是沒有，這個時候却是少見。

小馬開車，一直來到山脚之下，停了車，對二人道：「我們從這山路上去！」

山路並不崎嶇，在小馬帶領之下，不用半小時，已上到山上，並且可以清晰的看見佛寺。

這個佛寺是一個旅遊點，日間很多人來，但而今人聲緲緲，看這個佛寺，却又有一派莊嚴感覺。

他們都已穿上了避彈衣，並且配上了電槍。

不久，他們已近佛寺。

鐵漢道：「下面蓮座處便是三間靜室！」

小馬道：「我打聽過，其中一間本屬住持的，但最近他去了美國弘揚佛法，所以，裏面應該沒有人。」

牛四道：「另外一間呢？」

鐵漢道：「本是客房，我看住持不在，也不會招呼客人在這裏！」

牛四道：「那唯一有人應該是文先生那間！」

三人借着黑暗，迅速來到了靜室的進口。

那門是鎖着的，表面看來甚麼人也沒有。

小馬道：「我覺得會有陰謀！」

鐵漢道：「我們從廟中門進去！」

原來這個大佛像，下面共有兩層，上層是廟，裏面可以參拜，廟宇下面，才是那三間靜室。

廟是中門大開。

裏面只有一些昏暗的燈光。

小馬首先進入，接着兩人也閃入。

廟內有一些金剛神像，在陰暗中，特別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鐵漢道：「隨我來！」

兩人隨着他，轉過了一個大神像之後，撥開一些垂下的繐子，竟有一道暗門。

暗門也沒有上鎖。

他沿着旋轉的階梯而下，前面是一條通道。

通道上有三道門。

鐵漢指着當中一間，他們走近，鐵漢輕輕一推，門是上了鎖。

他從袋裏拿出了一條鐵絲，三兩下手脚，門已開了，裏面是一片黑暗。

小馬拉了鐵漢一把，打了一個手勢，表示由他先進入，鐵漢點了點頭。

小馬入內，貼牆而行，並沒有甚麼事發生。

鐵漢與牛四同進入。

他們未習慣黑暗，不敢妄動。

忽然，後面的門「砰」的一聲，自動關了。

繼而是强烈的燈光射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根本無法張開眼睛。

當他們可以張開眼睛之時，只見本來是一間靜室，但而今竟是三間靜室打通了。

因此，這個房間變成了十分大。

前面有兩個人坐着，雖是非常强烈的燈光下，他們已知道，是龍一與文先生。

他們兩人後面，是十個人左右，他們都是彪形大漢。

三人在燈光之下，實在是無所遁形，他們索性站起來，而燈光也暗了下來。

這三個靜室打通，地方顯得非常大，然而室中也有十多人，實在奇怪，半點聲息也沒有。

鐵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一個歡迎場面。

龍一與文先生都站了起來。

「鐵兄，歡迎，歡迎！」文先生道。

龍一也笑道：「鐵兄光臨，有失遠迎！」

鐵漢道：「好了，你們而今想怎樣？」

「鐵兄是快人快語，我龍一實在佩服。」他頓了一頓，道：「為甚麼讓鐵先生站着！」

立即有人搬了一張太師椅過來。

原來龍一與文先生也是坐着太師椅，很明顯，他們是表示三人同起同坐。

鐵漢也不客氣，昂然坐下。

龍一道：「這件事本來是我與你合作，文先生已把你們之間的合作情形告訴了我，他在我們這件大案之中，出力不少，又是鐵兄你的心腹，我便承認他是我們一份子！」

文先生望着鐵漢，微微笑道：「鐵兄，承蒙龍大哥對在下那麼瞧得起，我想你也不介意！」

鐵漢道：「沒有甚麼介意不介意，我要回我自己一份，其餘我不會干涉！」

「那好極！」龍一道，他拿出一隻小小的磁碟，續道：「文先生已交了磁碟給我，而今最重要的是你的那組密碼！」

鐵漢沒有說話。

龍一道：「只要你說出密碼，我們一起在這裡開了這個電腦夾萬，便可以分錢！」

鐵漢冷笑，道：「這麼簡單！」

文先生也插嘴，道：「就是這麼簡單！」

鐵漢並沒有說話。

龍一道：「你的意思是……」

鐵漢道：「我們三人，你們差不多二十人，我會相信你們？」

龍一道：「那你要在甚麼情形之下，才說出密碼？」

鐵漢道：「我說出密碼，其實也沒有甚麼問題，不過……」

文先生道：「不過甚麼？」他似乎有點心急。

鐵漢道：「你們是聰明人，當然知道我想甚麼！」

龍一道：「當夾萬一打開，我們平均作三份。」他頓了一頓，看看鐵漢的臉色。

鐵漢道：「這個沒有問題，但我憑甚麼給你密碼？」

龍一道：「我一向是個守信的人。」

鐵漢冷然道：「你竟敢說守信兩字？」

龍一有點不自然。

文先生道：「我……」

「你？」鐵漢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龍一道：「鐵漢，任憑你怎樣也好，信與不信，悉隨尊便，不過，你來的目的也是要錢！」

「那又如何？」

「那你一定要說出密碼！」

龍一說的也是事實。

鐵漢想了一想，道：「你這麼多人。」

「沒問題，你們出去！」

那十多個大漢應命出去，偌大

的靜室，只留下五人。

鐵漢道：「你也出去！」

他是對文先生說。

龍一道：「老文相信我的，不過，你兩個手下，也不能留在這裏！」

文先生似乎有些勉强。

鐵漢道：「你們出去！」他向兩人打了一個眼色。

兩人退出。

最後，文先生望了龍一幾眼之後，也毅然出去。

這時，室中只留下鐵漢與龍一二人。

龍一道：「鐵兄，一切已如你所願！」

鐵漢道：「好極！」

龍一走近那個電腦夾萬，所謂電腦夾萬，並非我們想像中一個金屬夾萬，上面應該附有很多電腦插口式其他電線似的東西。

事實並不如此。

那是一個有三尺長的樟木柜，外面雕花，手工是異常的精細。

龍一揭開了蓋，裏面又再有另一塊木板，再揭開木板，才是一塊鋼板，這上面才有一些儀錶，並有一些燈閃亮着。

龍一拿了兩張磁碟，分別插入兩個缺口之內。

錶板上亮了更多的燈。

龍一道：「我先輸入我的密碼！」他拉開鐵板下面一個小鍵盤，按上了幾個字。

前面一個小螢屏，出現了六個數字。

鐵漢道：「我知道密碼一共是七個數字！」

龍一道：「當然，你也輸入六個字，然後第七個字，我們一起按，那麼……」

「你也想得週到！」

「我是個公平的人！」龍一實在是不知廉耻。

鐵漢走近，在另一邊推出另一個小鍵盤，他也輸入了六個數字。

兩人互望了一眼。

這實在是一個緊張的時刻。

龍一道：「怎麼樣？」

鐵漢道：「當然是一齊！」

龍一竟然先按下，螢屏上出現了最後一字。

鐵漢也按了一下。

龍一十分鎮定，等了一會，看着兩個小螢光屏的變化，然後道：「鐵漢，你聰明！」

「你也聰明！」

龍一道：「我的密碼，完全是眞的！」

「我的也是！」

「你不要再做戲，如果是眞的，電腦鎖爲甚麼不會開動？」

「那因爲你的才是假的！」

龍一臉色轉變，一撲上前。

鐵漢早已有準備，閃身道：「你殺死我也沒用！」

龍一道：「你眞的想一拍兩散？」

「當然不是！」

龍一道：「我們如果堅持下去，那便應了一句成語，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鐵漢道：「你想得清楚，那更好！」

龍一道：「我們不能給任何人撿便宜，這單大茶飯根本是我們兩人所策劃執行，我們平分！」

「好！你先按！」

「不，我們一起按！」

鐵漢走上前去，突然，龍一竄身，不知甚麼時候，他手上多了一柄槍。

那只是一隻手掌那麼大的手槍。

手槍的嘴正壓在鐵漢的背後，雖是在非常匆忙之中，他還是壓在非常準確的位置，只要子彈一出，鐵漢的心臟一定多了一個洞。

鐵漢是異常的鎮定。

龍一道：「甚麼數字！」

鐵漢道：「其實你不用這麼强迫我，最後一個數字，也只是九個數字，假如你的是對，按九次之後，這夾萬自然開！」

龍一道：「這個我不需要你教我！」

「爲甚麼？」

「因爲我只有三個機會，你已亂按了一個，而今只有兩個機會！」

鐵漢依然不明白。

龍一道：「我早預料有一天，有這個情形出現，這電腦鎖的設計，只可試三次，三次不對，那便要爆炸了！」

「啊！這事我爲甚麼不知？」鐵漢道。

其實鐵漢也可以動粗來强迫龍一說出方法，不過，他一直在想，龍一是一個好武的人，他一直沒有動手，當然是有原因，他希望知道這個原因。

而剛才鐵漢稍爲分神的一刻，也是他故意如此，果然被他找到了龍一這個秘密。

龍一道：「這是我爲了安全，在事後向電腦專家建議加入的！」

鐵漢道：「那你放開我！」

「不！」他用力把槍嘴壓向鐵漢，「這槍是最先進的，子彈一出，你想說也沒有機會！」

鐵漢並沒有說話。

龍一怒道：「這又何必！」

他似乎眞有一拍兩散的衝動。

鐵漢道：「好了，我說！」

「快！」

鐵漢道：「你先放開我！」

「不！」鐵漢道：「你想一拍兩散，我也想一拍兩散！」

龍一放開了鐵漢，道：「你不要小看這手槍，在這室內，你是無法逃避它！」

鐵漢稍爲離開了龍一一些，道：「我按！」

他上前一按。

兩個電腦螢光屏上有了顯著的變化，換句話說，這數字是正確的！

龍一反應極快，一扳槍掣，子彈射出。

鐵漢完全沒有迴旋的地方，倒了下去。

龍一極爲高興，看着那電腦螢屏，然後，整塊鐵板自動的彈開了。

樟木柜內果然是一個大骨灰甕，他小心翼翼的捧了出來，放在地上。

然後打開了一個瓦蓋。

他再從裏面抽出一個長形的盒子，龍一的臉上，喜形於色。

忽然，他聽到一些異聲，他回過頭來。

鐵漢竟然坐了起來。

龍一一轉身，他又再發出一槍。

鐵漢心口再中槍，但他只有一個痛苦的表情，但並沒有再倒下去。

他手中也一晃，一陣電光閃出。

龍一倒地，叫道：「你……」

「奇怪嗎？」鐵漢道，他走上前去，把那個長形盒子拿在手上。

龍一感到全身痳痹，動彈不得，只是滿臉驚異。

「你有特別設計的手槍，我也有特別設計的避彈衣。」他把衣服一揚。

「你殺死我吧！」龍一知道自己實無倖免之理。

「我只想知道，過去一切，陷我下獄，是否你一手策劃的？」

「不……不……」龍一抽搐着。

「不是你，還有誰？」

「是老文！」

「一切都是他？」

「是的。」他全身抽搐。

忽然，靜室的門開了，「砰」的一聲，龍一中了一槍，鐵漢想閃開，文先生已進來。

他用槍指着鐵漢，道：「你千萬不要相信他的話，我要害你，怎會入獄說服你！」

「你好心狠手辣！」

文先生笑着，槍嘴在鐵漢的臉上移動，然後，他冷冷地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知你身上有特製的避彈衣，不過，你的頭却沒有。」

鐵漢道：「好，你殺了我吧！」

文先生道：「我一定會，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也回身向十多個大漢道：「綁起他」

兩人上來，綁了鐵

文先生道：「你們出外搜那兩人！」

原來牛四與小馬已出了大佛寺之外。

當所有人都離開了，文先生仍玩弄着他手中的槍，冷冷的望着鐵漢。

鐵漢還以同樣冷漠的眼色。

文先生忽然嘆了口氣，道：「鐵漢，你知道我一直是非常羨慕你的！」

鐵漢道：「我有甚麼值得你羨慕？」

「你的名字，你的外貌，你的聰明，都在我羨慕之列！」

鐵漢無語。

文先生續道：「甚至你的妻子！」

鐵漢整個人彈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明白甚麼？」

「你投靠我，甚至跟我稱兄道弟，與我做一切事，你是有目的的！」

文先生道：「你一直都不知道？」

鐵漢的臉由紅轉白，也再由白轉紅。

文先生道：「我自小是個孤兒，當我做乞丐的時候，我甚麼也沒有，就算我有，我也會被人搶去，於是，我向天發過一個毒誓，我說，將來我長大，我甚麼東西都要有，結果，我總算有些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也對天說過，假若將來我喜歡的東西，就算不屬於我的，我也要擁有。」文先生的目光似是充滿了火焰，暗示他對淑子的獸慾。

「淑子？」鐵漢的身心好像被雷轟了一下。

「是的，是淑子，那天你招待我回家中吃晚飯，我有兩樣收穫，第一，我多年來未嘗過這麼好吃的家常飯菜，第二，我從沒有見過這麼一個動人的女人！」

「甚麼？虧你說得出這句話！」

「她動人之處，除了她的面貌、身材、氣質之外，她那溫柔的目光，我實在難以忘懷，我知道她是你的女人，也是我的嫂子，不過，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她佔爲己有，並且要她對我貼貼服服！」

「你簡直是禽獸！」

「不，我不是禽獸，禽獸沒有我的智慧！」

鐵漢掙扎，他知道文先生要把事實告訴他，而他雖然已知道其中大概，但他實在不想聽到。

尤其是從文先生的口中說出。

向來，鐵漢自認是一個有眼光的人，可惜，他實在看錯文先生。

文先生續道：「當你向我提及劫這大批舊紙幣的時候，我知道時機到了，也是只有你才能做到，劫這麼多現金，而且全是舊紙幣，那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想法。

「我知道劫錢方面，龍一與你，有足夠的本領，不用我多費周章，但我想到，面對這一大筆錢，你們是沒有法子平分的！」

「為甚麼？」鐵漢忍不住問。

「因為那是人類的劣根性。」

「我從沒有如此想過！」

「你沒有，你是鐵漢一名，拜關帝的，不過，龍一卻有！」

鐵漢對龍一，其實早已有防範之心，但怎麼也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文先生好像陷入了回憶，道：「我要費心力去做的，是怎樣令淑子相信，你是一個壞人，一個對她不忠的人，這件工作比你們去劫錢的工作還大！」

他頓了一頓，續道：「我第一個步驟，先待你劫了錢，與龍一有了協議之後才動手，我要先令你離開，離開淑子，我才可以有說服力。」

「你令我入獄？」

文先生露出微笑，道：「那並不是容易的事，我用了很多錢，才能使你犯了誤殺之罪，其實，我還是失敗了，我是想你犯謀殺，終生不能再見天日，可惜……」

鐵漢想起來，他無端的被人打昏過去，當他醒來之際，滿手鮮血，兇器便在他不遠之處。

那人實在無辜。

那人是一個有相當成就的律師。

而他竟然殺了這個律師。

當然幕後一切的策劃，是由文先生所佈置。

鐵漢道：「為甚麼你害我，也要害那個律師？」

「他並不是一個好人，他也是我的仇人！」

「律師也是你的仇人，你還有甚麼人不是你的仇人？」

「本來，這是我私人的事，我不想告訴你，不過，你就要離開這個世界，讓你知道，死了也不用渾渾沌沌！」

原來其中又另有一段故事。

文先生道：「我有一個兒子在外國，他被那些鬼子屈，屈他藏毒，我請了他代表我的兒子出庭，本來是一件小事，卻讓我的兒子入獄三年！」

「你兒子好事多為！」

文先生並沒有反駁，只道：「他害我兒子，我也要加倍害他，不過，不用我出手，卻是由你，你也好運，殺他這麼一個專業人材，陪審團只判你誤殺入獄而已！」

至此，鐵漢才知道自己入獄的前因後果，他知道自己被人冤屈，但從未想到有如此一個佈局。

文先生又道：「你入獄之後，我最關鍵的工作才真正開始，淑子的確是一個好女人，她要等你，無論我施了甚麼詭計，自己前去，或派別人去，總打不動她的心。

「我想盡千方百計，以為再無辦法，想不到天又助我，我遇到一個人——又是一個淑子！」

鐵漢並不明白。

「正確來說，是淑敏！」

淑敏，一個普通的女子名字，鐵漢記起，但並沒有特別的反應。

「這個女人，連你也忘了？」

「我曾有這一個女朋友！」

「對，那時她的環境不好，我又有辦法，我給淑敏一筆錢，要她撕破你鐵漢的假面具！」

「我的假面具？」

「在淑子心中，你是一個英雄，雖不致於是一個大人物，也是好到無以復加！不過，她被淑敏騙了，淑敏把你與她一些小交往，編成一個動人的故事，她做得很成功！

「淑子對你開始心灰意冷，我這時在她身旁，開始有些成績！不過，我是太心急一點！」

「甚麼？你是殺淑子的兇手？」

「不，我沒有，我怎會捨得？不過，她要自殺，我多番阻止，卻是無效！」

文先生似乎有些後悔。

「你在獄中，聽到這個消息，便開始自暴自棄，本來，我也想讓你在獄中死去，免有心腹之患！」

「為甚麼你又要來……」

「因為我與龍一商量過，知道要拿回這一筆錢，一定要有你的協助！」

「所以，你也入獄找我？」

「如果我不是這樣，你怎信我？」

「我並沒有信你！」

「但牛四給我完成了其餘的工作，我這個人，總是在沒有希望的時候，天派人助我！」

「連作奸犯科也是？」

「是的，天對我太好，作奸犯科也是！」文先生得意地笑了起來。

「你知牛四是誰？」

「我知道他也想作這大茶飯的人！」

鐵漢不想再跟他說下去。

文先生道：「好了，你出了獄，找上了龍一，直到這大筆錢從電腦夾萬拿出來，我一直在幕後策劃！」

鐵漢道：「那你還不走？」

「走？我當然走，不過，我還有兩件事沒有完成，做完之後，你不用叫我也會走！」

「你作孽還嫌不夠！」

文先生非常安詳地道：「無毒不丈夫！」

這話鐵漢聽來，以前不會覺得甚麼，不過，現在已使他毛骨悚然。

「第一件事當然是殺死我？」

「當然！」

「牛四與小馬，你也不放過？」

「牛四是淑子的弟弟，他也應該陪你上路！」

鐵漢並沒有說話，這時，他已明白自認聰明一世，卻在這件事上栽了一個大觔斗！

他實在太注重這大茶飯的問題，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這是他失敗的地方。

龍一是一個好拍檔，可惜他受了文先生的慫恿。

自己相信文先生卻是一個很大的失敗。

文先生走近門口開了門，想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回來。那知道，門一開，兩個人衝了進來。

這衝力極猛，把文先生也衝倒了，不過他身手靈活，稍為後退，他便開槍。

砰砰兩聲。

那兩人早知有此一着，也閃身避開了子彈。

其中一人，當子彈飛來，便已撲起，撲向文先生那邊。

文先生翻身躲過，一個轉身又想開槍，不過，這次他一舉槍，便給人踢飛了。

槍飛向半空。

文先生只感到自己的手像被刀劈一般。

可是，那並不是刀，而是一條腿，鐵腿的腿。

衝進來的兩人，正是鋼臂與鐵腿。

鐵腿道：「文先生，我一直尊敬你。」

鋼臂道：「我也是。」

「我們尊敬你，因為你以前在我們心目中是一個大丈夫，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你有恩於我們兩人，因此，我們一直都效忠你！」鐵腿道。

鋼臂續道：「雖然你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我也仍效忠你，因為你是我們的恩人！」

他倆兩次强調恩人，可知他們兄弟，是非常重恩義的人。

鐵腿道：「不過，當我們在荒島被你拋棄，聽過你給鐵先生說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眞人眞事，我知道我們的忠心是錯誤的！」

鋼臂道：「我們不想再錯下去！」

原來鋼臂與鐵腿二人，一直在外面。

「你們怎知我一個人在這裏！」

「因為你的手下已完全出去！」鐵腿道。

鋼臂道：「我們聽到了一個殘酷不堪的故事！」

「也把我們從中救了出來！」

文先生想撲起。

鋼臂舉起雙臂，道：「不用忙！」

文先生舉槍。

鐵腿道：「文先生，我知道你槍中仍有兩顆子彈，這靜室很大，我相信我們兩兄弟有能力避開你這兩顆子彈，如果你射我們不中，算是還了你對我們的恩義！」

文先生想不到他們竟有此提議。

對他有利，他當然不會反對。

「好了，我們開始！」

鐵腿與鋼臂分開。

文先生一時之間，不敢開槍，如果沒有這兩顆子彈，徒手力搏，他一定打不贏任何一人，何況是兩人聯手。

在這緊急中時刻，文先生竟然看着手錶。

鐵漢非常注意到這一點。

鐵腿與鋼臂本已躲在一些柱後，突然又出來，引文先生的注意力。

經過幾次，他仍然沒有開槍。

然而文先生又再看一次手錶。

鐵漢躺在地上，心中覺得事有蹊蹺，文先生沒有理由不發射，只要傷了一個，他機會較大。

鐵腿與鋼臂已同時撲上。

文先生是大有機會射倒一人，可是，他依然沒有發射，反而是向靜室的另一邊逃走。

那邊接近一個大窗。

鐵腿與鋼臂似已豁出了生命，鍥而不捨的追上去。

鐵漢也趁機會追上。

但文先生非常機警，一手拿着那個長盒子，大聲喝道：「不要再迫我！」

鐵腿道：「他只有兩顆子彈！」

鐵漢明白他的意思，最多兩個人受傷或甚至死亡，仍然有一個人可以制止他！

鐵漢也不能眼看着讓他逃離，不過，在這稍一猶豫，文先生已跳上了窗框之上。

這些古老式的窗框，足可以站穩一人。

鐵腿躍上。

文先生再無選擇，他開了一槍。

鐵腿「呀」的一聲，跌了下來，那子彈打在他的右腿之上。

他跌了下來。

文先生推開那窗門。

那知道，鐵腿依然有力，再跳起來，一下拉着文先生，以自己的體重，拉他一起墜下。

兩人滾在地上。

鋼臂上前，一手搶了他的手槍。

鐵漢道：「你也有這麼的一天！」

這時，窗門已自動關上。

文先生把那長盒子丟在一旁，道：「你們千萬不要這麼快便高興！」

鋼臂道：「先射傷他，好嗎？」

鐵腿點點頭。

鋼臂問：「左腿還是右腿？」

鐵腿看看自己，道：「他射我右腿，那便是右腿！」

鋼臂一扣手槍。

「轟」的一聲，文先生的右腿，自膝處被子彈炸開，一時之間，血流如注。

文先生再沒有了那種瀟灑的風度，他强忍了一會，最後仍然是暈了過去。

鐵腿把那長盒子交回鐵漢。

鐵漢奇怪地道：「你的腿沒事？」

「沒事。」

「爲甚麼會沒事？」

「你不知我的外號？」

「鐵腿！」

「你還不明白？」鐵腿問。

鐵漢搖了搖頭。

「我這個外號，有雙重意義，我出腿如鐵！」

「這點誰也知道！」

「還有一個意義，我的腿是鐵做的！」

「眞的嗎？」鐵漢還以爲他在開玩笑。

鐵腿道：「我不是說笑！你來看看！」

鐵漢上前。

鐵腿撩起了褲管，道：「我早年斷腿，膝蓋以下部份我鑲了一隻精鐵打成的腿！」

「怎會活動自如？」

「幸好我膝蓋完整，關節仍是運用自如，因此，我踢出的腿非常厲害！」

「這個秘密文先生也不知？」

「他知道，匆忙間他可能忘了，向着我膝蓋以下打去。」

鐵漢道：「鋼臂，你的臂也是鋼造的？」

「是！」鋼臂笑道：「其實我一直懷疑，爲甚麼他不射殺我們。」

「對，他想走，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走，爲甚麼他不走，一定要來這窗框？」鐵漢道。

他走近那窗，當時窗門已關上，他試用力一推，窗門却不能動，他再用力，並且雙手齊出，結果是動也不能動。

「有問題！」

鐵腿與鋼臂走向大門。

「全是上了鎖的！」

「其他的呢？」

這地方本來是三間靜室，而今是推開了間格，變成一間，但每一間依然是有一道門的。

每一道門都是鎖上。

窗門也不例外。

鐵漢道：「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當他大有機會射殺你們的時候，他沒有開槍，反而想盡辦法來到這窗口，而且他那時頻頻看錶，那是說到了某一個時間，整個地方可能上鎖！」

「上了鎖，便困着我們？」鋼臂問。

「大概不是，不過，這一段時間暫時是沒有問題！」

「一段時間？」

鐵漢道：「假如埋了炸彈？」

「那麼我們便死定了！」

他們再去撞門，那些門並非加上普通的鎖，而是加上了牢不可破的鎖，而且裏面看不到。

鎖是在外面。

鐵漢道：「他打的是如意算盤，把我們留下，讓我們跟這大佛一起毀掉！」

「這狠心的狗！」

鐵腿上前，一腳踢在昏倒了的文先生身上。

文先生醒了過來，他應該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他連呻吟也沒有，却先看手錶，然後才驚叫。

「甚麼事？」鐵腿問。

他作勢再踢。

文先生稍爲閃下，道：「你踢吧！不一會，我們還不是一起上路！」

「上甚麼路？」

「黃泉路！」

三人聽了，都望着他。

文先生痛苦扭曲的臉，仍然現出笑容，道：「時刻已到，我們沒有一人能再逃出，而炸彈在十五分鐘之內，便會爆炸！」

三人並不覺得詫異。

鐵腿問：「是你佈置的？」

文先生得意地點點頭。

鋼臂道：「那麼，你一定有出去的辦法。」

「本來有的！」

「快開！」

「不過，現在沒有了！」

「爲甚麼？」

「因爲我佈置下的鎖，完全是靠時間掣的，一過了我特定的時間，無法開啟！」

「那你是害人終害己！」

文先生慘笑，道：「那也好，我得不到這大筆錢，你也得不到，而我還是佔了些便宜，你們三人陪

我往黃泉之路！」

鋼臂聽了，怒上心頭，他雙手握着文先生的頸項，文先生的臉變色。

鐵漢道：「這麼快扼死他，是便宜了他！」

鋼臂放開了手。

鐵腿也道：「可能他還有辦法，因爲這炸彈是他一手策劃的！」

文先生咳着，喉間的抽搐，拉動他斷腿上的痛楚，使他痛上加痛。

鐵漢道：「快說，你仍有辦法？」

文先生搖了搖頭。

「怎會的？」鋼臂怒道。

文先生斷斷續續的道：「我……我打算，讓……你們三人，我想不到……我也會……在這裏……」

他的話沒有錯，假如他能及時逃出，那麼，只剩下他們三人，他怎會爲別人預備後路？

人算實在不如天算！

鐵漢道：「炸彈還有多少分鐘爆炸？」

「而今應該最多也只有十分鐘！」他發出乾澀的笑聲。

鐵漢道：「炸彈在那裏？」

「在上面佛像之下！」

這三間靜室之上，乃是一間小型廟宇，換句話說，他們一定要離開這靜室才可把炸彈拆去。

鋼臂道：「我不信那個窗門那麼堅固！」

他到每一個門口，每一個窗口，揮起雙臂，他力度驚人，但却無法打開。

鐵漢道：「冷靜一些！」

鐵腿道：「讓我來迫供！」

鐵腿道：「快說！」

「說甚麼？」

「怎樣出去？」

文先生不語。

鐵腿抽起鐵腿，道：「我這一踏之下，看你能否忍受？」

「快殺了我！」文先生道。

鐵腿眞的一腳踩下，文先生痛得死去活來。

不過，他仍然沒有說話，看來，他實在並不是說謊，他不會連自己性命也不要。

鐵漢也在這個大堂四週看過，實在找不到可以出去或加以破壞的地方。

時間是一分一秒的流逝。

鋼臂與鐵腿在室中踱步。

文先生痛苦的躺在地上，血仍汨汨的流。

鐵漢方寸亦開始亂。

難道四個人便這樣等待着爆炸？這一爆炸，理論上是並無一人可倖免，因爲這佛像，是用青銅所做，一經爆開，就是銅碎散下，也會被生葬！

忽然，鐵漢懷中的通訊器，發出了「嘟嘟」的聲音，他幾乎忘記了牛四與小馬仍在外面。

只要找着他們，那便有救。

鐵漢拿出了小型通訊器，叫道：「牛四，小馬！牛四，小馬？」

通訊器仍傳來沙沙作响的聲音。

「快答我！」鐵漢緊張地道。

「漢哥……」

「你們在那裏？」

「在……在……好像是電錶房似的！」

「你們好不好？」

「他們人多。」是小馬的聲音，「我們只好躲在這裏！」

「這座大佛像，快要爆炸了！」

「甚麼？」

「你們也要盡快離開！」

「你呢？」

「我們被困在靜室之內！」

「還不走？」

「走不出來！」

「炸彈在那裏？」

「在佛像之下！時間沒有多少了！」

小馬道：「我上去拆彈！」

鐵漢道：「你在甚麼地方，好像有些機器的聲音傳來，是機房？」

「是……是抽氣的機房！」

「抽氣，是整座大佛寺空氣流通的地方，那好極了，看看那處有抽氣通管！」

「有一把大抽風機！」

「弄開它！」

他們三人都聽到一些聲音。

「對，有大通氣管！」

鐵漢看看手錶，還有三分鐘，而今兵分兩路，小馬假如找到炸彈，他們有一線生機，但也不能等。

鐵漢道：「牛四，你敢不敢沿着那大氣管來救我們！」

「好極！」

「要快！」

因爲佛像之內，日常有很多人參觀及參拜，因此通風系統非常重要。

牛四鑽入大氣管之內，向下滑去，他知道靜室是在下面，不久，已見幾個小洞。

「你們仍在？」

鐵漢道：「在靜室！」

忽然，靜室的天花板處，開了一個洞。

怪不得他們一直沒法找到抽氣的管道，原來是在天花板內，用一些建築裝飾材料隱蔽着。

這個大洞，一個人的頭向下望。

是牛四！

牛四道：「快上來！」

這靜室樓底相當高，一躍也無

法上去。

牛四垂下了一隻手，道：「快！」

一時之間，他們是無法上去，本來是可以堆一些枱椅，不過，枱椅都被堆在一旁。

鐵漢扎了一個馬，道：「鐵腿你從我身上躍上去！」

鐵腿會意，站上他的腿，再上肩頭，一躍再上，他的手已抓住了牛四的手。

牛四再一用力，已把鐵腿拉了上去。

鐵漢道：「鋼臂，你來！」

鋼臂道：「我扎馬，你上去！」

「不要推讓，沒有時間！」

鋼臂仍猶豫。

鐵漢道：「你先上去，我有辦法！」

鋼臂學着鐵腿的辦法，一躍而上。

而今只留下鐵漢一人，他躍上不夠高。

不過，牛四已想出了辦法。

他與鐵腿二人握住鋼臂的脚，一人拉一隻，鋼臂有六尺，鐵漢一躍，已可以抓到他的手。

忽然，文先生也撲上，抓住鐵漢的脚，叫道：「救我，救我！」

他一手仍拿着那長盒子。

鐵漢想甩開他，不過，他死命的抓住。

上面牛四與鐵腿已用力拉上，本來，拉兩個人上去，沒有多大問題，而今却變成二人拉三人。

他們氣力仍夠，不過，上面那管道的承受力却不夠，「砰」的一聲，一邊塌下。

牛四機警，向後一縮，並沒有跌下來。

終於，他們拉了鋼臂上去，再拉鐵漢。

最後是輪到文先生。

鐵漢一手搶了那長盒子，文先生發覺已是太遲，他稍一分神，手便鬆開。

結果是他跌了下去。

文先生墮在地上，不再有叫聲，似是昏了。

「走！」

三人沿着管道而上，牛四剛才是滑下來，較爲容易，但而今要爬上去，管道十分滑，那是並不容易的事。

逃命使他們拚命向上爬。

不一會，他們終於看到一點光，那是這管道的盡頭。

小馬在前面等候，輕聲道：「小心！」

他來到管道口處，小心向外面看，幸好外面沒有人。

他推開了那抽氣扇，閃身跳下管道。

接着是牛四。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陸小鳳

重出江湖！

陸小鳳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①)
全套港幣
$50.00

繡花大盜
(陸小鳳傳奇②)
每本港幣 $25.00

決戰前後 兩集
(陸小鳳傳奇③)
全套港幣 $50.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當鐵漢要跳下來的時候，因爲他手上拿着那長形盒子，因此有些不大方便。

小馬上前道：「先遞給我！」

鐵漢把長盒子遞了給小馬，然後慢慢的跳了下來。

「沒事？」牛四十分關心鐵漢。

鐵漢道：「沒事。」

忽然，他發覺不見了小馬，便道：「他往那裏去？」

牛四道：「可能是先往探路！」

鐵漢道：「快，否則這東西要爆炸！」

兩人在門口看了一下，並沒有人聲，那時天已亮，傳來一陣寺院的鐘聲。

鐵漢道：「小馬呢？」

牛四道：「不知道！」

這時，兩人都覺得不對勁。

牛四道：「會不會……」

「他是你的好兄弟？」

「是的，在我入獄游說你開始，他一直在幫我幫你，而且非常義氣！」

「看來現在是變了兒嬉！(義氣的諧音)」

牛四道：「兩億多的銀紙，並不是兒嬉。」

他們走近一個高台，一陣電單車的聲音自公路傳來，他們循聲望去，只見一個戴着頭盔的鐵騎士正朝島的另一邊駛去。

雖然他們無法辨認或者肯定那人一定是小馬，不過，這個猜測，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牛四道：「想不到他起我們尾注！(黃雀在後的意思)」

鐵漢道：「他到底是甚麼人？」

「是……」牛四實在說不出。

鐵漢看來並不太緊張。

牛四道：「還不追？」

鐵漢道：「盡人事，天下間有很多事情，似冥冥中自有安排，經過這一連串的事件，我實在看透了！」

「不！」牛四往山下去。

他們走了不久，竟然發現一輛吉甫車。

牛四已不理會那是甚麼人的，跳上了車，鐵漢也跟着上來。

牛四從身上拿出幾條鎖匙，試了幾下，吉甫車便發動了，他十分興奮，道：「坐穩！」

這島上車輛不多，況且是清晨時分，路上幾乎是沒有人的，牛四把車子開得極快。

不一會，他們竟然看到那電單車。

鐵漢拿出那個小型通訊器，叫道：「小馬！小馬？」

沒有回音。

鐵漢道：「小馬，我知道你是聽到的，不過，你不敢回答我！」

這時，一陣電單車的聲音自通話器傳來，不過，仍然沒有小馬的聲音。

鐵漢道：「我實在不明白，你爲甚麼要獨吞這些鈔票，我們三個一起，均分也好，你爲甚麼，我實不明白，大茶飯，果眞人人也想食大茶飯！」

鐵漢的最後一句話，已變成了一句喟嘆。

電單車速度也迅速加快。

轉眼，他們已可以見到海，如果在這地方仍然抓不住小馬，那麻煩是很大。

牛四非常緊張，他踏盡了油門。

鐵漢道：「牛四，想不到你也這麼緊張這筆錢，開始我還以爲你一直關心我！」

牛四的臉緊繃着。

這時小馬已駛近了碼頭。

那只是一個簡陋的碼頭，小馬停了電單車，往下一跳，便不知所踪，不過，過了一會，一艘小型快艇自碼頭下面駛了出來。

牛四道：「想不到小馬一切都早有準備！」

鐵漢道：「想不到這一個不起眼的傢伙，才是食大茶飯的人！」

牛四到達碼頭之時，快艇已離開。

他下了車，看着停泊在一旁的電單車。

牛四道：「你等我，我抓他回來！」

「你怎樣……」

鐵漢還沒有問完，牛四已開動了電單車，他先把電單車駛向岸邊。

鐵漢開始仍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不過，當他到了碼頭近岸處，他又再調頭，原來他是利用碼頭作爲加速電單車的跑道，然後利用衝力，希望可以飛往小馬的快艇。

鐵漢想阻止也來不及。

牛四把電單車加速，不及二十秒，電單車已有每小時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

當電單車到了碼頭盡處，應該有每小時七十公里的速度。

他把控制杆一抽，電單車凌空飛了出去。

那應該是電影內才看得到的特技，現在却在鐵漢眼前上演，電單車形成一個抛物線，向快艇飛去。

小馬實在想不到，牛四竟有這樣的膽色。

他迅速把快艇加速。

電單車凌空而下。

如果讓這電單車墜在快艇之上，那整隻快艇，便會立時覆沒。

小馬開盡了油門。

電單車墜下，並不是墜在快艇之上，而是在它後面，「蓬」的一聲

，濺起了一陣高有三十米的水浪。

牛四一到水裡，便離開了電單車，不過，他仍被水花遮住了視線。

當他再看清楚，快艇又已離他較遠，他拚命游去，可是無論他泳術如何精湛，也無法追上。

「快上來！」

一隻快艇已從後面上來，牛四一看，正是鐵漢，他上了快艇。

鐵漢道：「坐穩！」

他一推油門，這快艇迅速地一抛一抛的向前衝去。

牛四道：「怎會有快艇？」

「泊在碼頭邊的！」

牛四道：「我看這艘快艇馬力比小馬那艘還勁！」

鐵漢道：「試試便知！」

快艇速度立時增强，不一會已追近小馬。

小馬拚命加速，整艘遊艇一抛一抛的。

鐵漢道：「小馬，你要錢，可以隨時開一個價，一個人單獨擁有太多錢，並不是一件好事！」

一會傳來了小馬的聲音，道：「這些錢根本是屬於我的！」

「屬於你的？」鐵漢與牛四異口同聲道。

「這個大茶飯的計劃，本是我父親所想出來的！」

「你父親？」鐵漢問。

「馬覺！」

「啊，馬覺！」

牛四道：「他是誰？」

「他是龍一手下一個小角色，不過，此人非常有頭腦，我不知是他想出這大茶飯的計劃。」

小馬道：「我父親向龍一獻了這個計劃之後，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被迫死了！」

「你怎知？」

「是我父親臨死之時告訴我的，我決定要拿回我父親的心血！」

牛四道：「小馬，你要多少也可以，何必要避開我們，一人獨吞？」

「因為我不信任何人！」

牛四道：「連我？我是你義兄！」

「不，沒有一人可信，尤其是在一大筆錢之前！」

一時之間，兩人無話可說。

忽然，小馬的快艇，本仍在他們前面三十米以外，却在這時停了下來。

鐵漢不知他弄甚麼玄虛，也把快艇速度減慢。

小馬把快艇調了頭，向着他們。

這時，他們已可以互相望見。

小馬站在船上，叫道：「不要再來！」

鐵漢不理會他，仍然慢慢駛近。

小馬叫道：「我還有最後一些油，如果你再來，我撞向你們！」

鐵漢把艇放慢了。

牛四道：「小馬，我還有一個秘密沒有告訴你！」

「甚麼？你不用花言巧語！」

牛四道：「我是從英國回來的警探。」

鐵漢聽了，臉色也變。

牛四道：「漢哥，我遲些會向你解釋。」他又大聲道：「小馬，你不要獨佔這些錢，我打算把你當作發現這批錢的人，那麼你可以得到其中百分之十的金錢，名正言順，以後的日子，不用躲躲閃閃！」

小馬道：「不！」

牛四道：「一出了這個水域，便有大批水警，你是逃不了的！」

小馬非常焦急，道：「你騙我！」

「我為甚麼要騙你？」

小馬開船，可是，船無法開動。

牛四道：「你沒有油了，依照我的提議，你好好坐在艇上！」

牛四又道：「漢哥，你也可以得到其中百分之十，因為這是有關當局懸出的花紅！」

鐵漢道：「怎麼？你是個警探？」

「我在英國念書，念甚麼姐姐是不知道的，我在英國看過這件案，發現你被人陷害而自暴自棄，我不想你寃沉海底，死了也不知被人害，因此，我回來！」

小馬道：「我有多少？」

「百分之十也有二千多萬元了！」

「二千多萬？不，讓我看看二億多究竟是多少！」

鐵漢聽了，叫道：「你千萬別開！」

「為甚麼？看一下也不可以？」

他用力拉開了那長形盒子。

只見一陣輕烟噴起，小馬驚叫：「怎麼會如此？」

鐵漢道：「盒子之內仍有最後一個機關，是防盗的，現在所有的錢都染上了一種特別顏色，再沒有用了！」

牛四道：「那最好，以後也不會再有人想吃這大茶飯了！」

忽然，一陣大風捲起，紙幣被風吹起，撒滿了整個海面，三人看着海面上的鈔票，臉上表情怪異，哭不像哭，笑不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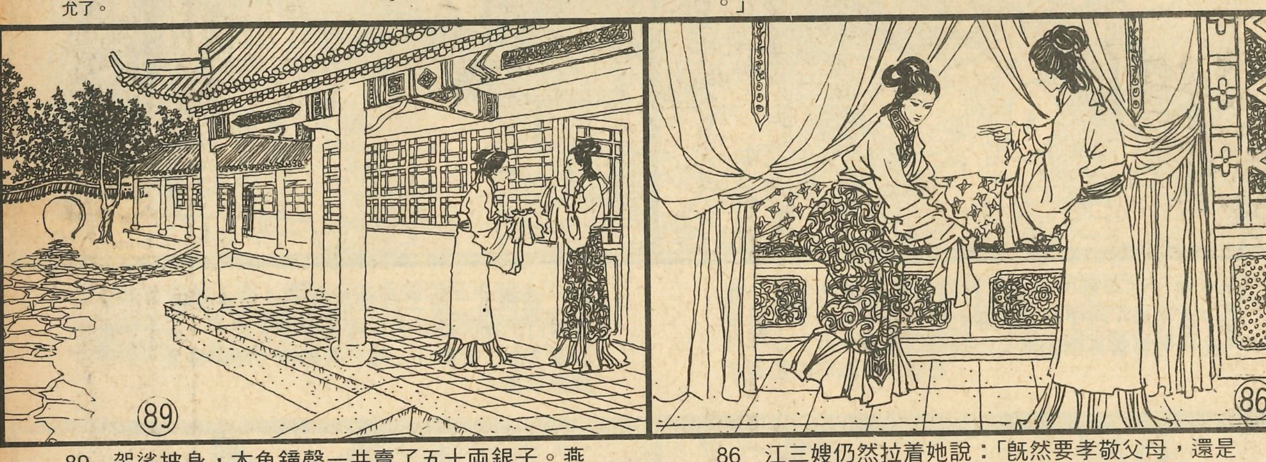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再生緣之六

燕帕生波（下）

任明・編繪







85　燕玉哭着道：「媽媽不能這樣說，我雖不是她親生，也總是我的娘，寧可她負我，不能我負她。我要用自己的孝心去感化她，總有一天她會回心轉意的。」

86　江三嫂仍然拉着她說：「既然要孝敬父母，還是快想辦法去救他們，你死了又有何用？」燕玉聽三嫂講得有理，才冷靜下來。兩人一商量，決定去京投靠皇甫少華，可沒有盤纏怎麼辦呢？

87　江三嫂見小姐願意去京求救，便去找庵內當家的師太悟空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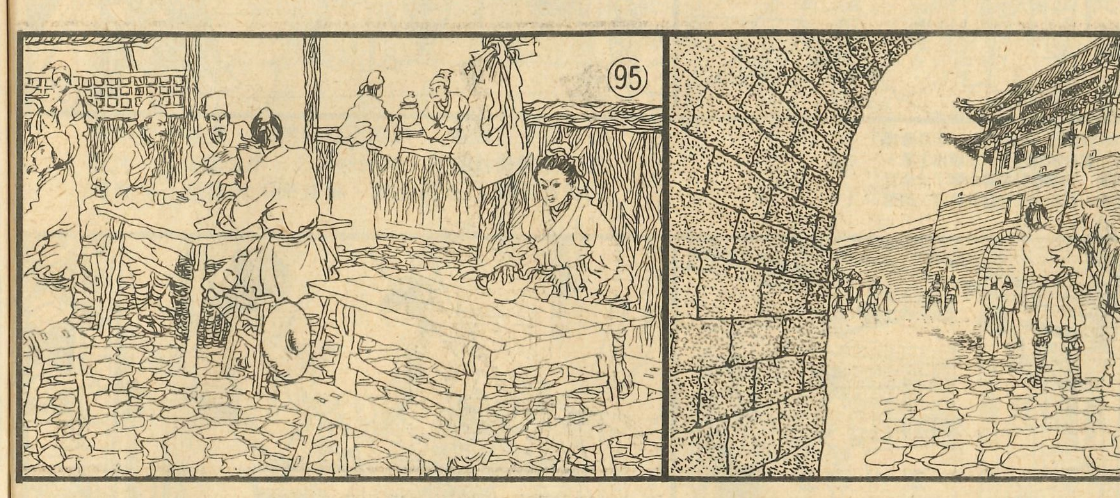
88　悟空聽說劉家滿門抄斬，吃驚不小。無奈庵裡窮困，一天三頓稀湯，實在無錢可借。三嫂出主意，讓她把庵內的袈裟木魚，鐘磬蠟釬都拿去賣了。悟空猶豫片刻，覺得還是救人要緊，否則自身難保，便應允了。

89　袈裟披身，木魚鐘磬一共賣了五十両銀子。燕玉知道錢的來歷，埋怨三嫂不該胡來。三嫂顧不上申辯，又讓進喜快去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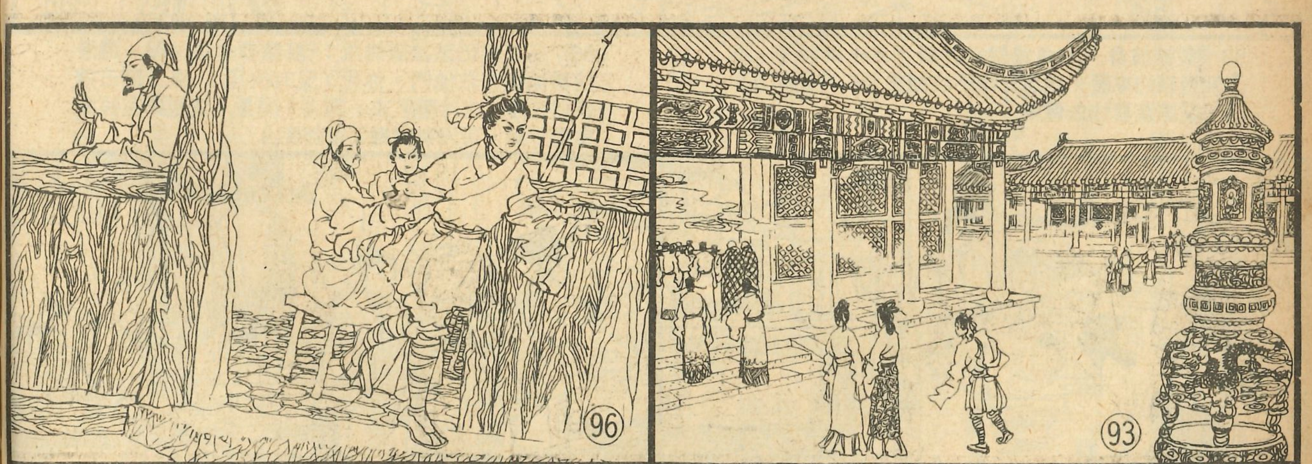
90　悟空見小姐可憐，怕她到京無錢住店，就主動給京都福緣庵的師弟玄空寫了一封信，讓小姐憑此信住在那兒。小姐感動得連連磕頭：「師太大慈大悲，容女弟子救得雙親，再來答謝！」



91 善良的悟空把小姐她們送上車，一直目送車子遠去。



92 劉燕玉一路上悲傷愁悶，她恨哥哥害了全家，害得自己拋頭露面去求親王皇甫少華。一路上她祇是以淚洗面，幸虧江三嫂一旁勸慰，照顧備至，才平安到達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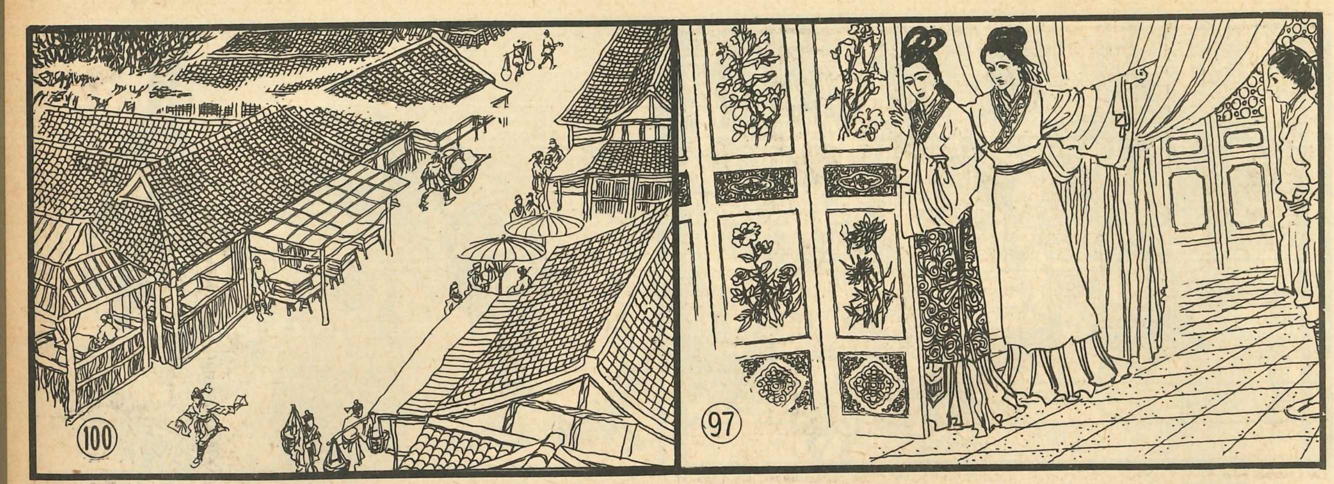
93 三個人好容易找到福緣庵。祇見福緣庵內殿閣宏偉，窗明几淨。燒香的客人絡繹不絕，佛事十分興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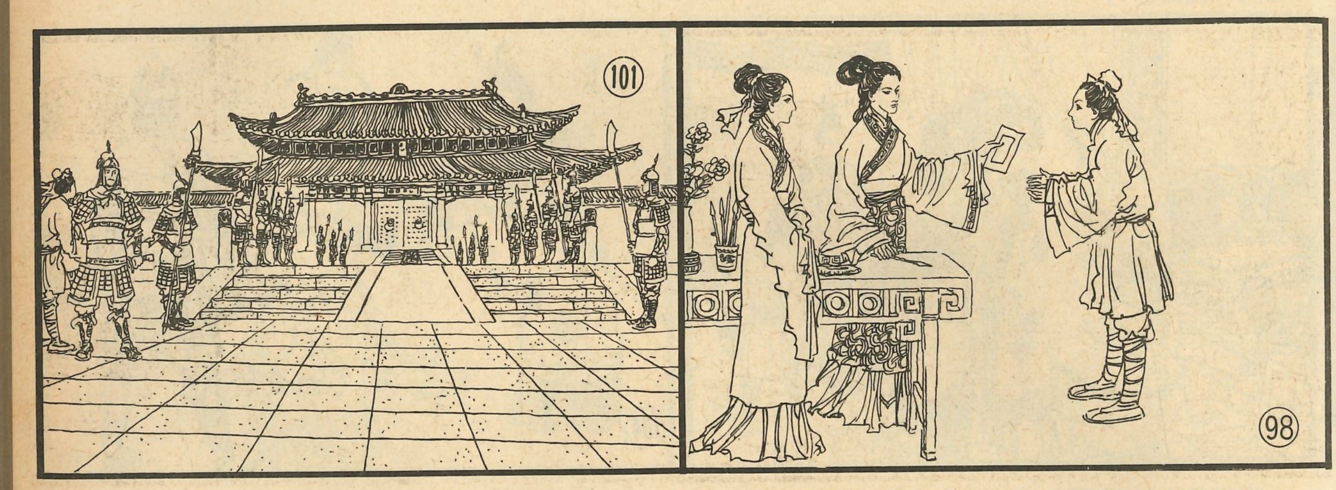
94 小尼姑引劉燕玉三人來見當家的師太玄空，燕玉遞上悟空的信，玄空看完師兄的信，知道他們遠道而來，連忙吩咐徒弟們打掃房間，安頓他們休息。

95 第二天一早，劉燕玉打發進喜去探聽消息。進喜走進茶館，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下，泡了一壺茶，在一旁豎着耳朵聽別人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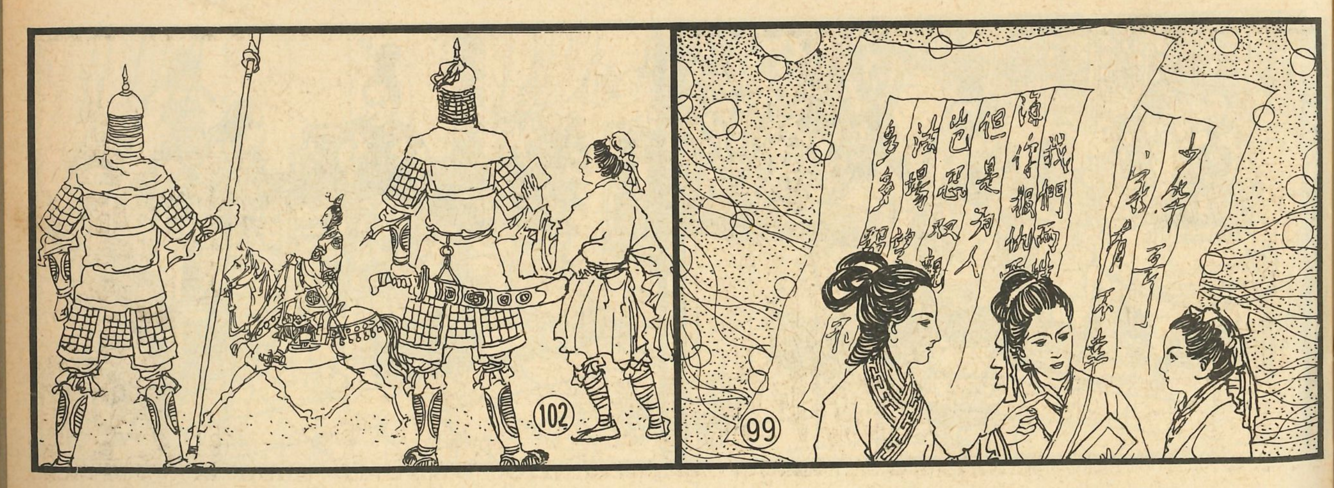
96 茶館裡的茶客，伙計都在議論皇親國戚劉捷全家被抄的事。進喜打聽到明天午時三刻，在西郊法場，將要把劉家主僕通通殺死，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回家去告訴小姐。



97 進喜回到福緣庵把探來的情況告訴小姐，燕玉哭喊着要去法場與父母同死。三嫂和進喜拉住她說：「人家說少華父子都封了王，他家小姐又進宮做鳳駕，小姐爲何不去求求他，當初你也救過他一命。」



98 燕玉却怕受少華的奚落，當初劉家父子使盡毒計要置皇甫全家於死地，如今怎肯相救仇人呢？但她經不住三嫂和進喜的勸說，決定先給少華寫封信，讓進喜送去探探他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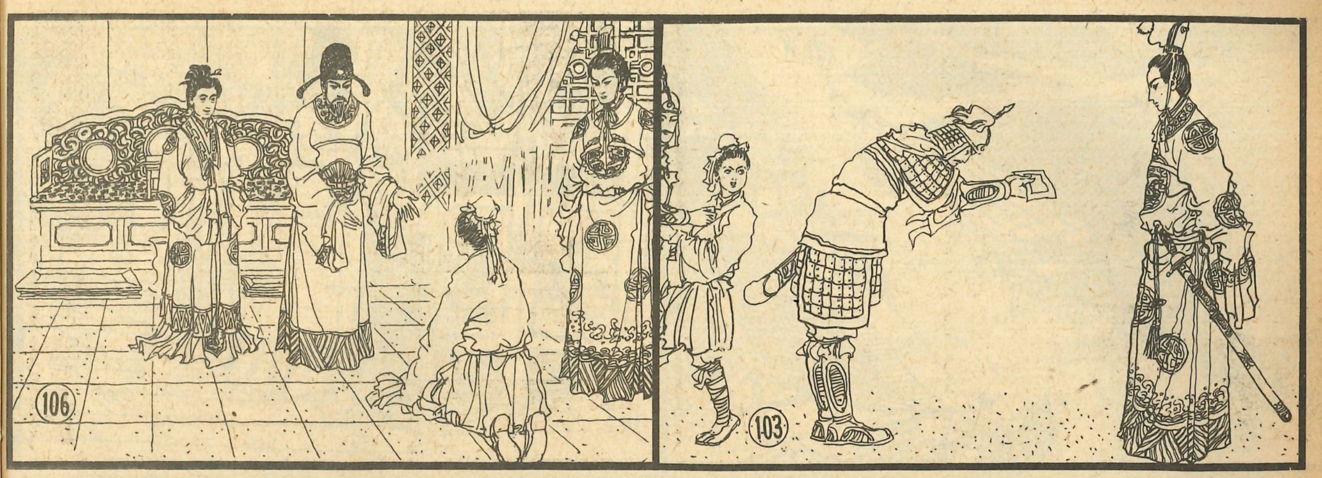


99 燕玉在信上寫道：我們兩姓冤仇深似海，你報仇雪恨理應當。但是爲人子女須當孝，豈忍雙親上法場！她求少華相助，乞赦年高的父母。她再三叮囑進喜，此信要親手交給少華，並討一方回信來。

100 進喜接過信撒腿就跑，直奔王府而去。

101 進喜來到王府，祇見十六個端門官手執大刀站在端門兩邊，進喜硬着頭皮走上前，聲稱自己是皇甫少華的朋友，要王爺出來一見。

102 門官見這衣衫破舊的小僮要見王爺，祇當他發瘋，便上前要打他。正在這時，王爺回府，進喜想衝上前去，却被門官按在身後，眼見王爺進府，急得進喜高叫「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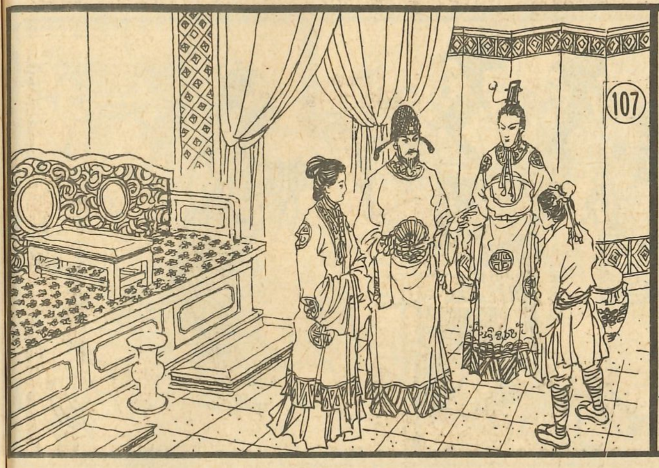


103 少華聽見呼救聲，立刻站住了，他以爲是手下人不聽他的關照又在仗勢欺人，便上前看個究竟。祇見一門官扭着進喜說道：「這個小賊偸王爺的信。」說罷遞上一封字跡絹秀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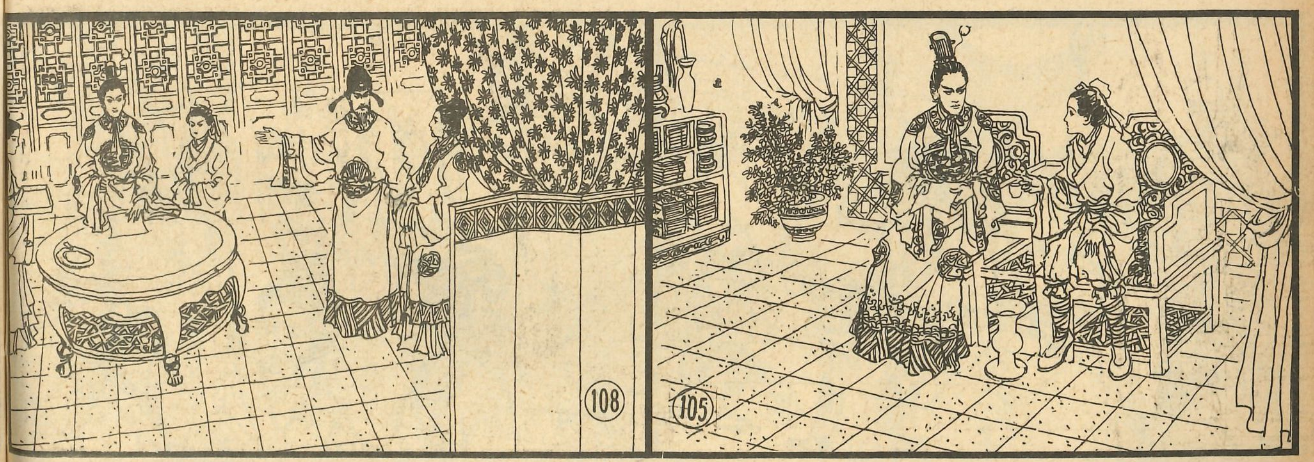
106 皇甫夫婦正在議論劉燕玉被趕到尼姑庵的傳聞，少華帶着進喜進來，把劉燕玉的信呈交給父母，並讓進喜詳細談了小姐的遭遇。皇甫夫婦也被劉燕玉的孝心所感動。皇甫敬說道：「進喜祇管放心，我們應允了，起來吧。」



104 少華見信忙說：「你們休得魯莽，他並非小偸，乃是送信人。」進喜掙脫門官，上前跪拜：「江進喜叩見王爺！」少華一驚，他此番出去，正是去打聽進喜和劉燕玉她們的消息，不想他却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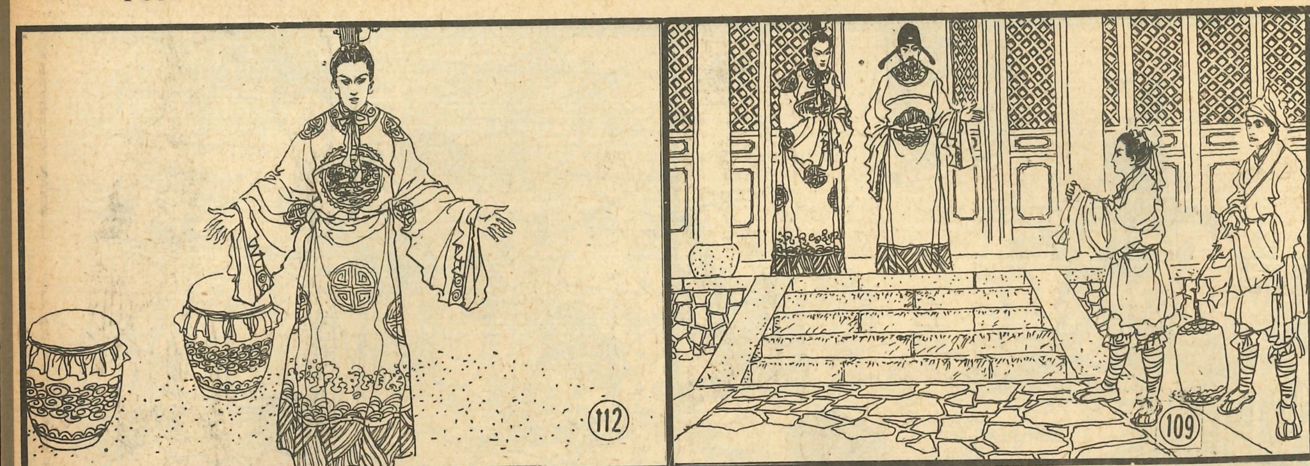


107 進喜高興地說：「您快給個回信，我好稟覆小姐，讓她安心。」老王爺一聽，讓兒子速寫回書與小姐：「告訴她我們父子二人，明日上朝，金殿保奏，諒可成功，請她放心便了。」



105 少華帶進喜進了王府，詳細詢問了小姐的情况，心裡很難過。他看過小姐的信後，被她的孝心和寬宏深深感動，便決定帶着進喜去見父母。

108 少華見父母支持他，一塊石頭方才落地。他吩咐丫頭備好文房四寶，立即給劉燕玉覆信。皇甫敬在一旁感慨地道：「要是沒有劉小姐當初所爲，也沒有我們家今天啊。」



109 皇甫敬又給了進喜一百両銀子，道：「你們暫時住在福緣庵，我慢慢想辦法把你們接進府來。」然後吩咐家人送進喜出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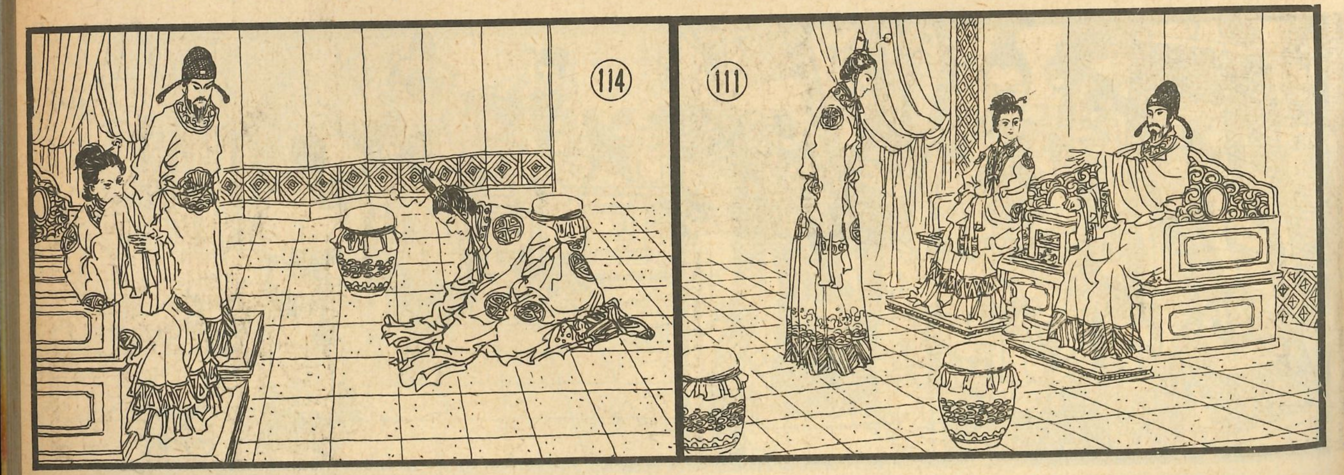
112 少華急了：「這可使不得，孩兒與她去年祇有救命之恩，並無兒女之情，怎說團圓花燭呢？更何况孩兒立志義守三年，言出如山，恕孩兒不能從命。」



110 進喜出了王府，一口氣奔回福緣庵。他把銀子和信交給小姐，劉燕玉激動地雙手合十，頻頻唸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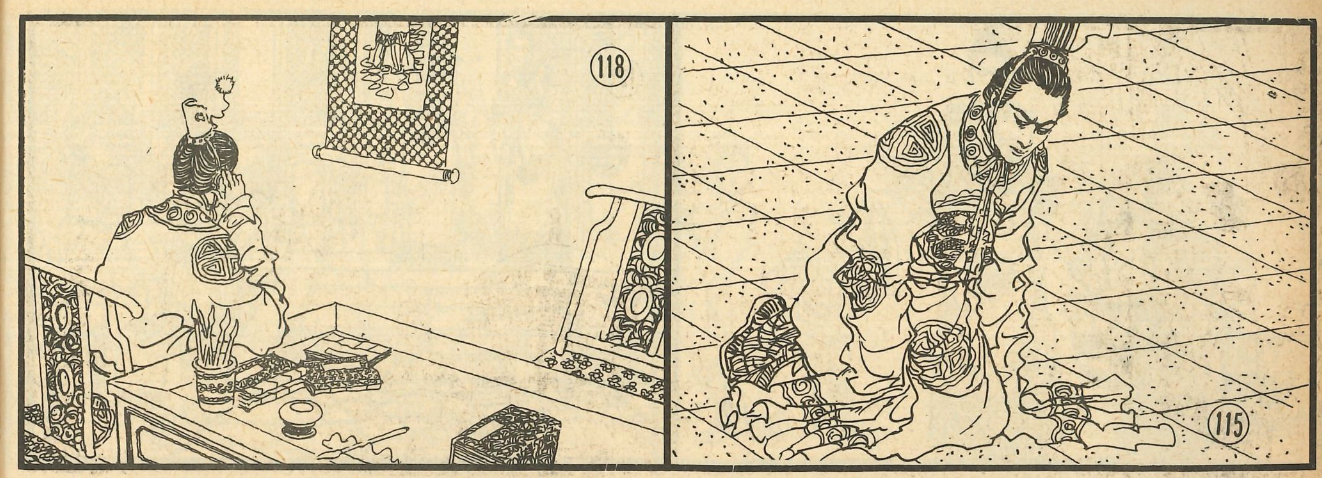


113 皇甫敬十分惱火：「你開口孟麗君，閉口義守三年，孟麗君下落不明，你偏等她。劉小姐深明大義，你却不要，你明知我們老夫妻盼孫心切，你是故意與我們作對呀？」



111 進喜離開王府後，皇甫敬對少華說：「明早若能保下劉捷夫婦，你就與劉燕玉成婚吧。」少華一聽，如遭雷轟。皇甫敬說：「像這樣德才兼備的小姐，與你又有救命之恩，爲何不盡早團圓花燭？」

114 少華見父親氣壞了，便起身跪下：「爹爹息怒，孩兒該死。」皇甫夫人在一旁眼淚汪汪地說：「兒啊，你看我們二老爹娘，這大把年紀，指望你接續香烟，難道你不想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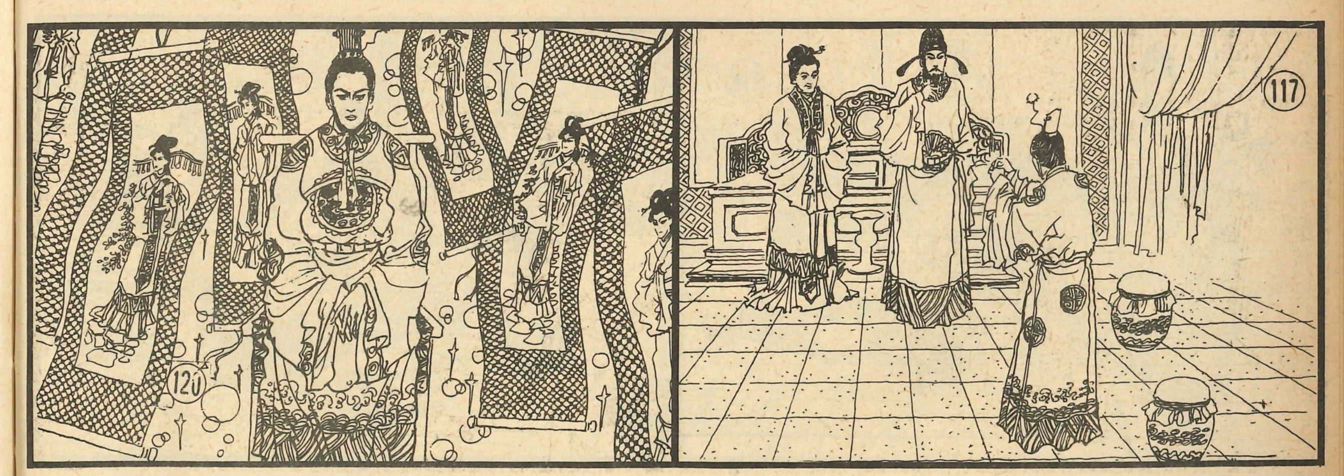
115 少華心裡非常難過，看見父母氣成這樣，更不知如何是好。想到孟麗君爲她保全貞節，漂流他鄉，少華不禁淚水漣漣。

118 少華告辭父母，悻悻回到內宮，對着牆上孟麗君的畫像長噓短嘆，愁眉不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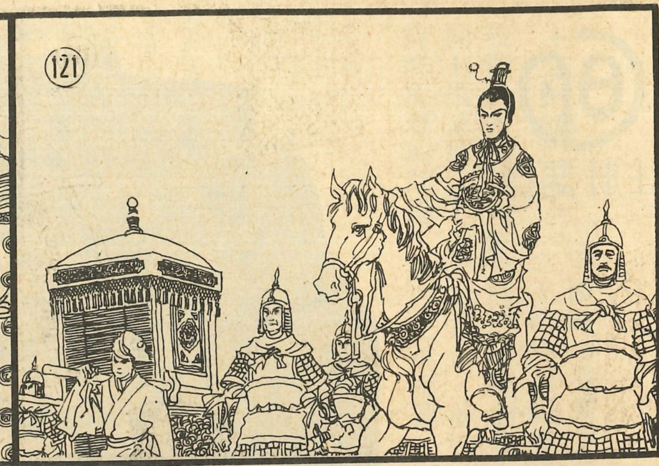
116 皇甫夫婦見兒子如此傷心，有些心軟了，便讓兒子起身坐下。皇甫敬說：「若說爲了孟麗君，也不妨，如今先與劉小姐成親，將來再與孟小姐團圓便了，不許固執，一定如此了。」

119 僮兒在一旁，知道他又想自己的夫婚妻了，便小聲勸慰：「時候不早了，請安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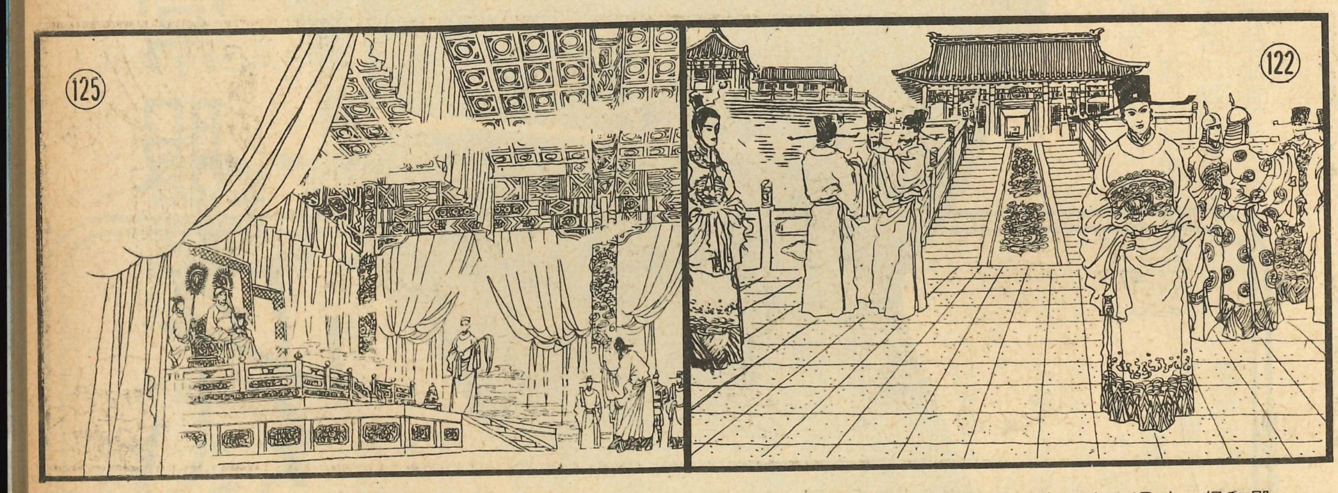


117 少華見爹爹如此堅決，知道申辯也是徒然。便低聲地說：「遵爹娘金訓。」老夫妻一聽，這才轉怒爲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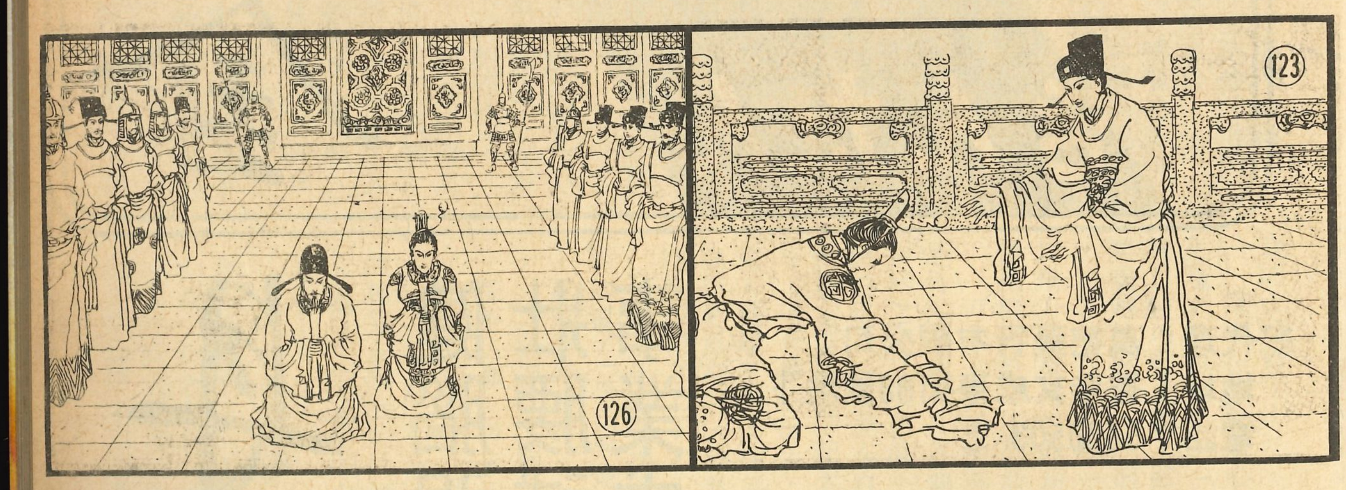
120 少華哪裡聽得進勸，他呆坐着一直到金鷄報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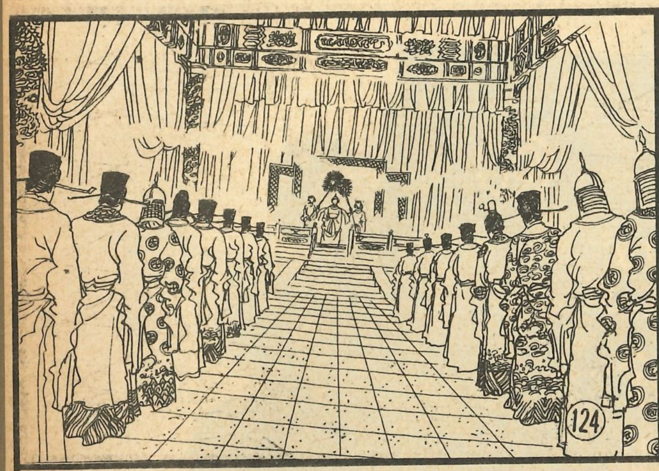
121 次日一早，皇甫敬坐一乘大轎，少華騎着白龍駒，在衛隊的保護下，前呼後擁，往午朝門而去。



122 午朝門前，文武百官已來不少，這時，保和殿大學士酈明堂，精神煥發，來到午朝門前。今天，皇帝准奏，斬首奸賊，孟麗君掩飾不住心中的痛快。



123 少華看見恩師來了，雙膝跪下：「恩師早，門生叩請金安。」麗君忙說：「小王親少禮。」心裡一陣黯然，想少華無志氣，眷戀奸臣之女，害得自己心傷氣喪。今天劉賊一家將做刀下之鬼，看你皇甫少華怎麼辦。



124 孟麗君哪裡知道，今天在朝廷上將會發生什麼事。此刻，景陽鐘響了，天子臨朝，文武百官見駕，三呼萬歲，各歸品級台站立。

125 大殿上鴉雀無聲，太監傳旨：有事出班啓奏，無事垂帘退班。皇甫敬急忙從品級台上走出，從袍袖裡取出劉燕玉的信來。

126 這時皇甫少華也急急從品級台上走出：「我主萬歲，臣皇甫少華有事，隨父啓奏萬歲。」他父子二人雙膝跪下。成宗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很詫異。欲知他父子倆能否救出劉捷一家，請看第七集「麗君認母」。

(本段完)

金刀飛龍

俠情女兒英雄故事／麥　高　峯・文
可　飛・圖

高原飛龍紀天雄　桃花溪畔追佳人

上文提要：安徽黃山羣峯中往硃砂峯的曲徑小道上，奔走着兩位年輕的師姐妹楊綠花和李芙蓉，楊綠花在江湖中被稱爲美人。兩位奉師父蟠龍劍帮主柳如詩之命，前往硃砂峯會見江湖上黑道的「廢人幫」五首領，解決一宗價值十萬兩黃金的大買賣，應歸誰所屬的問題，雙方互不相讓，引起爭鬥……

蟠龍劍柳如詩的確名不虛傳，僅由一個名排第三的小徒弟，力鬥廢人帮三大高手，居然不敗。

楊綠花抬頭望天，喃喃自語：「嗯！時間已不早了，三師妹說過，要在今天之內，帶我遊遍黃山的名勝古跡呢！」

突然間「嗤」的一聲，一枚淬過巨毒的飛刀打將過來，在陽光之下，放射出一陣藍色的光，藍色的光，就是淬過鶴頂紅的劇毒。

麻皮老大是搶先動手，打出來的是他的殺手鐧，麻皮老大打暗器之技，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他暗器囊中，甚麼暗器都有，飛蝗石、彈子、毒蒺藜、鐵八卦、金錢鏢，不下數十種，而最厲害的一種，便是現時擲射向楊綠花去的這一種了。

他打出來的不止一柄，而是六柄，六口淬毒飛刀魚貫而出，分道打向楊綠花的六個不同的部位。

手法是準、勁、巧都兼而有之，一擲六飛刀，是他行走江湖數十年，賴以成名的絕技，只需中了其中一刀，鶴頂紅的劇毒見血封喉，十個時辰之內，如無解藥，必死無疑。

麻皮老大一出手，便是這麼狠毒，絕不留情，務必一鼓而斃敵於飛刀之下。

難怪，他是武林黑道最大的帮會的大阿哥了。

楊綠花皺皺眉心，長劍出手，正想把六口飛刀一一打落，對方的飛刀技巧雖然毒，雖然絕，但是如要置她於死地，談何容易。

忽聽叮噹叮噹一連六聲响，六口飛刀被打得四散紛飛，有的被打得飛到天外去，有些被擊落地上。

可是，出手的却非楊綠花，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如鬼如魅，突然之間從天而降，金光閃閃，他使的正是一口純金打造的金刀，他正是「高原飛龍」紀天雄。

紀天雄的出手，比楊綠花還要快，他擊下飛刀的手法，似乎比楊綠花更爲高明，自然，他的武功是在楊綠花之上了。

到了此時，楊綠花才清清楚楚的知道，「高原飛龍」紀天雄的武功，起碼勝她幾籌。

「你是誰？」麻皮老大大吃一驚，探手入囊，再取出六口淬毒飛刀，眼睛盯着這位不速之客。

「在下賤號『高原飛龍』，那是武林朋友贈我的外號，在下就是紀天雄，紀是紀念的紀……天是……」

麻皮老大宏聲喝道：「夠啦，你不必再說了，我知道你的，前年你獨力殺死黃河三鬼，去年你獨自一人跑到大運河，把運河帮挑了，你……你原來也到黃山來！」



紀天雄突然從天而降，麻皮老大饒是武功高強經驗豐富，也不由大吃一驚。

場中的打鬥，也因爲硃砂峯上多了一個人，也就立刻停止，廢人帮的都站到大阿哥的背後，以防不測。

李芙蓉並不認識紀天雄，見他氣宇軒昂，儀容不凡，料想必是那一位武林大俠。

紀天雄自亮「萬兒」之時，她還在拚命，那裡聽得見。

紀天雄哈哈一笑，道：「麻皮老大，不錯，那是他們自己不好，是怪不得我的。哈哈，我紀天雄的事，多着啦，你們也不必多管，管也管不了，哈哈！」

他縱聲大笑，聲震長空，麻皮老大的笑聲雖然响亮，但絕不及他。

麻皮老大「哼」了一聲，道：「紀天雄，你到黃山來，是爲了甚麼？」

紀天雄笑道：「我得聞黃山風景，乃是天下一絕，所以，我偸懶他十天八天，到黃山來遊歷一番，黃山果然名不虛傳，昨晚我還在桃花……」

楊綠花一聲咳嗽，大聲道：「紀大俠，你剛才出手相救，謝謝你啦！」

她是恐怕紀天雄口不擇言，說出了昨晚在桃花溪戲弄李芙蓉之事，李芙蓉不依，鬧將起來，那將是在重大糾紛中添出了一個勁敵，在此時，此地，楊綠花可不願跟紀天雄作對。

紀天雄笑道：「區區六口飛刀，楊女俠，難道你不會全數打下，不過嘛……」他鼻子掀了一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一口氣，當然是自楊、李兩女身上發出來的異香。昨晚，跟他見面的是楊綠花，現時，李芙蓉笑盈盈的站在他面前。

「呀，江湖的傳聞果然不錯，蟠龍劍門下弟子個個漂亮，楊綠花已經是武林第一美人，想不到李芙蓉也像芙蓉一般的美好。」這句話當然是紀天雄在心中說的，他決不敢在廢人帮面前，公然說了出來。

麻皮老大厲聲喝道：「不過甚麼？」

紀天雄笑着，在地面拾起一把飛刀在鼻子下面嗅了一嗅，道：「如此難看的東西，怎可以觸及楊姑娘肌膚，所以在下出手代勞，對不起得很呀！」中指一彈，那一口飛刀激射而出，打在一株大樹上面，直沒到柄。

「好指力！」李芙蓉不由拍手叫好。

麻皮老大滿面脹紅，顆顆麻子豎了起來，厲聲道：「紀天雄，你必有事而來，豈止遊山玩水這麼簡單，你到底到這裡來，是爲甚麼的？」

紀天雄望了楊綠花一眼，楊綠花也看了他一眼，她心想問得好，我也想問你呢！紀天雄雖然是稱「高原飛龍」，但他的活動範圍甚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名堂的响亮，不下於蟠龍劍柳如詩。

柳如詩是黑道中的第一高手，紀天雄是白道中的第一高手，一黑一白出名武林。

跛脚老二道：「你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我們解決樑子的時候出現，嘿嘿，你如說特地來黃山遊覽，有誰相信，我們現在是五個人，以五對一，決不怕甚麼高原飛龍、平原飛龍的呀！」

紀天雄笑道：「跛脚老二，聽你的口氣，滿含敵意，你千萬不要把我看作敵人呀！」

瞎眼老四冷笑道：「你居然將我大哥的六口飛刀一一打落，救了這個小賤人，難道還要我當你是恩人不成？」

「小賤人」三個字一出口，「啪」的一聲，那是一記重重的耳光，打她的人却是李芙蓉，叱道：「老賊婆，你膽敢罵我二師姊！」

瞎眼老四半邊臉給打腫了，紅紅的五個手指印，她的聽覺雖靈敏，可是李芙蓉的出手如風，而且站在她身邊，瞎眼老四要閃避也不行了。

瞎眼老四大叫道：「好哇，你膽敢打我！」舉起鐵拐亂舞，可是瞎了眼睛，壓根兒不知道李芙蓉此刻已躲到那裡去了。

紀天雄朗聲道：「瞎眼老四，你還不住手？如果李姑娘惱將起來，下一次她不留情，你的半條命就完了蛋！」

麻皮老大道：「老四別叫，我們先行問明了他的來意，再動手不遲。」

於是對紀天雄道：「男人大丈夫，說一不二，高原飛龍大名鼎鼎，人所共仰，如果偸偸摸摸的上山來護花，那將笑掉武林黑白兩道的朋友下巴了。」

紀天雄道：「好吧！大家都聽着了，蟠龍劍和廢人帮爲了一宗大買賣，約定在黃山講數，這事天下無人知曉，只是除了在下紀天雄一個人外。」

「你怎麼知道？」說話的是楊綠花，她注視紀天雄，在細心觀察他的動靜、言語和態度，她實在料不透紀天雄是她的朋友還是敵人？在桃花溪畔窺浴，他是如假包換的無耻狂徒，在硃砂峯下一番談話，他又像一位正人君子，剛才出手打落飛刀，他又像是朋友，可是，誰能知道，他是友或是敵人呢？

「這個嘛，硃砂峯，敵對的七位都不必知道，總之我紀天雄知道就是了。哈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辦到的事情，只怕不會很多吧！」紀天雄自豪的撫摸着他的金刀。

這是一口純正黃金打造的金刀，整個刀鞘也用純金打成，一口大刀，刀柄、刀背、刀身、刀鋒也全是用純金打成，馳名武林，是天下間最貴重的一口金刀。

紀天雄神通廣大，他這話，敵對雙方都信了一個九成。楊綠花道：「紀天雄，你還未答上正題呢！」

紀天雄道：「多謝你提醒，各位，在下此來，乃是有一個主要的目標，還有一件小小的變故，要告訴廢人帮。」

麻皮老大道：「我早已猜到，你決非遊山玩水而來的，你的所謂主要目標是甚麼？還有甚麼次要的？既有主要，自然有次要，都煩一併見告！」他是怕於「高原飛龍」的武功，說話也客氣許多了。

紀天雄道：「我特地日夜兼程而來，趕到黃山，給你們兩派調解爭端，幸而我在半路上沒有生病，兩條腿還算聽話，一口氣奔來，說得上及時趕到，調解爭端，就是我的主要目標，你們兩邊誰是誰非，就由我紀天雄來一個公正的判決，我想你們七位都不會反對吧！」

「甚麼？」瞎眼老四跳起來，大聲道：「一個三千人的大帮會，有甚麼事不會自己解決，要勞煩別人調解，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紀天雄把他的金刀解了下來，在地面上一插，朗聲道：「瞎眼老四，你是不服我這個裁判者了，是不是？」

瞎眼老四剛才在衆目睽睽之下，吃了李芙蓉一記耳光，還手不得，早已氣得半死，那裡肯服，厲聲道：「我廢人帮的家事，不必勞煩別人越俎代庖，廢人帮跟柳如詩那件樑子，由我們自己憑武力解決，別人不必多嘴多言。」

一聲甫畢，猛覺身子給人像小鷄般提了起來，耳邊响起了一個聲音：「我紀天雄自從給人叫作『高原飛龍』開始，我的所作所爲，無人不服，我說過的話，無人敢搖頭，你這瞎眼老乞婆給我閉上嘴巴成不成？」

說也奇怪，這老婆婆給紀天雄抓了起來，無論如何掙扎，使盡了全身功力，拳亂揮，脚亂踢，也不能掙得脫，砰的一聲响，她被紀天雄重重的摔了下來。

說也奇怪，她給紀天雄重重的摔下，却是一點也不覺得痛，無痛無損，心下駭然，那裡再敢回話。

李芙蓉笑道：「紀天雄，好功夫，如果你下殺手，這老婆婆早已一命嗚呼，佩服，佩服！」

楊綠花對紀天雄信疑參半，瞎眼老四的話，其實沒有說錯，廢人帮是個大帮派，怎容別人介入他們的爭端，而自己的門派呢，蟠龍劍柳如詩威名四播，跟紀天雄齊名，更是不需要他的所謂調解，可是，如果現在反對他，只怕有點不大妥當，將會弄巧反拙。

紀天雄兩次出手，似乎是偏袒自己這一邊。

紀天雄指着他的純金大刀，朗聲道：「在下這個魯仲連是做定了，還有誰不服，請站出來。」他平素說話溫柔，彬彬有禮，可是到了緊要關頭，他却是聲如洪鐘，威風凜凜，一對銳利的眼睛發出兩股電火也似的光芒，逐一地向峯上敵對雙方的七個人掃射。

在七個人的面部表情之中，廢人帮五個人，無一肯服，蟠龍劍兩人，楊綠花雙眼朝天，不置可否，只有李芙蓉一個人向他微笑，也只有李芙蓉一個人不反對他。紀天雄取回他的金刀，掛在腰間，他這次强作魯仲連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半响，麻皮老大的麻皮一顆一顆的又豎了起來，冷然道：「紀大俠，你的武功高强，行俠仗義，一向走的是白道，今天怎的忽然對黑道有興趣？」

紀天雄哈哈一笑道：「麻皮老大，你經驗老到，這話一針見血，在下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剛才對你的無禮之處，尚望包涵包涵！」

麻皮老大道：「甚麼苦衷？」

紀天雄道：「目前請恕在下不能奉告，如果說了出來，我這個魯仲連就做不成了，老大，你是不反對我做魯仲連吧！」

麻皮老大手揮刀柄，沉聲道：「瞎眼老四之言不差，她已代表了我的話，也代表了廢人帮立場，我帮上下三千多人帮衆的一個大帮會，幹過的事，自己負責，如何做事，也是自己掌權，我們不需要別人替我們硬出主意。」

紀天雄面色一變，壓低嗓子道：「那麼你是繼瞎眼老四之後，反對我了？」

麻皮老大也壓低了嗓子：「我是廢人帮的帮主，我說的話，就代表了三千帮衆說話，不錯，我反對你，也等於全帮上下都反對你了。」

瞎眼老四厲聲道：「紀天雄，你的武功縱然天下第一，你鬥得過我們三千帮衆麼？即使現時，我們五人齊上，你也不是對手，你快快滾下山去吧，這裡只有廢人帮與蟠龍劍的事，這裡沒有你的事。」

紀天雄仰天大笑，道：「在下此來，原本已準備大戰滿山高手，先禮既然不成，跟着便是後兵了，

我不妨明明白白的相告，我紀天雄的魯仲連是做定了，非做不可，無論用甚麼方法，禮乎？兵乎？一概不論，高原飛龍何懼一個廢人帮！」

呼的一聲，瞎眼老四一杖橫掃，她再也忍耐不住了，搶先動手，金光閃處，紀天雄金刀在手，只一聽「叮噹」一聲响，瞎眼老四的鐵拐杖斷爲兩截，上半截掉落在地上，下半截仍執在手中。

麻皮老大一聲叱喝，也是金光閃動，直砍過來，又是「叮噹」一聲，麻皮老大面色一變，火速後退，一看他的金背大刀時，早已崩了好大的一個缺口。

紀天雄只出兩招，便尅敵制勝，他高擧金刀，哈哈大笑，在陽光照耀之下，反射金光萬道，四下亂舞，耀目欲眩。在閃爍不定的金光之中，硃砂峯上六個人——除了瞎眼老四不能視物之外，六人均看得清清楚楚，紀天雄的金刀，完全用純金打造，純金的刀鞘，純金的刀柄，純金的刀身——包括了刀鋒在內。

即是說，他的金刀的鋒刃，均是純金的，並不曾開鋒磨刃，是一口鈍刀，全無鋒利可言的。

李芙蓉圓睜大眼，低聲道：「二師姊，這便是他的馳名武林金刀？」

楊綠花點點頭。李芙蓉道：「此刀多重？」

楊綠花搖搖頭，李芙蓉自己估計，此刀起碼重一百斤，刀鞘五十斤，連刀帶鞘重一百五十斤，天下之間，那有如此笨重的武器。

楊綠花見李芙蓉滿腹驚奇，低聲道：「三師妹，你不要猜估了，紀天雄自恃武功蓋世，特別選用這等笨重的武器，他震斷了瞎眼老四的鐵拐杖，用的完全是內功，不憑鋒刃之利，對付老大也是一樣，武功到了如此境地，他即使不用金刀，只使一根樹枝，也可以把鐵拐杖震斷，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李芙蓉恍然大悟，心中大爲佩服，笑道：「好呀，好極了，眞是此人不同彼人，此金刀不同彼金刀！」

麻皮老大的麻皮又是一顆一顆的豎了起來，試了這一招，他知道自己的武功，跟這位「魯仲連」實在相差太遠了，如果鬥下去，必敗無疑，如果不鬥呢，嘿嘿，這便等於對紀天雄擧手投降。廢人帮的威名掃地，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在黑道上耀武揚威了。

麻皮老大把心一横，嗔目大叫：「好，大夥兒一齊上，先跟這廝拚了。」

一擧手就要合五人之力一湧而上，還是跛脚老二比較冷靜，朗聲道：「且慢，我有話說。」

麻皮老大道：「老二，你，你還要說些甚麼？」

跛脚老二智計出衆，在廢人帮中，出謀獻策，是麻皮老大的得力助手，也是帮中的軍師，麻皮老大一向對他十分信任。

跛脚老二微微一笑，道：「紀大俠，你旣出面作魯仲連，那是兩下不偏袒了？」

紀天雄道：「正是，如果不，怎可做魯仲連，老二這話未免多餘。」

跛脚老二冷眼旁觀，權衡利害形勢，如果全力一拚，勝了當然可喜，萬一慘敗，「廢人帮」這個字號，只怕由今日起，再也不能掛上了。打將起來，勝利之數，實在渺茫，何況還有楊綠花、李芙蓉虎視在旁呢？

「紀大俠，」他笑了一聲：「如果我的記性不差，你似乎說過，你上山的主要目標，是作魯仲連，在下請敎一聲，你的次要目的是甚麼？」

「遊山玩水！」

跛脚老二愕然道：「眞的如此簡單？」

紀天雄道：「高原飛龍一向不說謊話。」

跛脚老二道：「好，在下也還記得，紀大俠還有一件變故轉告，不知此事爲何？」

紀天雄悄然道：「也沒甚麼，貴帮劫去的一宗大買賣，已經被人來一個黑吃黑，劫走去了！」

紀天雄一字一頓，把這話說了出來，聲音是多麼的平靜，字句是多麼的清晰，可是這一句話在廢人帮五人的耳朵中，每一個字，都像平地响的焦雷，把五廢人嚇得面如土色，齊聲大叫道：「紀天雄，你說甚麼？你不是騙人吧！你不是故意開我們的玩笑吧？」

「高原飛龍一向不說謊話！」也是一字一頓，聲音平靜而清晰，但也像焦雷一般，把五名廢人轟得頭昏眼花了。

跛脚老二吸了一口氣，朗聲道：「紀大俠，你怎知道有這回事？」

「總之我知道，決非虛假，貴帮劫得的一宗大買賣此刻已在別人手中。」聲音仍然是平靜而清晰。

麻皮老大的麻皮，又是一顆一顆的豎了起來，圓睜大眼，厲聲道：「誰幹的？是那一個不講義氣的惡賊，居然黑吃黑？他是誰？你快說！」

聽了這個驚人的不幸消息，麻皮老大不暴跳如雷也不成了，非但是他，五名廢人全是心頭大震，個個咬牙切齒，只有跛脚老二還在强作鎭定。

紀天雄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們，我當然知道此人是誰！」

嘩啦一陣响聲，五廢人各亮出兵刃，向紀天雄怒視。

跛脚老二道：「爲甚麼不能？」

紀天雄冷笑道：「看你們聲勢汹汹，又想打架麼？」

瞎眼老四厲聲道：「是不是柳如詩那賤人幹的事？」

紀天雄道：「如果是，她又何必派門下弟子上山來談判，難道柳如詩太過清閒，挖空心思來玩這一場無聊之遊戲嗎？」

頓了一頓又沉聲道：「老婆婆，以後你說話小心點，賤人兩個字，決不能加在柳如詩的身上，否則小心你的老命！」

跛脚老二知道對紀天雄這等身份的人，決不能逞强，只好懇求道：「紀大俠，你旣知道此人是誰，請你告訴我們成嗎？念在武林一脈，求求你幫我們一個大忙！」

獨臂老三厲聲道：「我們找得此人，不把他碎屍萬段，就不知廢人帮的厲害，黑吃黑，哼！此人也的確太過份了，膽大包天，視我們廢人帮如無物！」

駝背老五一直不說話，這時忽道：「紀大俠，你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帮、一個派或者一羣人？」

「不錯，」紀天雄點點頭道：「我知道此人單人匹馬，把貴帮挑了，來個黑吃黑，劫了那一宗大買賣。」

駝背老五道：「大哥、二哥，如果紀大俠此言不假，我們要查明此人是誰，還不容易麼？」

麻皮老大道：「怎樣？」

駝背老五道：「我們馬上返回帮舵，只怕不必踏進大門，弟兄們已紛紛出來哭訴了，是不是？」

麻皮老大恍然大悟，這原本就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他怎的會想不起來呢？

人在劇烈的爭執中，在劇烈的拚鬥中，在面對厲害的大對頭中，心中的想法，儘是如何求勝，有時對微小的細節便會忽略了，也是有的。

麻皮老大不須怎樣的細想，已下了決心，放在他眼前的頂要大事，便是立刻把這宗買賣搶回來，否則，甚麼談判，甚麼調解，完全變作子虛烏有！

他一聲令下，五名廢人立刻撤退。

麻皮老大恨恨的瞪了紀天雄一眼，道：「紀大俠，你今天多次出手，相幫蟠龍劍，此恩此義，我麻皮老大決不能忘記，後會有期。」

李芙蓉叫道：「就這樣的去了麼？我們還有話說呀！」

跛脚老二道：「你有話就跟姓紀的說便是，我們和你暫時沒有甚麼關連，你難道不知？」

李芙蓉叫道：「爲甚麼沒關係？你們慢走，你我的一場架，還未好好的打過。」她這次上山，原本準備跟廢人帮大戰一場，表演她的大好身手，那知道紀天雄的出現，就把廢人帮攆走了。

廢人帮心急如焚，那裡肯聽，五大高手飛一般的溜下山去，別看他們又瞎眼又跛脚，走起路來，勝於常人，一晃眼，五條人影已在硃砂峯下，再一眨眼，人影皆杳。

李芙蓉恨恨的跺跺脚。

「人已走了，你還急些甚麼？」紀天雄微微一笑，鼻子一掀一掀的，不知他在呼吸黃山的新鮮空氣呢，還是在嗅着兩名少女的嬌軀散發出來的異香。

李芙蓉道：「師父吩咐，叫我用『葉底偷桃』這一招，必可把廢人帮殺得落花流水，那知道只打了一陣，他們便走了，我是失去了揚名的機會啦！」

紀天雄笑道：「你不必擔心，將來有一天，你還是要跟廢人帮好好的打一場。對了，你今年貴庚，十八歲是不是？」

李芙蓉羞澀地點點頭。

紀天雄笑道：「你師姊在十八歲之時，她的武功只怕還不及你現在，來日方長，你還怕沒有揚名機會嗎？你今天力鬥廢人帮三大高手而不敗，已經揚名了，哈哈！」

李芙蓉道：「我在師父口中，早已知道了你的大名，但是料不到你如此年輕，在我猜想中，你旣然與師父齊名，起碼有三四十歲，或者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嘻嘻，原來你面白無鬚，居然是一名小伙子呢！」

紀天雄道：「我不算得年輕小伙子，我知道你師父柳如詩揚名天下之時，她不過二十多歲，李芙蓉，嗯，我可以叫你的閨名嗎？」

李芙蓉道：「當然可以，以後你叫我李芙蓉吧！我就叫你紀天雄便算！」

李芙蓉任性自然，落落大方，對於這個陌生男子，毫無羞澀之態，笑道：「紀天雄，你給我們作魯仲連，心中必然在想着，如何偏袒我們了，是不是？」

紀天雄道：「你怎的知道？」

李芙蓉笑道：「你一出現，便救了我的二師姊，後來又一連三次，都是對廢人帮不利，我說呀，你就算做了魯仲連，也將是一個偏心的魯仲連。」

說着，她咭咭地嬌笑起來，笑得十分嫵媚，十分自然的。

紀天雄嘆了一口氣，道：「李芙蓉，你不知道我肩上的任務，比這座黃山還重，爲了武林團結，爲了阻止某一方面稱孤道寡，我要做的，是絕對公正，我不能偏袒任何

一方面的。」

李芙蓉嗔道：「是麼？但我要你偏心一些，幫幫我們，廢人帮十分討厭，你不必幫他們的。」

紀天雄笑道：「有心偏袒，怎可以作魯仲連？廢人帮此刻，對我還不心服，我的任務實在是不輕，還得多花一些氣力呢！」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在硃砂峯上談起來。

楊綠花這時，獨坐在一塊岩石上，以手支額，在沉思之中，放在她眼前，有幾個疑團，也有幾件事，疑團是不能不解，要事是不能不辦。可是，怎樣去解？怎樣去辦？她不得不細心去思考。

而且，還有一件十分微妙之事，使她困擾，使她迷惑，使她茫然不知所措。

她在沉思之中，偶然抬起頭來，第一眼看見的，便是紀天雄那一張英俊爽朗的臉，高大的身材，蓬勃的朝氣，站起來彷如一棵迎風的大樹，當他週旋於五名廢人之中，啊！簡直是鶴立鷄羣。

這等人材，那裡去找？

他的武功，更加不必說了。

忽然之間，只聽得李芙蓉道：「喂！紀天雄，你爲甚麼老是掀鼻子，就像那個……那個獨臂老三和駝背老五一般，鼻子一聳一聳的，爲甚麼？」

紀天雄哈哈大笑，道：「我一進黃山，便嗅到四種不同的氣息，說起來眞好笑，但是，的的確確是四種迥然有異的氣味呀！」

李芙蓉「噗嗤」一聲，笑道：「眞的？這眞是奇了，你能形容一些出來聽聽嗎？」

紀天雄道：「我現在嗅到的，是一種難於形容的幽香，無以倫比的芳郁的香味，這種香味嘛，決不能形容，只能閉上眼睛，用嗅覺去享受。」說着果然閉上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楊綠花心中暗喜，她師妹之言不差，浸過桃花溪的溪水，的確遍體生香，數日不散。她們本來便是幽香陣陣，加上桃花溪的溪水，更是香上加香，眞是不能形容的異香。

紀天雄半閉着眼睛，又道：「當我獨坐在對峯，還未出手，還未與廢人帮會面之前，我吸着的便是黃山的清新空氣，這種空氣使人精神大振，心曠神怡。對面這座山峯叫做甚麼？」

李芙蓉道：「珍珠嶺，又叫珍珠峯，兩峯之間，有一條大瀑布，高數十丈，無數泉水集到這裡以後，一瀉而下，泉水直到桃花溪，溪水又流出山外去。」

紀天雄道：「是啦！原來你對黃山如此熟悉，哈，還有一種氣味，使人作嘔，我是一直忍着，沒有嘔了出來，這種氣味，你大概也領略過了，是不是？」

「廢人帮的？」李芙蓉皺皺眉頭，說：「天幸他們此刻已經走得遠了，紀天雄，還有第四種氣味是甚麼？」

紀天雄笑道：「桃花溪的異香，香氣在水面上飄浮，呀，我眞的不知怎樣才能形容，有人說如果在溪水中浸一浸，遍體生香，我才不信呢！所以……」

李芙蓉道：「你說甚麼？」

紀天雄笑道：「我不相信，所以我在昨晚浸它一浸，試它一試，哈哈，果然傳說不虛，我此刻身上還有一點香氣，你難道嗅不出來嗎？」

「呀！你就是那個瞥伯，那個瞥伯原來是你？」李芙蓉猛然的省悟起來，出劍如風，一劍便向紀天雄刺過去。

眼見是鮮血直流，李芙蓉這一劍，刺中了紀天雄的右臂，李芙蓉柳眉倒豎，又一招「葉底偷桃」橫掃了過去，「颼」的一聲，這趟一劍掃空，紀天雄的高大影子，已在十丈之外。

李芙蓉嗔目大叫：「原來你是一個不知羞恥的狂徒，你還口口聲聲稱甚麼大俠自居？你是無恥的小人，不要走，吃我一劍！」

提劍直追，只聽見笑聲震天，由响而微，由微而弱，由弱而止。

紀天雄的笑聲，依稀還在空氣之中，但他的人與影，却一齊不見了。

李芙蓉還要提劍猛追，楊綠花道：「三師妹，他已走得遠了，你的輕功遠不及他，不必追啦！」

李芙蓉道：「那瞥伯是不是他？」

楊綠花點點頭道：「正是。」

李芙蓉頓足道：「你爲何不早說？哼，我只打中他一劍，眞是便宜了他！」

楊綠花道：「大敵當前，早說又有甚麼用，我們應付廢人帮尚且不暇，怎可多添一名勁敵？」

李芙蓉想起自己清白之軀，無端端給一名陌生男人窺見了，心中如何不忿不愧，哭聲道：「可是，我以後怎麼見人？」

「見人？」楊綠花道：「你見誰？」

「自然是他！」

楊綠花站了起來，輕輕的牽着她的手，柔聲道：「你放心吧，他倒不曾窺見你，紀天雄是正人君子，多年來，他的聲譽既响且隆，武林中對他，不論黑道白道都是交相稱譽、尊敬他，『高原飛龍』紀天雄大俠這幾個字，他是受之無愧，你放心好了！」

李芙蓉道：「你怎麼知道的？」

楊綠花當下把紀天雄所說的，告訴了她，李芙蓉本來便是豪放自然的人，聽了楊綠花的慰解，這才轉嗔作喜，知道錯怪了他。

「我這一劍，他是故意不閃不避，是不是呢？」

「不錯，」楊綠花說：「他如果要閃避，你決打不中他，他如果反擊，你便糟啦！」

李芙蓉道：「你猜他走了還是去黃山？」

楊綠花道：「有些事他還得跟我們商量，我猜他仍在此間，他既口口聲聲要做魯仲連，怎能因你一劍之刺而遠走高飛？」

李芙蓉看着地面上的幾滴血，心中頗爲後悔，摸出一方手帕，輕輕的把鮮血抹去。

正人君子的血是珍貴的。

半晌，李芙蓉道：「二師姊，師父交下來的任務，還未完成，我們怎麼辦？」

楊綠花道：「我已想過了，我們必須再見見紀天雄，我們今晚就在黃山過夜，你知道山中那一間寺院較爲乾淨？」

李芙蓉道：「黃山的寺院有好幾間，全都乾淨，可是全是和尚寺，沒有尼姑庵，你要和尚們收留我們過夜麼？」

楊綠花道：「既然是如此，我們只好在山頭露宿了，幸而現時是春天，還不致太冷。」

李芙蓉道：「那也不必如此，我知道有一間叫『半山寺』的，有房子，有床有椅，可是並沒有人，我們大可以在半山寺安安樂樂地睡一覺。」

楊綠花道：「如此最好，半山寺爲甚麼會沒有人？」

李芙蓉道：「半山寺屬於慈光寺的，專供遊客爬到半山睡午覺，所以並沒有一個和尚僧人。二師姊，你是相信紀天雄一定還在黃山？」

楊綠花道：「一定的，而且一定還要找我們的。」

李芙蓉道：「關於我們的任務……」

楊綠花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有分寸，你不必擔心，師父交下來的任務，我們必須完成，將來終有一天，我們把十萬兩黃金抬回去，教師父歡喜一場，現在雖然稍有阻滯，我們決不能就此回家，向師父哭訴吧？」

李芙蓉道：「好，我一切都聽你的話行事，二師姊，現在不過是午時剛過，時間有的是，不如由我帶你去遊一遊黃山的風景如何？黃山的風景是天下第一！」

楊綠花道：「好，我有些餓了，那裡可以找一些吃的？」

李芙蓉道：「我帶你到慈光寺去吃一頓，和尚們不招待我們留宿，但一頓素菜，決不會不理不睬的，如果不理不睬也不怕，黃山遍地都是果子，任你吃一個飽。」

楊綠花笑道：「好極了，你帶路吧！」

這一天，她們姊妹倆果然遊遍了黃山的名勝古蹟，遊過了有名的「雲海」，傍晚，她們才戀戀不捨地到了半山寺，這半山寺雖細小，可是十分幽雅。

半山寺果然沒有半個和尚，也沒有半個客人，夜是靜寂的，只有陣陣和風拂起，樹葉沙沙之聲，在夏天，這裡當然有悅耳的蟬聲，可是現在還是春天。

月色由半掩的紗窗中投射進來，把一個寬大的臥室，照得半明半暗，楊綠花躺在床上，聽着沙沙的樹葉搖曳之聲，看着融融的月色，思前想後，那裡睡得着。

她想起了在柳門學藝的情形，十八歲還不夠，便投身在蟠龍劍柳如詩門下學藝，一面學藝，一面追隨恩師，去幹黑道上的大買賣。柳如詩名震江湖，被許稱爲江湖武林中第一高手，她常常說，第一只怕不是，因爲武林中還有一位「高原飛龍」紀天雄。

柳如詩未跟紀天雄交過手，甚至連見面也沒有，彼此都是慕名，誰強誰弱，非經面對面的鬥過才知，她常常對楊綠花說：「我本可橫行天下，成爲武林第一人，忌的單單是紀天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終須跟他鬥一個明白。」

柳如詩雖有此心，可是紀天雄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柳如詩到處去找他，均是失望而回，無法找到他。

「師父，是不是紀天雄的武功不及你，他故意迴避你呀？」柳如詩門下弟子都是這麼問。

柳如詩搖一搖頭道：「或許是，或許不是，誰知道，如果有人知道，此人便是紀天雄。」

一想紀天雄，他那偉岸的體魄，俊俏的面孔，爽朗的笑聲，突現在楊綠花的腦海之中，他有時是這麼慷慨激昂，有時是這麼溫柔敦厚的，站在廢人帮之中，簡直是鶴立鷄羣，不，應該是說，他站在整個武林之中，也是人中之龍，人中之鳳才是，如此人材，哪裡去找？

睡榻上發出了幽幽的嘆息之聲，楊綠花輾轉反側，那裡睡得着，一想起紀天雄更是睡不着，她的恩師柳如詩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憑了她，也屢次找紀天雄不到，現在嘛，紀天雄不是在黃山嗎？

紀天雄中了李芙蓉一劍，大笑而走，不知去向，李芙蓉以爲他是畏罪逃去了，但是，在楊綠花的直

覺之中，她知道紀天雄是不會走的，一定還在黃山，而且一定是在附近，說不定此刻已到了半山寺呢！

一陣清風徐來，半掩的紗窗給吹得格格的响，楊綠花猛地裡想起了師父交代下來的任務，如果不是紀天雄橫裡竄了出來，强作魯仲連，今天的一戰，嘿嘿，那是必勝無疑。可不是麼，李芙蓉以一對三，仍可以維持個不勝不敗之局，由她把跛脚老二獨臂老三瞎眼老四纏死，剩下來的痲皮老大、駝背老五，是決然鬥不過她的。

一勝一和，那便是勝了。

勝了之後，强逼廢人帮交出那宗大買賣，任務完成，她師姊妹倆就可以回家交差。可是，這件任務却給紀天雄毀了。

他爲甚麼要强作魯仲連，他爲甚麼明顯地偏袒蟠龍劍？他怎樣知道蟠龍劍與廢人帮之爭？他又怎麼知道有人黑吃黑，把那宗大買賣劫去？

這幾個疑團在楊綠花腦海中盤旋，兀是參詳不透，她希望紀天雄突然出現，好去問問他，自然，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因素，在驅使着她。

「好，如果他還在黃山，我終須找到他，如果他不在黃山，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他，爲公爲私，我是非找他不可，他嘛……唉！看來我也是非找他不可的。」楊綠花喃喃自語，聲音雖然是細如蚊鳴，可是臥在隔壁的李芙蓉却是聽見了。

「二師姊，你還未睡麼？」李芙蓉的聲音十分慵倦，她是半睡半醒，還在打着呵欠。

楊綠花心中一跳，只覺臉上一陣陣的發熱，「爲公」也還罷了，「爲私」兩個字，怎能給別人聽見呢？於是連忙道：「我睡着了，三師妹，你快睡吧，明天我們還要遊山呢！」

李芙蓉道：「是啦！黃山縱橫六七十里，無處沒有名勝風景，我們今天遊了『獅子林』、『百丈潭』，明天我帶你去『丞相溪』，到雲谷寺去，看看那一株著名的『異蘿松』，這種松樹，只有黃山才有……還有……呀！黃山風景數之不盡……」

聲音由弱而止，李芙蓉是睡了。

楊綠花又驚又喜，驚的是只怕她的心事給師妹聽見了，喜的是她的心事幸而未被聽見。學武之人，尤其是內功精湛之人，稍有異聲，縱然是在睡夢之中也會驚醒過來。

內功練到上乘境界，有所謂「耳邊轟雷不聽，遠處落針可聞」，到了忘我之境界，內功便達於大成，李芙蓉跟她師父練了五年內功，已有了很好的基礎。「在耳邊轟雷不聞」，雖然還未能到達，可是，近處落針可聞，則無論如何都可以做到。

楊綠花心道：「楊綠花呀楊綠花，你今年二十四歲了，自然……自然該找一個……一個人，可是你這種心事，怎能讓師妹知道？給她知道了，又給她笑上了半年啦！」

突然間，她又想起一件事來。

這是去年的事了，楊綠花帶了李芙蓉去做一件案子，對手是十二名鏢師，鬥了半個時辰，終於把十二個鏢師全都放倒了，劫鏢在手，總值三萬兩銀子。

當然，蟠龍劍不出手則已，一出手，這宗買賣必然是油水足夠的一種，區區二三千兩，蟠龍劍可不放在眼內，擁有鏢師十二人，這趟鏢當然是以萬計了。

一名總鏢師，以一手八卦刀馳名武林，終於敗了，憤然道：「蟠龍劍名不虛傳，在下敗了無話可說，誰叫自己技不如人，可是，蟠龍劍就有兩般不是。」

楊綠花道：「甚麼兩般不是，請老師指教指教。」

那總鏢頭冷冷的道：「柳如詩武功蓋世，如果改走正途，那將是武林之福，可惜她捨正路而行，做了沒本錢買賣，可惜呀！可惜！至於你楊綠花，貌美如花，艷如桃李，如果肯嫁，那將是武林中的佳話，可惜你却……」

他只能說到這些，因爲楊綠花手起一劍，把他打得重傷，再也無法把下文繼續說下去。

楊綠花輾轉反側，不能入寐。

如果說：有性動物，都會思春的話，那麼現在看來，這位武林美人也在思春了，她是女人，現時是春天了。

春天最容易吹起了「有性動物」的情慾，尤其是雌性，春天最易使人迷迷茫茫的胡思亂想，尤其是女人。

楊綠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坐了起來，隔着紗窗往外看，但見遠處一片蒼綠，在月色之下，份外分明，蒼的是山，綠的是樹，「呀！蒼者自蒼，綠者自綠，黃山景色，的確是名不虛傳。」

看近處的，只見樹影婆娑，明朗的月色，把寺外的參天大樹的影子，一律投往地面上，枝葉是搖曳生姿，樹幹是魏然不動，這情景又引起了楊綠花的遐想，男人是樹幹，女人是樹枝，樹枝樹幹永相連，男女間的結合，也是一般，這是自然界的生物規律。

被投射到地面上的影子，初時是長長的，後來是漸漸縮短了，月亮也由山腰升起，漸漸的升上山，月快到中天了。楊綠花痴痴呆呆，

足足呆了兩個時辰。

猛然之間，忽見一排樹影之中，多了一條黑影，這條黑影楊綠花看得清楚，是個人影，可不是樹影。

楊綠花低喝一聲：「誰？」一躍而起，把掛在床頭上長劍拔了出來，纖腰一扭，越過紗窗，跳了出來，學武之人的感覺特別靈敏，楊綠花喝聲、抽劍、躍出，一氣呵成，只一晃眼，她已擺出了一個戰鬥的姿態。

由靜默沉思之中，一變而爲極勁的姿勢，在楊綠花看來，正是家常便飯，要變便變，那是不須細想。

在一棵參天大樹之下，但見巍然地站着一人，楊綠花的猜想不差，楊綠花的夜眼不差，此非別人，正是她夢寐不忘，剛才還在想着的人——高原飛龍紀天雄。

「啊！原來是你！」是柔和而喜悅之聲，帶着期望得到實現喜悅，跟着的便是：「你，你還未走，你還在這裡幹甚麼？」語氣是稍稍的嚴厲了，可是，聲音仍然是柔和。

紀天雄微微一笑，道：「你師妹無端端刺我一劍，我是特地來找她晦氣，李芙蓉呢？她在那裡？」

楊綠花微感失望，道：「她已經睡着了，你半夜三更，悄然而來，難道眞的找她晦氣不成？」

紀天雄低聲道：「當然不是，你是知道的。」

楊綠花粉面微現紅暈，一雙明亮眼睛注視着紀天雄，低聲道：「那麼你來幹甚麼？我不知道。」

紀天雄雙手一擧，笑道：「你看，我身邊可沒帶兵刄，我是空手而來，自然是懷着好意來看你呀！手持長劍，聲勢汹汹，一副撩事惹非的樣子，哈哈，這樣未免太過辜負艮辰美景了。」

楊綠花粉頰的紅暈更加厲害，心中在砰砰的亂跳，執着長劍的右手也有點戰抖了，突然間，她的長劍左右揮舞，月色之下，閃出陣陣銀光，手一揮，那一口長劍電射而出，掠過寧靜的空中，「颼」的一聲，插在一棵老年大樹之上，直沒入劍柄。

「好一手甩手劍法！」紀天雄輕輕的讚賞道。

楊綠花微微一笑道：「紀天雄大俠，你雙手空空，我也雙手空空，你我平等相處，我決不領你的情，你要待怎麼樣？還要强自出頭，作魯仲連麼？」

紀天雄道：「魯仲連自然要做，但決不會在此時，也不會在此地。」

楊綠花道：「那麼你來幹甚麼？」

紀天雄一指李芙蓉的臥室，低聲道：「她還在睡着？」

楊綠花點點頭，道：「除非你大聲疾呼，驚天動地。」

紀天雄道：「楊綠花，你跟我來，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你肯相信我嗎？」

楊綠花搖搖頭，可是「不行」兩個字却沒有出口，紀天雄道：「怎樣？那處好玩得很，凡是黃山名勝，我……說實在的，我……」他的聲音，似乎也帶了一些顫音。

楊綠花見這位大名鼎鼎的江湖大俠，居然也如此尷尬，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這一笑，可把她那羞澀害怕的心情掃除了一些。

「你，你怎樣了，說下去吧，怕甚麼？你說甚麼我都聽，難道你還看不出來？」楊綠花是鼓足了勇氣，才能說出這話，她也不知道這種勇氣從何而來。

「好極了，」紀天雄微微一笑，道：「這是，這是無與倫比的鼓勵，你跟我來，我要你獨自一人決不要第三者。」他微微一笑，可是笑聲只可以輕輕聽到，使人分辨出，這確是笑聲。

然而，一丈之外，誰也聽不見，紀天雄使的正是武林中最奇奧最幹練的上乘功夫——傳音入密。這種功夫的驚人之處在於，他大聲說話之時，數丈之外誰也聽不見，他細聲說話之時，聲音悠長，却是可達十丈之外。

楊綠花心中凜然：「一招傳音入密」。心念未畢，「啪」的一聲，紀天雄又使出第二記絕招來，大袖一揮，捲着楊綠花的纖腰，把她捲到懷裡，又是一記上乘的「撲袖法」。

楊綠花急道：「你你……你幹甚麼？」

紀天雄道：「你不要吵，別把你師妹吵醒了，走吧，我扶你一扶。」紀天雄抱着她走。

她要掙扎是可以的，因爲她沒有受傷，武功仍在，然而她却懶洋洋的伏在紀天雄寬厚的胸膛上，昏倒在他的懷中，只覺得自己的身軀，隨着紀天雄的奔跑，起伏不平，有時上攀，有時下瀉，有時是跳躍。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辰，只聽紀天雄道：「到了！」

楊綠花突然睜開眼睛，眼前是一副美麗的景色，然而並不陌生，她在這裡浸過脚，李芙蓉在這裡洗過澡。

「桃花溪！」楊綠花輕叫了一聲，這時，猛然省覺，嗔道：「你，你還不把我放下來麼？」

欲知道楊綠花與紀天雄來到桃花溪發生了甚麼事情？請留意故事之二「劍底蟠龍」。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酒樓獨酌抱不平　挺身救護反被護

當眞是：清明時節雨紛紛，雖是毛毛細雨，却令蓮花樓前的柳更青，點點滴滴，從柔柳上垂落下來，眞像顆顆珠淚垂。那樓頭冷冷清清，也倍令人產生淒淒、慘慘、感感之感。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可眞是：此地、此樓、此情、此景的寫照！

城是鳳陽城，樓是蓮花樓，此地此樓也罷了，怎生此情此景，也如是？

因為一個妙齡女子，打鳳陽城中出來，祇見她：愁損了翠黛雙蛾，花容玉慘，那毛毛細雨密了些，避雨樓下，正因妙齡而又罕見的貌美，令人一見，倍生憐惜。

那樓頭對酌的兩個酒客，乍然有感，竟吟哦起來。

另一個酒客亦是斯文中人，笑道：「你錯了，聶勝瓊這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所說的鳳城，並非這鳳陽城，而是指禁城，秦穆公有女吹簫，鳳降其城，故說京城為丹鳳城，自此以後，言京師之城，為鳳城了。」

對面的那酒客用手一指，指着樓下避雨的姑娘，說道：「這姑娘出得鳳陽城來，花愁玉慘，避雨樓下，就有這麼巧，此樓竟也名蓮花樓。枕邊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聶勝瓊這傷心人，自有其傷心事，不過太巧合了，不禁有所感而已。」

對面那酒客回頭下望，樓下避雨的姑娘恰也抬頭望天，眞個是愁損了雙黛蛾，玉容愁慘，那酒客一見，不由也怔住了。

因為那姑娘，雖然滿身風塵，秀髮蓬鬆帶雨，舊衣布裳，而且花容愁慘，却難掩那秀麗。

那兩個對酌的酒客旁邊，有一個少年獨酌，聞聲回頭下望，也見到了，也不自禁，心中油然而生憐惜，心想：這姑娘懷有重憂，必遭遇甚麼慘絕人寰的慘變。

那姑娘見雨更大了，本已愁結的眉頭，更鎖緊了起來，稍一遲疑，竟走上樓來了，在角落，找了個座兒坐下了。祇聽一聲響，把携帶的包袱放在桌邊。

包袱細長，放落竟發出沉重的聲響，那兩個酒客也罷了，少年却注了意。

那花鼓歌道：說鳳城，到鳳城，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眞是一些兒不錯，那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這鳳陽，城外的皇覺寺，便是這明太祖當年出家作和尚的寺院，自從出了這朱皇帝，氣數像已到了盡頭，自此馬亂兵荒，天災年年，可不是十年倒有九年荒。

荒亂年年，這鳳陽的人，當眞

是：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沒有田地，也沒有兒郎，怎辦？就祇有：身背着花鼓走他鄉了。

是以，這鳳陽的女子，露面抛頭，常見多見，已不以為奇了。

祇不過，那對酌與獨酌的三個酒客，一見這姑娘上得樓來，都不禁大奇，雖然這姑娘玉慘花愁，却難掩她那出奇的秀美，即使臉容為寒霜籠罩，繃得緊緊的，澄澈的雙眸，不橫秋水，而且，乍然一掃，便隱現稜芒，都不能掩蓋那罕見的，出奇的秀美。

一彎流水，綠楊垂柳，這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竟也有這麼個好風景的所在，自也是罕有的好所在，是以有人就在這臨近大道的水邊，建了這酒家樓，更在水中多種蓮花，樓也因而命為蓮花樓。

但清明時節雨紛紛，若非是大雅之士，也不會登臨了，是以樓中酒客疏落，除了那對酌的酒客，分明是雅士之外，便祇有這少年了。

不料這姑娘竟也上了樓頭，雖然是為了避雨，但也不由人不以為奇了。

這蓮花樓雖非銷金窩，却也是高貴的場所，往來無白丁，若非仕宦商賈，亦是墨客騷人，才會登臨，也才花費得起的。不料這姑娘，玉慘花愁，舊衣布裳，顯然貧苦的姑娘，竟也走上樓來。

好沉重的包袱，是嘛，人不可貌相，又豈能以衣著取人，有錢的就是大爺，人家姑娘有銀子，就是小姐千金，難道就不能來買醉不成。

少年不禁皺了眉頭，却又挑了眉梢，因為樓中的酒保，眼看人家姑娘上得樓來，也落了座，竟不理睬，顯然狗眼看人低。

那姑娘竟不以為忤，也不呼喚，分明是志不在飲食，不過上樓來避雨而已。

就在這工夫，忽聽樓梯響，上來了一夥人，有七、八位之多，盡皆是膀寬腰圓，虬筋栗肉，好不矯健，簡直是一湧而上，不僅樓梯震天價響，簡直樓頭也為之震動。

那為首的一個漢子，豹子頭、鴿子眼，倒比其後的幾個漢子稍稍矮小些，衣著却更光鮮。

便連在樓門口打盹兒的酒保，都慌忙迎了上去哈腰，滿臉堆笑，說：「朱爺、吳爺，呵！今兒颳的是什麼風，連焦爺也大駕光臨了。」

更不用吩咐，兩個酒保把兩張四方桌拼攏了來，早見一人飛奔而上，原來是掌櫃的，拱手笑道：「焦爺貴人事忙，好久不曾侍候了。朱爺、吳爺、姚爺……」幾乎逐個兒拱了拱手。

原來當先那漢子姓焦，衣著雖光鮮，顯然是沐猴而冠，是這蓮花樓的豪客，亦是常客，分明亦是桀傲不馴的暴客。

祇聽一個漢子道：「焦大哥走了一趟汴京，今日我等替焦大哥洗塵，好酒好菜，祇管取來。」

那姑娘冷然望着窗外，這般聲勢，上來了這麼多人，竟連眼角兒也不瞟一下，少年却皺了眉頭，祇聽那兩位雅士中的一個，壓着嗓門兒，一呶嘴，對另一位說道：「喏，與皇覺寺的賊和尚沆瀣一氣，同流合污，連官府也要巴結的，就是這姓焦的為首的這夥人了，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端的令人髮指，別……別回頭。」

那雅士不但回頭，而且睥睇了一眼，說：「外號人稱豹子頭的焦天龍！」

少年可掀了眉兒，不由瞪了那姓焦的一眼，因為惡名在外，今天才得相見。

那夥人那把這幾人放在眼中，紛紛落座，酒保又上來了兩個，奔走得脚底朝了天，咄嗟之間，擺杯筷，遞酒菜，紛亂一陣。

啪的一聲響，竟是那姑娘一拍桌子，呔了一聲，喝道：「狗眼看人低的酒保，滾一個過來。」

那少年可怔住了，面冷，話聲更冷，這是難怪人家姑娘生氣的，一般是酒客，上樓已好一陣，沒人理睬。祇不過任她臉上再冷，也掩不了那秀美俏麗，話聲再冷，亦悅耳清脆，倒添了幾分嬌嗔。

這鳳陽一帶，大姑娘、小媳婦，抛頭露面的多有，穿州過縣，打花鼓賣唱，不是街頭也是酒家樓，本也不奇的，但這般冷言厲色的，可眞是罕見得出奇，少年不禁瞟了那姑娘桌上的細長包袱，就知道姑娘有些來歷。

那姑娘一拍桌子，便連那夥漢子都有點愕然了，竟有人斗膽敢在旁邊拍桌子吆喝，自然都回過頭來，便連樓中的酒保也都怔了怔。

隨爆發了連聲呵呵大笑，一個說：「嘿！鳳陽城中，可眞出鳳凰了，好一個標緻的妞兒。」

「酒保，」另一個人說：「這就是你們的不是了，人家姑娘上得樓來，竟也不招呼。」

又一個打了個大哈哈，竟站了起來，說道：「今日替焦大哥洗塵接風，正少了陪酒的，難得這姐兒送上門來。」

那上首坐的焦天龍可不是色迷迷的瞇了眼，却搖了搖頭，對旁邊的酒保道：「還不去侍候這位姑娘，休得怠慢了。」

少年看得明白，那焦天龍說着，分明對那個站起來的漢子呶了呶嘴兒，隨一點頭。

那漢子也笑着把頭點了點，隨即坐下了。酒保那敢怠慢，忙不迭不待姑娘吩咐，不但送上佳餚，更有美酒，竟擺了一大桌。

少年的眉頭可更皺得緊了，這般一個舊衣布裳，風塵滿身的姑娘，那酒菜要多少銀子，少說要二、三兩，豈能花費得起的，竟也不問價錢，明知是焦天龍吩咐送來的，酒非好酒，菜也非好菜，竟然像個毫不懂事的妞兒，頭也不抬，菜送來了就吃。

那夥漢子大聲呵呵，高聲言笑，竟也不再理這姑娘，少年卻暗暗搖頭，祇聽那兩個雅士之一輕輕嘆了口氣，說道：「可眞是送羊入虎口了，必是打外埠來的，好好兒的一個姑娘，唉！」

「光天化日，當眞是無法無天。」另一個雅士冷冷地說。

少年覺得這雅士儒雅，甚有威儀，對面那人搖搖頭，不再言語。

那姑娘祇顧吃喝，像是餓極了，但那一壺酒，確也不曾碰一下。

少年越瞧越覺出這姑娘的奇異來，這麼秀麗的姑娘，那面容，竟是如此出奇的冷，繃得緊緊的，甚至說起話來，那臉皮也不見牽動一下，祇是唇動，不要說眉兒眼兒了，甚至連眼珠子也不轉動，眞是冷如冰。

這麼大的姑娘了，豈有看不出那幾個漢子不是好惹的，不是暴客，也是惡霸，酒非好酒，她雖不沾唇兒，但菜送上來，埋頭就吃，更不抬頭。

是了，少年又掃了那桌上的細長包袱一眼，心想：包袱中必是甚麼兵刃，這姑娘必有一身功夫，也許仗着自己有一身功夫，竟不把這幾個漢子放在心上。

少年的眉頭可就皺上了，必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沒在江湖上行走過，不知豹子頭焦天龍，乃是淮河一霸，豈僅在淮河一帶，甚至大江大河南北，都未逢過敵，更勾結官府和皇覺寺的惡僧，眞是連小兒聽得豹子頭的名兒，也不敢夜哭。

更何況，那身邊的七、八個漢子，分明武功都了得。心想：强煞妳也是一個姑娘。

少年不自覺，把櫈子挪了挪，卻不敢正眼瞧人家姑娘，眼角兒掃着那夥漢子，注意着這夥人的一舉一動。

忽聽啪的一聲響，那姑娘又一拍桌子，原來已放下了筷子，喚道：「酒保過來。」

而且一伸手，抓起包袱，少年已見到桌上留下了一個銀菓兒，二兩不足，估量一兩有多。少年心中一動，眞還瞧不出，這姑娘若不是慣上酒家樓的，豈會知道酒菜是什麼價錢，祇道人家姑娘貧苦，敢情還是眞人不露相。

那姑娘已站了起來，任誰也沒瞧一眼，甚至連那走去的酒保，也不理睬，那意思竟然是就要走。

說時遲，早聽一聲呵呵，那先前吩咐給姑娘送酒菜的漢子站了起來，嘿！那麼魁梧的漢子，好功夫，祇一晃身，已攔住了姑娘的去路，瞇着眼兒，說：「算妳走運啦，妞兒，焦大爺看上了你，穿不盡的綾羅，吃不盡的珍饈，有得你樂的了……」

早聽嘩啦一聲，啊唷，那少年像是喝多了兩杯，忽然站了起來，站立不穩，不但把櫈子絆倒了，而且跟蹌，竟向那漢子撞去！那漢子怒喝一聲，伸手就抓少年的胳膊。

不料少年手忙脚亂，不知怎麼一歪斜，那漢子竟然抓了個空不說，而且一抛手，怪眼圓睁，退了一步。

那少年卻已擋在姑娘的身前，趁頭兒一側的工夫，低聲急道：

「還不快走！」

那知這姑娘非但不下樓，反倒退回了一步，不驚不懼，甚至連錯愕之色也沒有，臉兒仍是那麼冷，繃得緊緊的。

少年倒反而一怔！這漢子是怎麼啦，他不過是擋着姑娘的身前，也擋着那漢子的去路，可沒出手。

那漢子早怒喝一聲，圈臂腕底翻雲，連劈帶擒拿，少年大叫啊呀！像是嚇慌了，脚下不穩，反而向漢子的懷中一頭撞去。

說時遲，不料那漢子怒哼一聲，急抛手，跳了開去，邪門！漢子的手臂上，竟然鮮血長流。

使少年也怔住了，因爲那漢子跳開去的瞬間，已把臂上的一根粗大的魚刺拔了出來。

那正是河水春暖，鯉魚肥的季節，少年可明白了：酒保替姑娘送上的菜餚中，可不是有一尾大鯉魚。敢情人家姑娘的確是眞人不露相，那魚刺可比不得暗器，輕不着力，這姑娘若不是已達到了飛花摘葉能傷人的境界，豈能打入漢子臂上這麼深的。

那麼，他白替人家姑娘躭心了，已知那夥漢子雖然人多，豹子頭焦天龍名頭雖然響亮，也奈何不了人家姑娘，好在他不曾露出眞功夫，假裝醉酒，也眞像，像是嚇壞了，跟跟蹌蹌，嘩啦啦，又撞得櫈翻桌歪。

早又有兩個漢子搶了過來，一個說：「你這是怎麼啦！」

「魚刺！」

另一個漢子一怔，一雙驚疑的大眼，迅速由少年落到姑娘面上。

那原是同一瞬間，姑娘滑步一托，不但阻止了少年的跌勢，恰和那跳開去的漢子換了個位兒，少年

險險地撞入人家姑娘的懷裡了。

少年不過是改裝酒醉，脚下跟蹌，原不是眞撞，姑娘好快的身手，眞快逾電閃，一見姑娘和漢子換了個位兒，便以假變了眞，祇覺那姑娘的手掌軟如棉，軟玉生溫香。

眞有一股奇異的，從未聞到過的異香，原來是姑娘身上特有的體香，加上吐氣如蘭。

原來那姑娘同一瞬間，湊近他身邊，也低聲說了句：「自身難保，少管閒事！」

連托帶說，快逾電閃，那姑娘已滑過他身前，到了樓梯口了，眞個說時遲，那時快，臂上血流如注的漢子，和另一個漢子，也端的好身手，步兒也更快、更大，飛撲旋身，已擋住了那姑娘的去路，祇不過即使那漢子臂上血流如注，也難免驚疑，故爾都沒出手。

另一個漢子喝道：「吃了喝了，妞兒，妳竟想走？」

那姑娘臉兒仍是緊繃繃的，冷極了，三個漢子已品字形攔在她身前，姑娘竟視若無睹，話也充耳不聞，對呆站桌邊，臉上變了色的酒保一指，冷冷地說：「多餘的銀子，打賞你們。」

發呆的又豈僅是酒保，那桌上的幾個漢子，都已站起身來，也都呆住了。

甚至這少年，也瞪大了眼兒，因爲那姑娘一轉頭，樓梯口分明已被兩個漢子擋住了，竟視若無睹，仍然直闖過去。眞令人難以置信，擋在樓梯口的漢子，竟然讓出路來，而且身子分明都是一震。

那少年身在斜側，是以倒看出來了，那兩個漢子竟懾於姑娘目光的寒芒。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並沒見那姑娘出手，那讓出路來的兩個漢子，竟腿兒一軟，跪下了！本是如狠似虎，攔阻去路的兩個魁梧的漢子，竟然成了跪送。

樓中人，不但兩個雅士了，便連其餘的幾個漢子、酒保更不用說，都目定口呆，竟目送那姑娘下樓去了。

眼看人家姑娘已下樓去了，那豹子頭焦天龍像是才醒悟過來，嘩啦啦，一拍桌子，桌上的杯碟震在樓板上，跌得碎裂，喝道：「還不快追，給我揪回來。」

倒把那少年提醒了，飛奔下樓，祇聽身後震天價響，那自是漢子們追來了，少年頭也不回，那知姑娘竟已無蹤影。

眞是凄風、苦雨，那簷前雨，和蓮花樓前，垂柳上滴下的雨點點滴滴，眞像是顆顆球淚垂。

且慢，大道遠望，雖然煙雨迷茫，卻可看出老遠，唯有城門這一邊，有樹木，亦有人家，心想：這姑娘雖是打城中出來的，必是因爲想不到雨更大了，那姑娘又沒帶雨具，必是折回城中去了。

不，前後脚之差，怎麼不見人？必是去什麼地方避雨了。

祇見身後追出的幾個漢子，也怔住了。

「邪門！」一個說。

「邪得出奇。」另一個搔着頭。

少年閃在樹後，避到簷下，全都一心在找那姑娘，竟無人理睬他。祇見那豹子頭焦天龍也追了下來，雨中那漢子回過身來，說道：「咄咄怪事，那妞兒，竟不知去向。」

焦天龍回過身去，身後是那適才跪在樓梯口的兩個漢子，臉有愧色，又茫然錯愕，一個說：「不明白怎麼腿彎上刺痛又酸痲，便……」

焦天龍的濃眉，皺了又挑，說道：「這妞兒邪得出奇，怎麼我今日才回來，跟着就現身了，查，找出這妞兒的落脚處來，不准打草驚蛇，暗中查探，一有下落，即刻回報。」

幾個漢子應了一聲，分頭去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幾個漢子口說邪門，豈會信邪的，分明這妞兒有一套怪得出奇的武功是眞。常言又說得好，作賊者心虛，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殺人樹敵多了，任他如何桀傲狂妄，也難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有如這個冷得出奇，也怪得出奇的妞兒，乍然在這鳳陽現身。

尤其是，豹子頭焦天龍才從汴京回到鳳陽，這妞兒就現身了。

焦天龍回身，對那臉有愧色的兩個漢子道：「姚廣、吳豪，隨我去皇覺寺走一趟。」

原來那兩個漢子一名姚廣，一名吳豪，乃是豹子頭焦天龍的左右手，人稱鳳陽二虎，無惡不作，兩手血腥，不料今日栽在蓮花樓，而且還是在一個小妞兒的手中。

少年目送這三人去了，忽見酒保向他走來，才想起尚未會賬，那知一回頭，脖子上一涼，幾點雨滴，也打落在臉上了，原來是一陣風，風拂楊柳。

忒怪，那雨是密了些，已不再是毛毛細雨了，但風卻不加勁。

既然不見了那姑娘，雨又大了，索性再回到樓頭，少年可怔住了。他那桌上杯筷仍在，一邊卻坐着那姑娘，像是知他必會回來，也等待他回來一樣。

怎麼突然又出現在樓頭？反倒不驚奇了，因爲大喜過望，因爲他正悵然若有所失，祇有驚喜，驚喜得一時不知所措。

當眞好笑得很，適才他不是要

相助，替人家姑娘解圍麼，怎倒靦覥起來？人家姑娘不害臊，他倒害臊了。

那姑娘冷冷地，哼了一聲，說：「過來。」

眞冷，話聲冷，繃緊了的臉兒更冷。

不是已知道姑娘身有奇異而且高絕的功夫了，而是現在對了面，更覺這姑娘雖然冷若冰霜，却冷艷逼人，乍然一見的瞬間，竟有令他窒息的感覺，尤其那姑娘對他瞧了一眼，冷芒乍現。

當然不是怕，却不明白，他怎會心跳，走了過去，也才發現旁邊那兩個雅士已走了，必是先前樓中一亂之時，把兩人嚇走了，偌大一座蓮花樓，便祇剩下了他和這姑娘。

不敢逼視，一時更手脚無措，那姑娘又開口了，道：「你是外埠來的？」

少年點了點頭。

「你可知這般人，無惡不作，霸道橫行？」

眞不明白，話聲爲何更冷了，少年搖了搖頭。

他原本不知道的，是適才聽身邊那兩個雅士說了才知道的，是以搖了搖頭。

「而且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

少年竟打了個寒顫，不是因她說殺人不眨眼兒，而是那話聲之冷，冷得令他打了個寒顫，而且，說時，她冷目中的冷芒，頓又出現了。

他不是心寒，是眞打了個寒顫。

因爲，冷目中的寒芒如劍，盯在他臉上。

「你好大膽，竟敢管閒事。」

「但他們欺負妳。」少年的眉兒揚了，說：「欺負妳孤孤單單的一個姑娘。」

「你可知道：他們殺人如草芥！」

少年怒從心上起，眉兒揚起更高了，想到先前那幾個漢子出語輕薄，而且公然攔阻，說：「那還了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當眞沒王法不成？」

「哼！王法！」那姑娘又冷冷地哼了一聲，說：「有什麼王法，官府草菅人命，不是他們勾結官府，而是官府要看他們的眼色行事。」

少年也哼了一聲，怒從心上起了，更是怒火三千丈，本已揚了眉兒，那胸脯兒更挺得高了，說：「但是……眼看這麼多牛高馬大的漢子，欺負妳一個孤孤單單的姑娘，焉得不管，那還算是什麼男兒漢，大丈夫。」

那姑娘的嘴角兒現了弧犀，面上的冰霜登時解凍了，目中也斂了稜芒，祇不過僅是一瞬間，那冷臉兒又繃緊了。

眞像是靈魂兒飛上了半天，天啦，那姑娘弧犀乍露，祇不過現露出那麼一丁點兒笑意，目光也不過乍斂稜芒，眞美，美得豈僅令人心醉，簡直靈魂兒也飛上了半天。

但少年忸怩了，因爲她那斂了稜芒的眼兒，打量起他來，落在他腰間懸掛的劍上。

她爲什麼點了點頭兒？說了，總算話聲不再那麼冷了，說道：「琴棋書劍詩酒花，哼！你們這些公子哥兒，風流瀟洒不離它，大概就是琴劍一肩吧，銀樣的蠟槍頭，裝模作個樣兒。」

眞還沒看出來，這姑娘不僅武功奇異詭絕，看來文才亦不差，晃腦一搖頭，道：「姑娘差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那禮、樂、財、御、書、數，是爲六藝，夫子的門徒，豈可不學而習之。」

那繃緊了的臉兒上，從不見牽動過的挺秀的柳葉眉兒，竟然皺了一下，顯然是笑他迂腐，冷眼兒又移到他臉上了，說：「大概你也會些三脚貓功夫，會舞動一下劍兒，更糟，竟不知亮着兵刃是是江湖一大忌，也不怪你這麼膽大了，不過嘛……」

說着，那姑娘站了起來，道：「會賬啦。」

「是，」少年說：「適才可不是忘啦。」

忙喚來酒保，會了賬。她做什麼？竟站在一邊，等待他會了賬，才又說道：「走吧，跟我走。」

怎麼聲調又冰冷了，少年倒怔住了，說：「去哪啊？」

其實巴不得一聲，那姑娘已頭也不回，走了，少年忙跟隨在後。頭也不回的姑娘，說道：「要命兒的，就跟我走，看在你眞還有點兒男兒氣概，雖然自不量力，竟仍見義勇爲，我倒不能不管了，走啦。」

少年樂得心花怒放，跟在姑娘身後，可不怕她見到了，慶幸先前沒出手，這姑娘竟以爲他腰間的劍，不過是一肩琴劍，擺個樣兒，大概以爲他不過是一個迂朽的腐儒，手無縛雞之力。

妙極，可見這姑娘俠肝義膽，更好心腸，若是他惹禍上身，也是爲了她，才開罪了那夥惡霸，是以才去而復返，要他跟她走了。

妙極了，若這姑娘知道他的出身來歷，劍術已登峯造極，必然也不會保護他，必然也不理他了，豈不失之交臂！

出得蓮花樓來，姑娘邊走邊說：「這般亡命的惡霸，殺人不眨一下眼兒，躲避他們還來不及，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招惹。」

「不是招惹，」少年說：「見義不勇爲，算什麼男兒漢。」

「男兒漢……」姑娘說。

想像中，這姑娘雖沒啐一口，因爲沒啐出聲來，但想必那抿得緊了的唇邊，必又露了笑意，即使是輕蔑的笑意，一定也美極了，可惜，看不見。

啊呀！忙緊了一步，因爲那姑娘又在說了，道：「那般惡霸豈會放過你，若被撞見了，你這大男兒漢，小命兒可就不保了。」

少年摸着脖子，眞像嚇得魂飛魄散。妙極，更湊近了些。

那是甚麼香啊，怎麼令人醉醉的，比任何花香更令人醉。

先前在酒樓中，這姑娘忽然湊近他耳邊說話兒，他聞到的，就是這麼令他心跳的異香，若不是假裝膽怯，怎敢湊得這麼近，近得又嗅到那令人醉的異香。

陶醉在那異香中，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又吸，閉上了眼睛兒。

呔！忽聽那姑娘冷冷的聲音，怎麼又冷極了，冷得令他心寒，可眞嚇了他一跳，因爲一睜眼，竟見到冷芒一閃！

原來是那姑娘回過了身來，好冷的寒芒，乍然一見，像是從她冷眼中暴射而出，嚇得他打了個寒顫，那瞬間，他一定連臉兒也白了。皇天在上，他眞不是有心輕薄呀，祇怪那異香令人醉，他不過是身不由己。

不能比這再巧的了，那姑娘啐了一口。

那姑娘竟然眞啐了一口，臉上白一陣，又紅一陣，本來提心吊膽的少年，摸着頭腦。

啊呀，又露了弧犀，眞美，她說什麼呀？

祇聽那姑娘道：「瞧你嚇成這個模樣兒，還敢誇稱男兒漢，你放心，跟着我，不怕他們敢動你一根毫毛，祇不過不許跟得那麼近了。」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他眞像唸佛，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靈魂兒也才歸了竅。

不是存心輕薄，却以爲人家姑娘惱他輕薄了，敢情，人家姑娘竟以爲是她的話嚇壞了他，沒好氣，說道：「還摸頭兒做什麼，有膽充男兒漢，又怕成這個樣兒，你的頭兒仍在脖子上，不許跟得太緊了，把呼吸也噴到人家脖子裡來，怪癢的。」

敢情是這麼回事，少年又吸了口長氣，那姑娘已又回身走了。這番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跟得太近了，倒眼觀鼻，鼻兒觀心。

當眞，那是甚麼香啊？對，冷香，一定是她這麼美，這麼冷艷的姑娘，才特有的，祇要一嗅到，就會心跳，就會意亂情迷的異香。

若他眞有所害怕的，倒是這異香了，生怕這姑娘惱了，就不許他跟隨了，眞是小心翼翼，眼兒觀鼻，鼻兒觀心，還得裝出怯怯的，害怕的模樣兒來，可憐生乞憐，博得這姑娘的可憐，姑娘自然就要保護他，就不會捨他而去，就讓他跟隨在身後了。

啊呀！眞嚇得他魄散魂飛，不過是那姑娘停下了步來，怪祇怪他膽怯怯，眼觀鼻，鼻觀心，不敢跟得太近了，不料那姑娘忽然停下步，差那麼一點兒，就撞在人家姑娘的背上了。

眞把他嚇壞了，因爲雖沒撞着那姑娘，但一定把呼吸噴進她的脖子裡了。嚇得他的臉兒又變白了。

啐了一口，啊呀，又啐了一口，且慢，這是她第三次啐了一口了，一次是想當然，這次可是眞而又眞，就眼見到她又啐了一口，天啦，敢情她弧犀微露，啐一口，自然半含嗔，竟會有這麼美，眞美極了。

「敢情你祇得這麼大的一點膽子，我不過喂一聲，竟也嚇成這個樣兒，到啦。」

甚麼到啦？

原來是來到一個客棧門口。

妙極，她竟眞以爲他怕了那些惡漢，眞妙，他就裝得更像些，因爲，他就可以更挨近她身邊了，可又提醒自己，不可挨得太近了，現在，若他眞有所怕的，就是她身上發出來的，令他心動意亂的異香了。

「跟我來。」那姑娘說。

夥計一見來了兩人，雖然時候尚早，但下雨天，旅客早早落店，自是不奇，迎了上來，說：「兩位，住店啦。」

一男一女，他不開口，倒等人家姑娘答話不成，何況他，翩翩佳公子，單論衣著，她連丫頭也不像。少年豎了兩根指頭，說：「上房兩間。」

但少年張着的嘴兒，合不攏來了。因爲那姑娘搶着說道：「一間夠了。」

什麼話？要和她同房？還是……心兒在往下沉。

乍相逢，初相識，誰也不知誰姓什名何，何況男女有別。

那夥計又打量了兩人一眼，搔起頭來，不像主婢，更不像小兩口兒！

少年下沉的心兒又提到了口腔，以爲人家姑娘不理睬他了，本是相逢陌路呀！

那姑娘繃得緊緊的臉兒，冷冷地，回頭說道：「可是不要小命兒了？來呀。」

慌忙跟上，喜得心兒像要跳出

了口腔，他跟在姑娘身後，姑娘跟隨着夥計，進入上房。

夥計轉身走了，那姑娘探頭望了望，竟把房門兒關了。她做什麼？放下了那細長的包袱，慌得少年忙不迭轉過身去，因爲那姑娘，嘿！竟當着他面前，脫起衣服來。

「喂！」那姑娘說：「還不脫衣衫，你等什麼？」

什麼話？像從雲端跌落下來，心兒沒跳出口腔，而是在下沉，下沉，莫非她……不，若不是那話聲冷極了，眞以爲是蕩婦淫娃了。

慚愧，該死，他怎麼往邪處想了。眞該死，因爲那姑娘冷冷的聲音，又在說了，道：「你想找死了，春寒料峭，倒穿着濕衣。」

原來是這麼回事，敢情是關心他，心下怎會不甜甜的，也好生慚愧。

回過頭來，那姑娘的包袱打開了來，已換過衣衫，寒光一閃，嗆郞一聲響，亮出了一把柳葉單刀！

啊呀！乍然一見，嚇得他退了一步，祇見她一滑步，已閃到門邊，把門開了一條縫兒，他也聽到了，有脚步聲走近來。

原來不過是夥計送茶水來，好快的身手，那姑娘一晃身，已回到了床邊，柳葉刀也入了鞘。

那麼，這姑娘已注意到了，未入店，她已發現被人跟踪了，不過她沒放在心上而已。

送進茶水來的夥計，呔！該死！走出門了，竟又回頭瞧了兩人一眼。幸好，那姑娘沒見到，那夥計的眼角嘴邊，笑得好邪，而且順手把房門帶上了。

「還站着做什麼？把濕衣脫下來。」

雖是紛紛細雨，那衣衫如何不濕，眞慚愧，若說夥計該死，他不也往那處想了，豈不更該死，更慚愧！忙正心，誠意，說：「多謝姑娘關心，不用了。」

噗嗤一聲，啊呀！那姑娘竟噗嗤一聲，說：「瞧你，臉兒也臊紅了，還敢誇稱男兒漢，別婆婆媽媽了。」

什麼話，人家姑娘倒豪邁、灑脫，他倒忸怩了，當眞是江湖女兒，端的可敬，人家拳頭上立得人，他的胳膊上倒跑不得馬不成！不由挺了胸脯兒，說：「既然如此，恕我無禮，失敬了。」

他脫下濕衣，那姑娘已抖開床上的被褥，道：「鑽進被窩裡去，沒衣衫更換，沒法兒。」

雖然她的臉兒繃得那麼緊，話聲也那麼冷，可知其實熱心腸。

怎麼啦，無端端，又啐了一口，還皺了一下眉兒。又說了，道：「瞧你，細皮嫩肉，單單薄薄……」又啐了一口，才又說了：「還敢自誇男兒漢，躺下啦。」

呔！竟不由分說，把他一拉一推，推倒在床上，拉過被褥，蓋在他身上，隨把他脫下的濕衣，攤開來掛在壁上。

目看着她，眞是灑脫又豪邁，美也美極了，越看越可愛，熱心腸，更懇切，眞是可愛，可敬極了。

少年慌忙把身子往床裡挪了挪，因爲小客棧，除了床，就祇有一張桌兒，連一張櫈也沒有，那姑娘祇有走過來，坐在床邊了。

那麼熱的心腸，偏是臉兒繃得那麼緊，話聲也這麼冷，端詳起他來了，倒令他靦覥起來。

「喂！你姓什麼？」她開口了：「可惜，你不會武功，若不然，你怕不是見義勇爲，行俠仗義的一條好漢子，聽着了……」

「我聽着呀。」

少年心中大樂，這姑娘……哈！竟以爲他不會武功，不過可不敢笑在臉上，祇能樂在心頭。

「面對着那麼多惡賊，你竟敢挺身而出，連性命也不顧了。」

「那夥惡賊竟敢對姑娘妳穢語汚言，竟敢攔阻你的去路，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柳葉眉兒又皺了一下，說：「本來我不想打草驚蛇的，因此，不能不救你了。」

「救……我？」

「哼！」姑娘冷哼一聲，說：「我不是告訴你了，這般惡賊視人命如草芥，連同那狗官，你有多少條命兒！還沒告訴我，你姓什麼？」

「我，」少年毫不遲疑，面對着這麼一個坦誠、熱心，又善意的姑娘，豈敢相瞞，再說，說出來，人家也不知道他的來歷，不禁挺了胸脯兒，道：「小生姓陸名游，生平別無所好，遊學江湖，也要遊遍天下名山……」

「遊學……江湖。」

少年一揚眉兒，道：「江湖中豈無學問，武林內自有文章。」甚至眉飛色舞起來，朗朗道：「蟒袍玉帶不願掛，要在江湖當豪俠。啊……」

一時竟忘了形，雖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忘了雨中來，濕透了衣裳，內衣也濡濕了，驀可裡從熱被窩兒中坐起身來，那姑娘恰又閃去門邊，把門開了一條縫兒，吹進來一股涼風，鼻端登時癢癢的，早是大大打了個噴嚏。

那姑娘顯是又聽到門外有響動了，正往外瞧，倒被他嚇了一跳，沒好氣，把門一關，回過身來，啐了一口，說道：「抱打不平，少不免要行俠仗義，濟困扶危……」

句句是好話兒，少年祇道是讚他，不免揚了眉兒，那知，姑娘走

近前來，把他推倒床上，再又拉過被褥，替他蓋上。

那話聲，爲什麼偏又是那麼冷啊，還又哼了一聲，才又說道：「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江湖多兇險，不知武林多詭詐，就是你們這些百無一用的書生，經不起一些兒風吹雨打，竟還敢抱打不平，給我躺着了，先顧你的小命兒是眞。」

眞是面冷話冷，心腸却更熱更好，他倒靦覥、忸怩，人家姑娘却毫不避嫌，爽直豪邁得勝過他這男兒。祇不過陌路相逢，祇不過先前在蓮花樓頭，挺身而出而已。

美是美極了，眞是越看越美，越看越可愛極了，更難得的是至情至性，竟然……是豪爽得不避男女之嫌，還是壓根兒就不知男女有嫌？是了，他挺身而出，這姑娘必以爲他不顧性命相救，她不知他有一身絕世功夫，却知那股惡賊殺人不眨眼兒，是以，以爲他是冒死相助了，可見她至情，至性，是受不得人家恩惠的，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的至性姑娘。

又豈僅美極可愛而已，實是可敬。

他本就不是輕薄少年，何況心中倍生敬意，誠於內，自然也形於外了，倒有些誠惶誠恐起來。

且慢，這姑娘感他冒死相助而已，不忍他被惡賊加害而已，若知他其實有一身絕世武功，必然捨他而去了。說不得了，非得小心翼翼不可，不可顯露出身有功夫，更得……誰教她這麼美，這般可愛可敬呀，要她伴隨，要不捨他而去，說不得了，非得假裝弱不禁風不可，被風一吹就病了。

敢情不用假裝，面對着這姑娘，何況挨得這麼近，他又聞到她身上發散出來的異香了，他竟不知道那是女兒家身上特有的體香，可知他眞不是登徒浪子，但發乎情，發乎性，也難免意亂情迷，心兒跳，臉兒也紅了，看來可不就像招了涼，發燒了，情迷懨懨，難道又不像病懨懨。

那姑娘的眉頭皺了，呔！他竟心頭一蕩，慌忙閉上了眼兒，因爲那姑娘不但俯下身來，而且把手兒壓在他額上了。

忙不迭眼觀鼻，鼻兒觀心，正心、誠意，不由他不着惱，惱他自己，甚至匪夷起自己來，人家姑娘是關心他，以爲他眞是臉兒發燒，病了呀，他怎能……

她怎麼了，竟也像惱了，又啐了一口，說：「好一個風也吹得倒的男兒漢，還敢行俠仗義，抱打不平，聽着了，不過些發燒而已，好好兒的蓋着被子睡一覺，就沒事了，不准再起身，還有，要命兒，更不准出屋。」

必定她已發現屋外有人了，那自是早已發現了他們，也跟踪着他們的那些惡漢的爪牙。

謝天謝地，那姑娘離開他床前，那令他意亂情迷的異香，也不再鑽入他鼻孔了。

不願她離開，却又怕她挨得太近了，她去了那裡啊？睜開眼來，小客棧，即使是上房，竟也櫈兒也沒一張，她能去那裡，原來盤膝坐在他的脚邊，仍在床上。

眞沒見過這般灑脫的姑娘，毫不避嫌。

那是當然，她知道，他雖是男兒，但可是個正氣凜然的男子漢，他眞得小心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呀，可千萬不能再意亂情迷，忙不迭也繃緊了臉兒，正心、誠意。

冷冷的聲音。「你笑什麼！」床頭脚邊的姑娘一怔，說了。

「我……」他笑了麼？心下着慌，忙道：「我知你是誰了。」

「你知道我？」

「你是觀世音。」他適才口中唸着觀世音菩薩，心中一動，不禁笑了，雖然繃緊了臉兒，但嘴邊一定顯露出了笑意。道：「且慢，讓我猜，人家若不是叫你冷觀音，必也叫你玉觀音……」

她好心腸，難道不眞是大慈大悲，而又美人如玉。

「玉觀音，沒錯兒。不過麼，眞教人不明白……」

關上房門的房間，雨天已陰暗，雖然有窗，房中怎會明亮，因是，那姑娘睜大了眼兒，也特別明亮了。

「你！」分明有些驚訝的姑娘說：「你知道我是……玉觀音？」

可把那少年喜壞了，他不過想轉變話題，沒話就找話而已，三分兒打趣，七分是讚美，不料誤猜誤撞，竟被猜中了，敢情這姑娘眞是人稱玉觀音，也有人加了個冷字，叫她冷玉觀音。

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既然這麼想，所見相同，難道人家不也這麼認爲，不也這麼叫她了。

那姑娘點了點頭兒，道：「我名柳青青。躺下了，不准起來！」

少年可不是興奮得忘了形，又要撐起身來，被她一喝，那還敢動彈，眞是興奮之極，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妳姓柳，我早就對自己說這姑娘，不，我是說這玉觀音呀，一定姓柳。」

「你……你眞曉得？」

這番那姑娘繃得緊緊的臉兒上，眞出現驚訝之容。

少年樂得咧了嘴兒，那眉兒更高高地揚了起來，說道：「姑娘妳的眉兒，是柳葉眉兒，這不過覺得

妳英氣逼人，令人有些不寒而慄而已……」

那姑娘哼了一聲，柳葉眉兒一挑，那意思，顯然心中在說：好一個男兒漢，這就令你不寒而慄了。

少年竟一股正經，說：「適才一見妳包袱中的柳葉刀，我就心說：這姑娘一定姓柳了……」

「不成話。」

少年却越說越興奮，道：「我就想啊！這姑娘既然姓柳，更該有個好名兒，才配得上，風舞婆娑，柳葉兒自然青青，萋萋芳草自青青，青雲何飄逸，青蓮又何其高潔，青女爲神，青帝者，春之神也；青冥蒼蒼者天，顯貴之居曰青樓，青雲直上干雲霄，青天白日，乾坤何朗朗……」

噗嗤一聲，那繃緊了的冷如冰的臉兒上，那冷冷的唇邊，笑靨出現了，天啦，眞美，美極了，美得令人心醉，令他結舌張口，再也說不出話來。而且，那令人不寒而慄的一雙冷目，也解凍了，顯出了笑意，却瞪了他一眼，說：「你胡說些甚麼？」

「我沒胡說，」少年正容道：「錯非這個青字，才配得上姑娘妳。不，一個青字還不夠，應該加多一個，故爾，是以，不錯……」

那姑娘瞪大了眼兒，瞪大了那雙解了凍的眼兒，嘴兒也抿了起來，分明想忍住笑，因此，那眼兒裡的笑意也更濃了。他說：「你不是燒得……」

少年驀地在床上一拍，霍地坐了起來，撐起半身，忙不迭又躺下了。

因爲那姑娘一瞪眼，才想起人家姑娘吩咐他不許動彈呀，幸好，雖然瞪大了些，但眼中的笑意却未消失，說：「對對！不管妳叫什麼名兒，人家叫妳什麼名兒，我是叫定妳啦。青青，柳青青。唯有這名兒，柳青青，才配得上妳。」

少年的眼兒越睜越大，越睜越大了，喜得他心花兒朶朶開，因爲，她嘴邊綻開了花兒，天啦，敢情她笑起來，眞美極了，美得令人心醉。

但飛上了半天的靈魂兒，又從九霄雲裡跌了下來，因爲她目中的笑意消失了，冷芒再又出現，話聲也冷了，說：「你！你端的是誰？你怎知我的名兒？」

「陸游呀！」那麼，他猜着了，喜是喜極了，誠惶，也誠恐，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姓陸名游，我若騙了妳，有一個字兒不眞，妳就拔我一顆牙兒，妳若不是青女，也是青帝之神，像青天一樣，再明鑑不過了，高高如青冥，高潔如青蓮，青青如芳草，像楊柳，青又青，青青又青青。」

再也忍不住，那姑娘……啊！柳青青姑娘，噗嗤一聲連臉兒也解凍，笑了，說：「你這名兒也不錯呀，而且名副其實。」

「多謝柳青青姑娘讚美。」

「不過要改一改，把游改爲油」啐了一口，說：「油嘴滑舌。」

冷如冰的話聲也解凍了，當然不是眞惱，天下之間，那有人不喜歡阿諛奉承的，眞是喜得這陸游心花兒朶朶開，差點兒樂得手舞足蹈起來，但仍然直搓手，說：「啊喲，此時也，沐春風，浴嬌陽，春到人間，我可知道你是誰了。」

「你知道我？」

「你也不是柳青青。」油嘴滑舌的陸游說：「此時也，不過此時，此刻才不是。」

「是什麼啊？」

「柳青帝，春到人間，」說得好不正經：「原來妳是思春的仙女下塵寰，降人間……啊……眞美，若是春常在，那有多好啊！」

那柳青青的眼中、唇邊，一絲兒笑意浮現，已美極了，何況笑靨如花，瞧得他直了眼兒，如痴如呆，本是心裡說的，竟說出了口來。

啊呀！該死，他怎麼說出口來了，他的心兒在下沉，因爲她的臉兒又繃緊了，眼中的笑意已無踪跡，寒芒又出現了，那還是春天，而是寒冬又降臨，那醉人的笑靨也無踪影。

眞嚇了他一跳，雖然他說的是眞而又眞的眞心話，不自禁的讚美，以爲這柳青青姑娘視他爲輕佻儇薄，眞是滑調油腔的浪子，惱了他了。

且慢，她爲何側目？目中寒芒如劍，却不是落在地面上，而是窗前？

說時遲，柳青青一揚手，寒光一閃，嗤嗤破空之聲才入耳，窗外已發出一聲慘呼！跟着是倒地的聲響！

不，祇是半聲慘呼，入耳已寂然了。陸游已知窗外原來來了人，若不是那般賊之一，必也是派來的爪牙，一定喪命了。

他的心在下沉，下沉，而且寒透了，繃緊臉兒的，不僅是柳青青，陸游的臉兒也繃緊了。眞不料這麼美絕人寰的姑娘，出手竟是如此狠毒，豹子頭焦天龍那般萬惡的賊子，殺人不眨眼兒，他可沒見到，却親眼見到，這柳青青的眼兒，也不曾眨一下。

「你怎麼……出手如此狠毒？」

連話聲也冷如冰，柳青青冷哼一聲，冷峻的眉兒揚了揚，說：「可知除魔即是行善，這般人無不是死有餘辜。」

「所有的人？我是說所有的惡賊，但妳怎知窗外來的是萬惡的賊

子？」

「祇聽脚步聲，便已知道了，若不是惡賊的魁首，滿手血腥的頭目，不會有這麼好的輕功，不是已來到窗下，你也沒發現？」

慚愧，那倒是眞的，竟然那時他眞有些意亂情迷，但沒發覺窗外的來人，却是眞的。

陸游心中着急，柳青青在以耳代目，分明凝聽着外面的動靜，是以沒阻止他坐起身來，而且急得也下了床來，道：「這怎麼辦？人命關天！」

「甚麼人命關天？」柳青青的目光雖然仍冷冷的，却斂了稜芒。

祇聽脚步之聲雜沓，但由近而遠，瞬已寂然。

陸游開門一瞧，可怔住了，窗外何曾有人，窗前地上，血跡雖殷然，那有死屍！

「不趕快抬走，倒要丟人現眼不成，你躭心些什麼。」柳青青在他身後說道：「若不教他們知道厲害，咱們休想清靜得了。」

怎麼又啐了一口？

「誰教你自不量力，多管閒事，偏又是銀樣的蠟槍頭，不殺這賊子，要我半步也不能離開你、保護你不成？這一來，好了，我可放手去辦我的事了。」

敢情人家爲他而殺人！

這不是春天，若曾是，也是冬天裡的春天。

他的心兒在下沉，陸游，這少年的下沉的心裡，長長的，長長的嘆了口氣。

因爲寒霜又降臨了，因爲冷峻的柳葉眉兒，青青又挑煞，不再彎彎；因爲曾令他靈魂兒飛上半天的美目中，又現寒芒，笑意消失無影；抿緊了的嘴角，嬌花已凋謝；繃緊了的臉兒不生暈，醉人的笑靨已消失無踪，無可追尋。

若是春天，也是春天裡的冬天。

「呔！給我躺下了。」

呔！爲何不是啐一口呀，啐一口，半含嗔，別有一番風韻，別有一番美，可惜再不復見了。

眞以爲他是銀樣的蠟槍頭，風都吹得倒的，腰間的劍，不過是擺個樣兒，雖然明知這柳青青姑娘是好意，仍然嚇了他一跳，生怕被她瞧出，即使不勝過她，任她武功有多奇詭，他也不會輸於她的，眞怕一旦被她瞧出來，就不再理他，不再保護他，捨他而去了。

一定會的，萍水相逢，本是相逢陌路呀。

是以，他非得小心翼翼不可，當然不怕，又爲什麼怕她，若是怕，也是愛極更好奇之怕，怕她會捨他而去。

眞嚇得抖顫了一下，噘了嘴兒，慌忙鑽回被窩。

「妳這麼兇幹嘛呀？」

「哼！」謝天謝地，她雖然哼了一聲，瞪了他一眼的目中，祇是冷冷的，不現寒芒，說：「眞不知前世欠你些什麼，留下你這個累贅在身邊。」

「有緣呀。」當然是心說，可不敢說出口來，道：「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我却明白。」

她的眼兒睜大了，即使冷，也美極了，陸游忙道：「因爲那般惡賊殺人不眨眼兒，妳像觀世音菩薩，不願他們殺我。」

柳葉眉兒揚了一下，分明又哼了一聲，陸游却嘻嘻笑，說道：「妳雖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但我佛如來也要降魔，除惡即是行善，妳說得沒錯兒，妳不殺那人，那人就會殺我，啊呀，妳別眞是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下凡來？」

「不准油腔滑調！」

喜得陸游又怒放了心花，因爲柳青青，又啐了一口，雖然眼兒裡不現笑意，却瞪了他一眼，話聲也又不再那麼冷峻了，說：「陸游，你這名兒眞沒改錯，油嘴滑舌。」

「不是油嘴滑舌。」不敢嘻笑了，祇能笑在眼裡，非得小心翼翼不可，陸游說：「鋤奸懲惡，除魔即是行善的柳青青姑娘，不成話……」

「你說我……」

「我是說，」陸游着了慌，忙道：「大慈大悲的柳青青姑娘，救苦救難，豈能見死不救，雖然自不量力，但冒險犯難，可是爲了妳呀，爲妳而死，啊……若是我能爲妳而……死……」

不，不是甜言蜜語，亦不是油嘴滑舌，因爲她的目光是那樣迷茫，而又顯露那樣莊嚴的喜悅。

一聲咿呀，陸游像才由夢中驚覺過來，分明房門開了，又關上，怎會不見，祇聽到聲響？

原來夜幕已降，屋中房外，一片黑暗。

可不是脚邊床上，已不見了柳青青，竟一言不發，出門去了。

不怪一聲輕微的門響，他也能聽到了，原來一片死一樣寂靜。這是客棧呀，竟然除了他們兩人，別無人客，也無燈光。

慌忙溜下床來，那知店堂中也一片黑暗，大門也關上了，柳青青姑娘去了何處？

那店中顯然除了他們兩人，連店家也躲出去了，若不是店中死了人，眼看抬出死屍，把人客都嚇跑了，也必是受到焦天龍那般惡賊恐嚇吩咐，躲了開去，那自是爲了要對付他們兩人，方便行事。

（未完・一）

上文提要：通天丐幫以郝拓為首的一派，脅持幫主郭煥彩，終於召開了帮衆大會，決定兩派分家，以沙連水為首的一派只得忍氣贊同。沙連水一派在古廟內討論今後去向，幫徒們擁戴展玉翅，委他為副總堂主，展玉翅主張堅持正義、自力更生、兼做生意，當場得到大家同意，沙連水並派展玉翅負責往合肥去籌欵……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西門 丁・文
可 飛・圖

丐幫少爺

蕪湖巧遇兩俠友　慨捐巨款助開業

次日醒來，展玉翅披上外衣跑去敲魏守信的門，門開處，魏、凌兩人已穿戴整齊，凌鐵城失笑道：「老弟，你怎麼連臉也不洗一把，便要去吃早飯？」展玉翅尷尬地一笑，又去叫醒了夏寶貝及小牛，梳洗一番，五個人方一齊出門去。

吃飯時，展玉翅問道：「魏大哥、凌大哥，你們什麼時候去合肥？」

「下午便走，你去不去合肥？」

合肥對展玉翅來說，是個一提及便令他心頭隱隱作痛的地方，又愛又恨又怕，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他沉吟了一下，突然搖搖頭。

凌鐵城接問：「那你準備去何處？一直在此？」

「小弟欲改名在此做生意，但……你們何時會再經過蕪湖？」展玉翅實有點依依不捨。

凌鐵城道：「快者五天，慢者七天，希望屆時你已有好消息！」說話間，下面有一隊官兵，快速地往東跑去，展玉翅也沒放在心上，只想着心事，凌鐵城伸手拍拍他肩膊。「老弟放心，我看你前途無限，不要胡思亂想，咱們武人，練武才是基本，武功不行，雄心有多大也是枉然。」

展玉翅悚然一驚，「這一點小弟倒還能做得到，只是未遇明師，奈何奈何！」

魏守信道：「有了基礎，若未遇明師，也可自己揣摩，自創招式，那一位宗師不是如此？」

展玉翅失笑道：「小弟怎能跟名家大師相比？」

凌鐵城瞪了他一眼。「他們不是人麼？他們就能自創，你便不行，依俺看你比誰都聰明！」這幾句話，竟有醍醐灌頂之效，使得展玉翅不斷琢磨。

吃了早飯，又回客棧，魏守信塞了三錠銀子給他，展玉翅也不推辭，謝謝一聲便收下了。凌鐵城道：「小展，你一定要在此等咱們！」

展玉翅道：「不是下午才要走麼？」

凌鐵城乾笑一聲：「不瞞你說，昨夜，俺們幹了一票！」他自被窩裡抓出一口布袋來。「可惜大部分是金銀珠寶，須先到合肥變賣，再把銀子給你做生意……」

話未說畢，展玉翅已跪了下去。「小弟代敝幫弟子向兩位大哥叩頭！」

魏守信一把將他扯起來，「你我結交一場，知你有大志，又是為了窮人解決吃飯問題，能不稍盡棉力乎！你放心，被下手的是梁財主，他家大業大，且為人不善，有名的活剝皮，不撈他一筆，對不起被他欺凌的百姓！」他又探手到布袋內摸索，隨又摸出二十多錠銀子

來。「這些先給你，趁這幾天，你先去城內找個地方，準備開業！」

凌鐵城問道：「老弟想做甚麼生意？」

展玉翅搖頭道：「寒舍以前雖也做生意，但小弟一向無意經商，也沒去瞭解及學習，是故一竅不通！」

魏守信道：「先找家現成的小店做，過些日子，再做些大生意！」他站了起來。「咱們得走了，免得官兵把守城門，就討厭了！」

展玉翅道：「小弟送兩位大哥出城！」

凌鐵城道：「別犯傻！你還要在此做生意，豈能跟『江洋大盜』在一起？」言畢一陣大笑，把布袋內的東西，分成兩袋，每人各藏一袋。

展玉翅感動地道：「兩位大哥待小弟恩重如山，如今礙於形勢，又不能親送……唯有遙祝兩位大哥一路順風，萬事如意。小弟斗膽，還有一事相求……兩位既然要到合肥，請……」

魏守信含笑道：「知道啦，一定替你打聽有關羅賓鴻的情況，後會有期，不見不散！」

* * *

魏守信和凌鐵城走後，展玉翅收拾好銀子，便帶小牛及夏寶貝出去，想不到在此遇到魏、凌兩位，且替自己解決了本錢的難題。

他信步走在街上，見一生藥舖沒有客人，乃走過去問掌櫃：「請問大叔，本城可有甚麼店子要頂讓的？」

那掌櫃抬頭望了他一眼，慢吞吞地道：「我這店便要賣，你買不買？」

展玉翅道：「小可可不是說笑！大叔這店子要賣多少銀子？但小可對藥材一竅不通……」

「一竅不通能做甚麼？」掌櫃眼光一閃，又道：「不過我店裡的伙計都已跟我十多年了，你不懂可以問他們！」

「那大叔為何準備歇業？」

掌櫃見他誠懇，乃老實地說：「其實這店子以前替我賺了不少錢，只是家裡生了個不肖弟弟，把家業都敗光了，弄得店裡也沒錢周轉……」

展玉翅又問：「你跟令弟還未分家，既知他不肖，又何須供他揮霍？」

掌櫃又嘆了一口氣：「老漢家在揚州，上有父母，妻兒也在揚州，是為了侍奉父母，老漢一個人在此經營，給父母妻兒的家用，都讓舍弟取去嫖賭，老漢不能讓父母妻兒沒飯吃，只好不斷接濟，至最近那斷把祖屋也典賣去還賭債，你說老漢這生意還能做下去麼？」

展玉翅對他遭遇十分同情，反問：「不做生意，日後父母妻兒又如何生活，還有，令弟聽你的話麼？」

「以前聽老漢的話，但如今已全變了個人，他還會聽麼？以後的事，以後再打算吧！先弄到一筆錢，給父母妻兒先買個棲身之所！」

展玉翅想了一下，道：「大叔，我請你吃飯，咱們詳細談談好麼？」掌櫃意興闌珊，着夥計把舖子關上，便與展玉翅到望江樓吃飯。

詳談之下，才知掌櫃姓梅名辭山，家道未中落之前，還考過秀才，後來跟友人來蕪湖營生，最後開了這爿生藥店，據了解，那店不是沒有生意，而是一者沒有本錢進貨，二者沒有心情經營，三者原來那駐診的劉大夫，見生意不前，跑到另一家去了，把熟客也帶走。

展玉翅又問：「你這爿店子值多少銀子？」

「這店子連後院及小樓均是買來的，連現存的小量貨物及養身堂這塊老招牌，也值二百兩銀子！」

展玉翅想了一下，覺得他開價略高，乃道：「大叔，我用一百五十兩銀子向你買下三分之二股權，將來賺到錢，你還能分到三分之一之紅利，也可養妻活兒，以小弟之愚見，令弟既然如此不肖，你何不將父母妻兒搬來此處居住，反正小樓及後院也可以安身！」

梅辭山大喜道：「既然如此，老漢十分知足，只要佔四分之一便成！」

展玉翅頷首：「你幾時動身回揚州？」

「越快越好！」

「這樣吧，我身邊沒有那許多錢，我先給你五十兩銀子安家，你先回家接父母妻兒，待你回來之後，再把餘數給你，你看如何？還有，為防令弟動武，我派個人陪你去，我的人都十分可靠老實，也會點拳脚，免你吃人欺侮！」

梅辭山認為他是派人監視自己，因此滿口答允，又問了展玉翅之身世，展玉翅稱父母留下一筆錢，自己到處遊歷了兩年，決心秉承父業，繼續經商，又因自己一竅不通，只好借助其大力。

當下談妥，展玉翅帶小牛、夏寶貝回店取銀子，夏寶貝到店後却稱有事，要在附近溜躂一下，晚飯時，展玉翅要派夏寶貝隨梅辭山去揚州，夏寶貝笑道：「少爺，小的一定要陪着你，你要的人，小的已替你找到了，今晚，孫堂主就會派人來，明午之前準到！」

展玉翅這才知道沙連水派夏寶貝來之含意，忍不住向他瞪一眼，「你連我也瞞得死死的！」

* * *

一家生藥舖，所賺有限，四海丐幫食指浩繁，杯水車薪，難以解決，是故展玉翅仍不斷在蕪湖城內，到處溜躂及找尋新目標，三天之後，終於讓他再找到一家賣胭脂水粉的遠香齋。

如此一來，城內許多牙子牙婆(媒婆，介紹人)都知道有個遠處來之富家子弟，要大展鴻圖，便爭相自薦替他跑腿拉線，展玉翅一一接受。

如今他最擔心的是本錢，若果魏守信及凌鐵城不來，他可得挾着尾巴溜了。

這天晚上，展玉翅剛吃過晚飯，正要回客棧，街口忽然出現七八個大漢，一字橫排，攔住前路，黑暗之中，依稀認得，其中一個似是括蒼派弟子，吳長茂！

展玉翅吃了一驚，好漢不吃眼前虧，他轉身便走，背後風聲大作，展玉翅發足狂奔，奈何小牛跑不動，最後還是被人追上，展玉翅沉聲問道：「在下身上無錢，你們打錯主意了！」

吳長茂罵道：「臭小子，少來這一套，你串通西方仙子那魔女，殺死我師兄，這筆賬一拖半年多，今日該算個清楚了！」

展玉翅道：「你說甚麼，區區根本聽不明白！」

吳長茂怒極反笑：「展玉翅，你化了灰吳爺也認得了你！有種的便不要改名換姓！」

展玉翅一怒，挺胸道：「少爺便是展玉翅，那又如何？胡雪風是西方仙子殺的，你不敢找她，却糾衆找個小夥子出氣，虧你還是名門正派的弟子，羞也不羞？」

吳長茂氣得七竅生烟：「臭小子，若非西方仙子是你相好，她爲何會暗助你？」

展玉翅仰頭大笑：「少爺實不知我爲何這般値錢！你們要找我，要殺我；西方仙子的人也在找我，也要殺我！西方仙子若是少爺的相好，你還有命活到今天？」

旁邊一個身材矮小的漢子倪南星道：「二師兄，這小子牙尖嘴利，不必跟他磨菇，先替大師兄報仇再說！上！」他一招手，七八條大漢一齊撲上去。

展玉翅抽出長劍來，罵道：「枉你們自稱正派，却動輒以衆凌寡！」他和夏寶貝拚命抵擋。

小牛又怒又怕，破口大罵起來：「你們這些烏龜王八生的兒子，爲甚麼好歹不分，連爺爺也打起來？救命呀！救命呀！有强盜呀！」

吳長茂罵道：「臭小子，再嚷嚷，老子便先殺了你！」小牛可不怕，繼續破口大叫。

動了手之後，展玉翅方知夏寶貝之武功十分紮實，而且經驗十分豐富，頗能配合展玉翅，由於地方狹窄，人多的未能完全發揮優勢，而展玉翅和夏寶貝站穩了脚跟之後，越鬥越穩。

展玉翅本來見對方人多，還有點心怯，後來却把它當作一場考驗自己武功之機會，他把七星劍法、打狗棒法以及刀法融合在長劍之中，雖然破綻百出，但却時時收到出其不意之效。

吳長茂又怒又急，叫道：「兄弟們請多加一把勁……」他話音未落，已聞一道悶哼，原來倪南星右肩已中了一劍。

忽然傳來一道低沉的聲音：「讓開！」

只見一個年逾五十的矮瘦漢子走了過來，又聞倪南星歡呼一聲：「爹！」

倪虹是括蒼派之掌門師弟，爲人最是護短，見兒子受傷，忍不住現身。當下瞪了兒子一眼：「飯桶，人多反而礙手礙脚，白擔了以衆凌寡之惡名，都給老夫退開一邊！」

展玉翅心中忖道：「這老傢伙，架子可不小。」他心頭有點忐忑，不由把劍握得更緊。

倪虹一揚頭：「小子，剛才你說咱們以多壓少，如今老夫與你單打獨鬥，你該無話可說了吧！爲了公平起見，因你已鬥了一場，老夫先讓你三招，事後若濺血當場，可不能怪老夫！」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抽劍道：「承讓！」

夏寶貝道：「少爺，讓小的先鬥鬥他！」

展玉翅厲聲道：「這是我跟他們之間的私怨，與你無關，快走！」

倪南星道：「走？那有這般容易！除非你勝得了我爹一招半式，否則休想離開此處一步！」他揮揮手，着人前後將展玉翅三人堵住。

倪虹道：「小子，老夫已等得不耐煩啦！」

展玉翅長劍一抖，泛起幾朶劍花，倪虹輕嘆一聲：「這似是武當派的七星劍法！」話音未落，展玉翅長劍一直，已化作打狗棒法之「棒逗惡犬」！棒尖虛實不定，指向倪虹胸前幾個大穴。

倪虹不敢怠慢，身子一晃，已閃開四尺。他動，展玉翅的長劍隨人轉動，向對方腰際横削過去，這一劍變化甚速，深諳五味。

倪虹有言在先，須讓他三招，是以不敢招架，頓足拔身躍起，展玉翅輕嘯一聲，雙手抱劍飛起，直戳倪虹之小腹！這一招又成了太極劍法之「弟子拜祖」！

吳長茂及倪南星都忍不住驚呼起來，須知倪虹先躍上半空，眞氣會較對方先濁，身子再下墜，豈不是撞向對方的劍上去？

倪南星正想不顧乃父之聲譽，撲上去截擊展玉翅，忽聞乃父輕喝一聲，左脚尖在右脚面上用力一點，硬生生再拔高三尺。

不料，展玉翅內力深厚，長劍走勢未盡，仍指向其小腹。

倪虹眞氣已濁，半空換式移形，全無可能！猛聽他怪叫一聲，右袖猛力拂在劍背上，猛一曲腰，借力彈開幾尺，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落在地上，額角隱見汗跡，老臉發熱。

展玉翅道：「前輩爲何食言，三招未過便出手？」說着把掛在劍上的一角袖布，輕輕拋落地上。

倪南星罵道：「混帳，家父嫌袖子太長，借你的劍修改一下，甚麼叫做食言？」

展玉翅哈哈大笑：「不知前輩是否也這樣想？」

倪虹訕訕地道：「老夫何來食言？你三招已了，老夫在你第四招時出手，天公地道兩不虧欠！」

「好一句兩不虧欠！晚輩幾時使出第四招！」

倪虹紅着臉道：「你第三招指向老夫小腹，老夫拔高避開，你再一劍指向老夫小腹，不是已經兩招了麼？」

「不知老前輩眼睛有沒有問題，少爺由始至終，就是那一劍，無變無換，怎說兩招？大概前輩未曾聽過餘勢未了，氣貫九天……」

倪虹惱羞成怒，未待他說畢便怒吼一聲：「不錯，老夫未曾聽過，那又如何，聽過也好，未聽過也好，這一仗終是要打，你可小心……」

他話未說畢，猛聽屋頂上有人揚聲大笑，衆人抬頭望去，但見上面站着一位白袍白褲，身材頎長，面掛汗巾的漢子，居高臨下，迎風而立，直似神仙中人！

倪虹心頭一顫，沉聲問道：「閣下是誰？有甚好笑？」

「我笑你狡辯功力極深，深替師兄歐陽艮雄羞愧！」白袍客自天而降：「你喜歡打架，由我來陪你打一架如何？別以爲自己公平，其實只是用以老欺少，是代替以衆凌寡而已，爲了公平起見，我亦先讓你三招，不過你大可以放心，因爲區區不會硬把三招看成四招！」

倪虹又羞又怒又恨，但摸不清對方的底細，不敢貿然動手，乃再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跟我括蒼派有何怨隙？」

「本來沒有，只因西方仙子是閣下相好，心存醋意，找你打一架而已！」白袍客道：「至於區區姓名，待你贏得了區區一招半式，不但放你們歸去，也會將賤名奉告！」

展玉翅心頭大快，忍不住大笑起來，倪虹臉上變色。「閣下插腔說話，又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分明是鼠輩！」

白袍客也不動怒，哈哈笑道：「區區有個原則，向來是對甚麼人說甚麼話，對甚麼人做甚麼事！閣下一味拖延，大概是心中害怕，害怕也不打緊，只須喊我三聲爺爺，喊展玉翅三聲少爺，便放你們離去！如何？夠寬容了吧！」

倪虹那裡忍得住？大吼一聲：「先亮亮本領，再吹牛皮未遲！」他空手向白袍客撲去，半途倏地拔出腰上之長劍，直戳白袍客之胸膛！

這一劍，疾如星火，又恨又急又毒，旁人只聞「錚」的一聲輕響，劍尖離對方之前胸已不足三寸。

展玉翅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驚叫聲未了，猛見白袍客上身向後一彎，雙脚立地，一擰腰，上身已移開三尺，再一聳肩，倒射八尺，挺立如舊。

「括蒼派之救命絕招之一『兵不厭詐』，你已得眞傳，將來還可發揚光大！」

倪虹儘管氣得七竅生烟，却不敢吭一聲，以免再受譏諷。他長劍一出手之後，攻勢源源不絕，劍勢雄奇，用招奇險，所指之處，匪夷所思，但均爲白袍客一一避過。白袍客意態蕭洒地道：「倪兄，五招已過，在下可要出手了！」話剛說畢，他便輕輕按出一掌。

這一掌乍看平平無奇，但奇怪却能突進漫天劍網之中，尋隙抵縫，直逼倪虹之前胸，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只此一招，已看得旁人目瞪口呆，展玉翅更是目眩神馳，心神搖曳。而落在倪虹眼中，感受就更深了，他大駭之下，頓足後退。

白袍客隨之前進，無論倪虹長劍如何改變，他那一掌始終罩住倪虹之胸膛要害。他大汗淋漓，驀地大喝一聲：「倪某輸了！」

白袍客冷冷地道：「認輸可不能解決，閣下似乎還須加點承諾！」

倪虹回首罵了吳長茂及愛子幾句：「以後見到展公子，便得遠遠避開。」

「這還差不多，走吧！」

倪虹傲氣全無，恭聲問道：「前輩武功深不可測，爲倪某平生所遇第一人，可否賜下名號？」

白袍客大笑。「第一，區區年紀不比你大，第二，天下奇人之多，數不勝數，區區自己也不知該排列何數，第三，我淡薄名利，天下第一對區區並無吸引力，人生於世若只爲名，只爲氣，將會失去不可

計數之樂趣！去吧，區區不喜人囉嗦！」

倪虹又行了一禮，這才率門徒離開，展玉翅連忙上前致謝，白袍客縱聲大笑，笑聲不絕，笑得展玉翅詫異不已，正想動問，白袍客笑聲戛然而止，沉聲道：「你自創的劍法，破綻百出，若遇到的不是這干飯桶，焉還有命在，凡人要自創招式，必須先找人餵招，才知缺點，才能改善，現炒現賣，除非技藝不止高人一籌，就似適才區區那一掌……嗯，你看出來麼？」

展玉翅閉目想了一下，覺得那一招有點眼熟，但又不盡相識，白袍客道：「那是自武當派之小天星掌法，蛻變出來的，別人看不出來，你該看得出！」

展玉翅又是佩服又是驚奇，「前輩知我會是武當派弟子？」

「從你的劍法看出來，還有打狗棒法，可惜處處荒蕪，未經精耕細作，焉能長出碩大果實？」

展玉翅紅着臉道：「正想前輩指教！」說着向白袍客長長一揖。

「此處不宜多說，你隨區區去！」白袍客剛轉身，又回首問道：「你信得過某麼？」

「當然信得過，前輩不但是晚輩之救命恩人，而且風度瀟洒，詞鋒犀利詼諧，使人敬佩！」展玉翅令小牛及夏寶貝先回客棧，然後尾隨白袍客而去。

白袍客行走如行雲流水，卻不見雙脚如何移動，眨眼間便出了城，到長江江畔。夜裡江風頗大，吹得他衣袂獵獵作响，他迎面而立，眼望星雲，不發一言。

展玉翅覺得他有點莫測高深，爲自己平生所見第一人，眞眞正正具備高手之風度與氣度，是以他站在一旁，不敢吭一聲，就像一位待教之學生，站在老師身旁。

良久，白袍客才問道：「你可知大江江水已流了多少年？還要流多少年？」

展玉翅剛答了一句不知道，又聞他道：「儘管大江江水如何桀傲不馴，它終要歸於大海！」

展玉翅正想答他：這個誰都知道，猛地一個念頭升上心間，這似是一個高深之道理！又聽白袍客道：「人跟江水一樣，不管他武功有多高，終要走向其歸宿！江水向海，帶走了大量之沙石，同歸大海，但區區却不想學江水那樣！」

展玉翅腦海靈光一閃，結結巴巴地道：「前輩之武功，人人想學，只是晚輩已有師父，再拜師父恐怕……」

白袍客又大笑起來：「不合禮教？哼哼，禮教只爲教化凡夫俗子，豈爲吾輩而設！我只問你肯不肯學我之武功？誰要收你爲徒？」

展玉翅本亦是放蕩不羈之人，只因環境所迫，又連遭變故，才收斂起來，今聞白袍客之言，激起他隱藏於內之本性，也縱聲大笑起來：「禮教只合凡夫，非爲我而設，此乃晉竹林七賢阮籍之名言，誠哉斯言，前輩肯教，晚輩肯學，今後亦師亦友，管它甚麼名份！」

「你肯學很好，只怕你日後會後悔！」

「大丈夫豈有後悔之理！」

「你先發個誓來！」

展玉翅乃跪下仰頭發誓，「弟子展玉翅願學……前輩你叫甚麼名字？」

「你又痴了！名字只不過是一個記號而已，何須認眞，你便以白袍客相稱吧！」

展玉翅續發誓：「弟子展玉翅願跟白袍客學藝，不論吃多少苦頭，決不後悔，有違此誓，死無葬身之地！」

白袍客又道：「須再加上一句！不論吃多少苦頭，不論甚麼原因，均不後悔！」展玉翅依言發了誓，白袍客道：「某有些武功來自黑道，被人視爲邪門武功，你學了可不能後悔，而且某教的，你一定要學！」

展玉翅微微一怔，隨又釋然，「是正是邪，端視其人之行爲，而非以武功來定人，這個晚輩不怕！」

「你能明白就好，如今先將你所學演習一遍，讓某了解你之深淺，才可因材施教！」

展玉翅先將武當劍法演了一遍，再將新近所學之打狗棒法表演一番。白袍客嘆了一口氣：「天要亡武當了，那些牛鼻子竟把張三丰之心血，糟蹋到此一地步！」

展玉翅心情十分異樣，低聲道：「這怪不得那些……牛鼻子，晚輩自己資質不佳，學得不好！」

「哼，若連你也說資質不佳，則如今武當山內的牛鼻子，全都是飯桶，武當最好的凌虛及青雲，也只得個形似！學劍最重要的是精、氣、神，此三項不可缺，否則成不了高手，其實，學其他武功，何嘗不是如此？例如打狗棒法，重要的是一個狂字，不狂如何能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至？今夜至此爲止，明晚三更，你再來此。」

展玉翅雙脚仍死死釘在地上，一絲也沒有回去之意，白袍客道：「剛才區區所說的那番話，已足夠你終生受用不盡，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把所學演習一遍，當有所進步。」

展玉翅這才返回客棧，他躺在床上，仔細把白袍客的話回憶了一遍，又仔細推敲一番，終於耐不住，提劍在後院中練起武來，直至鷄

啼再上床。

白天人多，展玉翅不好練武，只能在房內練內功，至晚上，尚未二更，他便到達江邊，却不料那白袍客已坐在石上等他，不待他開腔，便道：「今夜再把以前所學的，演習一遍！」

展玉翅依言演了一遍，正期待白袍客之讚許，不料白袍客勃然大怒：「這跟昨夜有何差別？你回去之後，到底有沒有練習？再練！未練之前，先想一想，你想在區區身上學到點東西，這一關便必須令我滿意。」

展玉翅道：「你不指點我，晚輩又怎會有多大的進步？」

「這種東西，若能手把手地教，而又有效者，天下間已到處都是高手！」白袍客言畢拂袖而去。

展玉翅起初還有點忿怒，後來一想，又覺得其言有理，便耐住性子，躺在沙地上苦苦索思，偶有所得跳了起來，或揮劍或舞棒，直至天色破曉才回客棧。

一連三夜，白袍客尚未滿意，而且罵得一次比一次凶，展玉翅咬牙忍住性子，却自覺有了許多進步，這天早上他剛回客棧，便見到魏守信及凌鐵城，乃驚喜地道：「大哥回來啦。」

凌鐵城看了他一眼，道：「你跟誰打架？滿身大汗的？」

「不是，小弟悶得發慌，到城外練武，出出汗。」展玉翅道：「大哥，快進房吧！」

魏守信和凌鐵城仍住在斜對面，魏守信回房提了一袋銀子過來，「這裡有二百多兩，另外有一張一千兩銀票，相信可以暫時解決你燃眉之急。」

凌鐵城問道：「小展，你的事進行得如何？」展玉翅乃將情況說了一遍，凌鐵城喜道：「哈，那你就快當老闆啦！牙婆們還沒有好消息？」

「消息不少，但小弟都不滿意，反正已有兩家店子，其他的可以慢慢來。」

魏守信道：「做生意跟學武是兩回事，日後要仔細、專心學習，並須虛心向前輩請教，方能有所成，否則不但賺不到錢，反要虧本了。」

「這個小弟省得。」展玉翅終於忍不住問道：「兩位大哥見到易老前輩吧？不知是否有替小弟打聽羅賓鴻那廝之情況！」

凌鐵城笑道：「見到易老了，咱們怎敢不替你打聽？易老那裡問過，還問了許多人，包括做生意的、武林中人、平民百姓等等。」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問道：「他們怎樣說？」

魏守信道：「你聽了可不要生氣，羅賓鴻那廝居然沒有什麼劣跡，他勾結官府，看來只是爲了做生意的方便，並無以此欺壓善良，但家裡卻養了不少黑道凶人，據易老說，如今已不下十三個！」

展玉翅問道：「他專養高手，不養嘍囉？」

「家丁家將有三四十個，高手有十多個，易老也鬧不請他葫蘆裡賣什麼藥！」魏守信道：「但愚兄有個看法，羅賓鴻似乎心懷大志，他斂財收留人材，只爲日後圖大計，也許他有心創立一個什麼帮會的？」

凌鐵城接口道：「那廝經常不在家，如今家內常由一個叫布北辭的人主持，喂，咱倆爲了早點見你，趕了一夜的路，還未吃飯，先塞飽肚子再說吧！」

當下五個人到望江樓吃飯，展玉翅直至今日才放下心頭大石，是以話特別多，魏守信低聲道：「小展，日後你不宜在人多之處口若懸河，而且也得打扮一下，要像個商人才行。」

凌鐵城道：「不錯，不能讓人認出你來，那姓羅的到處走動，說不定被他找到你，則你不找他，他也會來找你。」展玉翅悚然一驚，連忙表示受教。

魏守信問道：「以前內子曾經送過你一些易容藥，你用完了否？要保持身份之秘密，江湖風險，凡事一切必須小心，見機行事。」

展玉翅道：「當時放在廖子柏家，匆忙中未帶出來。」

魏守信聽後，從懷內又掏出一包給他。

展玉翅一一受教，五人返回客棧，展玉翅固然一夜未曾合過眼，魏守信和凌鐵城何嘗不是？是故三人回房之後，都上床歇息。

中午飯後，展玉翅又開始閉目冥思，自己劍法上之破綻，以及打狗棒法之精髓，過了一陣，凌鐵城來拍門，道：「小展，咱們出去溜躂溜躂吧！」

「好！」展玉翅自床上跳了下來，動手易容，魏守信看後笑道：「你這套手藝兒還見不得人，得愚兄來教你！」他重新調藥，對着鏡子，邊替展玉翅易容，一邊解釋。展玉翅得奇艮多，方知世上每一項技術，都有其深奧之學問。

下午，三人先去看生藥店，再去看脂粉店，「小弟已約了他們明天交錢，從後天開始，這爿店便屬於咱們的了。小弟怕自己做不來，是以僱了他們原店內之兩個伙計；趙七叔倆夫婦。」

「原店主爲何要賣？」

「店主夫婦年老無子，又有點儲蓄，不想再操勞，既有人出得起好價錢，何樂而不賣？」

三人信步走至東郊，凌鐵城見四周無人，便道：「小展，咱們來印證一下武功，看你是否有進步。」

展玉翅正苦無餵招之對手，聞之大喜，立即拔出長劍。「大哥肯指教，小弟高興極了。」

凌鐵城正容地道：「雖是印証武功，點到即止，但出招不可輕率，也不能不謹慎，否則即練不出意思來，也容易傷到對方。」

「是，小弟會小心，大哥，我先出招啦！」展玉翅怕對方改變主意，立即刺出一劍。

魏守信在旁喝道：「沉住氣，不能毛燥！你看，你不愼重其事，單此一招你已有三個破綻！」他話未說畢，凌鐵城的刀一撩，輕輕撥開長劍，直砍展玉翅之胸膛。

這一招連消帶打，反應極快，若非展玉翅這幾天苦思武學，在無形中已得到進步，還眞要被鬧得手忙脚亂！如今只見他雙脚微微一錯，上身一側，長劍趁勢自下而上，挑向凌鐵城之小腹空門！

凌鐵城叫了一聲好，單刀一橫，及時將長劍格開，左腿飛起，把展玉翅迫退一步，兩人重新交鋒，一來一往，有攻有守，魏守信在旁指點：「小展，你雙脚移動後，上身微側，連消帶打，很好，但招一出後，必須立即『身回原位』，否則人家攻你下盤，你便不得不退了，再嚴重一點，便要落在下風了！」

魏守信經驗豐富，眼光獨到，不斷指點，展玉翅心領神會，人劍合一，越鬥越順，氣勢越來越盛，破綻亦越少，且奇招迭出，長劍竟使出打狗棒之逗、戳、打三字訣來，百招之後，凌鐵城竟落在下風。

凌鐵城也是個不服輸的漢子，極力反攻，魏守信忙喝道：「老二，人家氣勢如此凌厲，你怎能不顧一切反擊？適才若非小展經驗不足，你已要受傷了。」

再鬥了一百招，展玉翅雖亦額頭滴汗，但氣勢極旺，相反凌鐵城大汗淋漓，守多攻少，越來越礙滯，忽聞他大喝一聲：「停！」

展玉翅瞿然一醒，急忙收劍退後，抱劍道：「多謝大哥指點！」

凌鐵城苦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進步神速，我已非你之敵手，遑論指點了！」

魏守信亦上前道賀：「小子，愚兄看你之劍法，跟以往恍似脫胎換骨，是沙連水指點的？」展玉翅這才將前幾天巧遇明師的事告訴他倆。

凌鐵城訝然問道：「那人爲何這般神秘？你爲何不請教其姓名？」

「問過了，但他總是不說！」

魏守信道：「世上奇人，多有怪癖，他既不願說，你亦不必多問，但不管如何，他以此方法授徒，實在別開生面，亦証明有效！」

凌鐵城道：「那是他好運，碰到聰明的小展。」

「這更証明他獨具慧眼，深明小展之潛質！若我沒看錯的，相信他以後所授之武功，必然十分驚人！」

凌鐵城道：「那愚兄也要恭喜賢弟了，說不定三五年後，賢弟能名揚江湖，如今咱們也放心了，除了碰到一流高手，否則你盡可應付！」

「但江湖經驗十分重要，這跟武學可沒關係！」魏守信道：「你日後一切仍要小心，遇事要小心琢磨，包不會吃虧！」

對於這兩位沒有血緣關係，但比親大哥還投契的大哥，展玉翅感激之至，當下忍不住道：「兩位大哥，他日小弟若有所成，希望大哥能助我一臂之力！」

魏守信微微一怔，隨即拍拍其肩膊，道：「不但是愚兄，連青竹門亦將是賢弟之後盾！」他頓了一頓，轉對凌鐵城道：「老二，你長年累月到處亂跑，也不是辦法，青竹門雖然也需要你，但我看賢弟這裡更需要你襄助，不如你且留在此處吧！」

凌鐵城抓抓頭皮，道：「老大，那你呢？咱們就這樣分開啦！」

魏守信道：「你嫂子已快爲人母，愚兄待她產後，再來此與你會合，屆時再定行止！」

凌鐵城道：「好吧，小弟便留在此助賢弟一年，一年後，你必須來此相會。」

決定之後，最高興的是展玉翅了，反而魏守信和凌鐵城有點依依不捨，「老二，你年紀也已不輕，該找個人成家啦！」凌鐵城聽後只哈哈一笑。

至晚上，展玉翅又悄悄至江畔，苦候至三更，仍未見白袍客，他自己忍不住，就在江畔舞起長劍來，直至五更才回客棧，只道白袍客已不辭而別。

但第二天，魏守信却告辭回青竹門，凌鐵城送他出城，展玉翅也忙着接收脂粉店，忙至中午才完畢。此時，孫小三已派來了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瘸漢，據悉這漢子祖上原亦經營過此類店子，故着他來主持店務。

晚上，展玉翅又獨自至江畔，不久即見白袍客，他忍不住問道：「前輩，你昨夜去那裡？」

白袍客厲聲道：「老夫行踪，你不必多問，而且不許帶任何人來此！」

展玉翅忙道：「晚輩昨夜並無帶人來。」

白袍客冷笑道：「昨夜那姓魏的及姓凌的，一直躲在那裡，你以爲我不知道？」說着向左首一堆草叢指了一指。

「晚輩不知道他們會偸偸跟着來，回去便告訴凌大哥……你放心，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白袍客聲音稍溫和：「那魏守信眼光還不錯，可惜他亦是未遇明師，否則成就當不止於此！老夫教你的這一套，你認爲成績如何？」

展玉翅這才知道，自己的一切行動，均在其監視底下，乃老老實實告之大有收益，白袍客得意地道：「今晚不教你甚麼，先把你跟凌鐵城過招之得失，分析一下！」他侃侃而說。展玉翅十分震驚於其人之記憶力，幾乎有過目不忘之能！而所說的，鞭辟入微，更勝魏守信良多，使展玉翅有聽君一席話，勝練十年劍之感。

一席話後，天色已微微亮，白袍客長身道：「你回去吧，白天先把我的話思索一遍，試試能否改變自己之劍法，明晚你獨自練習，後晚老夫將開始傳授武技！」

展玉翅此時對於白袍客已心悅誠服至五體投地，感激不已，白袍客走了兩步又回首道：「有老夫在此時，你儘管放心練武以及經營你那兩間破店，無人敢再來此騷擾你。」

展玉翅怔怔地望着他消失在晨曦中，覺得自己開始交上好運。日子一天天過去，生藥店亦重新開張，由於本錢充足，銳意革新，顧客又開始上門，展玉翅出重金，重新把劉大夫拉回來，於是門庭若市，收效比遠香齋好多了。

至於夜間之學武，則風雨無阻，白袍客之教法新穎，旨在激發展玉翅之潛能及創造力，是故表面上所學無多，但將終生受用不盡。

由於展玉翅在蕪湖發展不錯，沙連水着他繼續開拓，三個月後，展玉翅又經營了一家酒樓，這已傾盡展玉翅所有，不得不用心經營，白天都跟凌鐵城在酒樓裡，兩人更搬至酒樓裡居住。

酒樓開張之後，生意不錯，展玉翅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乃召集了一批丐帮弟子進入酒樓當小二，把江畔酒樓變成四海丐帮的一處暗舵，半年時間，使展小鶴(展玉翅之化名)在蕪湖聲名大噪。

江畔酒樓開張月餘，生意穩步上揚，這猶如給四海丐幫服了一劑强心藥，沙連水決定帶幫內之頭目，在中秋節來此慶祝，小牛等人十分高興，但展玉翅和凌鐵城聽後反而猶豫起來，兩人商量了一陣，展玉翅決定寫信給沙連水，表示歡迎沙連水駕臨，但必須悄悄地來，而且不能當衆慶祝，且最好不要在中秋節來，以免暴露江畔酒樓之身份。

信寫得很誠懇婉轉，沙連水接信之後，立即覆信表示接受展玉翅之提議，展玉翅和凌鐵城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這天酒樓生意特別好，夥計們都忙不過來，展玉翅親自到堂上招呼客人。忽從食客之中認出幾個人來，林森和他那幾頭「小獸」蔣彪、雲深淵、林新和蘇制錢，五人據案大吃，時而交頭接耳，時而縱聲大笑。

往日是仇人，今日是顧客，展玉翅深明做生意之道，只當作認不出來，不過却暗中留意。

過了一陣，那五人長身而起，小二道：「大爺請到櫃面會賬！」

蔣彪罵道：「你娘的，大爺到你這裡吃飯，是給你們老闆面子，還敢收錢，喚你們老闆出來送客。」

小二抬頭見到展玉翅，惶恐地道：「老闆他們說……」

展玉翅揮揮手，他還未開腔，旁邊已有人道：「咱們老闆不認識五位，而且吃飯付錢這是天公地道的事，若人人都學五位這樣，那咱們這酒樓還能維持下去嗎？」原來是凌鐵城聞聲而出。

林新問道：「你是什麼人？敢來教訓大爺，可知咱們是什麼人嗎？」

「我是什麼人你們不必知道，我只知道你們是吃飯不付錢的癩皮狗，告訴你們，這裡不是善堂，而且有句話你們必須記住，開飯館就不怕顧客肚子大，同樣亦不怕顧客凶，否則還敢招呼四方來的客人麼？」

雲深淵陰惻惻地道：「老子就是不給錢，那又怎樣？」

「那就要你們留下點東西來！」

蘇制錢一腿將旁邊一張桌子踢翻，同時伸手抽刀，不料凌鐵城早已提防他有此一着，出刀比對方更快，蘇制錢手臂尚未伸直，凌鐵城刀鋒過處，已將他右臂連手帶刀，砍落地上。

他一招制敵，一時都把其他四人震懾住，林森排衆而出，冷冷地道：「閣下出刀甚快，但尚未臻高手之列，眞正高手風範，讓林某給你看看。」

凌鐵城仰頭哈哈笑道：「某當然不是高手，只是個屠狗英雄而已。」

這句話十分惡毒，只聽得林森勃然變色，怒道：「今日老子便要叫你爲此付出代價。」

凌鐵城道：「閣下若是光棍的，便請勿影响別人吃飯，到外面交手如何？」

林森一拂袖，凜然道：「帶

路！」凌鐵城夷然不懼，在前帶路，林森等五人尾隨而下樓，展玉翅走在最後面，好事的食客們，紛紛結帳下樓，要瞧瞧江畔酒樓如何懲治吃霸王飯的惡人。

凌鐵城不大了解林森之實力，但估計憑自己再加上展玉翅，應可對付，眞不支時，店內還有兩位武功不錯的「夥計」可以助戰，是以他有意立威，故意站在大門外的街頭上，道：「誰鬥在下？」

林森冷冷地道：「你口出狂言，老夫正想教訓你。」

凌鐵城大笑：「未交手之前，誰都不知道到底是誰教訓誰，來吧！」

展玉翅道：「無禮！人家主角親自出場，當然由我來接招，於禮方合。」他緩緩走前，竟有點高手之風範，凌鐵城輕輕叮嚀他小心，然後退開一旁。

林森見對方年紀雖輕，但氣定神閒，也收起輕視之心，拱手道：「老大林森，尚未請教老闆大名？」

「在下展小鶴，閣下如今肯付錢，一切還可改變。」

林森怒極而笑。「閣下小心，老夫一向不理什麼武林規矩的。」言畢抽出一柄尺三長的扇子來，烏光透亮，一看便知是玄鐵所造，他甚少使用其成名兵器，今日未出手之前，便先將鐵扇子亮出來，可見他不敢托大。

展玉翅心頭亦是一凜，凡使用奇門兵器者，武功必有獨到之處，是以忙亦將長劍抽了出來，抱劍道：「請賜教！」言畢立下門戶。

林森見他所立之門戶，看不出是那個門派，似鬆散却又不露破綻，似開實閉，心頭更是一沉，不敢貿然出手。

蘇制錢紮好手臂之傷口，嘶聲叫道：「老大，不可放過那于思漢子。」說着指一指凌鐵城。

蔣彪獰笑一聲：「你放心，怎會讓他閒着，老二、老三，咱們一齊上。」

夏寶貝已聞言趕到，他手提一根齊眉棍，道：「以三凌一，羞也不羞？先吃我一棍！」他先下手爲强，揮棍掃向林新之後腰。

蔣彪一橫單刀，只聞「噹」地一聲響，虎口震得發麻，心頭一凜，忖道：「這小子好强的膂力！」當下指揮拜把兄弟，將他二人圍住，於是分兩堆厮殺。

那邊廂的展玉翅和林森亦鬥起來了，林森不耐煩對方一動不動，首先發動攻勢，展玉翅經過白袍客之指點後，武功大進。他本來已有青木所注之內力，所欠者乃劍法，如今得明師指導，一理通百理明，見招破招，劍勢隨對方之摺扇而變，一交鋒，他便進入天神合一之境界，雙眼只有對方玄鐵寶扇之變化，旁邊的事，絲毫不進腦袋。

林森在武林中，聲名頗盛，亦稱一流高手，一見此情況，便知遇上高手，不敢大意，生恐陰溝裡翻船，半生英名付之流水，是故鬥來小心翼翼，反不如另一組之好看、激烈。

另一組五個人，以凌鐵城之武功最高，且打鬥之經驗最豐富，人本好戰，氣勢最盛，五人走馬花燈般鬥了五六十個回合，他已覷得機會，在林新身上砍了一刀。雲深淵忙道：「沉住氣，先困住他們。」他心想林森能很快便解決展玉翅，則大局便可改變。

夏寶貝之經驗亦不淺，而且沉穩老練，不多久便能與凌鐵城互相配合，一個遠攻，一個近打，把蔣彪三人弄得團團亂轉，抬頭望過去，見展玉翅形勢較優，放下心頭大石，人亦輕鬆起來，乃出言譏諷：「想白吃可也得掂掂自己之份量，像你們這種身手，也敢出來丢人現世，老子都替你們害羞。」

蔣彪勃然大怒：「臭小子，即使錯過今日，他日也叫你們鷄犬不寧。」

夏寶貝怒道：「那就教你們今日全死在此處。」他話未說畢，長棍一揮，改攻下盤，蔣彪一躍避過。

不料他跟林新並肩，他一躍起，林新雙脚便暴露在長棍之前，夏寶貝及時踏前一步，但聞「啪」地一聲，擊個正着，林新應聲倒地。

凌鐵城見機不可失，揮刀向凌空之蔣彪砍去，雲深淵大喝一聲，揮刀側攻！凌鐵城才不願跟對方兩敗俱傷，他輕輕躍開，突然扭腰，再飛起一腿，蹬在剛剛自地上爬起來之林新的小腹上！

林新怪叫一聲，身子倒飛，夏寶貝標前一步，手起棍落，把其肋骨也打斷了兩根，蘇制錢看看己方形勢不利，也負傷上前，欲伺機偷襲，奈何他右臂已斷，以左臂持刀，根本無法發揮威力，被夏寶貝覷得良機，又將其腰骨打斷！

四人只剩下兩人，蔣彪及雲深淵心頭之驚恐，實非筆墨可以比喻！凌鐵城笑道：「兩位不如各自斷一臂，免得把命丢在此處！」

林森見己方處於不利，而展玉翅那把長劍越使越是神化，奇招紛至，要想勝他，非在三、五百招之外，但蔣彪及雲深淵兩人斷不可能再支持下去，是以大叫一聲：「停手！」

展玉翅恍如無聞，長劍仍如游龍，招招不離其要害。

凌鐵城道：「閣下有話請說，再慢一點，兩個寶貝徒弟可來不及啦！」

話剛說畢，又聞蔣彪傳來一聲悶哼，林森轉頭望去，只見他胸襟血跡殷然，原來又中了凌鐵城一刀！只好用力敲開展玉翅之長劍，向後跳開，道：「給他們飯錢，咱們走！」

夏寶貝立即道：「共三十兩銀子。」

蔣彪叫了起來：「你們這是黑店！給甚麼東西咱吃，要三十兩銀子？」

凌鐵城道：「其實是咱們三個人各收十兩催債費，還未算飯錢哩！」

展玉翅正鬥得手癢心癢處，突然住手，心有不甘，乃道：「林兄，咱們再印證一下如何？勝負無關……」

林森老臉發熱，那肯留下來現眼，喝道：「給他們五十兩！」他連門面話也來不及丢下，便展開輕功，一溜烟走了。

凌鐵城收了五十兩銀子，笑道：「大爺不願多殺生，你倆把人扶走吧！嘿嘿，下次敢再來惹事，可不再留情！」他回頭又去招呼食客，返回酒樓。

展玉翅嗒然苦笑，快快地上樓，但顧客們則議論紛紛，想不到這位少爺竟有此身手，難怪一個外地人，敢來此混飯吃！

展玉翅三人返回酒樓，招呼客人重新就座，凌鐵城並保証在此吃飯，不會受人騷擾。次日，江畔酒樓貼出一張告示，希望食客不可在酒樓內鬧事，否則絕不輕饒，這是恩威並重的一道通告，但展玉翅却覺得江畔酒樓之實力尚不足，是以去信給孫小三及周通，要他們各調兩名外貌端正，而又武功不錯的人到江畔酒樓。

晚上，展玉翅又到江畔學武，白袍客又仔細評點其與林森惡鬥之得失，使展玉翅受益更深，事後，展玉翅忍不住道：「前輩，依你看晚輩如今之武功，已至何境界？」

白袍客冷冷地道：「僅及二流！」

展玉翅不服氣地道：「難道林森之武功也只及二流？晚輩與他鬥個平手……」

白袍客冷笑道：「今日和他鬥個平手，這只是表面上看，論經驗、武技、內力以至火候，你均不如他，他之所以一時之間不能取勝，乃是受制於你那種隨機應變、隨敵之勢而創之招式，以及混合了刀法與棒法的劍術所惑而已！假如他摸熟了你之底蘊，甚或找到你之破綻，包你三十招內，便要落敗！」

展玉翅仍不服氣，白袍客哈哈一笑：「隨敵之勢而創之招式那只是中乘，凡有招式便必有缺點或破綻！」

（未完・十二）

倚刀雲燕

西門丁 著

全套三集　$70

烽煙四起，外族入侵，促成這對江湖小兒女走在一起，他倆正萌愛意，偏是此時她自小訂婚的未婚夫正出現……俠女熱血爲國流，情淚爲誰洒？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上文提要：程小蝶得郭寶元周密協助，在言侍郎府中舉行玉器展覽，除了萬寶齋之外，請來了京城中賞玉玩家及老行尊，常香亭與羅四成也都出席。兩位老行尊道出玉中三奇乃青苗玉爲首，其次是寒、溫星玉，三足蟾蜍殿後。並將三寶的奇異功能一一講解，程小蝶與小雅、小文聽得五體投地，大開茅塞……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宴請江北衆英豪　不速之客藏殺機

送走兩個老夫子，郭寶元早已在公事房中等候。

程小蝶有點累的感覺，但不能不打起精神應付，道：「郭叔，有事就請說吧。」

「方圓千里之內的武林人物，都已集聚京城，」郭寶元道：「我已派出了二十四名人手，接引他們。」

「這些人，可都是應邀而來，參加明日英雄大會了。」程小蝶道：「不是受邀而來，我們就不用接待了。」

「我查得很仔細，不過，有幾位沒有接到帖子的人，」郭寶元道：「但確實赴會而來了。」

程小蝶道：「也就罷了，別讓他們明日在會場搗亂就好。」

「素喜已和五狠人見過了面，他們分手時氣氛歡樂，似是已達成協議。」郭寶元道：「五狠人要擺脫上一個協議約束，必然要提前完成約定……」

「那是說，五狠人急着大開殺戒，」程小蝶道：「這兩天北京城中，天子脚下，又要發生命案了？」

「是！心中明明知道，却又防範不易，」郭寶元道：「五狠人技藝精絕，盯梢很難，就算盯上了，也有着難以阻止之苦。」

說得含蓄，但意思却明白，刑部捕快、班頭中，能夠阻止五狠人的高手不多，就別說一舉把他們緝捕歸案了。

「參與邀宴的江湖高手，武林名宿，一共有多少人？」程小蝶道：「你如何安排他們的宿食？」

「得幾家鏢局高手帮忙，一番精挑細選，我發出七十張請帖，但趕來參加宴會的人，恐有百人之數，」郭寶元道：「有些人是慕名而來，因爲，總捕頭的名氣在江湖上越來越大了，很多人思慕一見，煩惱處也正在此，總捕頭不能冷落這些人，有幾位退隱的武林名宿，具有相當的身份地位，必須妳親自主持接待，但也不能厚此薄彼，武林中人愛面子，稍受冷落，易成積忿，一不小心就會結下了莫名其妙的仇恨。總捕頭不是在江湖上揚名立萬，闖出一個人人敬畏的名號，而是要廣結善緣，使他們成爲保護安寧的助力。」

這番話言外有意，巧妙的把江湖歷練表達出來。

程小蝶領受了，笑一笑，道：「既已拋頭露面，我會盡力而爲，但也不能因此留給五狠人一個爲所欲爲空隙。」

「困難的是我們不知道五惡狠要殺些什麼人，」郭寶元道：「無法預作佈署，也不能調動大批人手，圍捕五狠人……」

「這個萬萬不可，」小雅道：「五隻惡狠只是受僱的殺手，重要的是幕後僱用他的人，素喜一招反間計，把五狠收到了石榴裙下，十萬兩銀子，可是驚天動地的大手筆，素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麼大一筆銀子，這說明她的背後還有人，這種事，不能以猜想証實，必須掌握眞憑實據。大批捕快出動，就算抓到了五狠人，很可能使線索中斷，再要佈線追查，就困難萬分了。」

「不錯，」郭寶元點點頭，道：「我們辦事的難處，就是要找出証據，要查得水落石出，不能用酷刑、逼供的手段，這就事倍功半了。」

程小蝶笑道：「動刑逼供，煉獄如火，三木之下，也不知冤死了多少無辜的善良百姓，改革刑政，約束刑吏、捕快的收賄亂法，才是我最大的心願，希望天下的刑吏、捕快都成爲保衞正義的俠義英雄，我知道這條路崎嶇難行，但我要全心全意的走下去。」

「我們都盡力而爲吧！尚書大人、劉侍郎，都決心全力支持妳！」郭寶元笑道：「劉侍郎文長先生，是刑吏高手，個中的弊病，絕難逃過他法眼，這些時日，正在全心修訂律令，希望能由尚書大人，提請閣議後，由皇上詔令天下，一體遵照。」

「謝啦，如無郭叔的幹練閱歷，助小蝶一臂之力，小蝶眞不知如何是好了，這才是和萬民攸關的大事，我要全力投注，無怨無悔。」

「宏願博大，造福天下，小蝶，妳愧煞鬚眉七尺漢了。」

程小蝶道：「郭叔言重了。」目光一掠小文、小雅，道：「妳們去坐息一下，立刻出動，全力監視五狠人和素喜的行動。刑部捕快中如無適用之人，可以向大通鏢局借用，譚文遠總鏢頭這一次涉險受傷，但也激起他的豪情壯志，願以全力和我們配合。」

「姑娘明日大會江湖英雄，不用我們隨侍麼？」小雅道：「一個人週旋在上百的江湖人物中，苦啊！他們一個人找妳說上三兩句話，妳就要口乾舌焦，就別說找妳喝酒了！姑娘，再仔細想想啊！」

「小雅說得對！」小文道：「五狠人和素喜的事，氣候已成，急也不在一兩天，由我和小雅陪妳應酬，妳會省不少氣力，再說，上百人中，形形色色都有，妳艷色動人，貴軀千金，江湖人撒野慣了，有些人借酒裝瘋，有些人情難自禁，一且輕佻冒犯，小姐，妳就有苦難言了，有我和小雅在場，可以帮妳擋啊！」

「對！文來文對，武來武當，」小雅笑道：「包管他們自慚形穢，知難而退。」

小姑娘的豪氣干雲，活潑的小雅，似是越來越有自信心了。

「話是說得不錯，但我不想多傷人命！」程小蝶道：「五狠人要殺的人，也許我們無法完全阻止，但不能坐視不管，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查出那些被殺的人的背景，他們和上林畫苑中有些什麼牽扯，和言侍郎的命案又有些什麼關係？上林畫苑中，那個故弄玄虛、身着金袍、面罩黑紗的人，又是個什麼身份？青苗玉是否已落入了他的手中？還有素喜，策反五狠人，一次就預付了五萬兩銀子，這說明有一個實力强大的組合在幕後支持，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素喜代表的那個組合，和金袍人已經針鋒相對，但却只在暗中較勁，是不是他們心中有些顧忌？都不能自己出面，全力施爲。」

「姑娘，這裏沒有外人，小婢說錯了話，妳罵我幾句就是！」小文道：「素喜很可能是萬寶齋中人，她派在言侍郎的身側，是一着很高明的暗棋，只可惜素喜搞砸了，一塊青苗玉進了北京城，她竟然讓別的人捷足先得，而且，還殺了言侍郎，這是個很大的失誤，所以，萬寶齋不肯派人救她，也不給她新指令。我不能明白的是，這做法是不是想逼死她，我在牢房中暗裏觀察，她好像有了萬念俱灰的尋死想法，兩個刺客沒有刺死她，反而激起了她的求生意志，她能策反五狠人，是一位智勇雙全的人物，就不知道怎麼會造成青苗玉被人拿走的誤失。」

「失誤在愛情上了？」小雅道：「素喜人被言侍郎吃了，心也被征服了，言侍郎淵博的學問，無所不知的才能，使素喜心醉了？所以，她放棄了盜取言侍郎的珍寶玉器，當然，也有私心，她想變成天下第一媚的女人，銼骨易容，改頭換面，大概要借重青苗玉，言侍郎得到青苗玉之秘密，就這麼保留了下來，沒有通知萬寶齋的人？」

「言侍郎智計高絕，」郭寶元接了口，道：「他讓素喜看到了移墨玉，也可能見識過了三足玉蟾蜍，但溫、星二寶，和玉膽的神奇，却未讓素喜知道，那晚上小雅姑娘和她杯酒叙情，她似是已有了尋死的打算，所以透洩出不少的秘密。她心中雖有些悲忿，却未出賣她的主人，所以，欲言又止，我們也就無法得窺全豹了。」

「素喜是萬寶齋中人，我也同意，但我們還得找出眞憑實據。」程小蝶道：「眞正神秘的是那金袍人，我們連上林畫苑中三位畫師是否和金袍人有關都不知，就無法找出線索，只等他們雙方鬥出怒火，

可能才會提供出一個明朗的身份出來。」

「總捕頭，注意紅灯啊！」郭寶元道：「我好像聽過紅灯的傳說，似是江湖上一個非常神異的標幟，寶元無法確定是不是和小雅述說的紅灯有關，希望是沒有關連！」

「一般人只用白色灯籠，易於照明。」程小蝶道：「用紅灯，大都是喜慶、廟會中使用，取其吉祥之意，若用作照明，就有些詭異邪氣了！」

「但願無關，但願無關。」郭寶元哈哈一笑，道：「也許是我多慮了，那隻紅灯啊！出現在江湖上，不過三個月的工夫，就消失不見，已經二十多年，未再出現過了。」

「如果和二十多年前，傳說的紅灯有關呢？」小雅道：「是不是有些麻煩？」

「那就麻煩了。」郭寶元皺起了眉頭，沉思了一陣，道：「有一個傳說，紅灯出現，恩仇兩淡，有恩的暫不報恩，有仇的也暫不報仇了。」

小雅想不通，低聲道：「爲什麼呢？」

「怕麻煩吶！」郭寶元道：「大家都躲起來了，恩恩仇仇都抛擲一邊了。」

「也是一種警號，」程小蝶道：「警告江湖中人，不要插手這件事情。」

「對！」郭寶元道：「人却要躲起來了，還管的什麼閒事？」

「公門中人呢？」程小蝶道：「紅灯警訊，只限對江湖人物，難道官府中人也要受這個灯號束縛麼？」

「這個，寶元就不太清楚，也正因我身在公門，對這個傳說，所聞的不多。」

「不能馬虎，」程小蝶道：「一定要打聽清楚，紅灯傳說，充滿着邪氣，豈可大而化之！」

郭寶元點點頭。

小雅也未再問，問不出所以然吶，只是二十多年前一個傳說，年代久遠了。

程小蝶歎氣，道：「有點累了，小文、小雅，記着，天一亮就出動，追查素喜和五狠人的行踪，嚴密監視，被殺的如果是善良的人家，或是官府中人，要不計一切的阻止他們，縱然影响到破案計劃，亦是在所不惜。」

「是！」小雅躬身領命道：「小婢負責監視五狠人。副總捕頭，陳同、張重，可否暫請歸小婢指揮。」

「早已撥作小雅姑娘的轄屬了！」郭寶元道：「直到破了這件案子，再決定他們職位。」

「多謝了，副總捕頭，小雅明天一早就帶他們走了。」轉身退了出去，她勇敢果決，事情決定了，就爭取休息的時間。

「姑娘！」小文道：「如果找到機會，我想和素喜混在一起，這一去，就不知道要多少時間了！」

「這！太危險了吧？」程姑娘嚇了一跳，道：「小文，三思而行啊！」

「我想過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文道：「素喜精明，但不算奸詐，她欠我一份情，只求總捕頭允准，如何取得她的信任，小婢就見機行事了！」

「小文姑娘，我擔心吶！」郭寶元道：「江湖中人，有誰不知妳和小雅是總捕頭的心腹、身邊的哼哈二將，素喜怎肯相信妳？」

「是很困難，我也不妄想取得她的信任。」小文道：「只要和她取得暫時的利害一致，走在一起，就行了，我只要証實她是萬寶齋的人，是分是合，就無關重要了。」

「小文，妳小心啊！我不要妳受到傷害，情勢不對，立刻逃走，求証爲次，首要妳平安歸來！」程小蝶語聲憂傷，流露出無限關愛。

「爲了不傷姑娘心，小文會珍惜這條性命，就此拜別了。」深深一禮，退了下去。

「膽大呀！膽大。」郭寶元歎口氣，道：「男子漢中，只怕也找不出幾個這樣的勇士，她們只是十幾歲的姑娘啊！人如花枝樣，豪氣衝斗牛，眞是兩個可愛的女勇士。」

「她們在艱苦、邪惡的環境中長大，」程小蝶道：「用盡心機，謀求生存，勇氣是比別人大了一些，智機也超越了常人一些，我信她們，也掛慮她們，她們和我，情同姊妹，人已有情，連調兵遣將，也有些碍手碍脚了。」

郭寶元苦笑一下，道：「刑部的捕頭場面，就靠她們兩位姑娘撑着，希望能早些羅致一批高手進來，帮她們一把，小文、小雅姑娘實在也太累了。」

「她們奮發精進，武功日新，大有超越過我的氣勢，如能在刑部中選出一些輔佐她們的人，小文、小雅確是担當大任之才，」程小蝶道：「我加在她們身上的工作太重了，想一想，我就心疼，可是怎麼辦呢？找不到適當的人代她們吶！」

「刑部中捕快各班，都在加强訓練，」郭寶元道：「整體的戰力已大有增長，匣弩長箭的配合，也研究出了一套合用方法，以五狠人試作例子，我相信出動到四班人手，四十八名捕快，就可以對付他們了。其中有十二個，八張强弓，應該能把他們困住，至於個人技藝的提升，非短期能有奇跡，必需要仰

仗外聘高手。這次英雄大會之上，總捕頭何妨留心一下，看看有沒有適當的人選。」

程小蝶點點頭，道：「明日午時之前，我會趕到厚得福大飯莊門前接待他們。」

郭寶元欠欠身，道：「我就不再來驚擾了，二十四名年輕精幹的捕快，早已派在附近，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飯莊內外，他們會注意變化，傳遞消息，總捕頭最好也暗中作些防護準備，我告退了。」

兩人這一番談話被小文、小雅聽到了不少，兩個丫頭的臥室就在總捕頭公事房後，夜闌人靜，兩人雖無竊聽之心，話聲自然入耳，聽得雖不是很完整，但程小蝶表達出的關心情義，已夠兩人感動了。

距離正午時分還有大半個時辰，程小蝶已到了厚得福大飯莊的門外，郭寶元更是早在候駕。

程姑娘青衣青裙，打扮得非常樸素，她希望以辦案的能力，爭取到江湖人物的讚賞，不是以美貌受到注目。

但輕塵不掩明珠光，素服淡妝，却突出了另一種典雅之美。

郭寶元歎息一聲，忖道：「美女就是美女，怎麼粧扮也出色，她想掩遮住艷麗姿色，以免風姿壓羣芳，却不料素扮清雅更突出，一枝幽蘭送暗香。」

心中念轉，人也迎了上來，道：「總捕頭，來得早了一些，酒樓還未開始上客。」

程小蝶低聲道：「郭叔不是要我表現一些誠意麼？所以，我就早來了。」

郭寶元尷尬一笑，不知如何回答。

程小蝶接道：「今天客人都是善吃能喝的老饕，所以，酒要佳釀，菜要正宗，讓他們也吃出我們的誠意來。」

「是！我再去吩咐一聲！」郭寶元道：「要厚得福盡出拏手佳餚，準備好南、北的名酒。」

總捕頭親自在飯莊的大門口接待來賓，並面致勞駕歉意，使得一些心懷不滿，勉强應邀而來的人，蹩在心中的一股怒氣消去了大半。

程小蝶暗中計數，來的客人共有八十三位，郭寶元發出了七十張帖子，多來了十三個人，但來人都未亮出帖子，是否有收了請帖沒有來？無法知曉，所以，十三名不速之客，是只會多，不會少了。

程小蝶也暗中留心觀察，值得注意的人共有九個，有四名年紀老邁，都在七十以上，銀髮白髯，精神矍鑠，而且甚受大多數來客的敬重，各都有一位年輕男子隨行照顧，大概是郭寶元口中的四位退休的武林名宿了。

另外五個人，一位是身着百綻大褂的中年人，似是丐帮中人，但却看不出丐帮的標幟，也未聽郭寶元提過請有丐帮中人與會，這個中年人就可能是獨行江湖的怪俠了。

三個女人一起來，老的一個大概有四十上下，兩個年輕一些，約有二十二三的年紀，有些像母女，也可能是三個同門姊妹花。

三個女人都長得不錯，老一點的，風韻尤存，突現出一種特異的成熟之美，兩個年輕的風姿卓約，熱力四射，散發出一種勾人神魂的嬌媚。

三個人衣着都很華麗，本是步步生蓮，談笑風生的走過來，引得路人注目，但一見到迎客門口的程小蝶，忽然變得莊重起來，收斂起嬌笑媚態。

大約是程小蝶的清雅之美，有如臨凡仙子的氣勢，使三人有些自愧形穢，不敢再賣弄風情。

另一個是一個劍眉星目，英挺俊拔的年輕人，一襲藍衫，襯托出一股儒雅飄逸，好一表出衆人才，連程小蝶也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藍衫人似也爲程小蝶的美麗吸引住心神，兩道目光一直在程小蝶臉上轉動，嘴角微翹，含着動人的微笑，程小蝶心中一跳，急急轉向接待另一位來客，但心中却突然感覺到一點不對，可是又想不出那裏不對，不是那種怦然心動的一見鍾情，也不是爲他儒雅飄逸吸引，只是一種不對勁的感覺，却又無法具體捕捉。

轉頭看去，藍衫人已登上二樓，只瞧見一點背影。

厚得福飯莊的二樓，全部被郭寶元包下來，一則方便談話，二則擔心有混入搗亂的人，借酒生事，一旦發生了衝突，便於處措，以免傷到無辜的人。

眼看客人入了席，程小蝶閃入了一個大廳旁邊的雅室中。

表面上看不出雅室門口有防守，事實上，四個捕快改扮的店伙計，一直站在雅室門外，十分嚴密。

雅室中早已坐了兩個人，也都經過了易容改扮。

一個白髮白髯的布衣老者，道：「不容易啊！江北四老全到了，給足了妳的面子，搬倒汪直，逼散東廠，確實讓江湖人另眼相看。」

「譚兄傷勢未癒，就來幫忙，又下了一番易容功夫，小蝶感激得很。」

原來，這個老人乃是大通鏢局總鏢頭譚文遠所改扮，譚文遠曾在日前陪同程小蝶追踪一個神秘人時受傷。

「今天與會的人，我認識八成以上，」譚文遠道：「如不改扮得徹底一些，如何能瞞過他們耳目？妳

的時間不多，長話短說，妳想問甚麼？」

程小蝶道：「那個身着丐帮衣服中年人，看不出丐帮標誌，却有一股不怒而威的嚴肅，他是誰？」

「他確不是丐帮中人，是一位名滿大江南北的獨行俠。」譚文遠道：「鐵面神丐關杰。」

程小蝶吃了一驚，忖道：是俠名錄上，排名第五的高手。

但她不敢再賣弄了，點點頭，道：「他的武功很高吧？」

「是！」譚文遠道：「江湖道上有兩句戲言傳說：寧被下入大牢，別被關杰碰到。」

「可是說他手段毒辣，懲治惡徒時，不留活口？」程小蝶道。

「對！」譚文遠道：「也是推崇他武功高，碰上他的人，很少有逃走的機會，致於他懲治綠林匪盜的手段，也是無奇不有，他心目中有一套自訂的律法標準，怎麼處治，毫不猶豫，殺人償命，採花去勢，偷竊斷手，強盜斬足，至於還要加上些甚麼懲罰，視現場酌情處理了，絕對不會留給你再犯第二次同樣錯誤地能力，所以，綠林中人聞名喪膽，十年來，已不知被他整治了多少人，行踪所至，宵小斂跡。」

「那三位姑娘家呢？」程小蝶道：「像母女，也像姐妹，只看那目中無人的輕狂，應該不是好東西？」

「天山三妖狐，一向活動在西北道上，」譚文遠道：「此番進入京中來，不可不防！」

「那位身着藍衫，英挺儒雅的年輕人，」程小蝶道：「又是何方神聖？」

「沒有見過，」譚文遠道：「看他步履從容，目不轉顧，心中很肯定不會在這裏碰見熟人，我暗中留心查看，果然是沒有人和他招呼，此番與會之人，可算幾乎網盡了江北道上人物，全部認識，故然不易，但一個也不認識，那就更難了……除非，他未在江北道上走動過，藍衫人却似非常自信的沒有人認識他。」

「我懂了，多謝譚兄指教，」程小蝶道：「你傷勢未癒，請早些回去休息吧！」

譚文遠點點頭，起身而去。

程小蝶目光轉注另一個掌櫃打扮的中年人身上，道：「張班頭，你是刑部中見識最博廣的人，今天，可發現有特殊的人物與會麼？」

「有！」張百通道：「我發現了兩個刑部逃犯，六年前，他們越獄逃走，只道他們逃亡到天涯海角去了，想不到還在北京，今天稍作易容，混來總捕頭的宴會上，可眞是膽大包天啊。」

「你肯定是他們麼？」程小蝶道：「六年時光，不少改變，會不會看錯了人呢？」

「不會，百通沒有別的特長，就是能過目不忘，記性過人，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還記得，一個叫莫思元，一個叫林志昌，兩個人的武功不錯，當年的趙總捕頭出動了刑部全部精銳，才把他們射倒生擒。」

程小蝶點點頭，道：「記不記得，他們犯的甚麼案子，又是如何越獄的？」

張百通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是竊盜珠寶……」

「竊盜珠寶？」程小蝶道：「沒有記錯吧？」

「不會錯！是竊盜一串水晶項鍊，那不是普通的水晶石，聽說是戴在脖子上，寒暑不侵……」

「溫玉……」程小蝶心中震動，口中却盡量輕鬆，道：「還有甚麼名貴之處？」

「不是中國的東西，聽說是來自天竺的貢品，三十二顆水晶石，都是方形，每面雕了一個羅漢像，而且塗了藍寶、金末，燈光下金藍閃光，佛像栩栩欲動，據說雕刻那一百二十八面羅漢像，就整整化費十年工夫，是一件非常名貴的藝品，」張百通不但記憶過人，而且腹笥淵博。

「既是貢品，那是宮中之物了，」程小蝶道：「莫思元、林志昌，能入宮盜寶，避過廠衞的防守……」

「項鍊不在宮中，」張百通接道：「皇上非常喜愛家玉郡主，賜給了她，對啦！那時間，家玉郡主的父親九王爺，就住在上林畫苑，項鍊被偷，雖經追回，但九王爺認爲住那裏不安全，搬到了現在的住處，距離皇宮不遠，全在錦衣衞的巡邏保護之下。」

「上林畫苑！」程小蝶心中忖道：「巧得很啊！這些事事物物，似是串聯了起來，只是還無法找出它串聯起來的關鍵所在。」心中盤算，口中說道：「事過六年，家玉郡主也該嫁人了吧？不知嫁給了那一位侯門貴介？」

張百通微微一笑道：「六年前，家玉郡主還只是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才敢把玩宮中珍寶，不肯放手，雖是皇上鍾愛姪女，送給了郡主，但仔細想來，却也是有一點巧取豪奪的味道，家玉郡主年紀小，不懂事嘛！就不會有人想得太多了。」

「可能被你張班頭說對了，這是一次精密的設計，」程小蝶道：「利用郡主的年幼，及身受皇上鍾愛，取得了佛像項鍊。皇宮珍寶奇物雖多，皇上又眞能知曉多少？輕易的入人謀算之中，把一串稀世奇珍送人了。」

「百通也有這個想法，只是不如總捕頭想得這麼透徹了。」

「不是沒想透徹，只是不願說出來。」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做官的人，像我這樣想到就說，不管會開罪多少人的傻丫頭，大概不多……」

「總捕頭不是傻，而是有所仗憑，有能力頂得住千鈞壓力。」張百通道：「以妳乾公主的身份，九王爺也未必能奈何得了妳，剿滅廠衞威望，連江湖中人也有些敬慕畏懼了。」

這頂高帽子叩得恰到好處，程小蝶也忍不住心花怒放，笑一笑，道：「你隱在暗中監視，我要出去應酬一下了，回到刑部，我會約你詳談。」轉過身子，步出了雅室。

客人都已入了坐位，郭寶元親自指揮、分配席位，雖不是盡如人意，但總算沒有引發衝突。

江北四老德高望重，被排在第一席上，另一位貴客，是鐵面神丐關杰。

不知道是不是張百通暗中通知了郭寶元，竟把莫思元、林志昌兩位刑部的越獄逃犯，也安排在第一席上。

雪山三狐原被拆開排在兩個席位上，年紀最大的一個被排在首席上，那是由程小蝶親自相陪的一桌。

兩位年輕的安排在第二桌上，是由郭寶元陪客的一席，但雪山三狐很絕，她們不爭執，不抗議，只是不去首席坐，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光，全坐在了第二席上。

郭寶元看到了，但却不便處置，只好裝作沒看到。

程小蝶最注意的人，是那位藍衫英挺的年輕人，目光四下轉，搜索了半天，才發覺他坐在了邊緣處一座靠窗的位置上，他我行我素，不理別人，也沒人和他招呼，江北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大部份在場，竟沒有一個人和他相識。

當然，他那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高傲神情，也讓心儀風采、想與攀交的人退避三舍，所以，連他左右的位置都空了起來，沒有人坐。

程小蝶很想走過去打個招呼，但咬咬牙忍住了。

八十三個客人，分坐十桌，第一、二兩席上由程小蝶、郭寶元分別作陪外，每一桌上，都有一位刑部中的捕快班頭陪客，招呼酒菜，不作用心推想，也有監視的意思了。

程小蝶高高舉起了酒杯，道：「小蝶年幼，又屬女流，掌理刑部總捕頭的位置，實在惶恐，還望諸位前輩名宿，各方豪雄霸主，不吝賜教，多予合作，以今日盛況而言，使小蝶大感受寵，一杯水酒，代表了小蝶十二分感激敬意，諸位先請喝酒，小蝶全程候教，等待諸位賜示，教言。另有一兩件武林中的秘密，向諸位討教。」

話說得非常得體，但全程候教這句話，又教郭寶元大爲擔心起來。

那是說，只要有人提出問題，程小蝶就不會離開，夜以繼日，在所不惜，一定要找出一個結論才走。

程小蝶提高了聲音，道：「小妹先乾爲敬。」舉杯就唇，一飲而盡。

「總捕頭搬倒權監，擊潰廠衞，智謀、武功，令人傾倒，我們千里趕來，只爲一睹風采，總捕頭如有待客誠意，就該連乾三杯。」

聲音嬌脆動人，帶着嗲勁媚音，說話的竟是雪山狐中人，看她坐在大狐之下，大概是三狐中的老二了，眞是同性相斥，首先發動的，竟是女人。

「恭敬不如從命，小妹先喝三杯！」程小蝶提過酒壺，又乾了兩個滿杯。

這可是勁足酒烈的蓮花白，酒杯又大，三杯酒怕不有六両以上，郭寶元還眞的擔心，正事還未談到，程小蝶就酒醉人倒了。

「好！紅粧不讓七尺軀，小妹我陪妳三杯。」這話就說得有點挑撥性了，大廳中上百人的宴會，女人只有程小蝶和她們雪山三狐，一個勁往女人臉上搽粉，很可能埋下點燃風波的引線，何況，也可能是早就安排設計好的，使程小蝶得意忘形，或失言招禍。

但程小蝶非常冷靜，直待二狐喝完了三杯烈酒，才笑一笑，道：「姊姊貴姓，今日是我們初度見面吧？」

一下子就推開了，先說明了是初次見面，無淵源，也無交情，連姓名也不知道，自然也不清楚出身了。

說話的二狐女，一身紅衣，紅得耀眼，衣領和前胸處，還綉了細小的金花，是一套非常精緻的湘綉上品。

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秀髮，笑一笑，道：「小妹秦品蓮，一向在西北走動，此番慕名而來，不惜走馬千里……」

「原來是秦姑娘，」程小蝶接道：「有幸識荊，日後還望多方賜助，使江湖平靜，萬民安寧。」

秦品蓮微微一怔，忖道：這丫頭口齒也如此的犀利，是一個很難擺佈的人物！要小心應付了。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喬裝白衣少年的崔敏用拂雲袖絕學接戰陳皓，武公望協助上官燕力敵撲天鵰、洞庭三義等人，突然出現紅灯夫人的轎子，兩個壇主陳皓、李秋山上前參見，紅灯夫人協助將崔敏、崔慧、武公望祖孫迷倒，兩壇主正想動手縛人，豈料來了二個叫琴兒、劍兒的書僮，先將撲天鵰三義等打倒，跟住圍攻李秋山，使李手忙脚亂，連陳皓也不知是什麼家數……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公子炫耀神功　夫人奉送解葯

再看奪魂扇，却被兩柄短劍逼得險象環生，狼狽不堪，自己不能再不出手了！

雙肩一晃，人已閃電般躍出，口中喝道：「小娃兒，接老夫一掌！」雙掌揮動，向着琴兒劈去！

「你也要自討沒趣？」

琴兒廻身一旋，居然從翻天印雙掌之中脫出身來，右手短劍「飛瀑流泉」隨着刺出。

翻天印陳皓想不到對方避招進招會有如此神速，不由「嘿」的冷哼一聲，長臂揮動，展開那套成名絕學「翻天印」掌法。

一刹那掌勢如山，掌風如濤，滾滾向琴兒猛擊！

奪魂扇李秋山減少了一個琴兒，壓力大減，對付一個人，他是綽有裕如。

右腕一振白金摺扇，刷刷刷！立時迎攻上去，精光陡漲，勁風似嘯！

祇不過片刻工夫，四人兩對交相進擊，彼此撲襲，就已拚鬥了二十個回合。

琴兒、劍兒，在功力來說，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强煞，也總祇有這點年紀，那能和翻天印、奪魂扇兩人相提並論？

他們不過依仗着特殊快速的身法罷了，尤其兩人聯手進攻，因爲出手同樣快速，出人不備，使人顧此失彼，永遠忙於應付，雖有絕世武功，也無暇施展，這就是方才奪魂扇致敗之由。

這時可不同啦！兩人被分做兩起，不但失去相互策應，而且雙方又是兩個頂尖高手，事先對他們特殊快速的身手大致也已摸熟。

翻天印一對掌，本以剛猛見長，掌勢雄渾。

奪魂扇更是狠辣著稱，此時恨不得把敵人立斃扇下，方雪胸頭之憤，是以琴兒一去，他就放手搶攻。

兩人經驗老到，心思相同，要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一上場就全力施爲。

一招一式，莫不貫注眞力，凌厲無匹，不讓對方特殊快速的身法有出手機會。

這種打法果然收效，琴兒、劍兒，時間一久，就被人家用剛猛攻勢佔去先機。

自己兩人的快速手法，如果用以攻敵，固可使對方防不勝防，但一旦被人搶攻，那麼這快速身法，祇不過變成了小巧的游鬥罷了。

看看不過五十回合左右，兩小已被人家雄渾內力逼得封擋困難，全成了自守之勢。

所依仗的特殊快速身法這時也成了强弩之末，運用遲鈍，全然施展不開來。

點點扇影，呼呼掌風之中，各圍着兩條人影，看情形，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已佔盡上風。

林邊觀戰的撲天鵰邵一飛和洞庭三義等人，這時也目注場中，面露微笑。

「這兩個小子，準沒命啦！」

星月朦朧，正有一個人從樹林中緩步徐行，踱了出來。

但這時大家都全神貫注在戰場上，誰也沒人去注意到他。

這人，丰神俊逸，手中輕搖着翠骨紈扇，口中還在低吟：「我自長吟君未識，飄然琴劍一梅郎！」

他，正是琴兒、劍兒的主人，岳陽樓頭把盞賦詩的貴介公子。

他步出林中，態度安詳的走近一塊大石邊上，負手而立，好像在閑眺景物！

當然！琴兒、劍兒被人家逼得手忙脚亂的情形，他早已瞧到了，兩道像電光似的眼神向場中一轉，俊臉上微微露出一絲笑容來，心中好像在說：「琴兒、劍兒，平日裏眼高於頂，什麼人都不服氣，今晚正好讓這兩個强盜殺殺他們驕氣。」

琴兒、劍兒已是險象環生了，照兩人身法，如果要全身而退，還是沒有問題的。

但年輕人誰都愛面子，寧願拚死，那肯丟臉？

貴介公子等到琴兒、劍兒眞的要吃人家虧了，心中又有點怒意。

「哼！我的書僮，誰敢欺侮？這兩個狗强盜，也應略予薄懲！」

心念轉處，劍眉一軒，對着琴兒、劍兒兩人，嘴皮微微的動了一動。

奪魂扇李秋山一柄摺扇，幻出無數扇影，漫天飛洒，狠辣招術此時已發揮無餘，着着進逼，把劍兒圈入在一片絲絲風聲之中。

「嘿！今天不斃了你這小子，那知奪魂扇厲害？」

李秋山獰笑未斂，忽聽在自己扇影下還手乏力的劍兒，突然一聲歡呼，短劍刷的從重重扇影中直穿進來，閃電般向自己左肩「肩井」穴點到！

他在沾沾自喜之餘，心頭驀地一驚。

什麼？這一招突如其來，好不凌厲！

奪魂扇不愧老手，恍悟適才自己出手應招，果然有一絲空隙，想是被對方看出，趁隙而入。

念頭火速的一轉，白金摺扇可並沒停，依然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前擊出！

刷！刷！又是兩劍，從扇隙中直刺進來。

銀蛇亂閃，寒鋒如電，竟然全是自己之所必救！

李秋山心中一震，這小子方才已是力竭技窮，怎麼倏忽之間竟會覷破自己扇招路數？

這兩劍奇妙已極，連撤招封架都來不及，祇得向斜刺裏飄出兩步！

劍兒正在封架困難之時，聽到公子用「傳音入密」指點劍招，乘虛蹈隙，接連攻出三劍，果然把奪魂扇凌厲攻勢遏住。

不由膽氣一壯，得理不讓人，刷刷刷！短劍如輪，綿綿出手！

他一著搶先，特殊快速的身法又用上了。

何況後面還有人指點，一霎時劍出如風，寒光亂閃。

這回比方才兩人聯手之時，還要凌厲！

奪魂扇做夢也想不到面前小僮居然一時之間前後判若兩人，不由驚駭疑懼，步步後退！

百忙中回頭一瞧，翻天印陳壇主原來也和自己一樣，被琴兒一柄短劍繞體環刺之下，雙掌亂舞，堪堪自保。

憑自己兩人，竟會栽在兩個功力遠不如自己的小僮手裏，說來實在難以置信！

「嗤！」李秋山一個不留神，但見銀光一閃，劍過血流，自己右臂已被劍兒森森劍鋒，劃破了一條寸餘長的血縫。

「叮！」軟轎中傳出一聲清脆的玉器之聲！

四條人影立時閃了出來，爲首一個聲若夜梟，高叫着道：「夫人有命，請兩位壇主暫且休息！」

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身法快速，人隨聲到！

「琴兒、劍兒，你們回來！」

少年公子聲音並不太高，但清越鏗鏘，字字含勁。

琴兒、劍兒聞言，立即捨了翻天印、奪魂扇兩人，向後疾退！

翻天印陳皓，和奪魂扇李秋山，經人家一叫，停下手來，才看清來人原來是紅燈夫人手下的轎前四煞。

提起轎前四煞，當眞非同小可，早在二三十年以前，這四個孿生姐妹，早已行走江湖。

祇因人生得奇醜無比，心理上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自卑感如果生在一個普通人心上，倒也罷了，又偏偏是四個武功高强的醜女，這就出了毛病。

她們由自卑逐漸形成了偏激的怪僻脾氣，憎惡任何一個人，不管黑白兩道，祇要她們一個看不順眼，就殺戮無遺，而且出手又十分毒辣。

久而久之，江湖中人一瞧到她們四條醜影，就視同鬼魅，遠避大吉。

背後就把她們比作江湖上的河東獅，大家把「河東獅吼」叫作了「河東四醜」。

這倒十分妥切，河東四醜之名，也就不脛而走。

據說河東四醜幼得異人傳授，武功詭異，自成家數，但誰也不知道她們來歷，恐怕連她們自己也弄不清楚。

河東四醜在無意中殺了四大劍派峨嵋派的一個門人，被峨嵋派追得無處立足，才托庇到紅燈教下。

那時紅燈夫人正在大張旗鼓，四醜望門投止，立時成爲紅燈夫人最得力的助手，四醜也仗着紅燈教爲護符，更是變本加厲，碰上的人，從無倖免，於是大家又叫她們做「轎前四煞」！

後來又派長老聯手，大破紅燈教，紅燈夫人銷聲匿跡，四醜也不再在江湖上出現。

這次紅燈夫人擔任了玄女教副教主，轎前四煞也跟着出世。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自然知道得極爲詳細，這時一見四煞出手，自己兩人祇好含愧打個招呼，赧然後退。

却說琴兒聽到公子呼喚，立即向後疾退，那知身形才起，猛覺眼前黑影一閃，耳中聽到一個梟鳥般的聲音喝道：「要走，那有這麼容易？」一股潛力已向身上撞來。

兩個人身不由主，蹬蹬的向後震退了兩步，才站住身子。

向前一瞧，祇見自己兩人前後左右，四面分站着四個奇醜無比的黑衣婦人，面帶獰笑，望着自己！

琴兒首先怒道：「妳們四個醜八怪，要待怎的？」

他那知這句「醜八怪」，正犯了轎前四煞的忌諱。

祇聽前面一個醜婦人桀桀怪笑，陰沉地說道：「小輩，你大概還沒聽人說起過四位姥姥是什麼人？」

劍兒不屑地插口道：「小爺爺管你是什麼人？想動手，妳們四個人一起上好了！」

前面的醜婦人厲聲喝道：「小輩，你頂撞姥姥，還不快給我跪下，聽候發落！」

劍兒冷哼一聲：「不信，妳試……」

他一邊說話，一邊正要回手去抽腰間短劍。

「小輩，眞要找死！你祇要亮出兵器，就沒命啦！」

話音才落，劍兒猛覺一股勁風，隨着她一揮之勢，向自己拂來！

心中一驚，趕緊一閃身，打橫裏躍起。

說時遲，那時快，身才躍起，勁風業已掃到，自己一個身子晃悠悠地被捲了起來，向後直飛！

劍兒對輕功提縱功夫，正是他的拿手絕作，此時身被摔出，他不慌不忙，順着去勢飛出。

待到勁風力道較弱，才提一口氣，在半空中雙臂一划，腰板一挺，翻了個觔斗，卸去推着自己的勁力，雙脚方要落地！

驀聽耳邊又有一個夜梟似的聲音，冷冰冰的說道：「小輩，果然還會翻幾個觔斗雲。」

聲才入耳，祇覺右膀上突然被人抓緊，骨痛欲裂，不由哼了一聲，咬着牙反手一掙！

「想掙扎，你是找死！回去！」

右膀上一鬆，身子又被人家像拋皮球般丢起，骨碌碌在半空中翻滾出去！

琴兒瞧到劍兒被面前一個醜婦人扔了出去，心中大怒，喝一聲：「醜八怪……」

正待出手搶救，冷不防自己右側突然人影一閃，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人家直摔出去。

任你琴兒、劍兒，平日裏身法快速，輕功極佳，但這時兩團人影，被分站在四方的轎前四煞，像皮球般拋來拋去。

翻翻滾滾，人影亂飛！

直丢得兩人頭昏目眩，欲罷不能，他們緊抱着公子的一琴一劍，不敢絲毫大意，生怕萬一摔壞。

「住手！」

一聲大喝，宛若春雷，就是轎前四煞也覺得耳鼓被震，嗡嗡直響！

來人這聲「獅子吼」，顯見內功精湛，連忙停下手來。

琴兒、劍兒，正被摔得昏頭六冲，七葷八素，人家手一停，就趕緊打着千斤墜落下身來。

睜眼一瞧，祇見自己公子正臉含慍色，軒然立在場中，兩道比電光還亮的眼神，掃了四個醜婦人一眼，徐徐說道：「誰敢阻攔我的僮兒？」

他話雖說得輕描淡寫，但另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懾人氣概！

轎前四煞是何許人？她們是江湖上成名人物，可見得多啦！那會把這個少年公子放在眼裏？

不過人家方才是如何來的？憑自己四個人都沒瞧清楚。

而且那一聲「獅子吼」，也足見這少年人功力相當精湛，敢情是那一門派的後起之秀。

祇見爲首一個醜婦人「嘿嘿」冷笑了兩聲，雞皮臉上微露不屑，三角眼閃着精光，沉聲問道：「年輕人，你是何人門下？膽敢對轎前四姥如此跋扈！」

少年公子劍眉一軒，朗聲笑道：「這個，妳還不配問，既然敢欺侮我僮兒，諒來總還有點來歷，好

罷！我也不和妳們一般見識，就叫妳們主人出來好啦！」

他氣定神閑，說完話，手中輕搖着翠骨紈扇，根本沒再瞧她們一眼。

轎前四煞縱橫江湖，誰不躬身叫上聲「老前輩」？

這時雖然瞧出這少年公子身懷絕技，但強煞也不過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吃了豹子膽，敢對自己四人如此張狂，那得不氣往上衝？

「小輩你找死！」

爲首的黑衣醜婦一聲厲喝，雙爪如箕，倏然向少年公子抓出。

其他三個醜婦也同時圍攏過去。

「砰」一條人影，突然飛起，摔出去三丈開外，那正是爲首的黑衣醜婦。

其他三個，並沒見少年公子如何動手。

這下可把她們震住了，微一停頓，右邊厲嘯猝起，三條黑影，同時猛撲！

「哈哈，裝模作樣，原來也不過如此！」

少年公子左掌當胸直豎，翠骨紈扇向四外一圈，勁風颯然，繞體而生！

三條撲來的黑影，勢道勁急，她們因爲首的醜婦晃眼之間被對方震出，她們祇是七八成力道，妄想一擊奏功。

那知身才撲到，陡然之間，好像撞上了一堵銅牆，心知遇上能手，要想後退，已是不及。

砰砰砰！三條黑影同時被疾彈出去，去勢之速，比撲來之時還要加倍迅速！

轎前四煞雖被震飛，但到底功力深厚，才被彈出，又很快的飛了回來。

爲首一個身子落地，一陣淒厲狂笑，目露兇光，本來已經夠醜的臉上，這時更罩上了一層猙獰之色。

四個人依然各佔方位，正待再次出手！

「叮！」繡金軟轎之中，又傳出一聲玉器敲擊之聲。

轎前四煞臉色微微一愣，祇見繡帘啟處，探出紅燈夫人宮鬢堆鴉，嬌艷勝花的臉來。

她薄怒淺嗔，鶯聲嚦嚦的道：「虧妳們也在江湖闖了這麼多年，連人家公子使的是佛門『般若神功』都沒瞧出來，不是這位公子手下留情，妳們早被自己發出的內力震傷啦！快給我回來才是正經。」

轎前四煞雖然不信任那年輕的紈袴公子，居然練的是江湖上只有傳聞的「般若神功」。

但紅燈夫人既然這麼說了，四個人八隻怪眼惡狠狠的盯了少年公子幾眼，便倏地飛了回去。

紅燈夫人並不理會她們，她黑白分明的盈盈秋水只是緊盯着少年公子直瞧。

瓠犀微露，輕聲兒笑着問道：「這位公子爺，好俊的功夫，今天眞叫我開了眼啦！不知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她敢情要攀攀親戚？一顰一笑，風情萬千，那是什麼女魔頭？

琴兒劍兒這會可神氣啦，腰板一挺，搶着說道：「我家公子，就叫梅三公子的便是。」

紅燈夫人盯了兩個書僮一眼，他們搶着答話，也不以爲侮，微笑頷首，輕輕的道：「嗯！梅三公子，眞是名如其人，玉樹瑤花，人間仙品！」

她由衷地讚美着面前這位翩翩公子。

微微一頓之後，接着又道：「我說呀！陳壇主、李壇主，今天這檔事，既然衝着梅三公子，算啦！以後你們再碰上，再說罷！」

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目覩梅三公子舉手之間就把轎前四煞一齊震飛，這份功力，自己兩人如何能敵？

連昔年大名鼎鼎的紅燈教主，現任玄女教副教主的紅燈夫人，都打了退堂鼓，自己還有什麼話說？趕緊躬身答道：「夫人吩咐，敢不遵命？」

紅燈夫人珠喉中輕「嗯」了聲，俏眼向站在轎前的紅燈少女道：「妳們還不快把解藥遞給這兩位小哥兒。我們走！」

爲首的紅燈少女從腰間一個佩囊之中掏出一包解藥，俏生生，羞答答地把紙包向琴兒遞去，口中說道：「拿去，這是鼻子聞的解藥。」

琴兒沒想到事情會這麼急轉直下，楞楞的接過解藥。

那少女纖手一縮，很快的退回身去。

軟轎前面的繡帘，慢慢地放下，轎前四煞立時抬起轎子，搭上肩頭。

一對對紅燈，像一陣風似的穿林而去，片刻之間，走得無影無蹤。

回頭一瞧，翻天印陳皓、奪魂扇李秋山，和撲天鵰邵一飛、洞庭三義等人也走得一個不賸。

草坪上，只有梅三公子主僕，和昏迷不醒的武公望等四人。

劍兒十分得意，向琴兒笑道：「嘿！我們公子爺一出手，就把人家給嚇跑啦！她們給你的解藥，不知是眞是假？」

琴兒忙道：「什麼？你說她們不懷好意，給了我們毒藥？嗨！說不定眞是什麼毒藥，她估量着打不過我們公子，才使這毒計！瞧她們

扭扭捏捏的，決不是好人。」

梅三公子從沒在江湖上走動過，這次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那知什麼紅燈夫人？黑燈夫人？

但他身懷絕技，自然看得出紅燈夫人目光如電，分明是內家高手，並非易與，這時笑着說道：「江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們那得小覷人家？今天如眞的動起手來，不要說轎中那個夫人，就是四個醜婦人，功夫就不弱哩！」

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道：「唔！琴兒，人家既然留下解藥來，想來不會有假，你就給他們試試罷！」

琴兒依言蹲下去，把藥末抹上四人鼻孔。

說也奇怪，解藥一抹上去，四個人同時打着噴嚏，立即甦醒過來。

琴兒喜道：「好啦！好啦！這藥果然靈效！」

鐵臂蒼虬武公望四外一瞧，除了岳陽樓上見過的貴介公子主僕三人之外，其餘的人一個不見，心知少年公子相救，連忙抱拳說道：「老朽等幸蒙公子相救，免落匪徒之手，深恩大德，考朽在這裏多謝了，不知高姓大名，仙鄉何處？」

崔慧拉着上官燕的纖手，一雙鳳目，却深情脈脈地凝望着梅三公子，心中不知是喜？是羞？似乎有股說不出的興奮，心中小鹿兒在砰砰跳動。

崔敏呢？站在武公望身邊，她平日裏打扮着男人裝束，落落大方慣了，今日不知怎的，也老是覺得有些靦顏。

梅三公子聽武公望一說，趕緊回禮道：「老英雄言重了，些許微勞，何足掛齒，小生梅君璧，祖籍浙江天台，此次原爲訪親而來。」

說着就問起武公望等姓氏。

武公望一面說了自己姓名，並替崔氏姐妹介紹，一面又叫上官燕叩見公子。

大家互展邦族之後，梅三公子笑道：「武老英雄和崔兄如不嫌棄，小舟就停在石磯邊上，還請到船上一叙。」

武公望對這位武功精深，氣宇高華的貴介公子，心存結識，聞言笑道：「時間業已不早，怎好如此驚擾？」

這當然是同意的話。

崔敏，她自然更希望知道一點關於梅三公子的出身來歷，只是微微一笑，也表示了贊成。

大家穿出樹林，順着小徑，走近磯邊，那裏果然泊着一隻十分雅緻的遊艇，梅三公子讓大家上船之後，就吩咐啓碇。

琴兒劍兒放好琴劍，替每人斟上香茗，就立到公子身後。

梅三公子等大家坐好，就問起武公望和三義會結怨經過。

只見武公望歎了口氣，說道：「這事得從小婿說起，他叫上官義，原是天理教老教主知機子的唯一傳人，一個月前，知機子突然逝世，同時教中也透出小婿失蹤的傳言，老朽細思其中許是另有原因。

「雖然小婿自五年前小女亡故之後，就很少回家探親，但這孩子終究是他的骨肉，如有意外，難保不存斬草除根之念。

「是以老朽就漏夜南來，不料天理教新任教主徐白石，果然並不放鬆，派人一路跟蹤下來。三義會不過聽人主使，做個幌子罷了！」

接着又把今晚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聽得連連點頭，也把適才情形大致說了一說。

大家經過一陣閒談，彼此熟悉起來，漸漸談得十分投契。

尤其是崔敏，羞態一去，也就落落大方，談笑自若。

年輕人自然容易和年輕人接近，梅三公子不知崔敏乃是易釵而弁的大小姐，口口聲聲的崔兄長，崔兄短，叫得崔敏很不好意思。

但誰叫自己打扮成男人？人家和自己說話，那好不理？而且她心中，何嘗不想和他多談談呢！

崔慧坐在一旁，瞧到眼裏，心中不免暗自竊笑。

船到岳陽，已將近四鼓，各人因時間不早，均須回到客店休息。

大家一問，梅三公子是住在大街上的通商客棧，武公望祖孫和崔氏姐妹却住在一條橫街上，雖然客店不是一家，但距離極近。

捨舟登陸，訂了明日之會，就各自拱手作別。

第二天早晨，梅三公子因夜晚睡眠較遲，到了日上三竿，才堪堪起身。

盥洗甫畢，却見店伙引着一個人在房外探頭探腦，想是在找琴兒、劍兒，也未在意。店伙身後那人，一眼瞥見梅三公子，早已急不及待，一閃身，越過店伙，竄入房中，噗的向梅三公子前跪了下去，連連叩頭，口中嗚嗚咽咽的道：「公子爺，你救救我外公！」

梅三公子冷不及防，一時弄得手足無措，定睛一瞧，這跪在自己面前的，正是鐵臂蒼虬武公望的外孫女。

她這時滿臉淚痕，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也紅腫得像葡萄似的，香肩不停的抽動，哭得十分傷心。

這小女孩眞是楚楚可憐！

不由俊臉一紅，忙道：「小妹子，快請起來，難道武老英雄有什麼意外不成？」

上官燕進來的時候，一時情急，跪了下去，這時被梅三公子一問，小姑娘點着頭，却驀地不好意思起來。

低垂着頭，粉臉脹得通紅，還在低聲啜泣。

梅三公子瞧她儘管哭着不肯起來，眞是十分尷尬，連忙暗運內勁，袍袖向外輕輕一揮，把上官燕嬌軀托了起來，一面低聲說道：「小妹子，妳別哭啦，有話坐着好說。」

說着回過頭去，喊道：「劍兒，你替上官姑娘擰把熱面巾來！」

劍兒答應一聲，回身送上把熱騰騰、香噴噴的面巾。

上官燕只好接過手中，半含嬌羞的抹了一抹，就放在几上。

這時琴兒却托着一個盤兒進來，把四式細點和一碗燕窩粥，端端正正放到桌上。

梅三公子站起身來，笑道：「小妹子，妳大概沒有進食吧！來，先吃點東西再說。」

琴兒聽公子一說，就替她添了一副筷子，又盛了一碗粥來。

上官燕紅着臉客氣地，一面輕輕的搖了搖頭。

梅三公子不再客氣，一面啜粥，一面問道：「小妹子，武老英雄到底出了什麼事來？」

上官燕聞言，禁不住又流下淚來，她用小手絹擦着眼睛，說道：「昨晚回到客房，時間不早，我和外公就各自回房安歇，今天早晨，我起身也已不早啦，但外公的房門關得緊緊的，還沒起來，平日，他老人家只要天一亮，就起了身，當時我並不起疑，只當昨晚和賊人們動手過招，太以疲乏了些，要多休息一會。那知過了一陣，依然沒有動靜，我就犯了疑，這種情形，他老人家從未有過，就舉手敲了幾下房門，裏面還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外公的耳朵最靈不過，一點細微的聲音都瞞不過他，像這樣敲門，那會聽不到？莫非老人家出了事？我心中一急，就用力推開房門，入內一瞧，房間裏空蕩蕩地，那有外公的影子？屋中也找不到打鬥痕跡，前窗也關得好好的，只有後窗，有半扇虛掩着……」

梅三公子不等她說下去，插口問道：「小妹子，妳可曾瞧到床上是否有人睡過？」

上官燕道：「看樣子，我外公是從睡夢中起來的，棉被還掀在一邊。」

梅三公子又道：「那麼武老英雄的夜行衣和兵器，可曾拿走？」

上官燕道：「他老人家的虬龍鞭，平日裏都圍在腰間，從沒取下來過，夜行衣却好好的放在包裹裏，不過他老人家平常也很少穿它。」

她頓了頓又道：「後來我又在四處找了一陣，也沒有一絲蹤跡，只好趕到崔姐姐的客棧裏去。」

梅三公子昨宵船上，和崔敏一見投緣，惺惺相惜，聞言笑着問道：「妳見了崔家兄妹，不知崔兄的意見如何？」

上官燕微微一怔，心中恍然大悟，原來他把崔家大姐當作了男人呢！

人家既不說明，自己也不好說穿。

當下不由嫣然一笑，露出兩排編貝皓齒，繼續說道：「據崔姐姐她們猜想，外公可能仍是被紅燈夫人擄去的成份較多。」

梅三公子訝道：「紅燈夫人！誰是紅燈夫人？」

上官燕道：「紅燈夫人，就是昨晚坐在轎中的那個呀！據崔姐姐說，她是江湖上極爲厲害的女魔頭哩！」

梅三公子「喔」了一聲，躊躇着道：「不知這紅燈夫人住在那裏？」

上官燕道：「崔姐姐她們說，救人如救火，紅燈夫人的巢穴，可能就在湘西，詳細地址她們也不知道，不過，她們方才已經追了下去，叫我……趕到這裏來，求求公子爺，仗義援手……」

她話才說完，梅三公子朗聲笑道：「小妹子妳別儘說客氣話，既然武老英雄被賊人擄了去，這檔事，我梅君璧自然義不容辭，豈能袖手？這樣吧！小妹子，既然崔家兄妹已先走了，妳就和我們做一路吧，免得萬一再有閃失。」

他不等上官燕回答，就吩咐琴兒，結算房飯錢，備馬侍候。

琴兒答應一聲，退出房去，劍兒就忙着收拾行囊。

等梅三公子帶着上官燕走出店門，琴兒劍兒早已一個捧琴，一個抱劍，手中牽着一匹通體金黃、色澤光鮮的琥珀駒，和兩匹矯健短小的川馬，侍立門外。

梅三公子叫上官燕騎了一匹川馬，自己跨上琥珀駒，琴兒劍兒兩人合乘一騎。

三匹馬出了城門，立即放轡疾馳，中午時分，在湘陰打了個尖，又上馬趕路，日落前，即已趕到寧鄉。梅三公子一路上既沒有發現顯眼人物，也沒趕上崔氏兄妹，心中未免有點嘀咕。

自己幾人，不要走岔了路？

三匹馬進了寧鄉一條大街，就在一家大客棧門首停了下來。

梅三公子下馬之後，店小二早已搶步迎出，一眼看到這位服飾高華，氣宇不凡的貴介公子，那敢怠慢，立時牽過馬匹，引着四人直入後進一所院落之中。（未完·四）

上文提要： 孟小月雖然救走小高，但無法解去被禁制的穴道，三個青衫人追至，要索回失去的三清寶籙，聽小高說全部可以背誦，便要他抄出來，據說是假的，原來她們是天、地、人三痞，小高被趕走後也懷疑寶籙是假的，可能方振遠藏了私，決定去探個眞假。路上遇一女子叫陳水水，她說找到苗飛，便可以找到收藏眞寶籙的韓七絕……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懷疑鏢頭藏私　追查寶籙眞本

小高有些心動，但仍有疑問，他道：「韓七絕要是眞有三清秘笈，他收藏那麼多年，準練了一身武功，我們怎打得過他呢？」

陳水水道：「練功全靠天份，你管他學得如何？只要秘笈一到手，我就……」

小高道：「據我所知，有關三清籙，另有一項傳言，練不好，很可能會走火入魔。」

陳水水白他一眼，道：「誰叫你練不好，好好練不就得了？你去不去，不去，我可不等你了。」

說着即站起身子，似要往某處去。

小高追問道：「妳要去哪裏？」

陳水水道：「找鬼王苗飛啊！找到他就能找到韓七絕，然後得到三清寶籙。」

「妳不怕跟妳姐姐一樣陷身鬼王帮？」

「我才沒那麼傻！我會暗中觀察，等到機會再下手，再見了！」

陳水水一揚眉，揮揮手，得意地舉步離去。

「等等……」

不知是關心還是另有原因，小高又叫住她。

「你也想去了？」陳水水臉露欣喜。

小高想到自己也該查清楚有無正副本之別，以及練了是否眞會走火入魔？再則採探韓七絕的行踪，說不定可解開託鏢之謎。

小高點點頭道：「妳知道苗飛在何處？」

陳水水道：「不清楚，不過他手下流竄江湖甚多，只要有心跟踪，遲早會摸到門路的。」

小高淡淡一笑，道：「妳膽子不小嘛！」

「哼！膽小，我就不必混了！」

陳水水一揚眉，一甩頭，走得十分瀟灑。

小高暗自說道：「男人婆！」也跟了過去。

* * *

走了三天，一點發現也沒有。狠人，甚至與鬼王幫可能有關的人似乎突然間全部消失了。

所有的人突然變得正常起來。好不容易，走在無量山的脚下之時，忽有一名素灰人影閃向林區。

平常這類行路如飛的武林人物並不稀奇，只因爲小高一眼瞧見那人右肩掛了一個黃色錦袋。

「錦袋？會是方振遠？」

身材是差不多，而那錦袋更是方振遠持有之物——用來裝帶十三支甩手鐵翎箭。

愈想愈有可能，小高已決定跟踪。

小高道：「找不到苗飛，至少

也可以問問方總鏢頭是否藏了私，把秘笈口訣假造了。」

陳水水道：「他就是保三清寶籙的九江鏢局總鏢頭？」

「可能，走！過去看看。」

小高拉着她，已快步追踪下去。

那人輕功不弱，而且似乎特別小心行踪，躲躲藏藏往林區遁去，每掠個三五百丈，總會回過頭探瞧一番，以確定是否有人跟踪。

小高始終保持數百丈距離而不被發現，可惜也因此無法確定對方是否眞爲方振遠。

山路越來越難走，到後來已是懸崖絕壁，險象環生。

小高還好，陳水水已嚇得雙目直閉，全靠小高拖帶，那付男人婆模樣早變成了小綿羊的樣子。

再掠過一座高崖，方振遠的行踪突然消失，眼前則是冷森一片，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奇怪，難道他鑽了地不成了？」

照小高經驗，方振遠必是進入了某個山洞之中，而此時想找到他的藏身之處並不容易。

正在忖思該如何找人之際，陳水水急叫道：「骷髏？我們進了閻王殿？」

她指着前方那座大山，在雲層深處，竟然忽隱忽現可見及活像城堡般的骷髏城，它在山峯底部，一副可怕的樣子。

小高心頭起了疑問，道：「會是鬼王幫的總壇？」

想及此，他立即拉着陳水水藏往岩層隱蔽處，免得露了行藏。

陳水水怔怔地道：「怎麼會如此？你不是跟踪方振遠嗎？怎會跑到鬼王幫總壇來？」

「這不正合了你的意思？」

小高大有取笑陳水水之意。

陳水水窘困地道：「我只想找秘笈，怎知會碰上鬼門關？」

「反正妳怕就是了。」

「誰說的？」陳水水硬是不肯認輸，猛吸幾口眞氣，挺起胸膛，大有改過自新之態，道：「我不怕了！」

「這麼有效？」小高指指骷髏城門口那些穿梭的衞兵，道：「看見沒有，全是狠人，妳不怕？」

陳水水仔細一看，心頭是有些發毛，但仍咬咬牙道：「不怕，他們敢亂來，我就跟他們拚了。」

她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小高笑笑道：「有此決心最好，不過色狠是全無理性的。」

陳水水道：「別嚇人好不好？人家已經夠堅強了。」

小高輕笑道：「我是實說啊，妳放心，我已經想好了對付色狠的辦法了。」

「眞的？快告訴我！」

「很簡單，把妳也變成色狠。」

「這甚麼話！簡直是開我的玩笑。」陳水水也覺得好笑：「女色狠！像甚麼話？」

「我可沒開妳玩笑。」小高道：「色由心生，妳長得太漂亮了，難免會勾引色狠的非份之想，我的意思是說把妳美麗的容顏變醜。」

「那也不必變成女色狠啊！」

小高道：「妳沒看到守門的都是狠人，不冒充他們，如何進得去？」

陳水水道：「那是說易容就好了，說得我嚇死了！」陳水水這才有了笑容。

小高笑道：「那可是妳自己想歪的，跟我說的話無關。」

陳水水窘道：「不說這些啦！辦正經事要緊，要扮狠人，總得有面具才行呀！」

「妳等等！」

小高小心翼翼地潛向那骷髏堡，沒多久又找來一套狠人面具。他笑道：「剛死不久，還挺新鮮的。」

陳水水看得兩眼發直，道：「它……它是活活……」

「死狠人的皮。」

陳水水一聽差點嘔了出來。

小高道：「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妳把它當成人造面具不就成了嗎？」

「不行……」陳水水兩眼翻直，嘔道：「掛上它，我會吐，會抽筋。」

小高拿她沒辦法，只好把狠皮面具丟在一邊，道：「不管妳啦！到時候出差錯，別怪我沒警告你。」

陳水水道：「我寧可讓他們抓去，也不要戴面具。」

「這麼說，被他們非禮也在所不惜？」

陳水水怒道：「你敢？甚麼意思？只拿一副面具回來叫我戴，你自己爲何不戴？」

她越說越大聲，小高急忙封住她嘴巴，道：「好了，好了！我自有理由！」

陳水水道：「還有甚麼理由，存心整我嘛！」

「眞是不識好人心。」小高嘆口氣，道：「我以前做過鬼王幫的武士，我還可冒充；而妳呢？長得這麼漂亮，冒充婢女，準讓那些色狠發瘋，說不定還將苗飛引了來。到時，我們甚麼也做不成了。我是替妳着想，妳不願扮狠人，妳看着辦吧！」

陳水水道：「長得漂亮又不是我的錯！」她一臉委屈，心裏却甜甜的，攤攤手道：「好吧！我把自己弄醜一些就是了。」

「怎麼弄？自行毀容？」

「老是壞心眼！我會些易容術，你等等！」

陳水水躲向右側岩石後面，沒多久又回來了，扮得像個小張飛的模樣，連聲音都變得粗硬硬。「如何？滿意嗎？」

小高道：「像是像，不過我勸妳還是別扮張飛的好，這麼惹眼，遲早會出問題。」

「那……扮什麼？」

「病少年好了。」

「好吧！」

陳水水再動些手脚，將自己化裝成一個神色憔悴的少年。

小高看得滿意，帶着她往骷髏洞走去。

行進中，陳水水仍提心吊膽地問：「我這樣行不行？」

「妳要是不放心，躺下來讓我抱好了。」

陳水水臉紅道：「休想！」

當他們走進骷髏洞不及百丈，四名狠人圍上前來了。

「誰？」

小高道：「金牌武士，有消息告知幫主。」

「可有通行令？」

「有。」

小高將上次在鬼王墳得到的通行令交給衞士。

「這是分壇通行令，在這裡不能用。」一名守衞表示。

小高道：「有這回事？幫主要我找一樣葯草，我找到了……」

有了分壇通行令，狠人並不懷疑兩人身份，他們戒心已除，自己人好說話，一名守衛表示：「我轉告裏頭才能決定。」

「謝謝了。」

小高和陳水水已隨着那人走向骷髏洞，走近一瞧，才發現此洞乃是人骨所造，要造成這座骷髏洞，至少要上萬顆人頭。

小高看着不舒服。

方進此洞中，一股陰森寒風吹得二人遍體生寒，如入地獄鬼殿中，見不著一絲人氣。

裏頭呈圓形，好似進入骷髏頭蓋骨之中，四面另有十八個骷髏狀洞口，想必是通往十八個不同的地方。

那狠人要小高在當場等候，他則走入第三洞，不久即出來，向二人招手道：「護法請你們過去。」

小高不加思索，立即領陳水水走入第三洞，狠人則未再跟進。

小高終於見到一位中年文士。

這人小高沒見過，他當然也不怕被對方認出來。

文士道：「你有東西要帶給幫主？」

小高道：「是葯草，幫主在比武定級大會受了傷，他特地要屬下取一味葯。」

那護法聽到幫主特地交代，心想小高的來頭必定不小，至少是幫主所重用之人，他說話自然客氣許多。

「幫主是受了一點傷，正在養傷，你的葯是……」

「不清楚，他要屬下折回鬼王墳拿，屬下就去拿，其餘屬下一概不知。」

這正合乎鬼王幫中的規矩，只管做，少發問。

護法也不再追問，說道：「那葯要本座轉交，還是……」

「若護法方便，屬下親自交予幫主。」

護法道：「當然方便！只是幫主正在養傷，他有交代葯來了，立即就送上？」

「沒有……這樣好了，等幫主有指示，屬下再依令行事。」

「也好。」護法點頭一笑：「你就先住第八洞天，一有指示，我會通知你。」

護法親自把小高兩人送往第八洞客房，才逕自離去。

陳水水低聲問：「你怎麼不直接問他苗飛在何處？我們好立刻辦事，何須冒險在此等候？」

小高一副老大模樣，道：「比起江湖經驗妳是差多了。這裏的規矩就是少問多做，妳別忘了，我們都喝過毒葯酒，哪來那麼多意見？尤其是問苗飛住處，這是犯了大忌，保証立即暴露身份。」

陳水水道：「我不管！這裏鬼氣森森，像住在阿鼻地獄，多待一刻，我會發瘋！」

「你開始瘋吧！時間還長得很呢！」

陳水水委屈地道：「早知道也不跟你來了……想個法子嘛，像進入死人肚子裏頭，我混身不自在。」

小高也不願在這裡乾等，稍加思考後，他有決定，道：「我們四處走走，說不定碰上苗飛也不一定。」

「你不怕誤入機關？」

小高道：「妳放心，這裏地形和鬼王墳差不多，只是多了十八個洞，我們一洞洞找去，準會找到。」

於是兩人離開第八洞，往第九洞探去。

找了許久，小高發覺這骷髏洞中住的人並不多，似乎上次比武大會經自己這麼一鬧，鬼王幫的元氣消耗了不少。

直找到第十三個洞，情況已大不相同。

裏頭不是點油燈，而是以珍貴異常的夜明珠當照明體，還掛了柔軟輕紗，更有淡淡香味傳出。

「女人窩？」小高看看陳水水道

：「說不定妳姐姐被關在這裏！」

陳水水搖搖頭道：「算了吧！這麼好的地方，哪是用來關人？這一定是有頭有臉的鬼王夫人寢宮！」

小高神秘一笑，道：「「苗飛好色得很，不知妳姐姐當他夫人沒有？」

陳水水道：「胡說！我大姐不是這種女人！」

他們談話中已碰壁。

小高問：「進不進去？」

「來都來了，當然是要查清楚了。」

「我是怕……」小高笑道：「我怕一不小心看見鬼王夫人光溜溜地在睡覺，或是一大羣婢女穿著性感內衣……」

陳水水被他說得滿臉通紅，瞪了他一眼，道：「盡想些歪事，也不怕……」

「怕什麼？我還希望夢想成眞呢！」

「登徒子！」陳水水更窘了。

小高吃吃笑道：「這事情有可能發生，妳看著辦好了。」

小高打開門，示意陳水水看看。

陳水水探頭一看，裏面是有張床，但却無小高所說的那種景象。

「沒人！」陳水水有幾分得意道：「你的夢想泡湯了！」

「我的夢想泡湯，妳這麼高興？」

「我才懶得理你！」陳水水轉身進入內室。

小高緊皺眉頭，也跟了進去。

內室頗大，有一扇粉紅色透明的長窗，淡紅光線從裏面透出，竟然有人影跳動。

「這是……」

陳水水首先發現，一時不解。待仔細一瞧，又聽到女人呻吟聲，才明白有人在裏頭作愛。

她簡直羞紅了耳根，再也待不下去，甩頭即走，且罵了一句「狗男女！」

小高一楞，也發現了此事，心裏正覺怪怪的，裏面男人已有所警覺，道：「有人？」

男女同時靜默，呻吟聲也爲之中斷。

小高但覺無法及時逃出門外，尤其再開石門，光線往裏面一透入，行踪立刻洩露，於是當機立斷，閃入床底，由小縫中偷窺。

男人很快移動長窗，探出頭來，露出半邊臉，小高一見在心裏驚呼：「方振遠……」

他沒想到方振遠竟會跑到這裏胡搞。

而那女人又會是誰呢？

但聞得靜默中，那女人媚聲催道：「不會有情況吧，這地方除了苗飛之外，沒人敢來。」

方振遠道：「我就是怕苗飛發現。」他確實看不出有任何異樣。

那女子已輕輕浪笑，勾着方振遠脖子，笑道：「放心吧！苗飛還在療傷，怎會來呢？」

「如果他傷勢已療好呢？」

「他發現我跟你在一起，難不成還會躲起來不成？」

「這倒是了……」方振遠也覺得自己神經過敏，再看一眼，確無異樣，始將長窗闔妥。

那女子又膩上去，浪笑不止，道：「多掃興！人家方才還沒享受過，我要罰你！」

方振遠應付了幾下，又問：「苗飛到底傷得如何？怎會這麼多天沒看到人？」

那女子道：「其實也不算重，只是他不甘心被小高那小子吸去不少內功，他是在養傷順便調養內力。」一頓，又道：「再加上你送來的三清寶籙，足可讓他忙上好幾個月呢！」

小高暗自驚心：「方振遠爲甚麼竟然自動獻上秘笈？」

方振遠道：「如果不是被妳迷住，我才不忍心將寶籙交給苗飛呢！」

那女子又是一陣浪笑。

「眞是全爲了我嗎？我看你也想利用苗飛擋去那些追兵吧？」

「哪兒話？我如果擔心這個，隨便找個地方，照樣能躲得很好。」

這話似乎又打動了那女子的心，兩人更糾纏得火熱，她再次開始呻吟。

方振遠又問道：「妳不是說苗飛另外有個朋友，他也有部三清寶籙？」

「不談這些……」那女子呻吟着：「等他練了走火入魔再說……」

「練這武功，眞會走火入魔？」

「嗯……」

「小高怎麼不會……」

「不清楚……也許他還沒練夠……親我……」

那女子纏得方振遠無暇再問，只好全力應付。

小高趁此機會偷偷溜出秘窟，待石門關上後，他才吁一口大氣，道：「好險！」

他開始回想方才情形，那女子是鬼王夫人沒錯，她竟然勾上了方振遠，甚至存心背叛苗飛。

而方振遠跟她在一起，大半是爲了那女子口中曾提過的那個另有三清寶籙的人吧？

至此，小高終於完全相信方振遠實是爲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

他想得出神，冷不防一個耳光打上了他的臉。

「妳幹甚麼打我？」小高怒道。

陳水水不知何時已閃出來，罵道：「色狠！竟然偷看……」接下去她實在說不出口，飛紅着臉瞪視小高。

「妳才有毛病！」

小高也毫不客氣地回她一個巴掌，陳水水臉上留下三道指痕。

「你敢打我？」陳水水怒極反撲。

小高抓住她，斥道：「冷靜點！」

「你這個登徒子，不要臉！」

「誰不要臉，是妳帶我進去的。」

陳水水窘紅着臉道：「我出來了，你為何還躲在裏面？」

「妳把門關上，嚇着他們，我如何出來？」小高瞪眼，道：「嚇得像小狗一樣跑掉，還怪人沒跟妳一起溜。」

小高不再理她，已開始想辦法要如何處理方振遠。

頓時一陣靜默，陳水水也想通了，自己用力將石門關上，該是造成小高不出來的原因，看他一副正經樣，倒像是個正人君子。

於是她原諒了他，想想方才甩他一個耳光，眞是不好意思，但想想自己也被還以顏色，根本算扯平了，所以也就不用抱歉了。

「那人眞的是方振遠？」她問。

「嗯。」

「他勾引誰？鬼王夫人？」

「大概吧……」

「你不能確定？」

小高道：「我只聽了幾句話，差點被妳整死，要是全看完了，妳不把我分屍才怪呢！」

陳水水不好意思，罵道：「算啦！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一頓，又道：「說正經的，既然是方振遠，你打算如何處置？」

「還能如何？我跟他談不上甚麼關係。」

「他身上不是有三清寶籙？」

「是副本，送給苗飛了。」

陳水水道：「我倒不認為他會心甘情願全部送給苗飛，他一定另有藏私。」

小高恍然道：「對啊！我該問問他，副本秘笈，他是否藏了口訣不說？」

「看他跟苗飛如此親近，說不定我們抓到他，就能逼問出鬼王藏身處。」

小高點點頭，道：「一步一步來，先抓到人再說。」

他稍作地形觀察，覺得此通道甚長，又是一片暗紅燈光，藏身甚是容易，而自己練了三清神功，足可對付方振遠。

突襲他，該沒甚麼問題的。

至於他是否會跟鬼王夫人一起出來？

「那賤人留給我！」陳水水甚有信心地道。

小高望望她，道：「妳行嗎？惡狠人都對付不了，還對付鬼王夫人？」

陳水水反瞪眼道：「別狗眼看人低，我只是怕色狠，其他的人可是不怕的。」

「尤其是女人？」

「不錯！」陳水水擺出架式，蓄勢以待。

小高不與她爭辯，道：「我們要對付的是方振遠，如果他們兩人一起出來，突襲行動就得取消。」

「怎麼，妳瞧不起我？」

「妳抓到了鬼王夫人又如何，叫她傳妳鬼王功嗎？」

「這……」

小高已拉着她躲向通道暗處。

他道：「放心好了，照我判斷，他們兩人是偷偷摸摸在一起，絕不可能出雙入對，這要是傳到苗飛耳裏，兩人就完蛋了，何況，方振遠是個極其小心的人。」

陳水水冷冷地道：「就算抓到方振遠，難道就在這裏審問？到時鬼王夫人照樣會出來。」

小高道：「說的也有道理，我看抓到人就移往十一洞，那裏洞穴多，不易被發覺。」

說完後，兩人靜默在暗中等候。

等了半天，石門終於有了動靜。

兩人屏氣凝神，準備行動。

石門啟動，女人柔媚聲傳出：「我替你瞧瞧外面動靜……」

出來的是個半老徐娘，正是鬼王夫人，她正邊走邊整理衣服。

她走過兩人藏身處，並未發覺有人，逕自往洞口走去。

陳水水低聲道：「怎麼辦？不抓住她，方振遠很可能立刻會出來？」

小高當機立斷，正想一舉雙擒之際，鬼王夫人已走出洞外，先機已失。

「她想往哪裏探查動靜？」小高臨時作了決定。「妳看住門口，她一回來，馬上通知我。」

不等陳水水回答，他已掠往石門，穿門而入。

陳水水知道小高用意，遂大搖大擺地往門口一擋。

小高方進門，長窗後已傳來方振遠的聲音：「沒甚麼狀況吧？」

小高不能回話，只好以媚笑聲回答。

方振遠聽得滿意，也跟着笑了起來。

小高很快逼近長窗。

方振遠道：「其實這裏人手已相當少，我自行出去也該沒甚麼麻煩才對……不過小心些總是好……珠美，妳的心思我了解……」

小高還是笑，但方振遠覺得好像不對。

「珠美？妳不是珠美！」

他立即從床上跳起，想抓向牀頭的長劍。

小高豈能給他機會，立即穿窗射入，三清神功盡施無遺。

方振遠只覺得勁風如箭，凌厲無比，就算自己抓到長劍，也來不及了，他不得不棄劍用掌。

但見他以十二成功力劈出二道吞天掠地、欲置小高於死地的掌風。

小高就是要他做困獸之鬥，然後他立即施展奪功大法，將雙掌推了過去。

方振遠感覺情況不對，欲收掌撤招已是不及，雙掌已被吸了過去。這尚事小，自己的內力竟被源源吸走，他驚駭萬分。

「奪功大法？你是小高？」

「答對了！」

方振遠極力甩脫雙掌，小高却不給他機會。金蛇指迅速施展，一連數指點得他倒地不起。

「小高，你怎麼可以如此對付我？」

「不然要如何，你才滿意？」

「快解開我，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問你。」

「那麼……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此時方振遠反而怕鬼王夫人回來，一方面怕小高也將她制住，一方面他仍抱有希望，希望小高仍不知他跟鬼王夫人之事才好。

小高也有所顧慮，當下扛起方振遠，奔出石門。

「沒事，快過來！」門口陳水水急欲表示甚麼，猛向他招手。

小高奔過去問：「鬼王夫人沒來？」

陳水水往牆角一指，神氣地道：「告訴你，我對付女人有一套，你就不信！」

小高一看，不知何時，鬼王夫人已被放倒不醒人事。

小高不解：「妳眞的制住她了？」

「不然你以為躺在那裏的是誰？」

「妳用何方法？」

「哼哼！不告訴你！」陳水水賣足關子道。

小高道：「把她背起來，走吧！」

「我為何要背她？」

「妳把她弄昏，要是她醒來，不就知道有人闖入了嗎？」

「放心！她沒看清我就暈了！」陳水水信心十足地道：「而且，她會以為是方振遠點暈她，因為方振遠失踪了啊！」

小高看她就是不肯背，不得已將方振遠放下，把鬼王夫人抱往石室裏面，免得有人闖入內道而發現。

之後他才扛着方振遠往十一洞掠去。

陳水水也跳着跟在後頭。

及至十一洞內，小高找到一處類似原始山洞，將方振遠丟在地上。

方振遠經過這一番折騰，明白小高已知道了一切，但他却絕口不提他跟鬼王夫人之事，還裝出一副茫然樣子。

「小兄弟，怎麼可以對老哥哥如此？」

「不然，要如何你才滿意？」

「不管如何，我們並無嚴重過節吧？」

「誰說沒有？我看你從頭到尾都在算計我。」

方振遠道：「我要是在算計你，我就不會把三清寶籙的秘密告訴你，你也不會有今天了。」

小高冷笑道：「多謝你的栽培！可惜你不知存甚麼心，給了我甚麼秘笈？」

陳水水此時已趕了過來，立即逼問：「說！三清寶籙在哪裏？」

「被苗飛拿去了。」方振遠無奈地道。

小高冷冷地道：「我要的是眞本，你最好將知道的完全說出來。」

「我沒有眞本，你也知道的，我只是從鏢貨中抄下副本而已。」

「我不相信。」

「你都練成三清神功了，還懷疑甚麼？」

小高道：「碰上三痞老人，一點用處也沒有，。可見你動了手腳，而且傳言練此神功，會有走火入魔的險，我怎麼沒有？」

「無此危險不是更好？」

「鬼話！我要的是天下無敵的武功！」

陳水水斥道：「說是不說，不說我可要嚴刑逼供了！」

方振遠焦急道：「小兄弟千萬別多心，我已將知道的全告訴了你，老實說，當初我也沒想到你會練成神功，我根本沒防你甚麼。」

小高道：「改造寶籙也不必花多大腦筋，只要把其中重要的改成反意思，不就行了？以你個性，在抄本時就會想到這點，你還是老實說吧！」

方振遠有口難言。

「別跟他多說廢話，用刑侍候，看他說不說！」

陳水水拿出類似髮簪之類的東西，一把截向方振遠的大腿，痛得他尖叫，差點掉淚。（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阿寶押解白妞往衙門，先被閻五截鬥，後被郡主李紅玉想以重金獲得白妞不遂，便率衆强搶，幸涼州捕頭賀雄和太監陳弘志趕至，阿寶才能完成任務，交差領賞。回到風雪樓，又遇那花錢請白妞殺老王爺的糟老頭，又想出重金請阿寶殺白妞，不遂離去。阿寶守諾正由大牢救白妞出獄時，遇見兩黑衣人來劫獄，要取活口……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白妞披露身世　阿寶慷慨贈金

「一方要活口，一方要人頭，豈不自相矛盾？」

「傻小子，這叫做一魚二吃。」

「怎麼吃？」

高黑衣人細心解說道：「劫獄成功後，先把這個妞兒交給需要活口的買主，問完口供，取得資料後，再割下人頭賣給另一人，這便是一魚二吃，懂不懂？」

矮黑衣人點頭道：「經香主這麼一說，屬下懂了，但另有一事還是覺得很納悶。」

「那件事又把你搞糊塗了？」

「堂主怎知關在點燈的牢房內的死囚就是咱們要劫走的人？莫非有內神通外鬼？」

「混球，話都不會說，應該說是有內鬼通外神。」

「是！是！」

高黑衣人以教訓的口脗道：「咱們教主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以及江湖上的黑白二道，各門各派，皆有高手臥底，不論大事小事，悉在教主掌握之中，你小子殺人越貨，犯下滔天大罪，投靠黑衣教，算是走對了路，只要好好的幹，再多殺幾個人，一定前途無量。」

「請香主多多提拔。」

「少拍馬屁，該辦事了。」

了字出口，招已出手，照準懸崖石壁射出一把匕首。

被稱爲香主的高黑衣人功夫了得，一刀飛出，足足插入石內二寸有餘，接着每隔二尺再插一把刀，沒多久便到達窗下，構成一條刀梯。

高黑衣人身手敏捷，行事果斷，刀梯一完成，便蹬！蹬！蹬！的登梯而上。

小祖宗豈肯坐視，忙急縱而出，道：「朋友且慢！」

附近有人，黑衣人事先竟未察覺，不由皆倒抽了一口寒氣，高黑衣人一躍而下，劈頭就問：「娃兒何人？」

阿寶朗聲道：「大哥大，小祖宗，聽說過嗎？」

此刻的阿寶早已聲名大噪，紅透了半邊天，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高黑衣人當然聽說過，道：「哦，原來那個揭了皇榜，領走賞金，把涼州城搞得天翻地覆的小子就是你。」

小祖宗昂首卓立，言詞冷傲。「知道咱家的厲害，就放老實點，別打馬虎眼，我問你，丐幫可是毀在黑衣教手中？」

「此乃盡人皆知之事，沒有否認的必要。」

「朋友在黑衣教中是何地位？」

「香主。」

「香主上面是……」

「堂主。」

「堂主上面呢？」

「壇主。」

「再上去？」

「教主。」

大哥大報以一聲冷笑，道：「哈，原來是個小角色。」

黑衣教香主聞言大怒，正待發作，阿寶又對另一人道：「在黑衣教中，你又是個甚麼主兒？」

矮黑衣人冷冰冰地道：「教徒。」

「歸香主管？」

「對。」

「袖上的骷髏頭是何意思？」

「代表殺人的數字。」

「朋友殺過兩個人？」

「不錯。」

「你們香主殺過三個人？」

「完全正確。」

「貴教一共有多少人？」

「難以數計。」

「教主是誰？老巢在那裡？」

黑衣教香主雙眉一挑，色厲詞寒：「小子，你問得太多了，不想做短命鬼就滾遠點，別妨礙本香主辦事。」

小祖宗上前一步，道：「對不起，牢裡的那位死囚咱家要了。」

「你要白妞幹什麼？」

「可以賣呀。」

「賣給誰？」

「這正是咱家要請教的問題，誰要活口？誰要人頭？」

「無可奉告。」

阿寶條理分明的道：「依咱家研判，買活的大概是鎮西王李思兒妹，買人頭的可能是一個身穿灰袍，藏頭露尾的糟老頭。」

黑衣教香主目泛兇芒，雙眉帶煞。「本香主只是奉命行事，不管買主是誰，白妞黑衣教要定了，任何人都無法阻攔。」

大哥大是何等樣人，豈會把一個小香主放在眼內，神采飛揚的道：「很不巧，白丫頭咱家也志在必得，凡是小祖宗想要的東西別人絕對不許碰。」

「碰了你敢怎樣？」

「殺！」

「哼，就憑你恐怕辦不到。」

「閣下不妨試試看。」

「好狂的雛兒，本香主不信你有通天入地之能，接招！」

呼！呼！雙掌齊出，力猛如山，冰在碎，雪在飄，力道厚實剛猛，黑衣教香主的功力的確不可小覷。

矮黑衣人不願作壁上觀，一個箭步也衝上去，拔刀在手，攔腰就砍。

阿寶嘴角噙着一絲冷笑，沒用「自尋煩惱」，未施展「穿針引線」，改用硬碰的打法，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也拍出一記劈空掌。

這一掌威力好大，彷若長河奔流，更似怒海狂濤，暗力洶湧澎湃，氣勢如刀似箭，硬生生的將黑衣教香主震飛，撞上懸崖，反彈落地，在地上又滾了好幾滾，方才頭破溢血，五臟俱碎，七竅流血而亡。

餘威所及，矮黑衣人也吃足苦頭，跌跌撞撞的栽倒在懸崖下，被自己的刀砍斷一隻脚，在血泊中滾來滾去，呼疼喊痛不已。

一招就造成一死一傷，對手又非跳樑小丑，而是背負五條人命的兇神惡煞，這在武林中是一項空前未有的新紀錄，倘若有人在場旁觀，不被嚇死也會被嚇傻。

大哥大大步而前，連點矮黑衣教徒數處大穴，止住了血，道：「先歇歇，好好想一想，據實回答小爺幾個問題，這是你活命的唯一機會。」

刀梯不比繩梯差，阿寶就利用刀梯登上懸崖，來至窗前。

恰巧，白妞這時亦已將手銬、脚鍊、鐵柵弄斷，一躍而起，攀住石壁，露出上半身來。

二人四目相對，互換一個深情的微笑。

「寶哥，來人是何路數？」

「兩個黑衣教的魔徒。」

「黑衣教？他們來此作甚？」

「打算把妳劫走。」

「劫小妹幹什麼？」

「還不是想賣幾個銀子。」

「現在……」

「一死一傷，已經起不了作用。」

言談中，在小祖宗的協助下，白妞已脫離死牢，蹲在窗下。

正準備瀉落地面，猛聽下面傳來一聲慘叫，定目處，有一名黑衣人就立在刀梯下方數丈外，在矮黑衣人倒地之處。不禁大吃一驚，雙雙電瀉而下。

遲了，黑衣人右手一抬，射出兩枚袖箭，一陣風似的如飛而去。

袖箭極快極準，直奔咽喉而來，幸好阿寶、白妞眼明手快，揮掌劈落在地。

「站住！」

「別跑！」

白搭、黑衣人身手不凡，來去如風，當二人瀉落在地，早已消失在目力所及之處的黑暗中。

回頭再看矮黑衣人，咽喉上插着一枚袖箭，早已被自己人殺人滅口，魂歸離恨天。

大哥大氣得直咬牙，恨聲道：「可惱，可恨，他們對自己人也這樣殘酷，簡直沒有人性！」

白妞拾起擊落在地的袖箭一看，箭尖藍汪汪的寒氣逼人，知係淬毒之物，見血封喉，嚇得她花容驟變，頻呼「好險！好險！」不迭。

阿寶道：「白妞，我看涼州妳

是待不下去了，現在就走吧。」

「嗯，小妹也是這樣想，但在離開之前還得回去一趟住處。」

「回住處幹嗎？」

「取一些衣物。」

「保命要緊，不取也罷。」

「有些紀念性的東西，失之可惜。」

「既然如此，就快走吧。」

奔離河床，轉入官道，沉默了好一陣工夫後，小祖宗才又說道：

「白妞，我想起一件事來，那盞燈妳是怎麼弄到的？」

白妞道：「那盞燈本來是放在牢門柵欄外面的，換個位就行啦。」

「牢卒沒發現？」

「來回好幾次，應該會注意到。」

「嗯，咱家明白了，這個獄卒八成就是內鬼。」

「內鬼？小妹不懂。」

「意思是說，監獄裡有黑衣教的人臥底，把消息傳了出去。」

「黑衣教這麼厲害？」

「該教的勢力可能比咱們想像的還要大。」

再行數里，阿寶換了話題：

「現在，可以談談你自己了吧？」

白妞回眸一睨，嬌笑道：

「我？我有什麼好談的？」

大哥大道：「譬如妳的身世。」

一提到身世，白妞的臉色就變了，顯得幽幽怨怨，悽悽慼慼的，歎息道：「坦白說，我是個孤兒。」

「雙親已亡？」

「不是雙親已亡，而是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誰。」

「是個棄嬰？」

「可以這樣說。」

「在那裡長大？由何人撫養？」

「在尼姑庵裡，由一位師太一手撫養成人。」

「哦！」

「師太有一個心願，想在有生之年蓋一座像樣的庵廟，這就是小妹爲什麼會遠走長安，以歌舞賺錢，以至於上了糟老頭的惡當，淪爲他殺人的工具的原因所在。」

阿寶一聞此言，猛然想起白妞尚有五千兩銀票在自己身上，又加了二千兩，交還給她。

白妞一看可傻眼了，道：「怎麼這麼多？應該只有四千兩才對，一千兩是寶哥應得的救命錢。」

「已經是朋友啦，再收救命錢多傷感情。」

「可是，另外還有二千兩……」

「就算是捐給庵廟的油香錢吧。」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寶哥自己也要用呀。」

「咱家還有，再說以後弄錢的機會還多的是，快收下吧，再聒噪我可要生氣了。」

聽小祖宗如此說，白妞那還敢再多言，再三稱謝，納入囊中。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小巷內寂靜無聲，燈火全無。

只有白妞所住的那間空屋有燈光外洩。

屋內還有人。

是個女人。

一個死了的女人。

就躺在白妞睡過的那張床上。

白妞一進門就被這景象嚇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阿寶沉着，上前細一審視，是個二十上下的姑娘，身材與白妞相似，穿着一身綠衣，全身並無拳掌刀劍之傷，死於暗器。

是一把竹葉飛刀，並非黑衣教的袖箭。

許久，許久，驚魂甫定，白妞才顫聲道：「好嚇人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大哥大輕舉右手，壓在她的肩上，緩緩道：「江湖險詐，處處殺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會發生。」

「這個女人怎會跑到我房裡來？」

「可能是衝着妳來的武林人物，也可能只是一個企圖行竊的普通女子。」

「兇手又是何方神聖？」

「以受僱於人，欲殺妳滅口者下手的成分居多。」

「兇手誤把死者當作小妹？」

「我想是的。」

「寶哥，小妹現在心裡很亂，快說這事該如何處理？」

阿寶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取出寒鐵刀，在死者臉上連劃十幾刀，將面貌徹底毀壞，接着又拔出竹葉飛刀，將拾得的黑衣教袖箭插在咽喉上，故佈疑陣。

諸事完畢，小祖宗滿意的笑笑，道：「好了，這一來大家都會誤以爲死者是妳，可以脫離是非，擺脫糾纏，重新做人了。」

這事的確處理得完美無缺，白妞欣喜異常，雀然道：「是的，白妞已經死了，這個名字也跟着埋葬在涼州吧，從今以後，不再使用。」

「以後用什麼名字？」

「曾妮。」

「僧尼？」

「是曾妮！」

「僧尼、曾妮字音相近，我還以爲是和尚尼姑的合製品哩。」

言來嘻皮笑臉，詼諧逗趣，曾妮却不以爲然，白了他一眼，板起臉孔道：「都快分手了，還開玩笑，不理你啦。」兀自去收拾東西。

阿寶趕緊上去幫忙，道：「好

妹妹快別這樣說，不理我咱們兩個都會害相思病死蹺蹺，下次那兒見？」

拾掇好東西，包起來，挽在手上，曾妮留下相會的時、地，隨即依依不捨的告別大哥大，離開永生難以忘懷的涼州。

* * *

回到風雪樓，三更已過，上了床，好夢正酣，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吵醒，打開來一看，見是涼州捕頭賀雄，阿寶心裡有數，知他來意爲何，表面上則若無其事的道：

「賀頭兒，早啊，請進。」

賀雄一進門就氣急敗壞的道：

「少俠，大事不好，無論如何一定要幫賀某一個忙。」

小祖宗故作糊塗狀，追問道：

「賀頭兒也眞是的，不說是甚麼事，叫咱家如何幫忙？」

開碑聖手自知心急，沒把話說清楚，歉然一笑道：「白妞不見了。」

「是越獄而逃，還是被人救走的？」

「大概是被人救走的。」

「可有証據？」

「牢房後面山壁上留有了刀梯，下面另有兩具屍體。」

「可知死者的身份來歷？」

「經查明是黑衣教的人。」

阿寶煽風點火道：「有証據就好，看來事情並不複雜，人是黑衣教劫走的，找他們要人就可以了。」

賀雄愁眉苦臉的道：「事情恐怕並不單純，黑衣教的人曾參予劫獄固然是實，白妞却不一定是被他們救走的。」

「賀頭兒何以有此高論？」

「如果只是黑衣教一派，不會有傷亡，顯然另有他人在場。」

「白妞到底是被黑衣教劫走，還是另有其人？」

「這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在下效勞的是……」

「想請少俠鼎力相助，把白妞抓回來。」

大哥大裝模作樣的苦思一會兒，搖頭道：「難，難啊，難如登天，白妞此刻定已去遠，又摸不清方向，根本無從追捕，不如先作一番安排，保命要緊。」

賀雄精神一振，道：「如何保命？如何安排？」

「首先咱家想知道，此事有無向欽差大人報告？」

「還沒有，少俠是第一個得知此事的人。」

「陳公公不知道就有補救的餘地，不然賀頭兒恐怕難免刀斧之災。」

開碑聖手急得直冒冷汗，以近乎哀求的語氣道：「此時保命第一，快說怎樣安排、補救？」

阿寶神秘兮兮的道：「獄中可有女囚？」

「有。」

「最好是死囚。」

「有一個。」

「年齡、身材跟白妞相比如何？」

「差不多。」

「恭喜賀頭兒，這個人可以救你的命。」

賀捕頭久經風浪，一點就透，壓低聲音道：「少俠的意思是拿這個女囚充數？」

「賀頭兒很聰明。」

「必須把她殺掉才不會露出馬腳？」

「理所當然。」

「再毀掉她的容貌，看似撞牆而亡就天衣無縫了。」

「高見，高見。」

「然後再暗中追捕白妞？」

「賀頭兒所言甚是，抓得到可以將功折罪，抓不到就將錯就錯，反正死無對証，賀捕頭仍可『好官我自爲之』。」

賀雄聞言心花怒放，愁眉頓展，千謝萬謝而出。

小祖宗送至門口，叮嚀道：「監牢之內可能有奸人臥底，否則白妞不會如此順利的被人劫走，設法查一查，處決女囚時尤其要格外小心，一旦走漏風聲，你就沒救了。」

「賀某理會得，大恩容圖後報。」

揮揮手，賀雄揚長而去，諸般巧合，一夜之間白妞死了二次，眼見天已大亮，阿寶收拾好東西，也結帳離開風雪樓，離開涼州城。

不料，出城未久，賴皮從後面追了上來，一開口就說：「老大，小弟想了很久，決定跟你走。」

阿寶怔愕一下，道：「留在涼州不好嗎？」

「不好，涼洲太小，閻五的勢力又太大，那有小弟發揮的餘地，一輩子也不會出人頭地。」

「跟着咱家就會出人頭地？」

「那當然，我相信老大一定會闖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風風光光的過一輩子，你當大俠，我做小俠，你吃肉，我喝湯，最低限度不會再受別人的窩囊氣，被人當作沒出息的小混混，小癟三。」

大哥大道：「鐵牛怎麼沒有來？」

賴文龍道：「鐵牛是土生土長的涼州人，想留在丐幫求發展。」

阿寶「哦」了一聲，道：「老哥哥的動作這麼快，已經替你們引見過丐幫在涼州的弟兄？」

賴皮道：「是啊，昨天老大去後，我們也跟至西跨院，結果却撲

了個空，昨夜，小弟又去了三次，還是見不到人，今天一早才從風雪樓的小二口中得知，老大已結帳南去，這一夜你究竟在幹什麼，是不是甘冒殺頭的危險，眞的去救白妞？」

小祖宗將經過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道：「賴皮，你三番兩次的找咱家爲了何事？」

賴皮道：「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武林三怪的生死下落，因爲小弟本人多多少少也跟三怪有點淵源。」

「跟三怪的那位有淵源？」

「狂道杜非。」

「把話說清楚點。」

「孩子沒有娘，說來話很長。」

「少貧嘴，你可以長話短說。」

賴文龍回想一下往事，收起笑臉，換上滿面肅穆，道：「小弟本是長安人，先祖雙鐧賴永安在當年的江湖上也是響叮噹，叮噹的英雄人物，在長安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太平鏢局。約在十五年前，小弟尚在襁褓之中，老人家受朝廷委託，承保了一大筆官銀南下，誰知太平鏢局不太平，在途中被劫，我爹、我爺爺，以及所有的鏢師、趟子手全部被殺，無一倖免。」

「可知劫匪的路數？」

「至今成謎。」

「丟了官銀，要賠呀？」

「當然要賠，賠完之後，賴家傾家蕩產，太平鏢局也關門了。」

「你們母子怎麼辦？」

「能怎麼辦，只有沿街乞討，以寺廟爲家。」

「可以投親靠戚呀！」

賴皮聞言恨得牙癢癢地，眼內有了淚珠，臉上充滿怒意。「有錢深山有遠親，無錢對面不相識，人情如紙張張薄，世態如冰塊塊涼，太平鏢局倒啦，賴家完啦，親戚也沒啦，我們母子相依爲命，忍饑挨餓的過活了七八年，她老人家也因貧病交迫而亡。」

說至最後，已是泣不成聲，熱淚滾滾而下。

阿寶握住他的手，邊走邊說：「想不到你的童年如此不幸，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賴文龍做了一個深呼吸，緩和一下激動的情緒，道：「到處流浪，四海爲家，有時偷，有時騙，爲了塞飽肚皮，什麼狗皮倒灶的壞事都幹過，有一段時間還在窰子裡掀過門簾，在賭場裡提過茶壺哩，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的事幹多了，可就是沒有一樣幹長幹好，最後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於兩年多前毅然決然的投身玄武觀，做了小道士。」

大哥大道：「做道士也不錯，不愁吃，不愁穿，怎麼又不幹了？」

賴皮長歎一聲，道：「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遇上擋頭風，許是小弟霉運當頭，給玄武觀帶去災殃，小道士幹不到一年玄武觀也遭了厄難。」

「怎麼了？」

「被人挑啦、拔啦、踩啦、蹬啦、毀宗滅派，風流雲散。」

「於是，又開始流浪，流到了涼州，日子更難過？」

「那倒不見得，畢竟年紀大啦，懂得也多些啦，唬唬人，耍耍詐，騙吃騙喝，三餐大體上過得去。」

阿寶道：「是誰毀掉玄武觀？」

「黑衣教。」

「又是黑衣教，他們的勢力似乎無所不在。」

「事實確是如此，整個武林全部活在黑衣教的陰影之下，眞希望三怪能及時重現江湖，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三怪恐怕來不了啦。」

「啊，對了，老大，三怪在塞外一同拚搏，一同鑽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究竟修練成功沒有？」

「這還用問，三怪有超人一等的智慧，出類拔萃的才華，豈有不成之理。」

賴皮興緻勃勃的道：「這種武功叫什麼？」

「玄玄神功。」

「玄玄神功？好奇怪呀。」

「意即玄而又玄，莫測高深。」

「到底有多玄？多深？」

阿寶慢條斯理的道：「意動招發，無堅不摧，功隨念生，無所不能，不論拳、掌、刀、劍皆可揮灑自如，一旦修練成功，會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有一股至大至剛，至眞至純的眞氣存留於丹田之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在千軍萬馬之中殺人如探囊取物，在酣睡酒醉之下仍能傷人於無形，至於『自尋煩惱』、『穿針引線』，以繩爲梯只不過是花拳繡腿，略施小技罷了。」

直聽得賴皮一楞一楞的，傻了，半晌始道：「我的媽呀，這那是人，簡直變成神仙啦，三怪一現，黑衣教準會土崩瓦解，唏哩嘩啦。」

小祖宗道：「武功練到這種境界，人生觀也會跟着昇華，無慾無嗔，無貪無求，只想在那荒漠之中，人跡罕至之處過神仙一般的生活，以及尋找一位稱心如意的傳人。」

「找到沒有？」

「費盡千辛萬苦，在陰山脚下一個山洞裡，找到一對相依爲命的母子。」

「也是一對母子相依爲命？」

「他們的遭遇比你們母子還慘。」

「多慘？老大快說呀。」

「這事以後再說。三怪見到那個孩子後驚爲奇人，認爲是練武的上駟之才，奈何孩子的娘却堅決反對兒子習武，幾經周折才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那時候這個孩子幾歲？」

「五、六歲。」

「幾歲才修練武功？」

「十七、八歲。」

賴皮瞠目道：「乖乖，一練就練了十二年。」

阿寶道：「這還是天縱奇才，敏而好學之人，換成別人可能一輩子也休想登堂入室，得窺堂奧，只配做一個永遠的門外漢，連皮毛都學不到。」

二人邊談邊行，不知不覺已奔出好幾十里，日出東山，灑下滿地金黃，覺得格外溫暖。

賴皮道：「這位天才就是老大吧？」

小祖宗點點頭，表示認可，沒開口。

「三怪不願重履江湖，老大爲何一頭栽進來？」

「一則爲母親了斷一段恩怨，二則替三位師父辦幾件事，主要的還是想代表恩師爲天下武林盡一分心力。」

「三怪要老大辦甚麼事？」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亂七八糟的怪事。」

「多怪？」

阿寶想了想，道：「情僧無垢託辦兩件事，一是要找他的女兒。」

「什麼？和尚也有女兒？怪啊。」

「更怪的是這個女兒還是尼姑生的。」

「情僧是個色鬼，其實也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有名有姓有地址，一找就着，不難。」

「難就難在無名無姓無地址。」

「第二件事如何？」

「叫咱家替他赴一個莫名其妙的約會。」

「赴誰的約會？」

「老和尚自己也不知道。」

「可知約會的地點？」

「地點是有，可是事隔十幾年，滄海也會變桑田，只有傻瓜才會死等至今，也許早已進了棺材。」

「嗯，是有點莫名其妙。」

「然而，師命難違，這個約還是非赴不可。」

賴皮道：「狂道杜非託辦幾件？」

「也是兩件。」

「那兩件？」

「三怪中只有狂道一人有基業，曾開宗立派，玄武觀就是杜師父一手創建的，要咱家親訪玄武觀，在衆多弟子中挑選一個資質絕佳的人，將玄玄神功傳授給他。」

「小弟正是玄武觀的弟子，就傳給我吧。」

阿寶搖頭苦笑道：「你入玄武觀時，杜師父早已不在，而且時間太短，地位又極卑微，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道士而已，跟狂道搭不上邊兒。」

賴皮的想法不同，正經八百的道：「我抗議，這不公平，既入玄武觀就是狂道門下，何況玄武觀已被黑衣教趕盡殺絕，鷄犬不留，小弟我是唯一的生還者，亦即玄武觀唯一的繼承人，老大要是不把玄玄神功傳授給我，賴皮就跟你拚死拚活，沒完沒了。」

老毛病發了，又將當年騙吃騙喝，唬人耍詐的伎倆搬了出來。

大哥大並未介意，笑說：「賴皮，休耍賴，你這一套只能唬倒市井小民，對咱家無效，不過，話又說回來，倘若玄武觀的門人確已死光死絕，咱家可以考慮讓你撿這個現成的便宜。」

這可是個大便宜，學得玄玄神功定可名震江湖，獨霸一方，賴皮笑逐顏開道：「嗯，這還像句人話，不知狂道的第二件怪事又是甚麼？」

「將武當派的掌門人逐出門牆。」

「這不僅怪，而且難，狂道爲何要將武當掌門逐出門牆？彼此之間扯不上關係吧？」

「有關係，杜師父早年曾在武當派當過小道士。」

「既有此淵源，就當感恩圖報。」

「這也是報，報仇。」

「狂道跟武當派有什麼仇？」

「犯了清規，被逐出門牆。」

「有仇不報非君子，所以要一報還一報？」

「這事不好辦，將武當掌門人逐出門牆談何容易。」

「老大說得對，是很難，必須設計一個圈套，或者製造一個事端，叫武當掌門人也觸犯清規，才能名正言順的達到目的。」

「賴皮，你有好點子？」

賴文龍抓一下頭皮，故作老氣橫秋狀。「小事一樁，無須老大掛懷，到時山人自有妙計。」

「獨行俠的事更離譜，神仙也會皺眉頭。」

「別吊胃口，快說呀。」

「古來稀畢生未娶，叫咱家給他找個鬼妻，免得閻王不收，小鬼不要，下輩子又要打光棍。」

「老大，獨行俠已經蹺辮子了？」

（未完・九）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上文提要： 小玉兒鬥敗兩個尼姑，走出玉青道觀，迎頭見到一隊人衆怒氣衝衝向這邊追上來，小玉兒躍上樹看熱鬧。原來這人衆是石寶莊的人，莊內二小姐昨晚被人强姦，上吊自盡。少莊主命柴千田率人捉拿採花賊，却被兩位尼姑花言巧語擋回頭，聽到此，小玉兒氣恨交加，自告奮勇，帮助柴千田等施巧計擒住採花小子徐元玉，柴等將徐綁往石寶莊去要點天燈……

父女謀策救人質　官寇兩方皆感恩

楞在四週的百寶莊人們，聞得花正剛的話，都帶着些許懷疑之色。

那歐陽濤道：「花大人你動手？」

花正剛道：「不錯，你們任何一方動手都犯了王法，由花某動手，事後仍要向知府大人面前請罪。」

歐陽濤道：「咱們原是要點他天燈的，也罷，且看你大人如何下手！」

那中原俠客徐奇把手中刀遞向花正剛道：「我不動手可以，花兄就代勞吧！」

花正剛搖搖手，他轉面對歐陽濤道：「莊上可養有雞狗？」

歐陽濤道：「花大人要雞狗何事？」

花正剛道：「抓來一隻雞就知道了。」

歐陽濤遂吩咐柴千田，快抓來一隻大公雞。

柴千田十分不解，但仍叫人抓來一隻大公雞，送到花正剛的面前。

那花正剛左手抓牢了大公雞，右手掌攤開來，現出一個瓷瓶來。

他由瓶中傾出一顆赤紅丸，對歐陽濤道：「這是毒藥，砒霜參了鶴頂紅，任誰服一顆便會七孔流血而亡，我想徐公子的罪只是姦，而未殺人，罪不至身首分開，我就以此毒藥令他死個全屍吧！」

他把那紅丸塞進大公雞口中，大公雞忍不住仰脖吞下那顆紅丸。

嘩，眞嚇人，大公雞只那麼落地跳了三五下，立刻軟軟的死在地上了。

花正剛提起公雞對歐陽濤道：「你看這公雞的頭上，就知道此毒藥之厲害了！」

歐陽濤點點頭道：「也罷，咱們但求一個公正，花大人，看你的了！」

花正剛點點頭，他這一回取出兩顆在掌上，對歐陽濤道：「兩顆足以致命，你看清楚了！」

他托起徐元玉的下巴，沉痛的道：「元玉侄兒，恕花叔無奈，你就認了！」

徐元玉怎麼也不想死，他大叫道：「不！」

一邊的徐奇已落淚了。

花正剛狠狠咬牙，猛一挾，挾得徐元玉的口也張大了。

於是，花正剛的兩顆紅丸立刻拋入徐元玉的口中，「咯」的一聲已吞入徐元玉的腹中了。

花正剛這才對徐奇抱拳，道：「花某此舉，望徐兄多多見諒。」

他又對歐陽濤道：「花某此舉，也免得你們兩家由此而結仇。」

不料歐陽濤道：「花大人，此

事我爹與兩個兄弟不在，如果他們在，必不甘休，何懼兩家結仇？」

花正剛正想加以勸解，忽聞徐元玉厲嗥連聲，滿臉死灰，張口噴出鮮血來。

就在他快要斷氣的時候，鼻子也溢血了。

花正剛拿着鋼刀，左手揪住徐元玉的一臂，他出刀疾挑，挑斷了綁在徐元玉身上的繩子，便也把七孔出血、臉已泛青的徐元玉抱在懷中了。

花正剛托抱起徐元玉，他對歐陽濤道：「事情到此爲止，也算一命抵一命了！」

歐陽濤重重點頭道：「是的，一命抵一命！」

那徐奇接過兒子屍體，沉痛的道：「他娘面前，我有一番唇舌了，她娘怕是不會甘心了！」

說罷抱起兒子，大吼一聲騰空而起，越過人頭而落在馬背上。

只此一手，百寶莊的人無不吃驚，中原俠客果然武功不凡。

百寶莊的人看得都呆了。

到了這時候，柴千田才發現遠處的小玉兒。

他大叫：「姑娘，姑娘，原來是你把他們帶來了，你……你到底是幫那一方呀？」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我幫你們呀！」

柴千田與歐陽濤走過來。

柴千田道：「爲何帶他們來？」

小玉兒道：「我是要他們來收屍呀，人死在你們這兒，你們還得費手脚埋人，何不把他老子找來，也算對他老子的一個教子無方的教訓呀！」

她這話還眞有那麼一點道理。

小玉兒拍馬就走，柴千田想招待她也叫不住了。

柴千田對歐陽濤道：「少莊主，此姑娘的武功比之中原俠客徐奇可要高明多了。」

「眞的？」

「是我親眼所見啊！」

歐陽濤楞住了。

*　*　*

小玉兒快馬追趕花正剛與徐奇，那徐奇還在流眼淚，小玉兒也看得有些鼻酸。

已經奔出五七里遠了。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只見徐奇懷中抱的徐元玉身子突然一挺，看上去就是挺屍了。

花正剛已大叫：「徐大俠，快把人放下來！」

徐奇吃驚的道：「花兒……」

花正剛指指林子道：「快進林子裡……」

徐奇依言撥馬入林，那花正剛也緊跟上，只見二人把徐元玉放在地上，花正剛自懷中取出另一瓶子，立刻傾出幾顆丹丸塞入徐元玉的口中和酒送入腹中。

徐奇驚道：「花兄，這是……」

花正剛哈哈笑了。

徐奇道：「我兒已七孔流血……他……還能活？」

「能！」

「那毒藥……」

花正剛得意的笑了。「徐兄，你看我這瓶中裝的紅丸……」

「不是毒藥嗎？」

「這紅丸看似一樣，但大小不同，若不加細看，以爲是一樣的毒藥，其實毒藥與解毒藥合裝在一起，我餵公雞吃的一顆是純毒藥，公雞焉有不死？」

他看看徐元玉，又笑笑，道：「我餵元玉侄兒的兩顆，看上去是加重藥量，實則只是叫他們以爲我眞的要把元玉侄兒快快毒死，其實……哈……」

徐奇驚道：「我兒沒死？」

「當然。」

「可是已七孔流血！」

「不，只是口鼻出血，所以我快刀割去繩子，趕快離開百寶莊。」

徐奇立刻再看兒子，果然，徐元玉蠕動了。

徐奇那份感激之情，果眞溢於言表。

*　*　*

花正剛忽然「咦」了一聲，道：「徐兄，咱們設計匆忙，倒忘了那個小玉姑娘了。」

徐奇立刻四下找，奇怪的道：「是呀，我徐某人眞該好生謝謝她才是。」

花正剛道：「徐兄，也許小玉姑娘走了，我以爲徐兄應快把元玉侄兒帶回家去，三年內別叫他出現江湖！」

徐奇道：「我聽花兄的，這就回南召，花兒在大人面前爲徐某告罪，三天之內徐某必到。」

花正剛道：「也好，侄兒再有一個時辰便完全恢復過來，你放心帶他回去吧！」

徐奇對花正剛重重一禮，策馬帶着兒子回南召去了。

花正剛騎馬出了荒林，他遙看百寶莊，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跟着得意的笑了。

*　*　*

一處斷崖邊，小玉兒靜靜的坐在地上，她閉目，但不是沉思。

她是在聽，而且仔細的聽，她已把五十丈外徐奇與花正剛的每一句話聽得清清楚楚。

當徐奇與花正剛分道而去的時候，小玉兒也吁了一口氣，她當然也在冷笑了。

小玉兒自言自語：「唔，江湖呀，多可怕呀，任誰也不會想到，

一瓶毒藥與解藥放在一起，還會起這麼大的作用，太可怕了，太出人意外了。」

小玉兒仍然在沉靜中思索着，她以爲百寶莊的人上了一次大當，也空忙一場。

* * *

小玉兒騎馬再趕往南陽府，她必須先找到繼父史水樂，因爲繼父也是無奈何的要爲那趙瘋子出力。

小玉兒趕到南陽府的時候，天已向晚了。

南陽府的東西一條大街上，人們還在往地上洒水。

小玉兒騎馬到了一家平安客棧前下馬，只見這兒已住滿了客人。

小玉兒拉馬往另一家客棧走，迎面正有個人走出來，這人不是別人，史水樂是也。

小玉兒一見是繼父，立刻呼叫：「爹！」

史水樂一看是小玉兒來了，心中是喜也帶憂。

「是你，小玉兒，你也趕來了！」

小玉兒道：「我自峨嵋回到家，才知道家中出事了。」

史水樂道：「一言難盡呀！」

小玉兒道：「我們到店房再細說。」

史水樂道：「來不及了，我已和姓趙的二人約好了，你先進客棧去，我去去就回來。」

小玉兒道：「需要我去嗎？」

史水樂一頓，道：「走，我先帶你住客店。」

他叫來客棧伙計爲小玉兒把馬牽上馬槽，小玉兒抬頭看，這家客棧叫「都來」。

史水樂住在一間小客房中，小玉兒進來的時候，不由驚訝的道：「爹，你怎麼住這種小客房呀！」

史水樂等附近的人離去後，他這才小聲細氣的對小玉兒道：「小玉兒，是你娘叫你來的？」

「是呀！」

「爲了你弟弟天生呀？」

「娘也擔心爹的安全。」

史水樂似很感動，道：「你娘的心眞好。」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玉兒，你沒有上十八盤山去找他們要人吧！」

小玉兒道：「他們把天生弟藏起來了。」

史水樂道：「我就知道，唉，我擔心天生哩！」

小玉兒道：「爹，他們不敢，他們只是逼你爲他們出力救那趙大刀。」

「唉，難呀！」

小玉兒道：「爹，怎麼難呀？」

史水樂道：「爹已來了七八天，幾次暗探知府衙門，爹發覺不但不易接近，而且……」

他小心的看看房門外，這才低聲對小玉兒道：「附近有家客棧叫平安，這家客棧住的全是江湖人物。」

小玉兒道：「難怪我去住沒房間！」

史水樂道：「告訴你，小玉兒，南陽府衙的捕頭叫李士白，他與那花正剛就常往平安客棧走動。」

小玉兒點點頭道：「爹，官家的人約了江湖人助陣，好像又要去圍剿十八盤山寇了。」

不料史水樂搖頭，道：「官家按兵不動，張網等魚兒，我幾次下手也沒成功。」

小玉兒道：「爹的武功怕很難應付府衙高手。」

史水樂道：「我難以接近，小玉兒，我的能力是佈毒，我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毒死人。」

小玉兒道：「府衙中那麼多人，你都叫他們死？」

史水樂道：「所以這幾天我等風向，而且還得大風吹，可是這幾天盡刮西南風，府衙囚人犯的大牢有個場子在西南方，我的毒藥難免波及囚牢，那兒沒有掩護地方。」

小玉兒道：「爹，那趙瘋子呢？」

史水樂道：「西城外一間破廟裡，他們一共三個人。」

「除了趙瘋子以外，還有誰？」

「趙瘋子身邊的兩個大力士，也是他在秦川新收的，聽說二人孔武有力，趙瘋子寄望救出兒子以後交他二人救出城，護送回山寨。」

他頓了一下，又道：「兩個人是回子，小玉兒，回子是不吃豬肉的。」

小玉兒笑笑，小玉兒道：「這我也知道，爹，咱們去找他們，我要見趙瘋子。」

史水樂道：「你歇着，我與趙瘋子約定，時辰就快到了，我這就先去見見他。」

小玉兒道：「我也去。」

史水樂却拉着小玉兒，嘆口氣道：「小玉兒，你雖不是我親生親養的女兒，爹可還是拿你比親生的更心痛，爹對你實說，我與趙瘋子決定今夜動手，成功了皆大歡喜，萬一……」

小玉兒道：「我更要去。」

史水樂道：「不，那地方多一個人不如少一個妙，你在此等着，三更過後我會回來。」

小玉兒道：「爹，千萬小心啊！」

史水樂重重點點頭，於是史水樂看看外面，便匆匆忙忙的走了。

* * *

小玉兒並未走出房門，她却也急急的收拾一番，背插七星寶劍，

外罩一件披風便走出這家「都來」店。

南陽府小玉兒初臨此地，她這是先要查看地形，然後才能行動。

小玉兒再也想不到她剛轉過一條街，前面竟然就是個大大的衙門。

六個把門的衙役對來往的行人直瞪眼，就好像每個人都是不懷好意似的，只差未上前盤問抓人吧了。

小玉兒站在衙門口，她大着膽子往裡面看，果然有個衙役吆喝着過來了。「喂，幹甚麼的？」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看一個朋友呀！」

那衙役沉聲吼道：「去，去，這兒是府衙，這兒沒有你的朋友！」

小玉兒道：「你這人怎麼狗仗人勢呀！」

衙役怒道：「可惡，再胡說拉你進去打板子。」

小玉兒道：「你休嚷嚷，我問你，你們這兒可有個叫花正剛的人？」

衙役猛一怔道：「你認得咱們近衛爺？」

小玉兒冷冷的道：「他曾在咸陽長安當過捕頭，那時候我就認識他了。」

「他眞是你朋友？」

「不但是朋友，見了我他還恭敬的叫我一聲好聽的。」

那衙役變了樣，彎腰打躬的笑了。

「這位小姐，你高姓，仙鄉甚麼地方呀？要不要小子爲你效勞，你儘管吩咐，我深感榮幸。」

小玉兒幾乎想笑，當然也感慨萬千，江湖上怎麼都是這模樣，這如果在那莫少白的面前提一提朱丕朱公子，那莫少白就不知又是一副甚麼嘴臉了。

* * *

小玉兒對那衙役淡淡的道：「花捕頭如今當了花近衛長了，昨日我們在一起，他怎麼不對我說呀？」

那衙役一聽，滿臉陪笑不迭，道：「喲，原來小姐昨天和花近衛長在一起呀！」

「他人呢？」

「剛回來不久，小姐，我這就進去爲小姐通報。」

「勞駕你了。」

那衙役立刻往衙門裡面奔去，小玉兒站在衙門口，她四下裡打量着。

還眞快，衙門裡飛一般的奔出一個大漢來，那不是花正剛還會是甚麼人。

花正剛還未走到衙門口，他已大聲招呼了。

「嗨，是小姑奶奶呀，歡迎，歡迎！」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花大人……」

「別叫甚麼大人，你叫我花正剛就行了。」

小玉兒道：「叫你一聲花大人是官稱，應該的，如果直呼你的名，失禮呀！」

花正剛猛個勁的套交情。「史姑娘，想着二年多前咱們自峨嵋下山回秦川，想着你爲大人出過力，咱們就是一家人。」

小玉兒道：「花大人，我也曾在船上偷大人的東西呀，我是個小小偷兒呀！」

花正剛哈哈笑，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你是受那偷兒們的指使，是個不懂事故的娃娃呀，哈哈哈！」

小玉兒道：「照你這麼說，咱們之間是朋友了？」

「當然，當然。」

小玉兒道：「我高攀了！」

「我榮幸！」

於是，兩人仰天哈哈笑起來了。

* * *

衙門口二人這麼一聲大笑，幾個衙役也笑了。

長官笑，他們得跟着笑，這是通病，如果長官發火你再笑，那就不妙了，那就要挨罵了。

這光景，只要官場的人都知道。

小玉兒笑問花正剛道：「我在路上慢慢走，到現在才到南陽府，你呢？」

花正剛道：「我正想問史姑娘，我們在百寶莊把事情辦好之後，怎麼不見史姑娘，你……」

笑笑，小玉兒突然豎起大拇指，道：「花大人，你眞高招啊！」

花正剛猛一楞，道：「史姑娘，你指的是……」

小玉兒笑了，但她又變得神秘兮兮的在搖頭。

花正剛再問：「史姑娘，你看到甚麼了？」

小玉兒道：「我不忍見殺人，尤其是父殺子，所以我就躲起來了。」

「原來史姑娘躲開了。」

「我躲到附近林子裡。」

她說到這裡再笑笑，又道：「原來花大人代那中原俠客出手毒死徐公子呀！」

花正剛一怔，道：「你……」

小玉兒道：「你却又把徐公子救了，你們官場的人啊，眞是有手段，我就比不上了。」

花正剛眞的楞住了。

花正剛心中奇怪，當時四下並無人，他與徐奇二人之間的事，她

這丫頭是怎麼知道的?

花正剛怎麼也想不到，小玉兒有個千里傳音功夫，那是小玉兒習了「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之後自然而發生的事。

* * *

突然，花正剛拉住小玉兒道：「看，盡和史姑娘閒話了，忘了接史姑娘進去坐坐，眞失禮!」

小玉兒跟着往衙門走，她笑問:「我是個百姓，我可以進去嗎?」

花正剛道:「請還怕請不到呢，哈哈!」

小玉兒不會到衙門來作客。

小玉兒只想進衙門看地勢，如果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把那趙大刀救走，也省却繼父史水樂冒險。

小玉兒剛進衙門內，突聽得好粗壯的一聲吆喝咒罵。

「操你親娘舅子的，快把你家趙爺砍了吧，二十年後趙爺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叭叭叭」之聲傳來，接着是獄卒的回罵。「去你娘的，欠揍呀，幹山寇的也自稱英雄，奶奶的誰又是狗熊!」

「打吧，最好殺了你家趙爺，你要是不殺，你就是趙爺褲襠裡吊的那一串……」

隨之又是幾聲打，姓趙的不叫了。

姓趙的老實了，這時候稱英雄只有吃虧。

* * *

小玉兒抬頭看，南陽府的大牢在西邊，五間大房的門窗是半尺厚的木板做成的，裡面傳出的聲音有迴音，大窗外可以看到裡面的油燈吊在大樑上，更看到被囚的那個人——那個披頭散髮的趙大刀。

花正剛已冷冷笑對小玉兒道：「眞奇怪，不見趙瘋子他們來劫獄!」

小玉兒道:「你等人來劫獄?」

「不錯!」

「你也把血腥帶進南陽城?」

「不，我是要一網打盡趙瘋子這夥人。」

「可是，趙瘋子不上當。」

「趙瘋子只此一子呀，他……狠下心?」

「趙瘋子不會自投羅網!」

「是的，我已張了網，只要發現他們的人來到，明裡暗裡我都派有人，我只要一聲令下，四城門立刻關起來，我就會在城中抓活人。」

小玉兒道:「可是你們等了許久也不見人來劫獄呀!」

花正剛道:「我們還放了空氣引那趙瘋子前來，娘的，可就是不見他們的人影兒。」

小玉兒再看大牢四週，她也吃一驚，因爲她發覺大牢四週至少掩藏三十多名弓箭手，兩張大網也等在大牢必經之處，十幾個拋索大漢，也已坐在一間小屋內等候出手。

這場面除了大隊人馬來搶人，想把大牢內的人救出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小玉兒憂心了。

* * *

花正剛把小玉兒一路帶進府衙後，客房中他叫小玉兒暫時住下來。

「史姑娘，我進去向大人報告一下。」

「你要我見你們莫大人?」

「是呀，如果能有史姑娘這種高手參與，我花正剛拍胸脯，立刻可以點起人馬上十八盤。」

小玉兒道:「我不是來助拳的，我只是……」

花正剛既然能把小玉兒請進府衙，他心中就是一喜，他知道小玉兒的本事比之她師父脫凡師太可高多了。

花正剛決心要把小玉兒留下來了。

他匆匆忙忙的奔到衙後，把小玉兒的到來對那莫少白細述一遍，莫少白立刻命花正剛快請小玉兒到後堂一見。

花正剛喜孜孜的奔回客房中，小玉兒已知道他要說些甚麼了。

「是你家大人召見我了?」

「史姑娘果然聰慧過人，我家莫老爺聽說史姑娘是脫凡師太的入室弟子，武功奇高，那份高興就別提了，立刻就要見見史姑娘。」

他伸手一讓，又道:「史姑娘，我帶路。」

小玉兒笑了。

她起身跟在花正剛身後走，穿長廊，過廂房，越過中廳，便看到一座花園式大院了，迎面已傳來粗濁的哈哈笑聲不斷，小玉兒已看到那位微胖白淨的莫少白當門而立，向她發出歡迎的笑聲。

小玉兒走上前，她深施一禮，道:「民女史小玉拜見大人。」

「免禮免禮，哈……進廳上坐。」

花正剛與小玉兒走進大廳上，兩個侍女已把點心送上桌，那喝的正是冰糖蓮子湯。

小玉兒也不客氣，她取過碗就是幾口喝下肚。

莫少白似乎蒼老不少。

他應該老的，一個人拚命苦幹，也拚命弄銀子，到頭來全部泡了湯，他怎麼不老?

單是生氣也被氣老了。

有道是，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莫少白和十八盤山寇要幹上了。

他一心只要殺光趙瘋子這夥人，否則死不瞑目。

* * *

「史姑娘，多日不見令師脫凡師太，也曾下帖去請，怎麼說令師微恙了?」

小玉兒道:「我師父在練一種功夫，眞不幸，她岔了元氣，怕是要多多休養了。」

莫少白道:「令師眞夠意思，派你前來了，倒令我十分感動啊!」

淡淡一笑，小玉兒道:「大人，你弄錯了，我已不在峨嵋師父身邊了，我早已住在寶雞了。」

莫少白仍然哈哈一笑，道:「無論如何，你仍是我知府衙門的座上客，是不是?」

小玉兒道:「只怕我幫不了大人甚麼忙!」

莫少白道:「那是史姑娘忒謙了!」

他吩咐下人們，立刻準備酒席，定要把小玉兒留在身邊了，他也對花正剛道:「平安客棧那邊，一共來了多少個江湖上的朋友?」

花正剛道:「三山五嶽一共來了十八人!」

他看看小玉兒，又道:「中原俠客徐奇，他臨時出了點事，大概一兩天就到。」

莫少白道:「出了甚麼事?」

「他兒子……」

花正剛看看小玉兒，才又接道:「徐奇兒的獨生兒子在百寶莊出了紕漏，是屬下救了這孩子，已經讓徐大俠帶回南召加以管束了。」

他衝着小玉兒笑笑，又道:「一兩天之內他就回來了。」

莫少白捋着灰白鬍子，道:「江湖上的哥兒們，我不好出面，一切由你做主。」

莫少白對小玉兒笑笑，道:「聽說史姑娘的武功已臻化境，哪天露兩手給我親自瞧瞧。」

小玉兒道:「大人，山高不擋風，我再是功夫大，也不敢與官家相提並論。」

莫少白呵呵一笑，道:「聽花侍衛說，你小時候曾誤入歧途，和妙手幫的人混在一起。」

小玉兒道:「是有這回事。」

莫少白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史姑娘勇於回頭，值得恭賀。」

就在這時，幾個侍女已把吃的喝的擺了一桌子，莫少白與花正剛，再加上又來了南陽兵總「大關刀」成朋，幾個人便在一起吃喝起來。

小玉兒也不客氣，她揀好的吃。

她爲甚麼要直接來這知府衙門，其實小玉兒是有目的、有計劃的。

處身在甚麼地方，也沒有在知府衙門來得方便，如果史水樂有不幸，小玉兒就會動腦筋出手救人了。

小玉兒不回客棧了，莫少白也交代花正剛，一定要把小玉兒留在府衙。

莫少白也清楚府衙中住着小玉兒，可抵十個花正剛。

花正剛自然不會叫小玉兒回客棧去住。

花正剛還打算約小玉兒上十八盤助拳，就如同以往請來脫凡師太一樣。

* * *

幾個人圍着桌子說說笑笑吃酒，突然間，黑乎乎的外面有了梆子聲。

梆子敲得刺耳响，聲音是前面傳出來的。

那聲音可不是有人在打更，那是警報聲。

花正剛第一個站起來。

「大人，前衙傳警號，莫非賊子來劫獄?」

莫少白道:「走，咱們前去瞧瞧。」

花正剛對小玉兒道:「史姑娘，你今天守在大人身邊，大人的安全交給你了。」

那兵總成朋一聲低呼，道:「大人，我去內營調兵馬，兄弟們早就等不及了。」

成朋大步往外走，花正剛已抓起他的銀槍奔出去了。

小玉兒對莫少白道:「大人，咱們快走，前面看捉人，挺好玩的。」

莫少白道:「史姑娘，十八盤的賊子太可惡了，他們兩次劫了我的銀子，我已和他們誓不兩立了!」

小玉兒道:「大人，山賊生性兇殘，我爲大人保駕在前面，我敢說，只要有我小玉兒在，甚麼樣的惡人也休想接近大人身邊!」

莫少白愉快的道:「太好了!」

小玉兒不敢和莫少白討論失寶之事，因爲她知道，莫少白的銀子都被妙手幫弄去了，十八盤山寇背了黑鍋，如果自己此刻說溜了嘴，丁香阿姨的痲煩就大了。

小玉兒自然不提莫大人兩次失金的事。

* * *

小玉兒陪同莫少白往前衙走，冷不防有個衙役奔到二人面前來。

那人對莫少白大叫:「大人，前面去不得呀!」

莫少白吃驚的道:「怎麼了?」

那衙役指着房子上面，道:「房子上出現個幪面人，眞厲害，手一揮，咱們的人倒下一半，再一揮，追殺他的人也滾下房來，那人往那邊逃去了!」

莫少白道:「造反了!」

小玉兒道：「大人，我上房去瞧瞧。」

小玉兒騰身上了房，她心中可明白極了。

小玉兒拔地而起上了房頂四下看，她也吃一驚，因爲從府衙中躍身上房的人有十幾個。

小玉兒心想：眞叫厲害，官家也有能人呀！

官家當然很少有人能高來高去的，便是那南陽府兵總「大關刀」成朋，也只能策馬疆場衝鋒陷陣而已。

小玉兒只一上了房頂仔細看，十幾個人之中就有兩個她似乎見過的，那二人正是「中原雙俠」藍氏昆仲！

藍氏兄弟改扮成衙役模樣，混在知府衙門裡，等着擒拿山賊們了！

這一招當然出自「梅花槍」花正剛的設計！

這是令賊人料想不到的一招妙着。

小玉兒夜視看得遠，她發現一條人影就在左側十幾丈遠處，拚命的向屋面上竄高躍縱。

那是在逃，就好像恨爺娘少給他生兩條腿！

小玉兒只一看，便知道是繼父史水樂。

一個念頭油然而生，小玉兒打橫迎上十幾個追來的人，那頭一人正是「梅花槍」花正剛。

小玉兒一聲大叫：「你們休上賊子當。」

正自追來的十幾個人站住了。

大伙發覺是個姑娘，而花正剛已急對小玉兒道：「史姑娘妳來得好，快助我們抓前面那賊子去。」

小玉兒道：「我一人前去，你們快折回去，快。」

花正剛道：「咱們一齊圍捕。」

小玉兒道：「花大人，小心中了賊子調虎離山之計，你們大家追來，大牢那面必出事。」

小玉兒這是隨口編造的，但花正剛一聽可慌了。

「快，快回大牢那面去。」

嗨，大牢那面還眞的出事了。

花正剛對小玉兒，道：「史姑娘，那幪面人就由妳去追捕了，咱們這就回大牢。」

花正剛已往大牢奔，他後面跟了十幾人，當然其中還有藍氏兄弟二人在。

花正剛對小玉兒高聲道：「史姑娘，妳一定追得上那個幪面賊子的。」

他與十幾個大漢折往大牢方向去了。

* * *

小玉兒當然能追上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也正是史水樂。

這父女二人一個前面拚命的逃，女兒後面輕鬆的追。

爲甚麼還輕鬆？

史水樂沒出事，小玉兒當然一身輕鬆，小玉兒幾乎在後面呼叫了。

她此刻是不會大聲叫喊的，這萬一被人聽了去，再向花正剛報告，她不就有通賊之嫌？

* * *

南陽的城關已關上了四門，但南陽的土城墻三丈三尺高，有些地方還生了雜草可以攀。

前面的幪面人奔到城墻下，他拔身上了城墻頭。

小玉兒已快追到他身後了。

小玉兒有些吃驚，因爲這個幪面人的身材十分像她的繼父史水樂，可是繼父不會腰插刀的。

小玉兒知道繼父是用毒能手，而繼父的刀子小又小，左袖內一把，右腿肚上也插一把。

小玉兒漸漸發覺這人不是繼父史水樂了。

一旦看出不是史水樂，小玉兒可急了。

小玉兒就想不通，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子？

她在那人跳落城外後，也急起直追上去，就在奔往白河的附近，小玉兒忽然騰空而起，她似飛一般落在那人的前面，擋住那人去路！

「咻！」

好淩厲一刀當頭砍到，小玉兒冷哼一聲，抖手一掌。

「叭！」

「彭！」

「妳！」

刀飛了，小玉兒的大羅掌何其的厲害，生生地把那人的刀拍落在地，嚇得那人直後閃。

小玉兒逼上來了。

「你是誰？」

「嘿……」

小玉兒忿怒了，她再問：「快說，你是誰？」

「嘿……」

小玉兒突然拔身而起，眞妙，那人還未反應過來，臉上的蒙面巾已被小玉兒抓下來了。

「妳……嘿……」

小玉兒吃一驚：「怎麼是你！」

那人不是別人，十八盤大寨二當家郭棟長是也。

郭棟長當然認識小玉兒，他一直在冷笑不已，此刻更是對小玉兒哈哈一笑，道：「我知道妳就是那個叫小玉兒的姑娘，史大夫的女兒，是不是？」

小玉兒道：「不錯，我就是小玉兒！」

郭棟長道：「那麼，咱們是一條船上的人了，哈……」

小玉兒冷冷道：「誰同你們一

條船呀，你臭美！」

郭棟長道：「至少妳也是爲妳老子而來的。」

「是的，我問你，我繼父呢？」

郭棟長笑了。

小玉兒道：「你笑甚麼，」她一頓又問：「你一直在笑，有甚麼高興的？」

郭棟長道：「連妳是他的女兒也受騙了，那麼，花正剛那些狗腿子們當然更上當了，哈……」

小玉兒冷笑了。

「上當？你以爲花正剛他們會上當？」

「他們已經上當了！」

小玉兒道：「只怕不見得吧！」

郭棟長道：「小玉姑娘，妳知道些甚麼？」

小玉兒道：「花正剛原是追你來的，但他們中途又折回府衙，只怕你們劫獄不成反而被一網打盡了。」

郭棟長哈哈笑了。

小玉兒道：「你還高興？」

郭棟長道：「我當然高興，哈哈！」

小玉兒不解了。

「告訴我，你有甚麼好高興的？」

郭棟長道：「小玉姑娘，我不說妳當然不知道了，哈！」

他忍不住的又笑了。

小玉兒道：「快說！」

郭棟長道：「事前咱們當然要有一番設計，我的任務便是裝扮得與妳繼父一模一樣。」

他愉快的拍拍自己身子，又道：「妳看，我的身段與妳繼父的身段很像吧！」

「爲甚麼要扮得同我繼父一模一樣？」

「也是應你繼父的要求呀！」

小玉兒更迷惘了。

「爲甚麼？」

郭棟長道：「你的繼父很精明，他要我裝扮成他的模樣，事先隱藏在府衙外的東側房上，那地方高低房舍不整齊，可也很便利躲藏人，我躲在附近的房脊後，夜黑風高沒人知，只等妳的繼父完成他的工作，放毒弄倒那些狗腿子們以後，他便立刻往我藏的方向逃過來，哈哈哈，他只一逃過來，便立刻躲在我藏身之處，然後我接他的棒再往城外逃，哈哈哈……他們怎會知道？」

小玉兒道：「如此我的繼父便輕鬆地返回客棧睡他的大頭覺了。」

「哈哈！妳這才說對了！」

小玉兒一聽之下，頓覺江湖上的狗屁倒灶事，不少都帶着幾分光怪陸離，令人驚訝。

這種事花正剛也休會想得到。

小玉兒道：「萬一你被追上？」

郭棟長道：「大家房頂比賽，我的輕功我知道，想追上我的人不簡單。」

小玉兒道：「我呢？」

郭棟長道：「小玉姑娘，妳不會抓我回官府吧，妳更不會傻得搬石頭砸自己脚丫子吧！」

小玉兒道：「你走吧，我只帶着你這幪面巾就行了！」

郭棟長道：「要這幹甚麼？」

「用處大了。」她不再多留，轉身而去。

郭棟長反而怔住了。

「這女娃呀，才是江湖上可怕的未來呀。」

* * *

小玉兒飛一般的奔回南陽府城，當她快要到城墻的時候，已聽得城內鬧哄哄了。

當然，聲音傳得遠，而小玉兒更是聽得遠。

小玉兒正聽着，她忽然折轉身奔入一片野林中。

小玉兒的警覺是一流的，她當然發覺甚麼了。

是的，野林中一共四個人，小玉兒剛閃身走過去，四人之中一人厲吼：「誰？」

小玉兒現身了。

小玉兒也吃驚了，「你們……」

忽見兩個巨漢迎過來，兩把斧頭對準了小玉兒便狂砍十多下。

小玉兒一聲厲叱，她左右雙脚連閃帶打，七星劍便也拔在手上了。

「轟」一個巨漢往樹身撞去，他的斧頭也砍入樹身中。

另一巨漢雙斧劈空，臉上被虛空一拳打得眼淚也流出來了，他幾乎要狂抱小玉兒。

「住手！一家人。」

爲甚麼說是一家人？這聲音……

不錯，正是趙瘋子的聲音，他叱吒兩個巨漢快住手。

趙瘋子也明白，四個人合力也打不過小玉兒。

小玉兒夜視能力强，她發現趙瘋子懷中抱的是個血人，那人必是趙瘋子的獨子趙大刀。

小玉兒還眞服了趙瘋子，原來他已把他的兒子救出大牢了。

這事着實不簡單，也令人吃一驚。

南陽府的大牢戒備多嚴密，他們還是得手了。

小玉兒打心眼裡佩服。

兩個巨漢過來了，趙瘋子對二人道：「快見過史姑娘，她乃史大夫的閨女。」

兩個巨漢立刻抱拳哈哈一笑，道：「姑娘呀，妳的本領眞大。」

小玉兒只笑笑。

忽然，小玉兒想到一個人，那個人當年她小時候碰到過，想當年她在牧羊鎮上遇到個大力士，那人名叫……

她走近那大漢，道：「你是不是牧羊鎮上的人？」

巨漢眨動銅鈴眼，道：「姑娘呀，我包大力正是牧羊鎮上人！」

小玉兒哈哈笑了。

「我六歲的時候見過你，你丟人現眼……」

包大力拍巴掌，道：「嗨，我包大力一輩子也忘不了，原來就是姑娘你，非怪我同莫布士合力也難對付，哈哈。」

包大力正是來自牧羊鎮，他也想起當年那件自己管閒事丟人現眼的事，他笑了。

小玉兒看着趙瘋子，道：「你救回你的兒子了？」

趙瘋子道：「全靠你父女二人大力援助，趙某人滿心感激。」

他一頓，又道：「史姑娘，令弟之事我抱歉，只等我們回到山寨，立刻用轎子抬着令弟回寶雞，保証毫髮不傷，帶回大禮酬謝妳。」

小玉兒淡淡的道：「你們還不快走？」

「在爲他包紮箭傷，他中了七支箭。」

小玉兒道：「你們怎麼能全身而出？」

趙瘋子道：「咱們早已有備，史姑娘，妳看！」

他解開上衣，只見裡面有護心牛皮盾，前後兩塊，便腿上也綁了護腿牛皮塊！

兩巨漢，莫布士與包大力二人也一樣的裝備。

小玉兒這才明白，只有個趙大刀沒這些準備，所以趙大刀身中七支箭。

＊　＊　＊

趙大刀悠悠醒來了。

「爹，咱們的父子緣份未盡吶……」

他仍然不在乎的哈哈笑了。

「娘的，我趙瘋子的兒子會那麼容易死嗎？」

他拍拍兒子，又道：「爹只告訴你一句話，要活着！」

趙大刀哈哈笑道：「爹，幾次我把閻王派來的小鬼罵回去了，他們不敢再找我了，哈……」

「哈哈……」

趙瘋子笑得更淒厲，兒子總算又活了。

他把兒子交給兩個大力士，立刻過西河往西奔去，而小玉兒……

小玉兒看這一對草莽父子的那股子厲烈勁，也忍不住的有些感動不已。

＊　＊　＊

小玉兒飛一般的越過城墻而進入知府衙門裡。

她不能此刻回客棧，她只要知道繼父安全就行了。

要知道繼父是否安全，當然是在衙門裡的消息最可靠。

此刻，知府衙門裡亂成一團了。

花正剛發現小玉兒回來，急急忙忙的上前問：「史姑娘，追上那人嗎？」

小玉兒把幪面巾舉得高高的，道：「我追上了，只差未抓住他，他……眞走運，在河岸邊才追上，因爲我發現得太晚了，等我出手抓他，他跳入河裡去了，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他潛入水中遁去。」

花正剛接過幪面巾直跺腳，道：「可惜可惜！」

小玉兒道：「可是我已看清那人的長相了。」

花正剛道：「認識他嗎？」

「認得的。」

「誰？」

「郭棟長！」

花正剛咬牙，道：「是他，娘的，十八盤大寨的二大王，他也潛來了，而且……姓郭的還用毒！」

小玉兒心中明白，用毒的是繼父。

但小玉兒却問道：「姓郭的也用毒？」

花正剛指着大牢附近，道：「史姑娘，妳來看，衙役獄卒已躺了二十七個在那兒，已叫人去請大夫來救治了。」

小玉兒吃驚的道：「二十七個呀！」

她眨動着眼再問：「死囚呢？」

花正剛道：「可惡呀，已被那趙瘋子救走了！」

「追呀！」

「他們逃不出城的，四城已關，咱們已開始挨家搜去了，非一網打盡不可！」

小玉兒道：「花大人，我這次南來，是我娘叫我來接我繼父的。」

花正剛道：「史大夫也來了？」

小玉兒道：「如果我找到繼父，必帶他來救人。」

花正剛深信不疑，小玉兒立刻走出府衙。

小玉兒幾乎想大聲暢快的笑了。

＊　＊　＊

小玉兒奔進那家「都來客棧」，剛進房，便發覺史水樂正焦急的在房中來來回回的踱踱，見小玉兒推門進來，忙上前拉住小玉兒，道：「妳可回來了！」

小玉兒道：「爹，倒了二十七個，有救嗎？」

「有救！」

「你說怎麼救？」

史水樂道：「好救極了！」

小玉兒道：「我對花正剛說過，你來南陽買山葯，如果找到你，帶你去救人！」

史大夫道：「我進衙門去救人？是我把那些看守大牢的人毒倒的呀！」

小玉兒笑一笑，道：「如果你去救人，沒人懷疑是你毒倒他們的人。」

史水樂一想，笑了。

「有意思。」

小玉兒道：「快先睡一覺，天亮我們去府衙！」

史水樂道：「好，妳睡吧，我也回房去了！」

這父女二人還眞的安心睡了。

＊　＊　＊

「叭叭叭……」

這是有人在拍門，當然是拍「都來客棧」的門。

門外傳來呼喝聲。

「快開門，查房的來了。」

果然，伙計把門拉開，十幾個兵卒蜂湧着進來了。

還眞巧，爲首的正是曾在衙門口對小玉兒說話的那個衙役，他的手上提着刀。

「帶路，每個房間仔細查。」

沒多久，所有客房的人全走到門外來，小玉兒也不例外的站在院子裡！

那帶頭的衙役見是小玉兒，他眞的吃了一驚。

「我的姑奶奶，妳不是在衙門同花侍衛在一起嗎？」

小玉兒道：「我回來見我爹，我爹可以救人呀！」

那衙役驚道：「姑娘，妳爹來了？」

小玉兒拉過史水樂，道：「這就是我爹，他睡了，我等他醒來帶他進衙門救人了！」

那衙役急對小玉兒道：「那就別睡了，救人如救火呀，娘的，南陽府那麼多名醫，他們沒一個能把人救活的，都是一羣飯桶！」

小玉兒對史水樂道：「爹，你已醒了，咱們去救人吧，晚了不好！」

史水樂道：「二更天睡到快天亮，我也睡不着了，那就去救人吧！」

這話聽在那衙役耳中，他立刻對小玉兒道：「我帶賢父女二人回衙門，咱們快走。」

他又對另外十多個官兵道：「你們繼續搜，我帶人回衙門去救人了。」

這種事情天下少有，可是，你不能說天下沒有這種怪誕的事情。

史水樂就想笑！

＊　＊　＊

小玉兒陪着史水樂，跟那衙役來到府衙的大牢附近一間兵房中，一排通舖上躺着昏迷不醒的人！

那花正剛送走兩個大夫，再請另外幾個大夫看，只可惜沒有一個能把人救活過來。

倒是把這些昏迷的人整得夠凄慘。

有的用涼水澆不醒，金針過穴也沒有用，灌醋下葯還嘔吐，弄得二十七個人直翻白眼珠子……

這如果在衙門死上二十七個人，傳了出去，莫少白的烏紗帽也別戴了！

這時候，小玉兒陪着他爹出現了！

花正剛認得史水樂，一見之下咧開大嘴直呼叫：「史大夫，快快救人呀！」

史水樂只裝不明瞭。

「花捕頭，這些人怎麼了？」

花正剛道：「十八盤山寨來劫獄，他們用毒把人迷倒了，你看看，他們用的是甚麼毒？」

史水樂道：「天下之毒毒剋毒，有道是一物降一物，酸漿降豆腐，先讓我看看他們中的甚麼毒。」

史水樂眞的會做作。

會做作便是會演戲。

小玉兒在一旁就想笑，因爲她知道繼父在演戲。

先是史水樂翻動昏迷之人的眼皮仔細看，然後再撥開嘴巴仔細聞，更把手指捏住鼻子逼得昏迷的人把嘴巴張大了，史大夫還用手指在那昏迷人的口中攪和着，再把手指放在他的鼻尖處聞了又聞，而且聞之有聲「噓噓噓……」

於是，他哈哈的笑了。

花正剛與一幫江湖人物都等得十分焦急，聞言，花正剛急問史水樂：「史大夫，有救嗎？」

「小事一樁。」

「怎麼說？」

「太容易治了！」

「有救了？」

「我說過小事一樁，容易治好的。」

花正剛道：「大夫，你快動手救人吧！」

這是二十七條人命，莫少白也來了。

莫大人正聽到史水樂的這麼一說，他便也大吁一口氣，道：「你這位大夫是……」

小玉兒對莫少白道：「大人，他是我繼父，是來南陽買山葯的。」

莫少白道：「你快救人，救活之後我有賞。」

還有賞呀，史水樂看看身邊小玉兒……

小玉兒的嘴巴用力閉着，她不用力準定會笑出來的。

（未完・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文・司空羽　圖・可飛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柳大元知道柳儀芝被莊璞姦污，便親自到海天帮找帮主呼延覺討回公道，將莊璞武功廢除……兩位神秘人物南半仙黎玄、北神龍夏愚對決，本是個大秘密，不讓人知道，但至少有呼延帮主、柳神醫，另兩個是林小飛和凌珈知道，他們都是為了那斷手而搏鬥，夏愚和呂敖懷疑蕭思冰的右手是被幾個喜歡她的人砍去的……

淫徒乘機遁走　浪子備受折磨

「阿珈，妳爹對我們的事有何看法？」

「原則上他不大同意！」

「為什麼？」

「我爹聽說你身邊經常有些女人，而且甚至也看出你曾經有一陣子和柳儀芝走得特別近乎！」

小林道：「『北神龍』果然了得。妳怎麼說？」

「我說你和別的女人都只是朋友而已！」

小林攤攤手道：「今後的確要遵守這規範了。」

「好，晚上見，我要聲明，要速戰速決。」

「一定依妳……」

深夜，畢熙先睡了。小林來找凌珈，她和米珠分室睡，這是米珠要求的，因她知道小林和凌珈已有夫妻之實了。

室中無灯，淡淡的月光瀉入室中，隱隱可見她已經全裸等待，下體上有一點點的東西遮掩着。

小林貪婪地吻了她的酥胸一下。

凌珈當然並沒有較大的反應。

他記得凌珈說過，要速戰速決的。

少女和中年女人不同，柳儀芝最初雖也是處子，但破身後，她並不欣賞速戰速決。

她喜歡漫長而較為粗獷的動作。

小林見她不出聲，也不想久戰，大約兩盞茶工夫結束，道：「阿珈，妳可眞能沉得住氣！」

凌珈還是不出聲。

甚至也沒有動一下。

小林在她腋下搔癢，居然也沒有動。

她平常是很怕這一手的。

小林不由疑心大起，凌珈不是這作風的。

她很活，也會調情，絕對不會不說話，要是和他鬧蹩扭，根本就不會和他作這件事的。

於是他穿衣下床亮了灯。

他發現竟是米珠，現在想起來，果然不同。

凌珈早非處子，米珠却還是處子第一次，在感受上絕對不一樣，可能是米珠被點了穴道躺在床上。

他解了米珠的穴道，又抱住了她，道：「阿珠，是怎麼回事？」

「是凌姐幹的好事。」

「把妳制住冒充她？」

「是的。」

「無怪今天白天她要我速戰速決哩！」

「凌姐可能以為不如此我就不會接受……」

小林又躺在她的身邊，道：

「阿珠，妳眞好！」

「如果知道是我，你會要嗎？」

「當然會，阿珠，再來如何？」

「不行，下次吧！好痛……」

＊　＊　＊

高照在一家客棧中遇上了柳儀芝。

當然，也不能算是邂逅，而是他很注意她，不離她的左右。

「芝妹，我可以進去談談嗎？」

柳儀芝自卑，所以她對高照十分嚴酷，道：「最好別進來，我已經不配了！」

「芝妹，請不要再說這話，我對妳還是一樣……」他本要進屋，她雙臂一張把他擋住了。

「芝妹，這又何必？」

「恕我高攀不上，請吧！」

「芝妹……」

「請！別自貶身價！」態度很不好了。

高照長嘆一聲離去。

柳儀芝閉上院門，也不由淌下淚來。

她不願如此對待高照，但又由不得人。

嚴重自卑的人，往往會作出這種矛盾的事來。

她返回屋中，突然發現內間床邊上有人坐在那裡。

竟是她的師弟錢有餘。

「你這是幹什麼？」

「師姐，剛才這一幕我看到了！佩服！」

「你走吧，咱們也不適合！」

「師姐，我以為妳拒絕高照是為了我！」

柳儀芝搖搖頭道：「不是！」

「那是為了誰？」

「你走吧！我相信你不會眞的喜歡我！」

「師姐，我要是不喜歡妳，我來幹什麼？」

「你只不過是在慾的方面需要而已！」

「不，不，師姐，這不公平！」他走上來攬住了她的腰，另一手就插入衣內握住了她的乳峯。

柳儀芝大力甩開他的手道：

「討厭！放肆！」

「師姐，求求妳好不好！三天不見妳就想……」

「以你的條件還怕找不到女人？」

「不，師姐，我非要妳不可……」再次纏上，連吻帶抱，自然還要加上技巧地愛撫。

錢有餘是個很有經驗的玩家。

柳儀芝那能抗拒他的引誘，最後被他抱上床去。

雙方追求的都是這箇。

柳儀芝有中年女人的成熟和豐腴，抱住她渾身都有肉的感受，甚至還有成熟女人的成熟動作。

錢有餘更能適合她，直到她達到高潮而止。

事後不久，錢有餘就走了。

他一走，高照不久又來了，此刻柳儀芝還在床上，身上也沒有衣衫，而高照却已站在床前。

世上就有這麼執着的人，他是非她不可。

甚至他剛才已經看到一切，仍然不變。

「你這是幹甚麼？」

「向妳表示，我對妳永遠不變。」

「剛才的事你看到了？」

「是的，我不怪妳，因為錢有餘是個大玩家。」

「為甚麼用這三個字？」

「他本來就是大玩家！在青樓中，他有相好的，在武林中，也有女人，還不止一個。」

「我沒見過，所以我不信。」

「我並不一定要妳信，我只是要提醒妳，免得有一天妳發現了這些而陷入痛苦中，那划不來。」

「我還是不信，但我要謝謝你！因為你對我這麼重視，使我更加慚愧！我眞的配不上你了！」

「儀芝，妳越是這樣，我越是非妳不可！」

「高照，你走吧！」

「為甚麼呢？我們可以配得很好啊！」

「你使我好痛苦！好後悔！總之，你的存在使我不能活在現實中，總是活在過去的歲月中。」

「我從不想妳的過去！」

「我一看到你就會想到過去，我會想到，為甚麼我還是處女時不答應你？越是如此我越痛苦！」

「儀芝！這表示妳是喜歡我的。」

「過去是，現在不是了！你走吧！」

「我不走！」如他能像錢有餘一樣勇猛直上，是極有可能的。

「你走！你快走！」聲嘶力竭，而且指着門口，高照吃驚地望着她。稍後，他長嘆一聲走了出去。

柳儀芝掩面而泣，然後穿衣下床洗把臉，連夜離開，這是她的傷心之地。

她再無恥，也不能再在這地方躭下去。

兩個男人在此求她，她拒絕了一個正人君子，却答應了一個很可能很花梢而不可靠的男人。

踏着月光，腦中一片空白。

出得鎮來不久，前面有一人站着擋住去路。

她現在甚麼也不怕了。最不幸的，不過是遇上一個貪圖她美色的色狠而已，那有甚麼不得了，給他就是了。

一個女人到了這地步，她自己當然也會厭棄自己的。

走近時，心頭大震，竟是她的

父親柳大元。

「爹……」叫了一聲，柳大元好像根本未聽到。

「爹，你在等我？」

「對！我來爲妳舉行告別式……」

「告別式？爹要殺我？」

「殺妳會汙了我的手！妳自裁了吧！」

「爹……爲……爲甚麼？」

「妳還有臉問這句話？剛才妳作了些甚麼？妳簡直豬狗不如！」

「爹！女兒自知有罪，可是我還不想死！」

「妳沒有資格決定自己的命運，妳的賤命應該由柳家的列祖列宗來決定！」

柳儀芝跪在地上，她居然沒有震驚。

「快點！」

「爹，你一定要我死！你就動手吧！」

「妳以爲我怕汙了手就不能殺妳？」

「當然，你的手不必碰到我，施毒就成了！」

「對付自己的女兒，還用不着施毒！」

柳大元緩緩逼近，柳儀芝認了。

她知道，父親看到不久前那幾幕，是絕對不會放過她的，所以只有低頭等死。在三步左右處，柳大元道：「妳有遺言嗎？」

「我是柳家的罪人，還有甚麼資格留下遺言？」

「妳說的也對……」雙手一搓，顯然要施用劈空掌，就在這時，一條人影急射而止，抱拳道：「柳大俠，掌下留人！」

柳大元一看，竟是高照。

顯然，他負氣離開柳儀芝也未遠去。

在此緊要關頭，他仍爲她說好話。

「高大俠，你也不怕汙了你的俠名？」

高照躬身道：「柳大俠，趁此機會，在下向儀芝求婚，希望柳大俠點頭，也作一個見証，不論儀芝過去如何，在下今後還是……」

「不必，我不配！」柳儀芝突然躍起，疾掠而去，柳大元大喝一聲「站住！」正要去追，高照立刻攔住。

「高大俠，你太傻了！這個賤女人那能配得上你？」

「柳大俠，高某一生未愛過另一女人，不管怎麼樣，我今生不會變，也請柳大俠成全我及幫助我！」

柳大元十分感動。

他以爲柳儀芝嫁給這樣一個男人那該多麼幸福？

當然，人的看法角度不同。

柳大元長嘆一聲道：「高大俠，我當然全力支持你，我只是爲你抱屈，她是眞的配不上你的！」

「柳大俠，我認爲配得上就成了！既然柳大俠支持我，我這就去追上她……」長揖到地，掉頭追上去了。

＊　＊　＊

柳儀芝邊奔邊流淚。

她爲自己死裡逃生而悲哀，也爲高照對她的深情而感動。可是她太自卑了，她還是不能接受。

奔出不下八九里，在小溪邊洗把臉，也喝了幾口水，一廻身，五七步外站着一個人。

竟是玷汙她而使她陷入深厚自卑之中，而且使她行爲每下愈況不克自拔的「海天幫」護法莊璞。

柳儀芝的身子微微顫抖，道：「狗賊，眞是冤家路窄！」

「柳姑娘，第一次，我對不起妳，第二次重逢，我敢對天發誓，我是全心全意地要和妳成親……」

「放屁！你只是一隻狗而已！」

「柳姑娘，我眞的是誠意的！」

「你自衞吧！」

「柳姑娘，我願意負責，和妳廝守一生！」

「狗賊！你不配……」柳儀芝一撲，莊璞就忽忙搶佔上風頭。

柳儀芝知道，論武功，她不如他，但她已下了少許的毒，她要使他的功力只有五六成的情況之下和他動手而宰了他，不願完全用毒殺人。

她估得沒有錯。

如果莊璞還是以前的莊璞，的確可以辦到。

可惜她並不知道，如今的莊璞已非昔比，另有遇合，非但武功已復，而且還比以前高了三四成。

所以她施了少許的毒，使他的功力減低了三四分，正好仍保持了他原有武功的深度。

這深度柳儀芝自然還是不成。

在第五六招上，她忽然大吃一驚。

她感覺他們的差距簡直不成比例。

此刻她想施毒，已經騰不出手來了。

後悔，她萬分後悔，再落入此人之手，不過是再受一次侮辱而已，當然不是這樣的，兩次受辱，她會生不如死。

不論她如何只攻不守，由於基本的實力相差一大截，在第十九招上就挨了一掌。

往上一逼，想補上一掌，人影倏閃，有人接下了這一掌，兩方面各退了一大步，來人竟是高照。

莊璞打量一下，道：「『雪山神鷹』高照？」

「正是！」

「你要管我的事？」

「不是管不管的問題，你這個色狠應該得到應得的懲罰！」

莊璞道：「姓高的，你成嗎？」

「試試看……」高照以輕功見長，而輕功又往往也就是速度，出招接招，速度當然十分重要。

兩人打了二十多招，勝負未分。

如果是以前的莊璞，也就是還未受到「血手書生」白翎的栽培，他要比高照差些。

現在，就略有不同了。

五十招後，高照有點施展不開了。

柳儀芝受了內傷，無法支持，要用毒也怕傷了高照，就在這時來了一個女郎，她並未馬上出手，看了一會，就加入打鬥。

莊璞那能接這兩人聯手，只好撤退，離開現場。

那知他奔出不到五百步，忽見「血手書生」白翎負手站在一塊大石上，莊璞立刻跪下。

「怎麼，打不過高照和那女郎？」

「啓稟前輩，兩人聯手，屬下接不下來！」

「跟我來……」白翎領先回到現場。

那女郎正是喬琪。

迄今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來歷，她曾自稱來自南海，又說是「醫怪」之徒，事實上都不全對。

莊璞怕柳儀芝說出他玷汙她的事，提心吊膽。

白翎道：「高照，你再和這女娃接我幾招！」

高照的身份很高了，居然也不認識白翎。

白翎的身份和「南半仙」及「北神龍」，蕭思冰和呂敖等人同輩而又齊名，有很多人未見過。當然，還要加上一個「海天幫」幫主呼延覺。

高照抱拳道：「尊駕何人？」

白翎道：「不必問我是誰，事後我會考慮是否告訴你。」

高照道：「在下與尊駕素無過節，爲何要動手？」

「那你們爲何要聯手對付莊璞，不是貶低了自己的身份？」

高照道：「尊駕有沒弄清莊璞是怎樣的一個人？」

莊璞道：「前輩不必和他磨牙！他們剛才說過，就是我的師父，他們也沒有放在眼裡！」

白翎道：「你們二人聯手，如能接下我的三十招，我就告訴你們有關我的身份。」

高照道：「莊璞是個色狠，曾被柳大元柳前輩廢了武功，不知何人又爲他復功，眞是造孽！」

「噢，有這等事？」白翎看了莊璞一眼。

「血手書生」兩手血腥，却絕不姦淫。

莊璞心頭一凜，他當然聽說過「血手書生」手段之殘酷，要是揭穿了，說不定又會廢了他的武功。

高照道：「柳前輩爲人雖怪，却不失爲正人君子，他廢了此人的武功，絕非以大欺小……」

「好吧！你們二人先接我三十招再說！」

喬琪道：「你似乎吃定了我們！」

「不敢那麼說！」

高照道：「高某一個人接這位幾招。」

白翎道：「我勸你別太自負，你們兩個聯手能不能接下我三十招，只怕也大有可疑，聯手上吧。」

高、喬二人出了手。

高照爲人謹慎，知道此人絕非吹噓，也非易與之輩，所以出手小心，保持收放自如的彈性。

喬琪似乎不信邪，一出手就攻其要害。

剛開始的五招內，白翎一直是閃閃避避而不還手。

過了十招，偶有還手也不甚凌厲。

只不過這很明顯，如此人沒有絕活，一人獨接這二人，也該顯示吃力才對，能輕鬆接下，就很不妙了。

還沒過二十三招，此人招術乍變，一下子就把高照逼退了兩步，喬琪攻出一掌，本來她是首當其衝，白翎却避重就輕，捨喬就高。

在高照退了一步時，喬琪又攻出另一掌。

白翎皺皺眉，化解開去，知道喬琪有點來歷。

要不是這姑娘不肯下苦功，她應該更高明些。

在二十九招上，白翎非出絕招不可了。

不出絕招，就可能被突破三十招。

他以爲過了三十招，以他的身份也算是敗了。

「啪啪」兩聲，兩人各中了一掌。

高照抱拳道：「在下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

喬琪道：「依我看，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白翎道：「丫頭，妳是何人門下？」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好無禮的丫頭！」

「不是無禮，而是看不慣你的狂傲！」

「丫頭，如妳能獨接我五

招……」

這工夫他忽然發現莊璞已經不見了，已是心照不宣，八成是對他說了謊而不得不逃走了。

柳大元絕不會無緣無故地廢了他的武功！

喬琪道：「接你五招又如何？」

高照深知厲害，道：「姑娘，算了……」

喬琪道：「我才不怕他！」

高照道：「姑娘，妳又何必，妳請便吧！」

高照不忍眼看這曾援手的姑娘吃虧。

那知喬琪硬是不走，而且又出了手。

高照連連搖頭，且暗暗戒備，如果喬琪有生命危險，他還是要出手的。

第一招，白翎化解開去，第二招也是如此。

高照看出，這位姑娘的招術很凌厲，和剛才不一樣。

即使白翎能化解，似也不很輕鬆。

直到第五招，白翎才主動攻擊。

這當然是他認爲拿手的，一袖掃中了她的左肩，「蹬蹬蹬」連退三四步，白翎緩緩走近，道：「妳的招式似曾相識，妳是何人門下？」

高照掠到喬琪身邊，準備出手。

白翎道：「高照，我是你就該識趣，你不行！」

高照道：「在下不行，自己也知道，却不能眼看尊駕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欺負這位姑娘！」

白翎道：「不自量力，可怨不得我了！」

高、喬二人同時戒備，喬琪受了傷，功力自然會大打折扣。

這後果是可以想像的，令人慨嘆的是，事情由柳儀芝而起，她也離開了現場，當然，她之離去，是怕揭開被莊璞玷污的事而當場下不了台。

就在白翎攻出凌厲的第一招時，二人立感威力無限，同時後退。

白翎的第二招尚未施出，一條人影如猛隼翻落，硬生生地接下了這一掌。

「蓬」地一聲，來人落地身子一搖而止。

白翎退了一步。

來人是個女人，蒙了面，看打扮八成在中年以上，白翎注視來人，發現她剛才出掌是用左手的。

爲什麼不用右手？

是天生左撇子，抑是右手殘廢了？

白翎之驚震是可以想像的。

雖然這女人是凌空下擊，多少佔點便宜，但以白翎退了一大步，此婦只搖晃了一下而言，此婦的功力似乎還是比白翎高些。

至於高照和喬琪，更是驚凜不已。

白翎抱拳道：「女士何人？」

蒙面婦人冷冷地道：「尊駕請吧！」

白翎道：「這姑娘是女士的門下嗎？」

白翎想起，剛才喬琪接他那幾招，似乎她不具備那等配招的技巧，可能是這女人暗中以「蟻語蝶音」指點她的。

蒙面女人冷冷地道：「雖不是也差不多了……」

白翎抱拳道：「後會有期！」掉頭而去。

高照抱拳道：「多謝女士及時援手！」

婦人道：「高大俠不必多禮，丫頭跟我走吧！」

喬琪沒說什麼，只覺得這不像個壞人，儘管她的語氣十分陰冷，却並不懼怕，跟着她離開了現場。

高照追到一個鎭上，追上了柳儀芝。

正好小林等人也在此鎭上，而且畢熙看到高照正在一家飯館外面徘徊。畢熙上前道：「是高大俠吧？」

「不敢！區區高照！」

「我叫畢熙！是林小飛的好友。」

「噢！原來是畢少俠。」

「高大俠，你要鼓起勇氣才行！」

「畢少俠是說……」

「高大俠既然非她不可，就要勇往直前，這樣吧！我爲大俠製造一次機會，但你一定要把握這次大好的機會！」

「畢小弟，如何製造機會？」

「高大俠下榻哪一家客棧？」

「高陞客棧十五號房。」

「好，大俠回客棧等消息，辦妥之後我會去通知大俠的。」

「畢少俠，我希望知道你要如何？」

「大俠放心！你回去等佳音吧！」

高照走後，畢熙在飯館外監視，不久是柳儀芝進入一家興隆客棧。此刻是飯膳稍過時刻。

畢熙對於這些花梢，是個大內行。

不久，柳儀芝已躺在床上昏睡過去。

於是他找到來了高照。

高照發現柳儀芝躺在床上昏睡不醒時，道：「畢兄弟，這是幹什麼？」

畢熙道：「高大俠既然對她晝思夜想，就不必講什麼手段，得到她之後，還怕她不投入你的懷抱？」

高照是個方方正正的人，不由色變，道：「畢少俠，這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高大俠如此古板，那一年才能得到她？」

高照道：「即使得不到，在下也不用此手法！」

畢熙道：「高大俠，既然如此，一切就由你自己決定了……」畢熙走了，他以爲好人難作。

高照坐在床沿上，十分不安。

他打量安靜仰臥的柳儀芝，酥胸起伏，曲線畢露，臥姿誘人，此刻只要他動手除去她的衣衫，一切都可以自主了。

正如畢熙說的，「得到她之後，還怕她不投入你的懷抱？」

的確如此。

只不過那不是君子所當爲，明知失去這次機會，今生可能已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他當然感到可惜。

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想去解她的衣扣。

但他又中途收回，要去親她一下，也沒有親下去。

於是他離開床邊，負手踱着。

不久她醒了，這本就不是什麼毒葯。

「你……你要幹什麼？」柳儀芝坐起來，看看自己身上，衣衫整齊，似乎並未發生什麼事，但是，她昏迷過去，却是事實，這兒沒有別人，自然是高照。

「是你這個君子把我迷倒的？」

「儀芝，不是我。」

「只怕編理由也來不及了吧！」

「儀芝，眞的不是我！是小林的朋友畢熙！」

「他？別胡扯了！」

「眞的，當妳在那飯館時我在門外徘徊，他發現了我，說是有辦法成全我們，且叫我回客棧等好消息，不久他把我召到此處……」

「你來的時候就發現我昏迷在床上？」

「是的，他叫我佔有妳，我以爲，這不是君子所當爲。」

柳儀芝相信他的話，她知道畢熙的點子太多。

柳儀芝以爲，她早非處女，高照也知道，此人如此迂腐，她十分不欣賞。

和這種人在一起，大概和木頭人在一起差不多。

她下了床，道：「謝謝你，高大俠，我要走了！」

「儀芝，妳不以爲我們還不算太晚嗎？」

「太晚了！」

「可是我不在乎妳……」

「我在乎你……」

「在乎我什麼？我沒有作過虧心事。」

「對，在我來說，你的缺點正是從未作過虧心事，我這種人和你生活在一起，時時都會有壓迫感！」

「儀芝，不會的。」

「會的！這就是你我的看法不同之處，再見了，高大俠。」

柳儀芝到了院中就越墻而出。

高照跟出來，柳儀芝冷冷地道：「你再跟下去，你也不是君子了……」加快速度走了，高照未再追。

高照佇立在夜風中，像尊木雕。

他不斷地在想，作君子吃虧嗎？

如果要不吃虧而去犧牲君子形象，他攷慮了一下，大力搖頭。

＊　＊　＊

蒙面婦人留喬琪在她的住處三天。

這是一個鎭上後街上一處民房，規模很小。

她教了喬琪十來招十分犀利的招式，道：「這招式，對付一流頂尖高手，當然不成，普通的所謂高手，就綽綽有餘了！」

「前輩不能告知大名？」

「去問你師父，他知道我是誰。」

「似乎前輩知道家師是誰？」

「妳師父是不是『南半仙』的師弟呂敖？」

「是的，前輩，這麼說，前輩和家師也必有交情了？」她以前不提師門也不炫露武功，自有原因。

「不必多問，以後自會知道。」婦人道：「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請前輩教誨！」

「『南半仙』這個人可能是個沽名釣譽之人，妳和他的門下來往，要特別小心！」

喬琪道：「前輩，小林是個好人，儘管有時行爲稍有放浪，仍不失爲君子！」

「我是提醒妳，而不是干預你們的事呢！」

「謝謝前輩。以前輩看，『南半仙』及『北神龍』二人，哪一位比較正派些？」

「『北神龍』！」衝口而出，沒有半點猶豫。

由此可見，在這位女士心目中，「南半仙」似乎並不像傳聞中那麼正派而偉大，「北神龍」却正好相反。

＊　＊　＊

柳儀芝擺脫了高照，和他在一起，她的確渾身都不舒服。

君子受人尊敬，但是，能和君子作朋友的人却很少，因爲君子太少了。

在百里之外，柳儀芝晚飯後在

街上漫步。

父親視她爲賤女人，她的自尊心已經快崩潰了。

小林不再理她，她一直還耿耿於懷。

走着走着，來到一家勾欄院的後門外。

這後門是緊閉着的，却聽到勾欄內有飲酒猜拳、行令的喧囂聲，還有琵琶及唱小調的聲音。

其中却也有斥呵聲。

有人道：「江姑娘蘭香今天不舒服不接客！」

一個年輕人大聲道：「我看是裝病，爺們又不是不給銀子，叫她下來！要不我要自動上樓了……」

柳儀芝忽然覺得這口音很熟。

有人罵那嫖客是老虎嘴上拔毛，似乎動上了手，於是又傳來了打鬥聲及慘嗥聲。

柳儀芝拔身上了牆頭，仍看不見打架的人。

那是在一排房子前面，這是勾欄的後院。

柳儀芝來到這排房子頂上向前望去。「嘿！」她幾乎不相信，這鬧事的人竟是師弟錢有餘。

一干打手，被他打得頭破血出，東倒西歪。

這工夫鴇母出來打圓場，道：「公子，快停手，蘭香的確有點不舒服，不過沒關係，就讓她抱病接你這位貴客好哩……」

「毒公子」錢有餘爲的是嫖這家勾欄中的花魁，鴇母答應了，他立刻收手，打手們自然也不敢再上了。

「公子跟我來……」鴇母帶路上了樓。

蘭香只好強顏歡笑相迎，鴇母道：「先打打茶圍，下次公子來此，蘭香一定讓您滿意就是了！」

錢有餘道：「爺們今夜就要和她上床！」

「公子，好歹蘭香也是本院的紅倌人，這要是傳出去，第一次見面就被客人闖了門！這怎麼得了？」

錢有餘道：「姑娘再紅，總是要陪客人上床對不？」

鴇母攤攤手，對蘭香道：「孩子，妳委曲了……」

蘭香含淚不語。

錢有餘把鴇母推出，閉上房門。

「躺下……」

蘭香道：「公子，你明天來成不成？」

「爲什麼要明天？」

「明天來就算是第二次了，我們幹這行的，賣的就是個身價，像我這身份，平常的客人都要來五次以上才能『辦事』。公子例外，也要給我點面子，第二次『辦事』已經很例外了！我却有了面子。」

「爺們還要更例外，第一次來就要玩！」

蘭香在床上脫衣服。

錢有餘撥開她的手道：「我來給妳脫！」

「不敢勞公子大駕，小女子自己來！」

「這不是勞不勞駕的問題，爺們就喜歡這個調調兒……」親手爲女人脫衣服，在玩之前爲女人脫，那心情也許比玩還美妙些。

這小子眞夠邪氣，一邊脫一邊近看遠看。

所以他脫衣的速度很慢。

全裸時，却要她爲他脫，還要她弄他的下體。

總之，這小子很特別，他要表現和別的男人不一樣。

折騰了好半天才眞正辦事。

這位蘭香姑娘才破身不到一個月，可以說接過關門的客人也不過五六個，那受得了錢有餘的粗獷動作。

那知就在這檔口，一個人站在床邊。

當然是蘭香先看到的，驚叫了一聲。

這是因爲屋內無灯，乍見床邊有人，自會嚇一大跳。

錢有餘的反應不慢，往下一翻，但背後兩個穴道已被戳中，「蓬」然滾落床下。

蘭香驚得呆了，道：「姑娘饒命……」

「怕什麼！我又不會難爲妳！妳馬上先穿上衣服，把他的衣衫也爲他穿上。」

「是的，姑娘……」

稍後，柳儀芝提起錢有餘穿窗而出。

蘭香好像作了個短暫的噩夢，甚至以爲柳儀芝是神仙或鬼仙。

＊　＊　＊

滿山的月色，十分迷人，此刻河邊蘆葦中有一葉扁舟舟尾處坐了一女人。她把一些蚯蚓都用釣線拴在錢有餘的生殖器上，蚯蚓還在蜿蜒蠕動。

然後把他的身子垂到水中，却把他的頭露出水面。

錢有餘還能視物、聽聲，甚至還能說話，他就是不能動。

然後，再把拴在他兩腋下的繩子拴在艙尾上。

柳儀芝在自斟自飲，一邊欣賞月色。

她現在的心情很不錯，快意恩仇嘛！眞是一樂也。

「師姐，妳這是幹什麼？」

「躭會，你就會知道……」

「師姐，男人嘛！偶爾都會冶遊的！」

「去你的，不冶遊的我見過。」

「師姐，世上沒有那種男人！」

「高照就不會，那是個不折不扣君子，也許你會說，他是君子妳爲什麼不要？告訴你吧！他如果並不太君子，我可能已經接納了他……」

「這麼說，師姐是喜歡比較花的男人了？」

「至少我不喜歡太正經的男人！」

「正好，師弟正是師姐所喜歡的那一類。」

「你却不夠資格，你是比那一類更低下的狗！」

「師姐，看在師父份上，饒了我吧！」

「你以爲可以白白地玩了我？」

「小弟可以爲師姐作任何事。」

「這樣也不錯對不？天熱，身子泡在水中涼快。」

「師姐，妳到底要……」

「這還不明白嗎？以前師姐頗愛釣漁，這河中有沒有魚却不知道，就拿你當餌釣釣看……」

錢有餘大驚，道：「師姐要以我那東西當餌？」

「對對，不過一定要大魚才吃得進去，小魚崽子那可消受不了囉……」

「師姐，求求妳……還是以別的方式處罰我吧！」

「這那是什麼處罰？你那東西不是喜歡調皮嗎？就讓魚姐們爲你咬咬吮吮，也許另有一種情趣吧！」

「師姐……不好……有東西在咬……」

「你緊張什麼，一定是小魚在咬那上面的蚯蚓！」

「師姐……妳行行好……饒了我吧！」

「你錢大爺不久之前在勾欄中是何等威風？這一回怎麼如此窩囊呢？沉住氣嘛，要是大魚咬中你就告訴我，我把牠拉上來下酒……」

這種恐懼是難以形容的。

此刻只是小魚在啃那蚯蚓。

萬一來了大魚怎麼辦？

這時錢有餘突然尖嘶狂叫起來。

顯然，已經有大魚吃了餌，咬中了他那「東西」。

柳儀芝提着繩子往上一拉。

由于並沒有鈎子，大魚咬住他那東西，一拉就會掉落水中，不大可能拉到船上來，她只是以他的東西作魚餌，要他嚐嚐被魚咬去的滋味罷了。

那知「蓬」地一聲，人是拉上來了，魚也上來了。

不是魚，是甲魚。

是一隻大王八，咬住錢有餘的龜頭不放。

據說被王八咬住(如手指等)，不打雷不會鬆口，事實上只要往水中一放，牠就會鬆口，逃走了。

錢有餘的那話兒，龜頭部份被橫咬在王八口中，而且王八口中淌出血來。

錢有餘痛得快要昏過去了。

柳儀芝把他的身子垂入水中，停了一會，提上一看，王八不見了，錢有餘那東西的前端三分之一處已經不見了，鮮血淋漓，狂叫不已。

柳儀芝丟下一個小袋子，道：「葯物都在袋內，你自己善用吧！如果你要報仇，就下河去找那隻王八……」

錢有餘知道不能昏倒，昏倒就會失血而死。

他急忙忍痛坐起，自己上葯包紮起來。

＊　＊　＊

畢熙對小林說了爲高照製造機會，而高照却不接受的事，道：「我就沒見過這麼古板的人。」

小林道：「這種君子太少了……」

「你猜會有甚麼結果？」

「必然是各自東西！」

「柳儀芝不會被這君子風範所感動？」

「感動是有，但她不能和君子接近……」

「爲甚麼？」

「她太自卑了！和君子在一起，她更是無地自容。」

「會這樣嗎？」

「八九不離十兒……」此刻二人在澡堂子中洗澡，忽見一個人把他們的衣衫抱走，小林大叫一聲「有賊偷衣服！」

他竄出池外，那人跑到前面去了。

小林不能赤身裸體追到屋外去，這工夫畢熙也來了，還是這小子反應快，看到屋側晒衣架上有兩套男人衣衫，立刻取來。

這兩套衣衫當然不會合身。

穿上之後就可以追人了，但脚上沒有鞋襪。

自後門追出時，看到窗枱上有一雙鞋子，小林試了一下，太小了，叫畢熙穿穿看，他勉強可以穿上。

追出鎮外，那人進入林中，林中竟有十五六人在等他們。

兩小仔細打量，一個也不認識。

小林道：「朋友們，素不相識，爲何來這一手？」

這些人當中顯然有兩個是領袖人物，高的中年人冷峻地道：「小子，你認識酈元彪和邱長風嗎？」

小林恍然道：「原來各位是爲那兩個姦淫殺掠，無所不爲的血賊找場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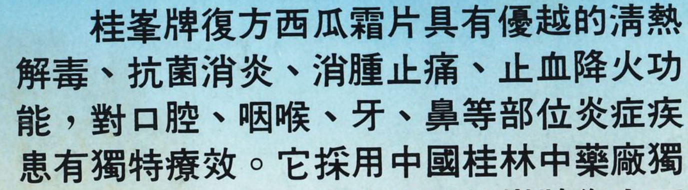
(未完・十二)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 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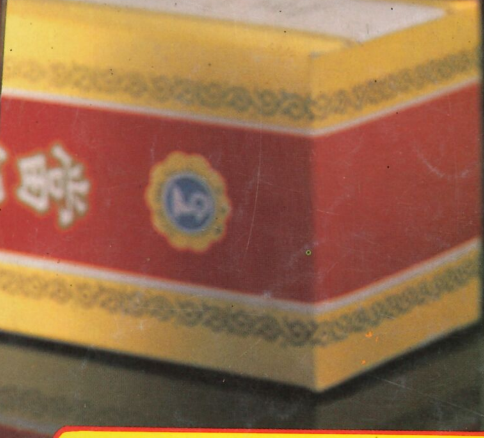
玉羊牌

當歸北芪酒

送禮佳品







當歸＋北芪
補血又補氣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